袁宏道著

仿古字版

袁中郎全集

香港廣智書局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3534908
b4119134

袁宏道著

袁中郎全集

國立臺灣大學藏書

香港廣智書局出版

3534908

袁宏道著

袁中郎全集

香港廣智書局印行

出版說明

袁宏道，字中郎，明萬曆進士。與兄宗道，弟中道俱有才名，時人稱爲三袁。而宏道才思特盛，所爲詩力主妙悟，益以淸新輕俊，多幽默風度，變板重爲輕巧，化粉飾爲本色，爲晚明文壇別創一格，一時士子都競相仿效，號爲公安體。可見宏道的文章，在當時已風靡一世。近今學者，亦認爲與近日文學革命主義，正相符合，而尊崇其著作。本局爲適應需求，特將全集用仿宋大字刊印，以饜海內外之同好者。

序袁中郎全集

說來好像是一種奇蹟，近數十年來的中國文壇，先後竟出現過三個幽靈。他們雖則早已死去，却能抓住活人的靈魂；聲華四被，還蔚成一時的風氣。

第一個是龔定庵出現最早，清末至民初，是他的黃金時代；第二個是蘇曼殊，民十五年前後，也出過風頭；第三個是最近才被人擁出來的袁中郎，雖然歷時未久，可是他的潛勢力也就不少了。

這三個幽靈，不先不後，偏偏在好像命運注定了的各個時代出現，想來不是無因。從歷史的教訓，和社會的意義上着眼，這是可作深長思的。

清末民初間是一個大轉變的時代，士人激昂慷慨，好談天下事，飛揚跋扈，正是他們人生的極致。而治經世之學又是今文學健將的龔定庵，便成了他們理想上的人格；何況『怨去吹簫，狂來說劍，』他還是近代名士風流的典型呢！稍前如從事維新運動的譚復生，康南海，梁任公諸子，都曾受過他的熏染；稍後如南社諸君子，亦無不瓣香龔氏。一時稍解吟詠或奔走國事的青年，多少總帶點定庵的氣息。大抵改革時代，最需要一種反抗的精神和奔放的熱情；自由的戰取，便是浪漫運動初期的特色。而適會其選的龔定庵，正是具備此項氣質的典型，是李太白，陳同甫，拜輪，尼采一流人物；無怪當時愛好者之多，與作品流行之廣了。

可是這種朝氣，畢竟不能持久。歐戰後『世紀末』『世間苦』的呼聲，到處都是；而次殖民地的中國青年，尤多故國的愁思。Nostalgia 的悲哀，浪漫主義的極端，易流爲感傷(Sentiment)和頹廢(Decadence)一片憂鬱的雲滿罩着人心。當時郁達夫小說的流行，已透出此中消息；而已故詩僧蘇曼殊，恰於此時，拔了

淒艷的新裝出現，這就一躍而成爲『時代的寵兒』了。曼殊本是個受過近代文學洗禮的作家，同時又是個經鉢飄零行雲流水的孤僧，他本身的浪漫史，已是一首淒艷的詩；益以生活方式的浪漫與自我表現的作風，遂使當時陷於種種苦悶——性的，政治的，時代的——中的青年男女，如得着一服靈魂上的安慰劑。一時研究曼殊的人也多了起來。不過這種風氣繼續不久，又跟着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到來漸漸地消失了。

這其間，有一個短時期，大家努力於新的大衆文學的建設：作風和思想，大概是嚴密的客觀檢閱，勝過自我的抒情；而力的向上，常鼓動靈魂的遠征。但不久格於客觀形勢和自力的缺乏，終於停滯下去。在國難嚴重和政治苦悶中，士人中談兵說劍的逐漸減少，而江左清談，泰西幽默，一時並出；晚明的袁中郎也就應時再興，暗嘆『吾道不孤』了。

本來亂離之際，好談是非臧否人物的文人，最難處世：種豆南山，擊缶自樂的楊惲，曾以一詩招禍；託好老莊養性頤年的嵇康，也爲了一封絕交書而喪命；書生闖禍，史不絕書，這就可怕了。但他們觸目時艱，似又未能忘懷；遺世而獨立，也不可能。於是乎持幽默（Humor）態度以自晦，白眼看世，正言若反；時作會心的微笑，常寓痛思於杯酒，較憤激爲溫情，視憂鬱爲嫵媚。這種精神的來源，在歷史上要從洗耳破瓢的巢由，和『鳳歌說孔丘』的楚狂接輿算起；後來如卮言日出的莊周，和御盃責子的陶潛，以及唐之白居易，宋之蘇軾等，都是衣鉢相傳的一系；袁中郎一生私淑上述諸子，又生處東事緊急，內政廢弛的晚明，『正論難伸，陰機猶伏，』心中雖存一番改革的大願，無奈格於羣小，大不得志；不免心灰意冷。然退宦山居，仍關心時事，詩酒風流，尤多感慨。所謂『眼底濃濃一杯春，慟於洛陽少年淚，』即是此際苦悶心靈的譒譯。

他又攻擊當時虛僞的學風，擬古的詩文，提倡抒寫性靈，清新明淺的文學，當時目爲公安派。嘻笑怒罵，吹萬不同，發爲文章，遂極詭譎奇怪之致。他處世的態度，自稱『適世』，（見與徐漢明書）近人則謚以『幽默。』正當國人窒息於政治苦悶的空氣下，又值文運衰頹，『遵命文學』『洋八股』盛行之際；中郎那種幽默的風度和清新的筆調，正投人所好，一經少數人的提倡，就風行天下了。

中郎學道論文，最重真韻（或趣）二字。對於那些『依憑古人之式樣，取潤聖賢之餘沫，妄自尊大，欺己欺人』的陋儒，深惡而痛絕之。嘗謂：『恥結無意儒，寧結有心賊。』（結客少年行）態度之嚴厲可見。又謂：『山有色嵐是也，水有文波是也，學道有致韻是也。山無嵐則枯，水無波則腐，學道無韻則老學究而已。』這還限於論道，下面述的是他的一件韻事：

他嘗令吳中，一日登虎邱，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他因謂同遊江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

這是他學道處世的真和韻。至於論文，他的主張更明顯：

『宏實不才，無能供役作者，獨謬謂古人詩文，各出己見，決不肯從人腳根轉；以故寧今寧俗，不肯拾人一字。』（與馮琢菴師）

『文章新奇，無一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答李元善）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序陳正甫會心集）

『談藝家所爭重者百千萬億不可窮。總之，不出棄情與法以爲的。予獨謂不如幷情與法而化之於趣也。非趣能化情與法，必情與法化而趣始生也。』

趣即是韻，上引四則，可說是他論文的真韻。

平心而論，幽默風度的養成，實時代使然；以之爲個人生活法之一種，固亦未可厚非；若欲造成一種風氣，有意提倡，亦大可不必。蓋人生如大自然，有月明風清的時候，亦有暴風暴雨的時候；鳥語固可悅耳，濤聲亦足盪胸也。記得黃仲則有詩云：『禰生傲罵奚生笑，此輩於今未可無。』我對中郎的態度亦然。論其文學，在反抗前後七子的擬古文學上，他自然大有功績；自作詩文，又當別論。竊謂中郎小品，視六朝人稍遜遠韻；詩文視後之王（漁洋）袁（子才）或可比肩，較前之白（樂天）蘇（東坡）則有間矣。但他自有中郎在，也就可愛了。唐人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勝於詩。』我對中郎的詩文觀亦然。

關於中郎的幽默和文學，世人已說得不少，是以略而不詳；上面特地拉出龔定庵蘇曼殊二人作襯，也無非說明中郎之運命，將與前二人同樣；時代一變，終將失寵的。是爲序。

一九三五年六月蘇淵雷。

袁中郎全集總目

文鈔

傳記……一
序文……五
碑記……三六
誌銘……四五
疏……五三
廣莊……六一

詩集

擬古樂府……一
五言古……一一
七言古……四六
五言排律……六七
五言律上……七四
五言律下……一〇七

七言律……一三七
五言絕……一八三
六言絕……一九〇
七言絕……一九〇

尺牘

尺牘……一至八四

隨筆

隨筆……一
瓶史……一八
觴政……二三
暑談……二六
狂言……三七

遊記

遊記……一
場屋後記……四五
墨畦……五〇

袁中郎文鈔

傳記……一
序文……五
碑記……三六
誌銘……四五
疏……五三
廣莊……六一

徐霞客遊記

案頭置此　如朝夕晤名山水於几席之間

徐宏祖平生胼胝竭蹶，歷數萬里，衝風雨，觸寒暑者垂三十年。其所記遊蹟，計日按程，鑿鑿有稽，文詞繁委，要爲道所親歷，不失質實詳密之體。而形容物態，摹繪情景時，復雅麗自賞，足移人情。霞客之遊山水也：章亥之所未經，酈道元之所未註，禹糧穆駿之所未歷，盧遨昌寓之所未逢，而宏祖一樸一笠，乃饒爲之。其升降於危崖絕壑，搜探於蛇龍窟宅，亘古人跡未到之區，不惜捐軀命，多方竭慮以赴之，如宏祖者，誠可以言遊矣。

精裝一巨册　定價港幣五元正

香港　廣智書局　發行

袁中郎文鈔

傳記

徐文長傳

余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烟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蓋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於越人士者。略爲次第。爲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眞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糵。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

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託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余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醉叟傳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權闊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盡日酣沉。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逆鼻。循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提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告余時。初聞以為傳言者過。召而飲之。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皆生噉之。諸小蟲浸漬杯中。如雞在醯。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柏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獰獰。屈伸唇髭間。見者肌栗。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蝎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後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禮之。即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怪誕。每數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者。詰之不答。再詰之。即佯以他辭對。一日偕諸舅出遊。譚及金焦之勝。道值叟。二舅言某年曾登金山。叟笑曰。『得非某參戎置酒。某幕客相從乎。』二舅驚愕。詰其故。不答。後有人竊窺其籃。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曾為衛中萬戶。理亦有之。叟蹤跡怪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闤闠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

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

石公曰『余于市肆閒。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蹤跡。因歎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見于市肆者十一耳。至于史冊所記。稗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十一。其人既無自見之心。所與遊。又皆屠沽市販遊僧乞食之輩。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余往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瓢道人。近日武漢之間。有數人行事亦怪。有一人類知道者。噫。豈所謂龍德而隱者哉。』

王氏兩節婦傳

余友同門王箕仲。貌樸而中沉。望而知其長者。初令寧海。有惠政。士民至今傳誦。近起復謁選入京。暇則過余談聖學。余問箕仲何從得此。箕仲乃出其鄉先輩王塘南語錄示余。余一見駭愕。謂陽明死。天下無學。不意臨濟兒孫。猶有在者。箕仲可謂能自得師也。然余覘箕仲。常若有隱憂不可觀者。雖談笑戲狎之時。每愀然不樂。余詰箕仲壯年筮仕。何不自得而鬱鬱如是。箕仲曰『余先祖母時。先母歐陽皆孀節。若干年含辛茹荼。以訓其孫若子。今余甫得一官。不能博半尺暈錦。以榮其母。分大官之膳一釜。以供吾祖母。甘其甘而不享其樂。見余之成而不食子之報。天乎。余何能釋然哉。』臨別。手書狀一通。乞余一言以伸。余謂婦人大行首節。書婦者。書其節可也。其他不必書也。辟如死王事者。書其死王事可也。其他不書也。夫拮据勤家。與夫事姑相夫訓子敦族之類。恆婦人之有知識者皆能之。書之不勝書也。不勝書。即不勝傳。是大節反以細行掩也。李習之論史云『作史者。非大善不得書。取其信而易傳也。』故余謂君家兩母時。大母年廿九而寡。守節五十五年。歐陽母四十而寡。守節二十年。是可書。書之以勸天下之爲嫠婦者。不以年之例不例二其心也。時太母耄年。歐陽母中壽。皆目見其子若孫。名演疇者登進士第。是可書。書之以見仁者必壽。賢者必有後。使夫天下之撓夫獨子。索然無告者之久而益自信也。一門兩節婦。是可書。書之以見天之虐王氏者如此。其頻而王氏之待天者如此其定。且使後之人談孀節者。必舉稱王氏也。其他一切細碎事。以無加於大節者。故不書。生卒年月。載在家乘。非史氏之所急。故可略也。嗟夫。一門之內。喪車頻駕。入其室若鬼室焉。其生存者。皆垢面泣血之餘。人間

世之至苦。眞無酷於此時者。而天下之大節烈出焉。向之所謂苦且毒者。今之所謂榮且芳者也。人患不自立耳。禍福何常之有哉。箕仲喜談學。初入官。所就何可量。然則二母之報。方始而未艾也。吁。是可傳也夫。

拙效傳

石公曰。『天下之狡于趨避者。兎也。而獵者得之。烏賊魚吐墨以自蔽。乃爲殺身之梯。巧何用哉。夫藏身之計。雀不如燕。謀身之術。鸛不如鳩。古記之矣。作拙效傳。』

家有四鈍僕。一名冬。一名東。一名戚。一名奎。冬卽余僕也。掀鼻削面。藍睛虬鬚。色若鏽鐵。嘗從余武昌。偶令過鄰生處。歸失道。往返數十迴。見他僕過者。亦不問。時年已四十餘。余偶出。見其淒涼四顧。如欲哭者。呼之大喜過望。性嗜酒。一日家方煮醪。冬乞得一盞。適有他役。卽忘之案上。爲一婢子竊飲盡。煮酒者憐之。與酒如前。冬傴僂突間。爲薪焰所着。一烘而過。鬚眉幾火。家人大笑。仍與他酒一瓶。冬甚喜。挈瓶沸湯中。俟煖卽飲。偶爲湯所濺。失手墮瓶。竟不得一口。瞠目而出。嘗令開門。門樞稍緊。極力一推。身隨門闢。頭顱觸地。足過頂上。舉家大笑。今年隨至燕邸。與諸隸嬉遊半載。問其姓名。一無所知。東貌亦古。然稍有詼氣。少役于伯修。伯修聘繼室時。令至城市餅。家去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日歸。日晡不至。家嚴同伯修門外望。至夕見一荷擔從柳隄來者。東也。家嚴大喜。急引至舍。釋擔視之。僅得蜜一甕。問餅何在。東曰。『昨至城。偶見蜜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以明納禮。竟不得行。戚奎皆三弟僕。戚嘗刈薪。跪而縛之。力過繩斷。拳及其胸。悶絕仆地。半日始甦。奎貌若野獐。年三十。尙未冠。髮後攢作一紐。如大繩狀。弟與錢市帽。奎忘其紐。及歸。束髮加帽。眼鼻俱入帽中。駭嘆竟日。一日至比舍。犬逐之。卽張空拳相角。如與人交藝者。竟嚙其指。其癡絕皆此類。然余家狡獪之僕。往往得過。獨四拙頗能守法。其狡獪者相繼逐去。資身無策。冬不過一二年。不免凍餒。而四拙以無過。坐而衣食。主者諒其無他。計口而受之粟。唯恐其失所也。噫。亦足以見拙者之效矣。

序文

敍陳正甫會心集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於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爲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爲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煑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爲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眞無踰於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爲酒肉。或爲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爲絕望於世。故擧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爲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余友陳正甫深於趣者也。故所述會心集若干卷。趣居其多。不然。雖介若伯夷。高若嚴光。不錄也。噫。孰謂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壯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敍小修詩

弟小修詩。散逸者多矣。存者僅此耳。余懼有復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歲餘。卽著黃山雪二賦。幾五千餘言。雖不大佳。然刻畫飣餖。傳以相如太冲之法。視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無以異也。然弟自厭薄之。棄去。顧獨喜讀老子莊周列禦寇諸家言。皆自作註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書。敎外之語。備極研究。旣長。膽量愈廓。識見愈朗。的然以豪傑自命。而欲與一世之豪傑爲友。其視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與羣而不相屬也。其視鄉里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所至。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魂。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卽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余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

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眞人所作。故多眞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尙能宣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蓋弟方不得志於時。多感慨。又性喜豪華。不安貧窘。愛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頃刻都盡。故嘗貧。而沉湎嬉戲。不知撙節。故嘗病。貧復不任貧。病復不任病。故多愁。愁極則吟。故嘗以貧病無聊之苦。發之於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路之感。余讀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有詩。可傳也。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但恐不達。何露之有。且離騷一經。忿懟之極。黨人偷樂。衆女謠諑。不揆中情。信讒齌怒。皆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窮愁之時。痛哭流涕。顚倒反覆。不暇擇音。怨矣。寧有不傷者。且燥溼異地。剛柔異性。若夫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又何疑焉。

雪濤閣集序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妍媸之質。不逐目而逐時。是故草木之無情也。而鞓紅鶴翎。不能不改觀於左紫溪緋。唯識時之士。爲能隄其隤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之人有擬而爲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於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及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然不謂之眞騷不可也。古之爲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爲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後。爲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爲文者有辨說。有論敘。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飣餖之習者。以流麗勝。飣餖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

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務爲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湖。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濃。而濃實因於淡。然其敝至以文爲詩。流而爲理學。流而爲歌訣。流而爲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代文人。始爲復古之說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剿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詘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幇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唱億和。優人騶從。共談雅道。吁。詩至此抑可羞哉。夫卽詩而文之爲弊。蓋可知矣。余與進之遊吳以來。每會必以詩文相勵。務矯今代蹈襲之風。進之才高識遠。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所不敢言者。或曰。『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遠。其爲一代才人無疑。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然中或有一二語近平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進之矯枉之作。以爲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而闊時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傳者。如『睫在眼前人不見』之類是也。有以俚而傳者。如『一百饒一下。打汝九十九』之類是也。有以俳而傳者。如『迫窘詰曲幾窮哉』之類是也。古今文人。爲詩所困。故逸士輩出。爲脫其粘而釋其縛。不然。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淺易之語。不能自捨。以取世嗤哉。執是以觀。進之詩其爲大家無疑矣。詩凡若干卷。文凡若干卷。編成。進之自題曰『雪濤閣集。』而石公袁子。爲之敍。

敍姜陸二公同適稿

蘇郡文物。甲于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詞林當天下之五。厥後昌穀少變吳歈。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譽。務爲大聲壯語。吳中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道寖弱。至於今市賈傭兒。爭爲謳吟。遞相臨摹。見人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曾見者。則極詆之爲野路詩。其實一字不覩。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實。雷同翻復。殊可厭穢。故余往在吳。濟南一派。極其呵斥。而所賞識。皆吳中前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高季迪而上無論。有以事功名而詩文淸警者。姚少師徐武功是也。鑄辭命意。隨所欲言。寧弱無縛

者。吳文定王文恪是也。氣高才逸。不就羈紲。詩曠而文者。洞庭蔡羽是也。有爲王李所擯斥。而識見議論卓有可觀。一時文人望之不見其崖際者。武進唐荆川是也。文詞雖不甚奧古。然自闢戶牖。亦能言所欲言者。崑山歸震川是也。半趨時半學古。立意造詞。時出己見者。黃五岳皇甫百泉是也。畫苑書法。精絕一時。詩文之長因之而掩者。沈石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徵仲是也。其他不知名。詩文可觀者甚多。大抵慶曆以前。吳中作詩者。人各爲詩。故其病止于靡弱。而不害其爲可傳。慶曆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爲一詩。共爲一詩。此詩家奴僕也。其可傳與否。吾不得而知也。間有一二稍自振拔者。每見彼中人士。皆姍笑之。幼學小生。貶駁先輩尤甚。揆厥所由。徐王二公。實爲之倡。然二公才亦高。學亦博。使昌穀不中道夭。元美不中于鱗之毒。所就當不止此。今之爲詩者。才既綿薄。學復孤陋。中時論之毒。復深于彼。詩安得不愈卑哉。姜陸二公。皆吳之東洞庭人。以未染慶曆間習氣。故所爲倡和詩。大有吳先輩風。意與所至。隨事直書。不獨與時矩異。而二公亦自異。雖間有靡弱之病。要不害其可傳。夫二公皆吳中不甚知名者。而詩之簡質若此。余因感詩道昔時之盛。而今之衰。且歎時詩之流毒深也。

敍四子稿

今世禁文體者日益厲。而時文之軌轍日益壞。上之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刻意求奇。所標若此。所趨若彼。豈文體果不足正哉。夫禁士者一人。取士者又一人。士嚮利則德。故從取不從禁。即不然。令禁士者取士。將一出于平而平不勝取。不得不求其異者。求其異者。而平者自斥。雖欲自守其禁。不可得也。勢爲之也。余謂文之不正。在于士不知學。聖賢之學。惟心與性。今試問諸業舉者。何謂心。何謂性。如中國人語海外事。茫然莫知所置對矣。焉知學。既不知學。於是聖賢立言本旨。晦而不章。影猜響覓。有如射覆。深者勝之以險。麗者誇之以表。詭者張之以學。義本淺也。而艱深其詞。如僉夫小人之匿其心以欺人者也。故曰險也。詞本蕪也。而雕繪其字。如紈袴子弟。目不識丁。徒以衣飾相矜。故曰表也。理本荒也。而剽竊二氏之皮膚。如貧無擔石之人。指富家之囷以誇示鄉里也。故曰貧也。三者皆由于不知學。智窮能索。又不得不出於此。爲主司者既不能辭別其眞僞。故此

輩亦往往有倖中者。後生學子。相與尤而效之。而文體不可復整矣。故士當教之知聖學耳。知學則知文矣。禁何益哉。門人某等留心學問。其爲文根理而發。無浮詞險語。是可喜也。故識其前以告都人士之爲文者。

敍梅子馬王程稿

余論詩多異時軌。世未有好之者。獨宣城梅子與余論合。凡余所擯斥詆毀俱一時名公鉅匠。或梅子舊師友也。梅子的然以爲是。而其所贊歎不容口者。皆近時畢客所不會齒及之人。梅子讀其詩。又切切然痛恨知名之晚也。梅子嘗語余曰。『詩道之穢。未有如今日者。其高者爲格套所縛。如殺翮之鳥。欲飛不得。而其卑者。剽竊影響。若老嫗之傅粉。其能獨抒己見。信心而言。寄口於腕者。余所見蓋無幾也。往余爲詩。一時騷士爭推轂余。今則皆戟手詈余矣。余思非公莫能評者。今所著稿具在。其有以箴。』余曰。『是公詩進。昔余至吳。鄉人有偕來者。飲以天池虎丘。怒發投諸地曰。「此何異水。」適家人有攜安化茶者。出而飲之。其人大喜。立啜四五盞。何也。人情安于所習。故雖至美。亦以至惡掩也。今公出詩以示人。其怒不必詰。其喜大爲可戒。懲其所譽而勸其所嗔。公之于詩也幾矣。』

敍竹林集

往與伯修過董玄宰。伯修曰。『近代畫苑諸名家。如文徵明唐伯虎沈石田輩。頗有古人筆意不。』玄宰曰。『近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肖。卽無肖也。謂之無畫可也。』余聞之悚然曰。『是見道語也。』故善畫者。師物不師人。善學者。師心不師道。善爲詩者。師森羅萬象。不師先輩。法李唐者。豈謂其機格與字句哉。法其不爲漢。不爲魏。不爲六朝之心而已。是眞法者也。是故滅竈背水之法。迹而敗。未若反而勝也。夫反所以迹也。今之作者。見人一語肖物。目爲新詩。取古人一二浮濫之語。句規而字矩之。謬謂復古。是迹其法。不迹其勝者也。敗之道也。嗟夫。是猶呼傅粉抹墨之人。而直謂之蔡中郎。豈不悖哉。今夫時文。一末技耳。前有註疏。後有功令。驅天下而不爲新奇不可得者。不新則不中程故也。夫士卽以中程爲古耳。平與奇何暇論哉。王以明先生爲余業舉師。其爲詩能以不法爲法。不古爲古。故余爲敍其意若此。噫。此政可與徐熙諸人道也。

時文敍

舉業之用。在乎得雋。不時則不雋。不窮新而極變。則不時。是故雖三令五督。而文之趨不可止也。時爲之也。才江之僻也。長吉之幽也。錦瑟之蕩也。丁卯之麗也。非獨其才然也。體不更則目不豔。雖李杜復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也。時爲之也。往余擧京兆時。嘗以士子文質諸齋矣。余竊歎曰。『是皆嘉隆間學究飽靡粟者也。惡知文。』評成以屬余。則所取者。皆一時新豔之辭。而其所抹勒者。皆蕪穢也。余自是始知時勢之趨。非獨文家心變。乃鑑文以目。則亦未始不變也。夫至於鑑文目變。則其變蓋有不可知者。雖欲不殫力之所極而副時之所趨。何可得哉。故余謂諸公文之極新也。可以觀才。不如是不足以合轍也。可以觀時。

敍咼氏家繩集

蘇子瞻酷嗜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眞性靈也。濃者不復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眞變態也。風値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嵐出。雖有顧吳。不能設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極。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於理。一累於學。故皆望岫焉而却。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里咼氏世有文譽。而遂溪公尤多著述。前後爲令。不及數十日。輒自罷去。家甚貧。出處志節。大約似陶令。而詩文之淡亦似之。非似陶令也。公自似也。公之出處。超然世味。似公之性。公之性。其率簡易。無復雕飾。似公之文若詩。故曰公自似者也。今之學陶者。率如響搨。其勾畫是也。而韻致非。故不類。公以身爲陶。故信心而言。皆東籬也。余非謂公之才遂超東野諸人。而公實淡之本色。故一往所詣。古人或有至有不至耳。余束髮已知嚮慕公。近者吳川公梓其家集。始獲盡公及咼氏三世之藏。吳川公者。公仲子。高才鑿學。先兄庶子之師也。爲令以伉直著聲。閱數月亦去。遵先轍也。懷公集三十年。出入必俱。今春始成帙。遂以先大父孝廉公三詩賦冠首。而已所著若干卷綴其後。孝力公之生。甫二十有二歲。才思彪湃。如川之方至。吳川自出機軸。氣雋語快。博於取材而藻於屬辭。比之遂溪。蓋由淡而造於色態者。所謂秋水芙蓉也。昔陶氏五男。不好紙筆。而遂溪之後。雲蔚霞起。豈黃頭歷齒所敢望哉。王元禮諭

家門集曰。『史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尉宗云崔氏雕龍父子三世。然未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余邑不能文而恥言文最爲惡習。獨呂氏能世擅其業。噫彼安知烏衣諸郎爲史所豔稱若此也。

敍曾太史集

嘗怪退之論文。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病。夫文道之貌也。唯恐不式。奚取人之嘻笑呵怒以爲快。及讀公所著毛穎傳無甚僻者。當時以爲譏戲不近人情。雖至相習如張文昌輩。猶有遺訾。其歎伏以爲絶奇不可及者。猶柳柳州及李肇耳。夫人情譽因而惡創。其所習觀。曹然好之。耳目稍易。驚詫頓作。安在譽之不爲病也。余才力不逮古人。而妄意述作。一時君子所膾炙者。謬以爲非。逐欲去同取獨。世爭笑之。而退如曾太史。獨以爲近古。過相印許。余與退如。非素暱也。豈別有氣味耶。余之稱與毀不足道。而使退如有譽無毀之癖。世之笑之。當有甚於余者也。退如詩清新微婉。不以僞傷其氣。不以法撓其才。而余詩多刻露之病。其爲文高古秀逸。力追作者。館閣之體主嚴。退如則爲刁斗。爲樓閣。敍記之作主放。退如則爲江海。爲雲烟。余文信腕直寄而已。以余詩文視退如。百未當一。而退如過引。若以爲同調者。此其氣味必有合也。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而德實同。余與退如所同者眞而已。其爲詩異甘苦。其直寫性情則一。其爲文異雅樸。其不爲浮詞濫語則一。此余與退如之氣類也。退如善名理。一時同志如雷何思蘇潛夫。函蓋合而水乳契。是其中有眞臭味。非文字相也。雖然。此猶龍氏所稱下士聞而笑者。其於文一機軸也。昔有禪人爲老衲所姍笑。羞澀不能分一語。次日請益。老衲曰。『汝見登場傀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禪者悚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此語與退之互相發。退如欲見性命於文章乎。抑卽文章見性命也。俱當於笑中求之。

郝公琰詩敍

郝公琰訪余柳浪。以詩爲贄。且以舉子業求政。余告之曰。『夫詩與舉子業。異調同機者也。唐以詩試士。如桃李不言行不由徑等篇。束於對偶使事。如今程墨。然而集中所傳。多其行卷贈送之什。卽今之窗課也。今代爲

詩者。類出於制舉之餘。不則其才之不逮。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故其詩多不工。而時文乃童而習之。萃天下之精神。注之一的。故文之變態。常百倍於詩。迨於今雕刻穿鑿已餘。如才江錦瑟諸公。中唐體格。一變而晚矣。夫王瞿者。時勢之沈宋也。至太倉而盛。鄧馮則王岑也。變而爲家太史。是爲錢劉之初。至金陵而人巧始極。遂有晚音。晚而文之態。不可勝窮矣。公琰爲詩爲舉子業。取之初以逸其氣。取之盛以老其格。取之中以暢其情。取之晚以刻其思。富有而新之。無不合也。』公琰年少而才新。年少故非出於制舉之餘。才新故非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極他日才情之所合。嘉州長江。可漸至也。一舉子業。又何足以難公琰哉。

雷太史詩序

何思與余同氣類而各有所嗜。何思嗜仙。余嗜佛。兩者若分途而不相笑。然皆有詩癖。余癖而拙。何思癖而工。夫回道人玉蟾子。彼家所稱才仙也。而詩沓拖無秀句。古宿偈頌。理掩其致。何則。風雅佛仙之不以詩名久矣。青蓮之嗜仙也。東坡之嗜佛也。世所知也。舉世皆信二公之爲詞人。而未有信二公之眞仙佛者。雖二公亦不自信也。豈非嗜者工。而眞者反不工耶。眞者不工。中郎之去佛誠不遠。工者不眞。何思之仙途將日遙矣。是可喜亦可畏也。雖然。謂子瞻不佛。是誤佛也。謂太白不仙。是誤仙也。丹臺之班。必右青蓮。而龍華分座。子瞻當踞諸禪首席。理勢自然。無足怪者。獨二公不能自信其眞。而汲汲外騖。此則二公之過也。今道士之得仙者。木寂石心。無異龜鶴。何思涕唾之餘。皆彼所驚詫以爲神奇者。吾意天帝所急。在此不在彼。何思掉臂去之。尙恐不免。而況於求。不然。何思過矣。

劉元定詩序

劉元定體中有四反。家世楚人。而有江左風格。盡粉敗墨。殘甗古瓦。皆有精賞。一反也。楚人面稜稜。令人不欲近。元定溫克。見者惟恐其去。二反也。生長朱門。而具邱壑勝情。三反也。楚人有飲量而無飲才。有飲才而無飲韻。元定卓然有之。四反也。諸名士之目元定如此。余笑謂元定詩亦爾。楚聲多怨。而元定之詩和雅。楚人長才盛氣。而元定之詩多逸趣。爲曲澗幽壑。毋爲滔莽。爲輕陰淡月。毋爲雷霆風雨。是又一反也。丁未夏月。與諸名

士避暑城西之藕花社。元定與焉。酒間謂余曰。『子之序詩多矣。而獨遺余。何也。』余曰。『諾。當勉爲之。』已而遂別。停閣至今。然嘗往來胸臆間。値謫星北去。乃謂草草附數語曰。『世人之詩自與人二。而元定非也。元定之詩。其人之注脚也。布置鬚眉。形影皆好。是謂詩具。明窗靜吟。花開獨飲。是謂詩料。寤寐山水。流連烟月。是謂詩骨。余何以敍元定哉。不知元定者。觀其詩。不知元定之詩者。觀其人而已矣。』

西京稿序

往余長五湖。徽之治去湖近。時從墨客所見徽之詩。近代高手也。已居燕。結社葡萄棚下。諸寅士日課方外言。以詩爲塵務不暇構也。徽之旣校秦士。坐皐比談六經。擯異端而後騷賦固其職。余適以拔士入秦。不同職而同具蓋於此道列戟矣。場屋後。徽之偕余入韋曲。寄宿玄奘塔下。徽之手出一編。微言醍語。與終南雪色爭秀。余笑曰。『此非彝倫堂上物也。』夫詩以趣爲主。致多則理詘。此亦一反。然余嘗讀堯夫詩。路近趣遙。力敵斜川而紫陽去廬山。以不見三疊新泉爲恨。千里乞繪。以快一觀。此其高韻。未可與深衣古摺道也。徽之詩秀潤道逸。如晴嵐之釀色。秦士之文。質而少致。試以徽之之色貸之。水淸石碧矣。

張茂才時藝小引

僧冷雲過柳浪。出茂才張君時藝若干求評。余笑曰。『少而習之。今忘去久矣。』余每見坊間時刻。輒昏昏然如醒者之在枕也。聞兒輩讀。如聞三韓語。了不辨。夫惟余衰朽不入時。乃不知彼之佳。若使余以爲佳。則彼亦故機老錦。非復入橡花纈也。余友潘去華爲場屋老手。往年官璽卿。弟小修以文求質。去華閉目搖手曰。『時過矣。恐誤君。君以今日之袁生質余。而余以舊日之潘生正君。君所尙者。成周之文。而余所守者。結繩之治。其能誤君審矣。』余服膺此言。故凡以舉業質者。皆謝却之。而冷雲求不已。遂取茂才文讀數過。余雖不知文。而其詞之淸警。理之深長。余猶能知之。夫余之所不知。旣不敢的然以爲非。則余之所知。又安能必世之我是也。然自余論。則與其不知也。寧爲可知。遂喜而識其端。

吳長統行卷引

宋有詞客。貌奇陋。客遇之輒得不吉。久而人爭避匿。無敢與遊者。客益困。欲死不得。一縉紳憐之曰。『是子雖數奇。豈能祟人耶。』因延招之。一坐盡駭愕。走者半。數日後。主人罷官。延中人非病則縲。無一免者。嗟夫。世謂詩人窮耳。乃有窮至此極者耶。今長統貌雖古。然陋未甚。其窮非以詩。蓋窮而後為詩者。與人交。不能自昌其身。而要不能厲人。顧今之為貴人長者。見長統。幸且無避匿。長統之不能厲。余蓋以身試之矣。

賞心集引

雨中坐草堂。閱明教所裒賞心集。用心良苦。如好方人。處處覓方。或敝篋冊。或田翁野嫗。或參訪道侶。所有單方異藥。盡入手籍。凡天下秘密之證。與不可救療之疾。指掌無復遺恨。而一遇常病。寒熱相反。陰陽少乖。歷試諸方。無一驗者。其人乃大惱曰。『我方非不奇。而世人之病自不與方值。諸人以不善病病吾方。非吾方咎也。必欲取天下秘密之病以驗方。而所謂秘密者。又百出於此。』其人煩懣不知所出。請問醫王。醫王笑曰。『諺不云乎。「學方三年。無病可醫。學醫三年。無方可學。」子但能察脈識源。方在汝心。不須覓也。』其人媿服。明教徧歷方藪。儲藥如丘。余適有覺病。乞一海上異方。未知可否。有則願為檢出。不然是吾不善病。適不與方遇也。江西有葛道人者。客余里。善談陰陽生尅。每一病出。則云東垣若何。丹溪若何。素問內經又若何。病者聽之。以為盧扁復出。而及其取效。反不得與余村鄉草頭陳打卦等。此非不遇病之過。泥於治之過也。明教好方人也。余則談陰陽生尅之葛先生而已。因書卷首。以俟公異日一笑。

陶孝若枕中囈引

夫迫而呼者不擇聲。非不擇也。鬱與口相觸。卒然而聲。有加於擇者也。古之為風者。多出於勞人思婦。夫非勞人思婦。為藻於學士大夫。鬱不至而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也。余同門友陶孝若。工為詩。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夫鬱莫甚於病者。其忽然而鳴。如瓶中之焦聲。水與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轉詰曲。如灌木之縈風。悲來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眞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時愈于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于平時。夫非病之能為文。而病之情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而病之文不假飾也。是故通人貴病。

謝于楚歷山草引

古云。『詩能窮人。』又云。『詩非能窮。窮者而後工也。』夫使窮而後工。曹氏父子。當爲傖夫。而謝客無奕替之什。昭明兄弟。要以紈綺終也。惟云『詩能窮人。』大似有之。管城親而牙籌疎。一不合也。氣高語牽。令人自遠。二不合也。富者惡其厲己。仇之若敵。貴者忌其厲官。避之若祟。三不合也。有一於此。皆足以窮。而況併之。故云一日執管。二朝廢饗。妻子之所羞。而宗黨之所怒也。是物者何益人秋毫事。而余輩酷嗜之。余與于楚交有年。初于歙。再于白下。于廣陵。于燕市。每見必以詩相質。力追作者。今春忽見于柳浪。衣上塵寸許。是則夢想不及者也。問別來何所遇。嘿無語。試解其裝。但見其詩益富。語益奇。而他無有。余嘆曰。『謝郎窮若此。而詩不止。是中殆有鬼。非命也。』嗟乎。坡公之謂王子立也。有致窮之具。而與子瞻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余才不逮古人。而窮不啻過之。世人之見余者。皆唾畏其氣相沾染也。于楚訪余深山。是余大幸。然兩人者。其氣味適足以相增益。甚非趨避之道也。于楚不能忍窮。幸且焚筆研。余亦從此改業焉。

四樓詠引

楚之以樓雄者。最勝爲岳陽。夫以八百里之浩渺。與湘君諸山之蒼翠。羅而置之几席之間。此天下絕景也。黃鶴之觀小不及。而樓當絕巖之上。巖與巖相夾。江水不勝其束。日夜奔騰怒號其下。晴川閣與黃鶴分岸立。盡會城之山川林藪。朱門繡陌。若爲之設色者。亦奇觀也。仲宣樓殊寂寞。四顧曠莽而已。余少好吟詠。茲樓近在耳目。而不復措意者。山水不相湊也。三樓奇勝。又非余摹寫之所能得。故亦不復作。古今爲詩者。於尋常景物。率爾下筆。頗多佳語。至於名山大川。立意構詞。乃反失之。何則。物有以奪其氣也。余於三樓。亦頗以雄麗自失。辟如解音聲人。曲窗嘔啞。亦成佳韻。及置酒高會。冠舃紛錯。輒面赤舌顫而不能吐者。氣先懾也。雷元亮以詩名海內。旣丞余郡。有清譽。而嗜爲詩益甚。所之必以吟篋自隨。其於四樓皆有述。才情高爍。雅與景敵。余之囁嚅不敢出一語者。君恢乎有餘。人之才相去乃如此。夫仲宣樓平平。得與三樓並稱。不爲不幸。然使庾元規王元之皆以不相遭爲讓。不知元亮又何以自解。

行素園存稿引

物之傳者必以質。文之不傳。非曰不工。質不至也。樹之不實。非無花葉也。人之不澤。非無膚髮也。文章亦爾。行世者必眞。悅俗者必媚。眞久必見。媚久必厭。自然之理也。故今之所刻畫而求肖者。古人皆厭離而思去之。古之爲文者。刊華而求質。敝精神而學之。惟恐眞之不極也。博學而詳說。吾已大其蓄矣。然猶未能會諸心也。久而胸中渙然。若有所釋焉。如醉之忽醒。而漲水之思決也。雖然。試諸手猶若掣也。一變而去辭。再變而去理。三變而吾爲文之意忽盡。如水之極於澹。而芭蕉之極於空。機境偶觸。文忽生焉。風高響作。月動影隨。天下翕然而文之而古之人。不自以爲文也。曰是質之至焉者矣。大都入之愈深。則其言愈質。言之愈質。則其傳愈遠。夫質猶面也。以爲不華而飾之朱粉。姸者必減。媸者必增也。噫。今之文不傳矣，嘉隆以來。所爲名工哲匠者。余皆誦其詩讀其書。而未有深好也。古者如膺。才者如莽。奇者如吃。模擬之所至。亦各自以爲極。而求之質無有也。最後及得定之方先生集讀之。三復而嘆曰。『質在是矣。』有長慶之實。無其俗。有濂洛之理。無其腐。百世而後。歸然獨傳者。非先生也耶。先生今年九十有四。而精神不衰。其爲詩文也益遒。夫質者。道之幹也。載於言則爲文。表於世則爲功。葆於身則爲壽。三者皆先生所餘。似未足以盡先生也。豈古所稱得道者。而余何足以知之。

八識略驗敍

性一而已。相惟百千。離百求一。一亦不成。離相言性。性復何有。是故非耆德大宿。登相家之閫閾。鮮有能涉性海之洪瀾。躋智嶽於層顚者也。今夫天地一世界也。合而爲娑婆。剖而爲四州。界而爲華夷。裂而爲郡縣。棼而爲聚落。萬法齊張。城邑之雉號歷然。一道圓融。娑婆之名稱不壞。性相之說。理圓於此。所以即城邑爲娑婆者。儱侗之所敝也。謂娑婆非城邑者。邊見之所執也。即異爲同。同相本空。由同覩異。異亦不立。即未始是。不即亦非。非未始非。不非亦是。向非身歷其境。惡能窮其邊崖。指其歸宿者哉。夫識之相。亦玄矣奧矣。前六易竟。二細難推。語其障則聲聞猶墮。究其陰非互用莫盡。是故趨寂而求者。知生滅之爲識。而不知寂滅之亦識也。如理

而修者。知昏沉之爲識。而不知精進之亦識也。標頓爲宗者。知擬議之爲識。而不知無住之亦識也。[illegible]爲則者。知分別之爲識。而不知平等之亦識也。合之則婆婁見。故煩惱卽菩提海。分之則界限立。故湛入[illegible]際。故曰『惟佛與佛。乃能始之。』又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相宗之不明[illegible]矣。無際大師。法中之虎。竟一心之差別。洞八相之微芒。略而非略。見千月於指端。言顯無言。總萬流於智海。[illegible]者服其精嘗。苦難者悅其易簡。法師之功德普矣哉。

顧升伯太史別敘

古今豪傑。未有忘情功名者。惟當不可用之時而求用。與值可以用之時而不能用。其無才等也。夫士當其可用。則爲龍爲蛇。爲鋒爲穎。當其不可用。則陸沉衆中。寧晦勿耀。寧與庸夫同其庸。不與智士同其傑。然可用不可用。其幾甚微。非至聖大賢。不能側識。天下方倒懸危迫。家操戈而人盜賊。此其時不可用矣。而豪傑之士曰。『可用。』投身刀戟之林。頻死不悔。不盡其用不止者。張子房荀文若賈詡之流是也。天下方治且安。庸夫高枕。循資格而據上位。此其時可用矣。而豪傑之士曰。『不可用。』捐棄世樂。棲身荒寂。視名位若桎梏。去冠裳若塗炭者。梅福梁鴻司空圖之屬是也。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使豪傑不樂爲用。而蔽賢爲小夫。豪傑所以不樂爲用者。非眞世不我容。一時執政諸大臣。有杞檜之奸。林甫嵩之之媢嫉也。其人固皆方正儒者也。朝而聞吾言。亦既虛心而聽矣。夕而一人焉。設爲虛談以中之。彼其是吾言。猶是彼也。千將伍於鉛刀。楩梓昏於鄧林。騏驥惑於皮毛。鳳凰迷於冠鳥。吾與之正言則嗔。而詭言則喜。其知足以知天下之假氣魄僞節義。而不能別天下之眞大夫。漢唐宋末季。所謂賢人君子者。其目大抵若是也。其勢不至於僞士滿朝。腐傷誤國不已。豪傑之士孰肯樂爲之用者。夫豪傑非不樂用者也。惟夫欲盡其用而不可得。故不樂也。時尃至此。尙安忍儒言。顧升伯嘗語余曰。『僕今年乞差南歸。往返可得一歲。將以七月了虎丘。八月了西湖。霜後渡洞庭。拾橙橘。來春探天目天都諸峯。遊屐所至。倘得一二佳山水處。願得卜地一區。爲他年棲隱之所。然以僕觀之。洞庭山水木石俱勝。將終老於莫釐縹緲之間矣。』余聞之不答。退而謂伯修曰。『升伯豪傑而用世者。今其言若爾。無必不

用之迹。有不用之心矣。今之世爲可用耶。爲不可用耶。』他日復以問升伯。升伯不對。

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

今時外吏之難。至縣令極矣。縣令之責甚重而權甚輕。責重則一邑之一供一賦一飢一寒。皆倚辦於我。而權輕。則時有掣肘之患。民不盡良也。而上之人偏重在民。則民日益驕。爲縣令者。日降心抑志以事百姓。如嚴家之保母。慄慄然抱易啼之嬰。若之何能罰必而令行也。朝而謁於道。望塵而拜焉。暮而謁於郵。望簷而拜焉。小而一茶之供。一帷之設。皆長吏躬親視之。小不如法。門者皆得而訶責之。其當意不足以爲功。失意令且懼叵測。將折腰謝過之無地也。又今時詾而立當上者。多中官礦使。其所誅求。能必行於民。而其論奏。能必行於吏。逢其喜則人疑其品。逢其怒則又有不可言者。非如從文字得官者。可以理諭而情格也。往余令吳。碌碌二載。幾至委頓。然是時礦稅之難未有也。適余舅太原令龔惟學書來云。『近日外吏。橫遭百六。而榆次令張元漢以臥理稱。其民懷德而畏威。諸上官意無所不當。其調停稅務也。百姓不見徵會。而大滑無所用其奸。』又云。『晉中近年搜剔殆盡。即有不肖之心者。亦無所用其墨。故廉吏之著聲難。而元漢最以操見知。兩試邑大小頓異。元漢卓有循聲。經三年餘。元漢之視躬如一日。而百姓之戴之也。如大有之歲。其理繁劇也。若劍之揮空而良庖之割也。』余聞之歎曰。『此異才也。』今天下多事極矣。得如元漢其人者。碁布海外。雖礦稅交橫。亦何至決裂不可收拾哉。元漢者。余同年友亢平弟也。往爲歷城。亦以循吏稱。韋父河陽之績。著於一門。眞異事也。元漢時報政得最考。伯父母寵命。雖不載錫。而榮名則益藉甚公卿間矣。愧余文不能宣揚萬一。辱余舅命。不敢以拙陋辭。爲述其略如此。且以志作令者之難。張氏吏才之盛也。

送京兆諸君陞刑部員外郎序

西曹舊稱淸秩。居是官者。多文雅修飾之士。嘉隆之末。天下太平。士大夫緩帶而談藝。競爲復古之詞。以相矜尚。一時學士。翕然宗之。而西曹之人。十居其九。流連光景。鼓吹騷雅。諸曹郎望之若仙。故當時西曹視他曹特易。數年以來。文網繁密。當事者有所平反。輒加訶責。爰書之牘。不足懲按大司寇惟仰屋太息。不能爲治獄主。

故今西曹視他曹特難。夫今之桁楊三木者。或大臣。或言官。或曹郎。或外臺郡守與州縣小吏也。罪在臣。誠不難持三尺之憲。然或有出於中官之羅織。朱邸之誣罔。及奸民之訐奏者。此其漸何可長也。夫人臣知而不執則不忠。執之則其事又有難言者。若之何可以保全善類。使上不激而下不寃也。今中人之虎而冠者。纍纍而出。而郡邑守令之逮問者。方纍纍而進也。言官交章爭之不得矣。九卿爭之。九卿爭之不得矣。宰相爭之。宰相爭之又不得矣。勳戚大臣皆爭之。爭者愈力。持者愈堅。夫以言官九卿宰相勳戚之所不能得者。而謂刑官必能得之。此萬萬必無之理也。然謂言官九卿宰相勳戚之必不能得也。而執法之官。遂依違隱嘿。付之無可奈何。此豈立法立官之初意哉。余謂雖張釋之復生。當不知何以處此矣。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諸公佐京兆。淸而才。端方凝重。冰峙岳立。又大臣後。雅知國是。當事者以此任屬君。其有以知君矣。

浮山九帶序

古德如黃蘗臨濟諸師說。未嘗不談理。然字字壁立。機軸各出。何嘗有理。後世全提向上。自以爲出格之機。已然聲口彷彿。語言雷同。似有軌則可遵者。則亦何嘗非理也。故余嘗辟教僧如開場副末。敷衍家門而已。少林宗似撮弄家。初看頗駭觀聽。久之。未有不厭其複者。浮山錄公受葉縣省鉗鎚。其精如金。其氣如玉。出語如風如電。豈肯入傀儡場。學他人捉弄者。末後九帶。未免攛入被袋。何哉。昔有霜姑。多年不御鉛華。一日爲其孫啼哭甚。遂花簪傅粉以悅之。何則。愛有所專故也。夫九帶者。亦錄公之花與粉也。可以止哭矣。錄公不惜身命爲之。而何暇惜夫語言文字之落草耶。明目和尚。今之遠錄也。年來亦有老婆之癖。再爲浮山流布花粉。觀者體悉二公苦心。幸無於居士註脚下承當也。

監司周公實政錄序

天下之理亂。視吏治浮實而已。世之敝也。爲政者獵華譽。而以城池錢穀爲俗吏事。嗟夫。事誠俗也。盡天下之吏而皆以爲俗。誰爲任事者。此游談也。古稱繪事家貌鬼神多工。而人物乃拙。何也。冥漠者易詭。近取者難似也。夫高談華譽。鬼神也。無才者之所跳匿也。繕修錢穀之事。人物也。經世之實畫也。晉之君子。喜爲淸談。而陶

士行爲荆州刺史。獨曰老莊浮華不可行。至於私稽官柳。木屑竹頭。皆親自綜理。晉賴以安。晉之南渡不即胡羯者。俗吏陶侃力也。宋之君子。高談理學。而孟璞玉少隨軍伍。至其帥荆湖。首置三海修十隘。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待襄蜀士之歸者。史稱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宋之恥可以雪。而夷虜不即鳴鞭者。俗吏孟珙力也。使一世之吏。而皆俗若此。俗亦何惡。噫此荆楚故事也。今天下承平。政修職舉。縉紳先生袞衣博帶。足以坐鎮。而浮譽漸張。綜覈少衰。筦庫穅粃之說。亦時有之。監司周公來蒞荆上。獨去一切華飾。修行實政。其大者如繕城浚隍。興學積貯。淸屯恤郵。量淤湖。去浮量等類。皆王政首事。興除具備。公通籍三十五年。一操不易。大都悃愊無華。不求人知。故公以是見挫。然亦以是見伸。公之學如良金在冶。久而彌精。又如深山松柏。飽歷風霜。愈覺遒古。蓋公之才識卓。而又閱歷世態久。甘苦辛酸。備嘗之矣。此自古國家大事。所以常倚辦老成人也。今公以外臺。僉晉卿秩。此實異與昔丙吉謂魏相曰。朝廷已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今公知矣。措此實政於天下。猶反掌也。某等下吏。日奉公敎。條從事。微公最親。而不能挽公之去。遂以公所行實政。一一編次。付之剞劂。冀以自程。復用垂示將來。公行矣。異日荆人。將尸公與陶孟而三之。

邑錢侯直指疏薦序

善治者不擇民。猶善將者不擇旅也。是故擇物而試鋒。其鋒必屬。京兆之治也。以張子高。民非畏於子高也。益州之治。首尾於張。復之而革於代者。民非怙張而醜代也。比屋而託者猶是民。抱牘而從者猶是吏。一日更其所蒞。遂使淳頑異俗。而巧拙易性。故曰地無夷險。夷險在人。蓋余邑之病令久矣。而錢侯來。政治舉。邑雖蕞爾。素稱劇。一城如斗大。江水割其址且半。廬居柴立。巷陌凹凸然。市晝冷。先聖無宮。邑大夫無後宇。郵署之積不芟。縮不覆。軒輶之使。旁午於道。令日夜持手板不得休。羸騎僦卒。以充往來。稍不如意。則棄車騎。各鳥獸散。令且以是得過。胥徒冠而蛾眩朱紫。令詰之不得。俗慓悍快訟。相軋以穽。輸公帑不以時。鐺索之聲。琅琅道塗。持籌者盈縮其額。餌其半。公家之籍。不如令甲。令往往注下考。每歲終課堤役。里閭騷動。滑民黠吏。倚爲谿壑。而堤頹創如故。諸青衿覗其旁。持短長。高步闊袖。令煦煦然如慈嫗之於驕驎。故邑數十年無善治。邑父老爲余

言。前時有楊侯。稱能吏。以高第還。余時童無所知識。自總角後。所見邑令長若干人。久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落落以去。卽邑中士民。謂玆邑果足以厲令。雖宓子賤西門豹復生。無可復措手也。錢侯來肩閱歲。數仭之宮鱗然。官寺匽署。敝者更。蠹者飾。江上爲層堤縱橫之。縱者以捍。横者以衞。邑人士鄉土之心始定。市肆嘶豐樂。入廛之氓。以歲月至。民供輸無追逮者。恥不先比閭功曹書文字而已。鈐下備傳呼。無他指使。誕辭者匿而去。訟庭常虛。日高舂則已放衙。諸縫掖以文事至。揖而坐。句摘字商。移甲乙不厭。以公事至。假以溫顏。或過激則平氣以諭。以不直被摘至。示之三尺。已心攝則以情寬譬之。其人乍慄乍溫。士無不戴且伏。鄉驛之客。所至如舍。供具侈。鐃吹騶卒皆奉成命。無敢譁者。直指使廉得其實。以治行最聞於朝。會漕使者亦上侯治狀。夫今之黃童白顛。猶昔氓也。高冠長裾。猶昔士也。陽侯之波非偶恬。而竊奇之腹。非有厭也。羈韄絡繹不減於前。錢穀簿書。不縮於後。昔也廢。今也舉。昔也囂。今也熙。昔爲瘠藪。今爲腴鄉。影表雖神。不捷於此。由此覲之令待地耶。抑地待令耶。侯爲人豐頤廓額。精神舉體。操節而度充。機活而才捷。史稱劉道民目覽詞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邑侯有焉。夫皎皎者近刻。而優優者近庸。倜儻者自用。而博取者人用之。侯以寬行其淸。故無苛淸。以虛用其裁。故無逸照。霜雪以礪之。春陽以膏之。龍泉之鋒而以試毛。何有此慕爾也。異日者行之天下。書之史册。當與京兆益州並傳高第云乎哉。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當薛侯之初令也。璫而虎者張甚。郡邑之長泣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爲侯危。侯笑曰。『不然。此蒙莊氏所謂餐虎者也。猝饑則噬人。而猝飽必且負嵎。吾饑之使不至怒。而飽之使不至驕。政在我矣。』已而果就約。至他郡邑。暴横甚荊。則招之亦不至。而是時適有播酋之變。部使者檄下如雨。計畝而誅。計丁而夫。耕者哭於田。驛者哭於郵。而荊之去川也邇。沮水之餘。被江而下。惴惴若不能一日處。侯諭父老曰。『是釜中魚。何能爲。戒一切勿囂。』且曰。『奈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諸徵調皆緩其議。未幾果平。余時方使還。聞之歎曰。『今天下爲大小吏者皆若此。無憂太平矣。』小民無識。見一二官吏與璫相持而擊。則羣然譽。故激之名張。而調

之功隱。吾務其張而不顧其害。此猶借鋒以割耳。自古國家之禍。造於小人。而成於貪功倖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禍以來。識者之憂。有傑於璫與夷者。譬如病人。冀病之速去也。而純用攻伐之劑。其人不死於病而死於攻。今觀侯之治荆。激之耶。抑調之耶。使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貪功倖名之藥毒天下也審矣。侯爲人豐頤廣額。一見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試事分校省闈。首取余友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識卓絕。其爲文骨勝其肌。根極幽徹。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賞識其儁者。余弟賓直溫文。其文如其人。能不爲師門之辱者以此。二十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謂神於相士者也。侯之徽政。不可枚舉。略述其大者如此。漢庭第治行。詎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送徐太府見可入計序

黃平倩太史嘗爲余言。徐君見可者。今之子長也。余既得鳩茲集讀之。良然。無何而公以治行高第移守南郡。郡劇地也。乘貂虎之後。官務百劇而民屢病。公裁斷如割。陰以寬調。諸困者朝而入牘。未日中剖焉。士之執舉子業者盈庭。公摘瑕指瑜。無不心折。民之羸者老者傴而杖者。囂然集堦墀。公目而指之曰。某宜散宜飲宜某法餌。略無倦容。迨至期年而城池之圮者無不飭。道路之凸凹者無不平。有識者或謂余是藻心也。而吏幹若是。龔黃所未有也。余曰。『是固於文一機軸也。』公之文嚴於法而沉於氣。往往詘常調而自伸其才。故變幻詰曲。無不極情之所至。公之果於裁者。文之法也。寬以調。文之氣也。使民若士之喧然者。百至而百應。文之詘常調而自伸其才者也。故曰文章與吏事一道也。今之握鉛槧者。其初檢括陳言。而一旦爲吏。遂欲舍所學而聽於胥。故經術與政事二。少時習訓詁耳。壯而成名。迫於應酬之不得不然。間一習篇章與有韻之文。而復不暇。故時藝與古文詞二。二之則交病漸靡實。然公秀發之才。出之有本。故卒然而藻之爲文。飾之爲吏。繩尺之爲舉子業。其機圓。故其道可一貫。非獨問學功邃。抑天之所畀卓也。余於此道。二之者也。今公北轅。而子大夫以文見役。是使拙工運斤於班公之室也。然余於公若有宿契。而公亦若謬嗜余者。故不敢以拙陋辭。日者又有一函見示云。『入秋不病。病而漸以瘥。賴兩耳架格進賢。』余躍起曰。『太守瘥矣。而百姓肥。夫豈獨一郡

國哉。異日肥天下。抑亦是政也。是文也。』

送劉學博序

天下所以治平者。獨賴是二三青衿耳。而其治鑄之功。首寄之郡若邑之爲博士者。博士任重而權輕。所教之人。皆天子異日所與共治天下者。彝倫之堂。與先司寇師比屋南向。左詩書而右禮樂。其教行則天下泰。教不行則天下塞。非區區刑名錢穀關係一郡邑者。而其官乃至不得與長吏肩。無論直指校文二千石諸大吏。降而有司。皆得治其臧否。北面而奔走之。如其屬。兢兢然伺其口齒。奉行惟謹。而所爲弟子員者。又多高心闊步。方領大帶。仰目而視。如所不屑。其賢者可以理諭。而其不若者不可以刑督。其難視驕百姓倍蓰。使以極重之任。挾不威之權。而御不可刑督之驕子弟。是猶縣九鼎以一毛。而帥諸嬰以扛也。劉君必登者。南昌人。以訓選吾邑諭。邑諸生畏而愛之。朔望課其卷。繩以程朱之脈。無不肅者。暇則進之道先賢故實。君饒吏才。當事者委署委堤。皆有能聲。語具別碑中。先師殿屺。君毅然捐月俸。議加修構。直指而下賓之。何論長吏。其重固然。所謂輕與難。蓋未有。余甚異之。今君又自吾邑授撫州矣。屢遷而得儒秩。饕者以爲冷且儉。而君甚喜。以爲但自去其輕與難。吾之任固有重於他吏者也。蓋余嘗授京兆。未幾而教國子。又未幾而授儀曹。三遷皆領諸生。同志嘲余有青衿緣。他日或爲校文。但不知指大運何日脫耳。今余亦以此嘲君。他日其爲六館乎。兆三之矣。然則君與余。皆有青衿緣者。但知其重。不知其輕且難也。

送潛江潘明府伯和入計序

尙璽卿潘去華。忘齒交。余兄弟傑相知。每與余析易義。余輒倒。而余間出一語。去華未嘗不心醉也。去華善人倫。嘗云敝邑兩佳士。其一爲姪伯和。其一余持國也。持國爲余同門友。故雅相得。而獨以不識伯和爲恨。既官吳閶。小修弟來自去華所。津津談伯和器識。歲戊戌。伯和第春官。謂是定交。且近京師。拘酬咨例。司閽者與主人意不屬。一再刺門止。未幾伯和令潛江。潛故荆巖邑。今雖豐沛屬。則猶脣齒也。山居以來。守龐公禁。不敢以一字道顯者。故雖素所傾渴如伯和。亦竟絕書郵。然余友蘇潛夫。一歲三四過柳浪。談今時循吏。輒首伯和。所

謂催璫折健。泳其身而利其穎者。出其緒餘。已自卓絕一時。要以潘氏家學。窺天人之微茫。入性命之隩域。是未足以盡伯和也。今征車且戒路矣。闔郡邑之人。交口而頌令尹。無亦惟是尹之緒餘。而余所傾重。顧不在此。外弟陝亢之。公秋闈首拔士也。率諸同門友。乞一言贈師行。余不敢以諂令尹者諂。辟之古鐘鼎。貴色者色。貴形者形。貴款識者款識。夫時流標目。則亦士林之款識也。余雅重之。故特述以爲獻。

送葉使君還朝序

余山居以來。荆之爲關尹者若干人。而獨與今葉公徵君善。徵君喜談學。津津經術。或者謂公大儒。將遺略細務。而君綜理周悉。如櫛之於髮。甫下車。即除一切厲政。一錢必藉掌。故商民戴之若慈父母。或者虞其報滿將不中格。且有罰。而君若不聞者。已而商爭趨。竟無負額。余聞之歎曰。『葉使君心密而機靜。經世才也。』夫聖人之操天下。即操其心者也。故忠信聖學也。泉府遍焉。後之君子輕試其才於錐刀錙銖之間。故其術止於桑弘羊劉晏。而其究竟爲士林之不屑。宋之安石。慨然以學自命。其始亦侈言理財也。而其心近疎。氣近躁。故道失而財隨之。非理天下難。所以理心者難也。余觀徵君公事之暇。輒進諸生商略性命。無一語不入解。間託爲舉子業。以暢舊旨。無一語不中聖賢窾奧。以至六書四韻。皆辨析毫髮。雖紛龐叢雜之中。而幽閒自得。手不遺編。是其心未嘗以靜躁二。是眞學術也。操天下之密樞也。今天下之利孔。百耗於唐宋。而其規利之法。百苛於間架手實。使君此行。試以密心。籌所以復天子及司國是者。昔者畢仲遊奏記司馬。以爲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欲與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向來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夫神宗大有爲之資也。以爲必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仲游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也。今上英特之姿。恥不爲堯舜區區嗜好之篤。當必有萬不可解者。舉世無能喩其然。豈誠不論。抑心未密耳。行矣使君。天下事煩君者不少。惟眞學術可以應之。幸勿謂關專畢。且暫釋負也。

傅良鄉入計序

古制縣有赤畿。所以別靜劇。第吏能也。而京袖尤難。今良鄉固近畿要地。咽喉總萃處也。當人身之彊也。咽喉利而無所梗逆。精粗堅脆。投之即受。則其元氣可知。然使逞其彊而不爲調停節省之法。必且有結轖之患。此善攝生者之所深懼也。夫以京師之大。四方萬國之所輻輳。而此彈丸之地。若以一竇納水穀焉。使往來者太易。則病在供億。太難。則病在流注。夫何以使兩者並行而不厲也。余自山居還闕。由楚入梁。路幾三千餘里。而輻輳之客。倘一二見。一時郵驛。已岌岌然。及余過涿鹿。入良鄉。市井蕭索。如墟落馬骨。立偃道邊。凡驛卒皆有菜色。視中州之罷。不啻百倍。余心甚憂之。於時長良邑者。傅侯也。余以昏黑至。侯猶俟於代舍。因問所以調停之策。侯喟然曰。『使不佞得便宜從事。則猶可及爲也。大約計邑車騎餞更之需。萬有二千。而其入取之他郡邑。今歲且盡。而他郡邑之供億者。十不一二至也。邑每歲輸四鎮者。又不啻萬餘。則何不以邑帑供之郵。而四鎮之飛輓。使代辦于他郡邑乎。此良人百世之利。民與驛俱稱便。而當事者。未有的然之畫也。其何異于巧婦之炊。』余歎曰。『世固不乏循吏也。而循吏之策不盡行。夫斯固漢馮翊扶風也。』良之瘠甚於涿。而涿又不逮諸要服遠甚。此豈漢三輔景象哉。使侯之策盡行。當不獨利咽喉。將舉體之瘠而可腴。固國家根本計也。侯昔令鄣。援琴而治。今良紛囂沓集。有若弄丸。固知高才不擇靜劇。充侯之才。可以大用。值侯入計。而司城陳子以書爲請。余曰。『侯之微政。不必盡舉。此數語者。足以大用矣。司城記之。』

送觀察侯公序

古之爲臣者。問職不問官。其於內外未嘗有忻厭也。但曰舉吾職已矣。職則不校而官是問。於是趨避百出。而銖兩於迂疾之途。途逾捷。競逾苦。如蟻之集羶而莫可底遏。夫仕以行志耳。今諫官憂釜鬲。銓臣憂爨薪。卿寺具瞻仰屋而已。志不可謂伸。而人情固甘之。及一麾出。使郡監而上。皆實能布膏澤於民。喜即春花。怒即霜草。生平之誦讀。一二見之實事。而世猶若以爲迂而避焉。夫使其途誠迂。猶當以道之得行。樂而就之。而其途實非迂也。即以近事案。十年之內。某也卿。某也撫。中外權之。僅足相當。而中猶若不勝。人情狃所常。蔽所暗。殆不

可曉。劉忠宣知之。乃乞以外自效。及其爲尙書也。語人曰。『某非爲監司不及此。』至今之外擢者。必舉以爲標云。今歸德侯公。以左曹郎出監是邦。公光明洞達。如澄水之含月。其在劇曹也。甄別賢佞。知無不爲。揚幽抑之光。折陰鷙之氣。一時高賢爭倚爲重。而公竟出矣。公笑曰。『第舉吾職。吾豈虞官。且江漢南紀。何負於余也。』下車未數月。而荆人大服。期年而民之瘠者肥。憂者懌。吏之墨者皆逃匿去。三年而民自以爲得天。不復知使君。其稍有識者。則曰。『吾屬以使君爲天。今且代矣。』走問鄉大夫曰。『固然。』乃扶攜而訴於臺。獲以其事上請。詔進公一官。仍監是邦。假令公以京秩待遷。今不過拱揖鄉寺。需次長安邸耳。豈其以一身之優暇。而易渚宮十萬戶之樂哉。公必不然。雖然。今之時事。紛紜已極。而老成之凋落。亦幾盡矣。如荆之蕞爾而得公嚐沬。荆人誠幸。以公之品望。而僅使之用露于三湘七澤之間。于世道竊有虞焉。且夫砥頑者節也。割棼者才也。鎭囂者氣也。而公無所不優。一日而立朝。南北之議論。必有以息之。人心之嶮陂。必有以平之。朝廷之急公。是不有急於荆者乎。宏荆人也。當爲一方請命。而過計及此。亦曰荆非自能安危者也。世固未有焚櫨焦石。而燕壘晏如者。此正宏之所以爲一方請命者也。若第曰劉忠宣之外權。不失其爲尙書。而僅以是譽公。其去集鐘也無幾矣。

陝西鄉試錄序

臣竊歎昔之士以學爲文。而今之士以文爲學也。以學爲文者。言出于所解。而響傳于所積。如雲蒸而雨注。泉湧而川浩。故昔之立言難而知言易也。以文爲學者。拾餘唾于他人。架空言于紙上。如貧兒之貸衣。假姬之染黛。故今之立言易而知言難也。夫文章與時高下。今之時藝。格卑而意近。若于世無損益。而風行景逐。常居氣機之先。蓋天下之精神萃焉。故臣每于尺幅之中。鬪今昔之變態。無不驗者。稍從坊市取時刻讀之。而心切切然懼也。洪永之文簡質。當時之風習。未有不儉素眞至者也。弘正而後。物力漸繁。而風氣漸盛。士大夫之莊重典則如其文。民俗之豐盤如其文。天下之工作由樸而造雅如其文。嘉隆之際。天機方鑿。而人巧方始。然鑿不累質。巧不乖理。先輩之風。猶十存其五六。而今不可得矣。臣嘗以今日之時藝。與今日之時事相比較。似無不

合者。士無蓄而藻繢日工。民愈耗而淫巧奇麗之作日甚。薄平淡而樂深隱。其頗僻同也。師新異而驚徑捷。其跳越同也。夫紫陽註疏。載在令甲。猶爰書之有律。禮例之有會典也。今有人焉。以春秋案獄。以周禮近例。世必以違制坐之。時義而廢註疏。此奸紀之大者。天下翕然以爲新。不惟見原。而且以得儁。後學何創焉。夫高皇帝範圍天下之道。託于經傳。而章程于宋儒。此其中自有深意。故洛閩之學賑窮。則高皇帝之法意衰。臣見天下之以令甲爲兒嬉。而變更之無日也。夫士之競偶也。猶射者之望的。貨者之走塵也。冒焉以爲及格。知羣然趨之。趨之而不得。勢將自止。故文之至于瀾頹波激。而世道受其簸蕩者。取士者之過也。秦士之文。稍爲近樸。臣猶自幸知言之易。然詭戾穿鑿者。或亦人有其篇。篇有其語焉。似猶自醜其質。而欲褰裳就之也。竊料今天下浮豔之習。始于東南而漸于西北者不少。珠毛繡縠之飾。玩好若錯之供。數者皆非北產。而在在有之。今秦之文。優優類是。是若有物挾與俱來者。而臣不敢以之程士也。蓋臣之進諸士也以樸。而猶虞諸士之自謂以文也。則又申之以約曰。嗣今以往。第務積學守正。以求無悖時王之制。士如是即學問。吏如是即經濟。未有二道也。夫膏之有水也。貯之甕中。則澄然莫辨。一旦試以鐺火。輒雷射漚激。橫灼而不可近。富貴者。燥濕相搏之會。而煅煉眞性之場也。稍有一毫浮氣未盡。則其氣必外射而有旁溢之患。世之自以爲豪傑者多已。而德全于見炎。蓋無幾矣。勉矣多士。愼毋以未純之質。而輕于試餤也。夫士之有品。猶文之有質。贋售之刺。傑于黜落。易操之辱。逾于貧賤。秦士氣勁而腸剛。聞斯言必有激也。其于世道也。猶有所濟也夫。

送黃竹石還江陵序

黃竹石從江陵負儆笈訪余長安。余方視選曹。曹故樹繼插棘地也。不時見。見輒爲杯壘所奪。無他語。草草晤寒而已。未幾辭余去。乞一言爲別。余曰。『子亦遍觀三衢九陌乎。積塵張天。腥風逆鼻。行者溺於道。居者糞於市。椎埋屠狗之輩。傲衣百結之子。高髻袨襦裹面歷齒之婦。肩摩踵接。此亦天下之至惡也。而顧瞻雲中。則鳳闕銅龍在焉。百官宗廟萃焉。引而之貫城之市。則夏之璜。周之天球。若日之璧。若月之珠。東夷北狄之珍異陳焉。已而入虞韶之院。過鳴珂之里。則南之威。西之施。越之狡童。吳之弄兒。公孫大娘之劍。僚之丸。賀懷智之琵

琶。念奴之歌喉。霓裳羽衣之舞。呼盧博簺之戲。種種聚焉。今夫山郡水郭。巷陌未始不淸楚。衣冠未始不都雅。然一人衣茜而過。則已叢觀駭指。出漢唐之舊物一二。則張目不能指名。夫然後知京師之大。愼勿以穢塵腥風。遂謂都市之觀止此也。夫古之聖賢豪傑鉅公哲匠。其亦猶京都之三衢九陌耳。文耶。道耶。至此乃極。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壽洪太母七十序

乙巳秋九月廿六日。孝廉弟宗中母洪太夫人七袠。族少長咸集。以次進觴。最後及小子宏。族先生命曰。『子禮官也。詞命子所顓。盍爲一言以觴。』宏再拜謝不敏。乃曰。『凡木之婆然者。必也其根之堅實者也。是故百圍之幹。至於干雲薄霧。而其榮瘁稍長。惟根焉是託。故根者母道也。今孝廉弟蓊然就榮。如花果之方萼。櫰樠杞梓之用。將在異日。請以是觴。』族先生曰。『是佳喻也。然天下之爲薦紳母者。皆可以若言繙。』宏曰。『余家高祖而下。世不乏賢。而昌其年者多在母氏。屈指王父行。爲兄弟者凡十有幾。問其人。慶曆相禪之初。僅有存。而王母在堂上者。至今猶可數也。屈指大人行。爲兄若弟者。凡四十有幾。問其人。至今三之一存。而諸爲母氏者。若干人也。故述袁氏者。張母德焉。請以是觴。』族先生曰。『小子善述。他日載諸牒。爲賢媛盛事可也。雖然。是一門佳話也。爲袁氏母者。皆可以繙。』宏曰。『余家族分三大支。而長最繁。凡三傳而子若孫幾三千餘指。長居十之七八。今伯母之膝下。跪而稱觴者。子十有一人。孫三十有許人。鸞停鵠峙。瓊芬蕙列。又長支中最繁盛者。華封人之所稱。母蓋具有之。請以是觴。』族先生曰。『盛哉。抑報緣也。母之所以令不與若更言之。』宏曰。『母內政修飭。相夫子以道。往時宗人推伯支屬爲長。一切國課戶訟。受成議於伯所。母傾筐倒橐。咄啐治辨。宗人以是益親聯絡。如臂指之相使。是母之功在祖宗者也。伯既即世。家日益落。母攻苦茹酸。和丸課子。賢書既登。馴取上第。撫異母子如己出。皆有成立。是母之功在孫子者也。家雖酷貧。好施不厭。一粒一縷。與諸啼號者共。是母之功在鄉邑者也。三者家牒所譽也。國史所收也。請以是觴。』族先生啓齒曰。『小子之言。善而有徵。斯實錄也。』夫閨房之耀。非文不傳。小子識之。以俟異日編彤管者。於是太母色喜。命諸孫子給賓從

飲。飲極讙。酒行無算而退。

李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凡物所託者堅。則其發必巨而用必遠。是故金玉銅鐵之資於世也。而其胞爲石。蓋其有沖厚鎮奠之質。而後能孕天下之材。以爲世用。菌之生也以朝夕。萍之生也以日月。生非不暢也。所託者脆也。百圍之木。必於崇岡。五年而一幹。十年而一節。而後棟宇榱題之用。施於朝廷而被於天下。故凡物之爲遠施洪受者。必其母之歷大春秋者也。余友李獻夫母曹夫人。年八袠。精神炯炯如壯年。獻夫高才。早有文譽。而其登賢書也。乃在強仕之後。蓋余嘗閱薦紳先生起家遲晚壽考通顯。常十之八。而年少青紫至於黃耇者。或不得四五。余因是而知天地之乘除造物變合遲速之理也。獻夫妙年。已稱場屋老手。託於堅而窘於萌。是故不屢經節候。則宣暢不盡。然一宣暢而其望干霄。非一雨一膏之滋息所能校榮悴而程功力者也。余以母之貞恒驗獻夫之遲。故知獻夫之用大。又以獻夫之發遲而用大。驗所託之非常。故知母之爲高陵喬嶽也。獻夫爲人開爽敏捷。果於任而敢于言。胸中有蓄。吐之惟恐不盡。而其文有奇氣。沛然若瀑之注峽。蘇子曰。『士以氣爲主。』獻夫之用世余以氣決之。非臆斷也。蓋天下惟至翕生至張。山以翕爲體。而夭喬以蓄爲用。故惟母之凝結。乃獻夫之所以發舒也。母女於曹。而失恃最早。言笑不出於閫。以女則淑。相夫子以事翁若姑。甘貧而聚順。以媛則賢。課其子有成立。爲世顯儒。以母則式。母蓋有仁者相也。孔子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壽。』世不信壽之必仁。仁之必有後也。盍於山之蓊然鬱然者觀之。

壽曾太史封公七十序

曾退如太史與余同臭味。肝膽齒頰。若共有之。謬自以爲元白歐梅不啻也。而論仙宗一事。獨與余稍異。退如嘗入襄漢。訪異人。返至柳浪。余迎勞之曰。『公自苦道途耳。吾聞封公壽而健。異人也。歸而求之有餘師。』時有客從退如游者。愕而問曰。『曾封公行業醇至。不可謂非地上仙也。然公性嗜動。花下楸枰。夜以繼日。乍勝則喜溢眉端。遶牀而叫。小失意則抑抑不自得。耗神思以戰喜怒。恐非靜者之事也。』余曰。『道以不滯爲靜。

非沈默也。不見坐馳者乎。秋毫不接於前。而丘山忽起於胸。是名躁寐。夫弈者專精一意。以幸其捷。太山摧而不瞬。盛夏流金而不炎。忘之至也。適然而喜。其喜無蒂。適然而嗔。其嗔不戚。局奩罷局。相顧一笑。和之至也。古之至人。皆以逍遙爲靜。奚取枯株而事之。』客曰。『是也。老人不能去欲。人間妖韶。猶有情焉。奈何。』余曰。『然。多食可以病。然不廢食。善節宣者左嬙右施。所以養生也。夫澤之木盡于決。甕之水敗于滯。井泉之水。彌月不取。不加盈焉。節宣之候也。』客曰。『世人之少有識。誰不爾者。謂若輩盡仙可乎。』余曰。『何獨仙。三教之至途之人。誰不具者。饑餐倦眠。夏絺寒裘。此亦仙之攝生也。遇於途則揖。於門則徐。此亦儒之禮教也。呼之即應。引之即行。此亦禪之無住也。達者之謂聖。充者之謂賢。日用不知之謂百姓。余聞封公貌無文飾。心無城府。鹿豕木石之輩。爾而汝之。無怍色焉。公蓋充其盡而漸至於達者。余所謂大道止此。雖淮南八公。拔鷄犬以過吾門。吾猶以爲小也。』退如不深信。然亦不以爲異。今年聚首都門。退如忽曰。『曩子所言。若有會於余心者。大人以今四月某日七十矣。』余曰。『此言足以壽封公。遂次而書之。』

壽何季可先生八十序

蜀中高士藪澤也。近代性命之學。始於趙文肅。嘗竊讀公書。出入禪儒。而去其膚。闢閫所未及也。夫源長者流亦闊。以文肅之泓渟浩渺。而無江河以受其委。恐於事不當。妄意衣鉢之授。必有其人。遂欲以暇涉三峽之奇。覽峨眉伯仲之勝。求其人於幽巒邃壑而不可得。則有徘徊企望而已。既乃思目之所窮。寄觀於耳。及余之世。而猶聽有人抱賢者之道以老。使余因緣得秉其緒餘。不猶愈寄典型於虎賁乎。既二十餘年而不得。則亦以爲夢想已矣。未幾與何氏旭如共事春曹。而始知其尊公。從文肅遊。蜀人士謂文肅集中。有何君某。即公父也。公儒而隱者。年十三補弟子員。已上公車不售。即棄去。走長虹山。鑿室以居。一榻之外。無他嗜好。餘則以給饔人子。或曰。公弘雅博物。君子也。喜爲邵氏學。每出入。必以算籌隨。眠則輪指枕上。竟寒燠不休。於書法嗜松雪道人。稱入室。而所爲詩。能道其性情。辟之談山色者。各舉其所得之淺深以譚。以爲非。固山有也。以爲是。而山之奇不盡於此。有雅習公者。謂公于藝文書數。直寄而已。閭黨高義。辟則飲食。任運有之。而非其好。公澹然物

外。遠絕紛囂。少卽北面文肅。至于舉止態貌。亦記識之。今老矣。猶焚香晏坐。有來扣者。必曰文肅公授我何法何指歸。不則曰某親見蔡白石蔣道林作如是語。公於此學。可謂樂之終身不厭者。余嘆曰。『是見全山者也。』夫陽明之學。一傳而爲心齋。再傳而爲波石。三傳而爲文肅。謂之淮南派。淮南主擔荷而其子孫喜爲拔俗之行。其弊至爲氣魄所累。語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淮南之奇而爲悍然不顧。其一短也。公謹慮不可知。大要夷然一出於粹。又淮南諸孫所未有。文肅別派爲渠上人。渠之傳多在楚。而喜爲任誕。公能矯之以行履。鵬鷃雖小。猶能蔽天。鶉卽過其母一拳而已。縱使如渠。已泰華之一峯。滄海之一隅。而況於公之稟受文肅者。余幸緣旭如以叙公。因得窺文肅之一二。假我數年。益部耆舊所欲負笈以從者也。公今年八十。尙能於燈下作蚊脚書。諸同曹徵所以壽公。不有出算量上者乎。學是已。若夫長年而健。子貴而賢。此亦世所希有。而未始不有。公既已饒之。又何頌爲。

壽劉起凡先生五十序

士之端重者。與豪少年較輕逸。其儁不勝也。然使少年之儁。與老臣之重。度德而程效。則愚者知其不及。余嘗立於四達之衢。見有若曲躬卑視行道若避人者矣。有問則啓齒微笑。若不能措語。詢之則曰某耆人也。否則曰某封公。或賢大夫之投老者也。其或衣冠峨峨。舉體意氣。見人如不屑者。詢之則曰某俠少也。否則曰某貴人子。或俊秀之穎發者也。居一二年。或三四年。紈而帢者降爲寒素。俊爽之氣化爲秋葉。而曲躬卑視者。閒施行馬矣。卽不然。而子弟之雍容門牆之風景。終無改於故。嗟乎。此豈獨人事也哉。當余少年盛氣時。意不可一世士。見鄉里之銖持寸守者。意殊輕之。調笑玩慢。見於眉睫。中年以來。飽歷世故。追思曩日所慢。可愧非一。吾輩常輕談天下事。以爲無不可爲。而其後百不一讎。彼雖無其事。而初未嘗言。是吾之顧言行者。不如彼也。吾輩浮慕意氣。時有矯激。輕去其稾。及至啼號滿室。萬不可已。未免干人。彼雖無矯利之德。而亦無拙言詞之恥。是吾之守一介者。不如彼也。吾好名徇人。長戚戚而不足。彼安於無名。杜門自守。一枕席而有餘。是吾之常自得者。不如彼也。孔子曰。『道不遠人。』彼所謂端重自守者。皆人情也。而余輩拂情以爲逸。不惟無效。而且於

道日遠。惡得無慚。余姻友劉原質。其尊公以孝廉爲閩中有聲。頃挂冠歸。年四十餘。端凝實靜。屹然如山。居官不爲苛。課農桑。謹教條而已。居鄉不事干謁。不追逐時好。不爲過情之行以飾耳目。蒔花種竹而已。會原質來謁選。以假歸。原質之友皆一時知名士。慕公之賢。又知公初度在秋杪。謂今年始半百。不當壽。而計居林之日。已逾六千六百有奇。當壽無過公者。因繪圖爲詩。而乞余爲引。余謂公之端重。正余之所慚。而欲以晚節範其一二者。昔北齊之士。喜爲輕逸。而顏侍郎家訓。獨惓惓以忠厚誨其子弟。厥後自東宮學士。屢傳至魯國公。又下至魯國之五世孫。皆聯圭並笏。書名史冊。此端重之報也。劉氏之族在江陵爲盛且久。他族無與比。其興蓋未艾也。吾以顏氏卜之。

壽鄒南臯先生六十序

今海內名公卿。有舉其地而知者。有舉其氏而知者。惟吉水鄒公。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南臯先生。非但不名也。且不氏。宮掖之深也。厮養之微也。羌胡之遐且桀也。莫不敬憚先生。如所嚴事之神明。公車之牘。塵坌山積。類無不引先生爲重。慶曆以來。所稱名公卿。未有比者。問其所以重。不過曰天下第一激烈男子而已。嘗讀先生書有云。『今之學者。動喜奇氣勁節。其流弊與沉溺欲海者則一。』噫。此東漢諸君子所未夢見者也。夫學不至於道。而趨天下之所重。其所重虞卽炎也。吾趨之之心。則猶貢諛也。春之長養也。而雷作焉。長江之浩瀚也而驚濤忽焉。氣之所激。偶爾見奇。而造物者豈以是奇哉。先生之道。超一切見聞。不以解悟爲知。不以擔當爲行。不以證人爲功。截然如出土之笋。干霄而上。更無迂曲。世之所以奇先生者。皆其學之餘。元氣變化。何所不有。而惜其紆而不用。用而不盡也。夫天之生人也實難。有一世而一人者矣。有數世而一人者矣。麟鳳芝草。與世何與。而天猶若慳之。則其於人也。尤其所靳惜而愼重者也。有家國者。不深惟生才之難。以爲朝退一人。夕進一人。天下何患於無才。而不知以鷄鶩代鳳。則亦何時無瑞也。夫天下固有一人不用。而抑塞數世者。子思子輿是已。有一人用則存。去則危者。蜀之武鄉。唐之梁公鄴侯是已。今先生固所謂間世一人者。而其年已六十矣。如此人者。一日在朝。則獲一日之用。而使六十年之景光。半沉於巖巒水石之間。深可惜也。夫先生雖不

用。所謂用者自有在。明道覺世。此亦聖賢無窮事業也。然竊聞之，世治則道行。世季則道明。古之聖賢不用。而始聚徒著書。以待後世。洙泗河汾。豈得已者。今海內晏然。不可謂季。而先生之年未老。嚮用宜有日。雖然。此其時矣。國家之壽無疆也。先生之年。當耄期未艾也。

壽存齋張公七十序

山有色。嵐是也。水有文。波是也。學道有致。韻是也。山無嵐則枯。水無波則腐。學道無韻。則老學究而已。昔夫子之賢回也以樂。而其與曾點也以童冠詠歌。夫樂與詠歌。固學道人之波瀾色澤也。江左之士。喜爲任達。而至今談名理者必宗之。俗儒不知。叱爲放誕。而一一繩之以理。於是高明玄曠清虛澹遠者。一切皆歸之二氏。而所謂腐濫纖嗇卑滯局局者。盡取爲吾儒之受用。吾不知諸儒何所師承。而冒焉以爲孔氏之學派也。且夫任達不足以持世。是安石之談笑。不足以靜江表也。曠逸不足以出世。是白蘇之風流。不足以談物外也。大都士之有韻者。理必入微。而理又不可以得韻。故叫跳反擲者。稚子之韻也。嬉笑怒罵者。醉人之韻也。醉者無心。稚子亦無心。無心故理無所託。而自然之韻出焉。由斯以觀。理者是非之窟宅。而韻者大解脫之場也。郢諸生張五教從余遊。的然以孔顏之樂爲學脈。而尊人存齋公。少困膠庠。老爲邑博士。未期月挂冠去。皈心禪悅。棄家蔬食。有如毗尼弟子。蓋白首於泮宮黌舍之間者。一旦捨其窟宅。而逃虛無恍惘之鄉。公之心殆醜夫腐濫纖嗇之儒。故欲去而遠之。而不知孔門之儒非也。顏之樂。點之歌。聖門之所謂眞儒也。使公早知高明玄曠之爲眞儒。亦何必去而遠之爲快。然世之所謂儒固若此。公雖欲不去。何可得也。公今年七十。當吾夫子從心之年。從者縱也。縱心則理絕而韻始全。公若不信。則呼稚子醉人而問之。

題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靜寺有聖僧二。其一余不知名。亦不識面貌。每日以沈湎爲工課。凡所得斗米尺布。盡以沽酒。酒酣則拳兩手相角。左勝則左手持杯飲。右亦如之。或指草束木樁。相對嫚罵。或唱或哭。或作官府叱喝之聲。或爲皂隸。坐復跪。跪復坐。喧呼不達旦不休。室中一破竈。一折腳牀。經年不見人。惟酒盡間出一募化而已。寺僧惡之甚。余獨

喜之。呼爲酣聖。夜深無聊。嘗與諸友穴窗竊聽以爲樂。其一卽碧暉。暉貌若老嫗。兒童呼爲碧婆。持具斷葷。不飲酒。愛登山。雖猿宮鬼穴。務窮其勝。嘗從余於天目白嶽。以此知之。性喜收茶供賓客。聽經三期。入西洞庭一。登天台二。陟潮音洞三。余嘗戲謂暉。他時見閻羅。脚色甚好。看閻羅決定饒你。暉然之。以此一意行脚。雖其履歷與酣聖大不相類。然身心輕快。無室無徒。頗亦同之。近日始有教之修淨室。學坐禪者。余謂碧暉自此多事矣。昔余鄉有一匠。篋中常貯數金。鰥居二十年。無日不飲酒歡歌。余作秀才時。與之爲痕友。後因年飢。有諷其娶妻者。匠利其值少取之。不一二年憔悴欲死。朝夕奔波。無餬口之策。始悔其妻之多也。碧暉爾無以庵爲若悔哉。暉攢眉曰。『是。是。然此諸檀越意也。暉不敢拂。敢告之諸士長者。共樂成之。』雖然。暉若無庵。他日余輩過西湖。安得好茶。是可菴也夫。是可施也夫。

金剛證果引

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又云。『有能受持誦讀若供養者。其福德不可思議。』夫供養是以色見也。誦讀是以聲求也。色見聲求。大慈所訶。而得無量不可譬喻功德何耶。今觀載籍所傳。誰非以誦經獲果者。其求佛於聲色之外。蓋無幾也。後之人執功德之說者。恆欲取實聲色以獲果。而識取相之非者。又欲求聲色之外。將若爲和會也。余觀經中佛言。『云何爲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當知佛所謂聲色者。不取相之聲色也。又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諸法不說斷滅相。』當知佛所謂無相者。不捨聲色之無相也。佛語本自和會。讀者自作出別解耳。會法師某刻金剛證果。屬余爲引。余恐今時狂禪。有爲取相之譏者。爲之略述其概焉。

壇經節錄引

古今譚禪者。皆祖是經。數傳之後。燈分派別。若不可詰。而智者了之。惟是一法。初祖曰。『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大鑒曰。『本來無物。何用掃除。』是卽祖師門下金剛圈棘栗蓬之前麾也。一切五位三句。玄要料揀。總不離是。夫扃篋閉鑰。以防盜也。而盜之竊篋也。惟恐鑰之不堅。我以干櫓禦。而彼卽竊余干櫓以來。故曰爲之符

以璽防之。彼併吾符璽竊之。或銅或竹。或龜或魚。或科斗或虎爪。以示不可測。而僞滋甚。然終不得廢符。惟智者善逼其變。以救一時之詐。而所得僞乃益多。後來者見方圓之各異。黑白之各不相入。以爲古法廢盡。而不知本一符也。其用在可爲信。不在符之同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損益可知。』今之讀尊宿語錄及提唱綱宗者。以爲古人如是平常。後人如是奇特。疑謗取捨。囂然百出。而不知世道之機。實使之然。祖師無是也。且世道何過。法立而僞生。僞更而法移。法與僞自相乘除。要之世道亦無是也。世不信。不得已而有符。道不信。不得已而有法。法豈有實哉。壇經符之始也。中頗有贋者。夫披沙而見金。不若純金之愈。故略删其贋與其俚而複者。要以天下有道。守在四夷。雖符亦無所用之矣。

題碧空禪人誦法華經引

予每讀法華經。即不能終卷。如世尊放眉間光。文殊即爲慈氏說日月燈明佛過去因緣。證知世尊當說此經。若爾則法華一經。是古佛說。今經中種種譬喻。種種受記。皆目前事。當以何者爲古佛語耶。又如現寶塔品。多寶如來遇諸佛說法華經處。即現茲塔。則是經又過去諸佛同宣。將諸佛出世。同說是法華耶。抑各有一法華耶。若各各異者。即不定名法華。云何多寶如來。懸作記莂。若同一法華者。即同一放光。同一語言。同一弟子。同一現瑞。猶如排場。有何奇特。而諸佛如來遞相倣效。作此小兒戲耶。余一誦此經。至文殊師利大海湧出。適女蟬在旁問曰。『經文誤矣。適來文殊方與彌勒對談。云何一會未終。即從海中教化來耶。』余笑曰。『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今日向一小女兒前納敗闕了也。』昔首山念常持法華經。風穴謂之曰。『吾甚望子。但恐耽着此經。不能放下。』念曰。『此亦可事。』風穴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爾時說個甚麽。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念乃拂袖下去。風穴謂侍者曰。『念法華會也。』夫此法華經諸佛。以此開示悟人。首山捨經而去。乃得契證。其故何也。昔項王欲烹太公以挾漢高。高帝曰。『幸分我一杯羹。』太公得還。宋人有脫其公子於門者。鞭其背而詈之曰。『奴也不力。』門者不疑而遣之。以此兩人者。謂不愛其君若父可乎。噫。此活祖師意也。是又一法華也。是即日月燈以來所共說之法華也。碧空法師爲余鄉人。博綜諸

經。如水傳器。慈聖高其行。賜紫衣。令講是經於銀山鐵壁。余與上人譚義。知其胸中能轉法華者。故因諸高足之請。而以所疑于法華者求證。

碑記

荆州修復北城碑記

郡國之有城。猶人之有肢體也。體與神相載。則爲平滿。爲勻適。今有人焉。慕偉衣冠者之魁然。而恢其一臂。途之人爭笑之。『大夫贅耶。不然則病臃腫者也。』荆州城不知所自闢。路史曰。『夷王時。楚熊渠長子康國句亶。卽今江陵。』疑剏置始此。楚志以爲蜀壯繆侯所築。桓南郡增修之。考史亦無確證。然須供記載。唐元相中裴宇瘞石室。後人掘得。其狀與江陵城同。而蘇子瞻亦言江陵南門外。有石狀若宇。陷於地中。而猶見其脊。近歲繕南城乃得之。故識者謂此城規度。似有所受。更閱時代。未敢輒增減。萬曆壬午。始拓城北隅取方幅。而地故凹。肆廬不具。每春夏間。積潦侵城根。時有崩剝。居人相視以爲附贅。無所用。殷殷然惟一割之爲快。吏斯土者。議藉藉久未決。今監司周公至。環視嗟曰。『夫荆固四達之區。古戰場也。時平則百雉爲具。一旦有警。無寸崄可阨。而萬城之水。朝決朝注。高與堞齊。名雖曰城。其實塹也。舊址因高爲壘。蜿蜒皆地骨。辟如載齒於齗。可以噉堅。今城皆窊田畦水且潰。載齒於脣。豈其有任。且夫增陴置堞。以容莢葦。無用一也。第宅區署。巷陌亭園。塡城中不足。而何有此下隰。無用二也。荆自徙城以來。閭井蕭條。冠帶之倫。悉滅往籍。故一時形家亦以爲病。大都制不當其形。是謂緩。形不束其氣。是謂漏。緩與漏。皆不足以發生而導穽。此天地自然之節宣。非臆決也。夫百利而十害。猶曰不可。況其無用以賈害也。』公遂力主復城議。與先太守徐公今守費公擘畫既定。以歲某月始事。凡幾月日而告成。以丈計之得若干丈。高厚如舊城制。凡用金若干鍰。城成而民不知役。公實心任事。念念皆經國長計。郡邑大政。無不畢舉。一時良二千石及丞以下。皆卓卓有民譽。故能相與有成。我民世世。實覆載之。是役也。檄修則某。監修則某。督修則某。皆殫力此城。例得並載。

東門護城堤記

公安治倚江。江水齧岸者百有餘年。至近歲遂割城之半以予水。議者畫爲三說以上。一曰。避勿與爭道也。將盡撤其堂皇闤井以就高。而公私困竭。不與者十常七也。二曰。築石堤於江之上流以殺水。堤虹偃而出。水勢北走。迤南一帶庶免衝激。而勢湍迅。投之石未必膠。委千金於洪流。塗之人知不可也。三曰。疏二聖洲之故道以分江勢。夫江身在南。水去原而就洪。疏之不勝淤也。策乃下。會直指使者應公行部至邑。愀然嘆曰。『江患逼矣。而江議迄無定畫。居者危危若寘下之火。愚則虞堂。抑豈無智者也。』江防使者徐公進曰。『適與薦紳父老言未竟也。邑三面負堤。而缺其東。孟公堤垂右臂下。楊令增其支爲前障。往年江決東門。邑居漂盡者。左臂虛故也。邇來江患少定。幸萬一之復。而峻其左。可以壘守。此百世之計也。』應公曰。善。是邦也諵諵又不可以需。則爲邑出鍰若干。監司郡大夫而下。捐貲各有差。閱月而堤成。邑士民相與歌舞於市。皆曰微直指使者重念災國不及此。子輿曰。『以佚道使衆則不怨。』況其不使且爲出貲以貸命也。一時善形家者。皆言邑形勢自西北來。後疊而前劇。截之以隄則氣留。留則能爲諸祥。且於邑爲左。左龍屬也。地宜豐。形勢之所資也。是役也與盈庭之議頓止。自忠襄公以來。未之有也。

新修錢公堤碑記

澤國之有江警。猶西北之有虜警。東南之有倭警也。倭虜之患。至於芟夷我赤子。蹂踐我城郭。而水之虐正等。故捍衛之功。比於折衝。邑故窪澤。割江身爲都。每入夏後。峽水暴漲。雲昏天回。幾撼地軸。白浪躍雉堞出。居民望之搖搖然。夜則萬雷殷枕。甫就席。輒彷徨起。若此者。十餘日或五六日。每歲率三四。至以爲常。倉皇有警。則扶白負稚。走郭西之斗堤。涕泣之聲。聞數十里。而堤故孟公舊址。前此去江遠。今蠶食且半。文村之水。直擣其背。萬一水從後決。地勢面雖高。而方張之怒。猝不得洩。必且爲旁齧。必且爲橫激。我民欲別走。則四顧皆壑。如坳堂之螘。急而趨芥。及芥一漂不可保。則固末如何也已。數十年來。邑人岌岌。議增護堤。當事者檄縣覆按。竟下革。而慈谿錢侯亂選。以甲辰之秋來牧。芟積舉廢。凡我民之所急如其疴。不盡其蠹不止也。凡我民之所急

如其家。不擇怨勞險易。慨然當之。無斁倖。無却退。邑人士知侯將大有爲。遂先以堤爲請。而革議者有數埒故虞其壓。輒欲踵故轍。侯陰悉之。偕今丞周君壓躬自按。行見遮道者數輩。侯逆問曰。『是故楊公堤址。雖微可尋也。若何訴。』數輩伏曰。『故堤也。何敢言。而堤之一角。塚壘壘。穿之則暴骸。避之則廢工。奈何。』侯顧丞笑曰。『若以余等不習其鄉。令賄者曲爲導。可謾也。』叱騶人後。去輿蓋。與丞偕步叢草間。顧謂役夫曰。『視吾趾所及。卽爲堤徑。』行至關廟前。率曠土無半甓。羣輩以爲神。皆股慄反走。量之得若干丈。分丁夫若干名。丞周君督率之。閱三月告成。諸父老有識者。謂其子弟曰。『若無謂此舉易也。當江防徐公建議時。首爲臺使者言狀。使者而下。愀然動色。至爲出鍰。趣具議上。而一時狐鼠。竟以他議奪。昔出於上而難。今出於下而易。若謂侯何等父母也。』江防者。舊郡守堯華也。嗟夫。今江水之憑陵。靖康以後之虜也。邑頻徙頻却。大似南渡之踢蹐。幸此堤復。我民倚斗爲長城。聞侯又欲疏北江之故道。以分水勢。如此則中興可望也。諸澤國皆有堤。雖甚重而無關司命。惟是堤與我民爲存亡。堤與我民爲存亡。故知侯與我民者命也。非堤也。夫閫外之寄。惟命則重。余之比於折衝。非過也。是記也。固燕然之勒也。

公安縣儒學梁公生祠記

天之大也。無所不有。而非挾其有以角也。聖人亦然。使天嘵嘵然與春爭華。與秋爭實。與萬物爭洪纖大小。天亦物耳。故聖人之大。以受不以勝。天下之爲道者岐矣。其道皆竊吾近似者也。吾僕役之。則吾用而角之。必且外吾而求張。故以宣尼之聖而識小。師老聃問道。不以是貶大。暨於後儒挾吾之所有以求勝。而吾之道一變而儒始名。再變而儒退然居九流之列。三變而儒乃有爲異道用者。是則角之而張者也。且夫諸子百家。固未有能出吾範者也。棼而爲名法。比而爲楊墨。遁而爲老釋。惟其竊吾似而甚焉。則指之曰異學。而實不出吾之所有。夫聽所言。觀所行。譽所試。是聖人未嘗不名家也。春秋之斧鉞。雖隱必誅。是聖人未嘗不法家也。吾蔬食而偸快。其樂我。席不溫。轍不解。其愛兼。是聖人未嘗廢楊墨也。寢有經。食有戒。是聖人未嘗廢攝生也。幾研於未發。道竟於無聲臭。是聖人未嘗廢虛無也。惟其無所不有。而出之以平淡。故其大至於不可名。異學者竊其

一。以求專其譽。故迹詭而言放。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自崇其道。而不知千變萬化。皆不出吾儒之固有。吾取其精以供吾道。而汰其甚。告之以所儆。彼亦且樂爲吾用。吾覆之以天。臨之以老。庇之以父兄。彼安敢出而爲吾害。惟吾自挾其道而與之角。居然以敵名予之。而彼亦傲焉。以敵自居。於是異端之禍與吾儒相終始。名曰尊吾道。其實薄吾藩。而益賊以戈者也。孟氏善衞道者。其言不過曰『歸斯受。』曰『反經而已矣。』反經者。使天下曉然知常道之大。而本之身以措天下。皆綽綽然而有餘。吾常有餘而彼不足。又安用借資於彼。天下皆知吾之不借。彼所謂耀龍之宮。白馬之舍。其黨不得不少。而道自衰。此所謂不攻而破者也。故今之欲廓吾道。莫若遵孔孟之家法。而明其書。暢其旨。先是中丞梁公。以監司臨儆邑。見學宮圮。慨然捐鍰新之。每至邑。則進諸生徒。告以聖賢之微旨。其言樸直無雕飾。已又出書傳若干。多先儒之所未發。蓋公之所以衞道者。與孟氏反經之旨。千古若一券也。昔者昌黎氏衞吾道。徒爲忿激之論。而不標其本。是以介胄衞也。夫介胄所以攻。非所以服也。今公第發明孔孟之深旨。使人知道之無遺覆。而諸子百家無異載。此猶禮樂盛而悍擴銷。聖門之伊呂也。邑士民戴公誨。爭請祠公。邑錢侯聞之甚喜曰。『是王政之大者。』竟如士民請。祠成以記屬余。余拜手曰。『公他日當俎豆於白沙諸公之間者也。然使後世知邑中有聖學自公始。公之從祀自儆邑始。一時令長師儒。薰其德而快其事。而不肖某得以文字濫其役。是皆不朽之籍也。』公名雲龍。廣之瓊山人。楚人戴公如羊叔子。今者特祠黌序間。故略述其功在聖門者。其他威惠不具載。以竢異日志峴首者。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邑學宮舊濱江。江水齧其址。宮遂遷。邑頻歲苦。陽侯殿材蠹過者。岌岌然慮其壓。則以孫木贊之。又十餘年。而贊者蝕其半。邑人相顧嘆惋。竟不敢議與革。夫邑之薦紳大夫。以至縫衣緩帶。皆誦法孔氏者也。積纍而緡。積塵而嶽。邑之人亦能辨此。獨以事重而地卑。故不敢不緩其議。以俟天子之命吏。夫今鄉校雖一鄉。其始蓋有所受之。小至一籩一豆。皆奉功令而行。不敢輒有增損。故學宮之重。與太廟等。而其與革。一稟於天子。外焉者遐而不得達。則稟於天子之命吏。今夫佛老之舍。朝而圮焉。久而呼於市。市之屠估傭保。操其與革。烏合而集

事者。何則。其事輕也。昔李師道請出私財。贖魏徵舊宅。白居易論奏以爲事關激動。合出朝廷。夫此名臣舊第耳。當時惜大體者愼且重若是。其敢輕議數仞之宮牆與。必有所操而後議。故下之人不得不緩。緩於下而急於上。故體統尊而事行。古之爲治者。政學出於一。故曰『在泮獻囚。在泮獻馘。』後之人物以爲文章之具觀。故其修舉。常後於官寺區署。一有興革。直付之一二章縫。而其事僅與釋老之宮等。於是學宮始輕。而絃誦之地。鬱爲苔蘚。後生末學。有經年不窺夫子門屛者。是亦爲政之責也。監司周公。醇儒也。修姱之節。聞於天下。天子超常格拔之。論者以比胡威陽。道州下車。未浹月威愛大行。聞邑大成殿敝。卽與前分守梁公捐貲撤而新之。既命有所操。無失體。衆力遂集。而邑人士數十年嘆惋而不敢議者。一旦如釋重負。宮既成。邑錢侯率諸薦紳士落之。皆曰。『非公。余等何顏復見先聖。』洩洩然如唐子之久亡。而忽見其鄉也。則又曰。『邑公之畏壘也。將世世子孫俎豆公舍。學宮其安之。』遂併梁公兩祠於宮之左。公名應中。浙之會稽人。夫非謂學宮之能重公。而學宮待公之重。將使後之作者知其重。以時加修飾。而後生末學。望宮牆而肅然。是祠之所以作也。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張無盡有慈氏瑞像讚。蔣氏有記。傳者以爲天皇山自來像。余初疑之。既讀法苑珠林。載廣州商船事。與記略同。然據像乃迦文非補處也。時乃東晉永和。非高氏淸泰時也。二公或別有所見耶。抑偶得於傳聞。而遂據以爲文耶。按記。永和五年。有廣客舟下載。未竟夜。覺有人奔船。跡之不得。而載忽重。既達渚宮。若有人躍而上。舟遂輕。是夕現像於郡城之北。鎭牧而下。傾懷渴仰。如睹慈母。千衆咸迎。凝然不動。有道安弟子曇翼卓錫長沙寺。聞之嘆曰。『斯余本誓。』令小師三人導之。颯然輕舉。遂歸長沙。後罽賓僧伽難陀瞻像悲咽。謂曇翼曰。『近失天竺。何爲遠降此土。』詰其年月。無不符合。細勘像文。有梵書『阿育王造』四字。宋齊以來。放光現瑞。異迹尤多。今其像貌衣褶。已被庸工數髹。髣髴不可見字。長沙寺者。郡人滕畯捨宅爲寺。故長沙守也。夫宣父不語怪。而至於禘嘗郊社。則云不可知。聖人蓋以不可知爲怪。非直無知也。又云『治國如視掌。』此歡喜讚嘆之極。形容不及之詞也。聖人益以形容不及爲不語。非直蔑視之也。以爲直無而蔑視。此宋儒師心之敝。是

波旬說，非聖說也。言者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其迹皆平平無他異，而釋氏幻詭奇變，似非經常之旨。夫世代有升降，而聖賢之軌轍亦異。故禮樂盡而刑書出，鞭撻窮而靈怪顯。夫盜不知有法也，而其詛而誓，必質於神。故怪之懾人也，捷於詩書劍戟。故天不有祥雲異氣，珮玦流孛之怪，則天不畏；地不有芝草靈木，崩吼震竭之怪，則地不靈。夫天地非故爲妖異以駭世也，所以導聖而警頑也。且佛未始不常，其談心談理，使人蹈律而行義，則固典彝也。聖未始不怪，如儀鳳流烏，出圖躍魚，金泥玉簡之錫，龍孽水妖之伏，固亦世儒之所怪聞也。或曰：『信爾，聖賢奚不恆爲怪，以懾天下？』是不然。辟如花之根株柯葉，常物也，而偶爾一萼，則人爭異；萼愈難，人愈怪。使花而常萼，花將不重。花而止於根株柯葉，花之廢久矣。此佛與聖賢之微旨也。郡侯徐見可以常道治民，又推宣尼歎喜讚嘆之意，莊嚴佛廬，奢巧導世，王政所不廢也。林君茂化，吳人也，郡侯嘉其賢，託以茲殿，堊飾完好，若鬼工焉。其人雅士，樂其奇而悼其廢，非區區爲福田者也。蘇潛夫別有文悉其事，余故不贅。

虎耳巖不二和尙碑記

余童年，熟不二師名，以爲古尊宿也。既而閱元美伯玉二先生集，往往道之，始知爲近代禪伯。然二先生亦以夏臘高嚴事之，度其時皆壯盛。二先生既悠遊以老去，奄忽若千歲，白楊可棟，而師白髮鬖鬖如舊時。逆其生當在宣成間也。諸徒屬試以臘叩，不答。嘗檢其篋，得舊繡衣，忽云：『此武皇帝七年，王城中施食所得衣也。』扣之，復不答。或云，師名圓信，京兆之房山人，薙髮白雲山，禮大僧德敬爲師。往來上方紅螺之間，二十餘年。行脚所至，爲武林、淮安、六安、終南，每住輒數載。以嘉靖庚申至太嶽，駐錫虎耳巖。穴而崒者爭避匿去，師倚石爲屋。榾稭剪夷其穢，圖瓢數十餘，踞石沿澗，出入幽花美箭之中者，纍纍如笠。巖上蓮池二，闊可二丈，旱歲不竭。蓬室三方廣當身，所得一縷一粲，盡以供十方遊衲。行之數年，遂成叢林。頃震旦士女號呼悲啼而至者，不至虎耳巖，猶未躋嶽也。至巖不面頂禮者，自以爲慳緣，必痛哭去。否則謹伺巖扉外，經數日得一見，則喜過望，歸而對妻子言，猶有矜張之色。以故虎耳巖之名遍天下，好奇者至附益之以古神僧事。家譚戶豔，雖鄙男稚女，靡不道。詩賢士大夫之轍以日至，尙方之賜、掖庭之供以月至。自嘉隆以來，撫摩耆宿之著聞，未有若師者也。然

師務爲密行。不以解顯應機之言。多依孝敬。煦煦猶乳母之於驕子。金錢溥而至。拒不納。有贈糈者。付常住作供。四十餘年。影不出山。趺坐一龕中。如朽株。雖利根之士。好爲奇談。詭學者睹其顏。莫不肅然增敬。余慕師久。常以其耄。恐不及待。今年待大人山行。獲一拜師於巖間。師貌甚腴。額隆隆起。至頂光滑可鑑。短髮數莖如雪。見人闔其目。聞根甚利。語淸健。望而知爲有道。會慈聖出內藏金。爲師治塔。塔甫成而余至。師之孫眞慧等。以記屬余。世系年甲。旣不能詳。不敢妄載。庚申以後詳之。抑其大者。至若遊人之所傳。好事之所述。俟他時入山。實而志之。今未暇也。

祇園寺碑文

衙西佛寺。甲于東南。至衙東。荒涼不可言。余每見未嘗不發笑。問之僧。皆曰。『貧甚。僧口腹之不給。何暇爲朽木治宮室。』余曰。『不然。夫修廢舉墜。長吏之事。卽公帑不繼。下一令當有以檀波羅密應者。一方民豈盡闡提也。』僧笑不對。旁有識者應曰。『而安知。而安知。夫簿書之吏。迫於酬對。縫衣之儒。束于名教。彼束于名教者。方借勢洙泗。託忠濂洛。熟讀原道諸篇。以恐嚇佛徒。幸不廬若居丁若人足矣。何下令之敢望。』因相顧太息而去。余旣自五泄歸。艤舟湘湖。睹蕭城中有四刹凌空者。異之。偕數友支策而至。入門。有額曰。『祇園。』規制甚偉。寶廬金地。爛焉一新。不覺吐舌曰。『怪哉。』衙東固性理國也。安所得檀越而煇張如此。詢之父老。始知爲吾友縣令沈君所募修。莫不狂呼歎賞。按舊記。祇園始於玄度。成於嶽陽王。相輪香刹。飛自天竺。故像遺廬。驗於曇彥。雖因果之常然。實寰中之稀有。自勝國末。僧道舉改創之後。至今始三百餘年。頹敝不堪。吾友沈君。始再修葺。余觀野史載。蕭督爲玄度再來。督之後爲裴休。休之後爲一小國王。願力所乘。當非虛謬。今吾友現身宰官。慈悲堅忍。事事等佛。且以二三百年之廢寺。而一旦改轍。時節因緣。似亦有以。倘亦玄度最後之身。乘願力而來者耶。宏子曰。『象法之盛。佛法之衰也。佛法莫甚於梁。亦莫敝於梁。當是時。寶刹如雲。神僧如林。以至天子爲奴。卿相授具。浮屠之盛絕。今古無兩。然而戒律成縛。義解爲祟。溺情因果。蕩心虛械。誌公杜口。達磨不識。卒使後世理學大儒。譚心性者。以果報疑佛。溺果報者。又以佛法之不效疑佛。名爲崇佛。實佛寃耳。夫

佛之言覺也。禪之言定也。雪山出家。偶爾示現。毗邪示疾。非無妻子。假使悉達長自衰周。未必不轍環鉤月。尼丘種出甘蔗。安知不削髮偏衣。釋迦孔子易地皆然。而一二高識之士。見夫事佛道者如事竈奧。戚戚捨身。沾沾利益。遂欲絕口性命。塞路葱嶺。此何異聞噎廢食。見蹶停驂者哉。昔韓退之抗表佛骨。攻擊佛法。不遺餘力。及一見大顛。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得箇入處。攻其皮。嗜其髓。』吁。若退之者。豈非善護佛法者哉。況君儒人。善譚名理。當知余言不謬。至於祗園此舉。似猶以像法教民者。諺不云乎。『多處減些子。少處添些子。』今浙東像法之衰極矣。此舉殆如瑞矣。

十方院碑記

阜成門迤北三里許。為正義坊。坊北數武。有十方禪院。相傳為北禹菴。萬曆初。有大力者奪而園之。于時五臺陸公捐資首倡。歸其值。堂其趾。畚築之餘。得殘碑尺許。有貞觀年月及北留寺記等字。然後知其為唐寺也。乙巳之秋。余與鄰虛居士。夜話其中。主者為歷山舜老。古樸沉默。與余兩人語若有會也。於時環堵蕭然。塵土滿榻。像設不甚具。戊申秋。余復來遊。門廊殿廡。爛焉一新。僧寮井井。日具千僧供無不辦者。余因是而嘆師之苦心。殆有過于賢士大夫者也。自余計偕來。幾二十年。見京師之巷陌井里。日頹一日。而諸開士之舍及園內外園亭。工麗殆非皆有未央之殿。窮歲月不能辦一石一木。而諸禪刹之締造如雨。一二大臣。叫閽伏闕。不能為民請旦夕之命。而掖庭功德之錢。絡繹於道。捐江海而陸注之。是何士大夫之所難者。方外遊衲。顧獨易之耶。噫。國不可為不虛。民不可為不窮。百姓之膏塡谿壑。而惟恐其不足。六軍之士。枕戈枵腹。而分衞不憂。鉢僧之所以致此者必有道。而享是供者。亦當思片礫之不易致。粒米之不易消。毋以晏安而忘行業。庶不為士大夫所呵也。

新建衆香林碑記

古之為僧者。試經乃得度。如今之科目然。故其徒不繁而業精。迨於宋季。始有納貲求度者。當時士大夫相與咨嗟。以為開遊惰之端。國初私度之禁尤嚴。至於今漫無稽考。非窮巷比舍資生不給者之子若弟。則跡癩臃

血之老不能力者也。朝而傭奴。暮而髡髮。朝而市僧。暮而三衣。精藍之中。途爲遊食之藪。於是托鉢肇錫。號僧呼舍者。幾遍天下。有王者起。將盡驅而農之乎。驅之不勝驅也。必有變。然則每郡邑限以額。禁之使無他往。可乎。曰。『比丘行脚。謂之參詢。行則僧。不行則非僧。固其師之遺敎也。惡乎禁。』曰。『凡遊者必給牒。至他邑則驗之若何。』曰。『使其人賢。僕僕衙署。彼將不屑。不賢則詐僞百出。郡邑安能盡察。其勢必假于胥隸。而相緣爲奸。昔之人蓋行之矣。行也而不能竟行。故其法遂廢。』『然則御僧遂無策乎。』曰。『有。亦順而導之耳。』『導之若何。』『一日置郵。郵卽古之叢林也。郡邑大者三四。小者一。凡客僧至而他投者。以奸論。二日署師。師卽叢林主人也。取其賢而能不苟者。庸而能自潔者。暫寄而不長子孫者。方僧小過。則以規繩從事。大則付之邑長貳。其誰敢不肅。』往余入郡。謂蘇潛夫曰。『以偺宮之大。而無院舍以客遊衲。辟如縱三軍於市。而廢紀律。若之何不爲奸也。』有道人周念淨者。與余善。聞之欣然。率其侶曹某左某。乞余文爲倡。結茆南湖。以供來者。未幾。吳僧某至。道人見其眞實。請以爲粥飯生。其初斂粒已不繼。則索之市井。朝饔之餘。三餐未遍。而白粲之積。已足飽千餘衆。嗣是日以爲常。僧至如歸。旣有約不得他往。奸徒無所藏。皆疾驅去。荆人大喜。賈客某者。嘆其規制過狹。爲造佛廬僧廊若干。像設嚴整。侵循有上國風。余友黃太史輝過而嘆曰。『是古香積遺範也。』大署其額曰『衆香林。』於是衆香之名。遂聞諸方。道俗翕然宗之。

安鄉縣重修琴堂記

里人有受廛者。所受皆中人產也。其一人皇皇。救寒餓或不免。其一衣食婚嫁外。稍能衣帛騎乘。夫產同也。而華整異。其所操有過人者也。安鄉古作唐地。晉置南平郡。稱巨鎭。而唐以來始狹。不當赤纖之半。割湖水之餘以爲都。閭井荒荒。然一人徼矢而射。可洞城腹。故安鄉視他邑特險。邑有十金之役。則長吏旁皇錯愕。莫知所措。役百金卽闔國囂然。故他邑時有土木。而安鄉獨否。民非不耕也。而田之所出。與馮夷共者十九。比長吏有征科。則持魚蝦筶著者滿堂下。故他邑之興作。倚辦於帷疋。安鄉則令君自爲計而已。侯蒞事之二年。田野闢。訟獄平。耕者有畦。居者有廬。百姓樂樂利利。然所欲與無不舉者。而蒞民之堂殊朽蠹。每風雨至。搖搖焉如欲

墮。邑之父老亟以請。侯曰。『溝洫未治。何以宮爲。』父老曰。『治矣。百姓虞壓不虞卑。』侯曰。『諾。』猶未敢議興革也。一銖之積。必籍於官。蔬食垢衣。經年稍有贏焉。然後議材。使其民以逸爲愧。以勞爲適。若孝子順孫。見其父若祖處危石下。惟恐墮也。然後議役。差堂成於閱月。而邑之人謳吟載道矣。是則侯之所操眞有大過人者也。昔王文海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及令作虐。忽忽不樂。人有訟者。輒而遣之。然邑人愛其才。至今誦之。故安鄉之俗。視他邑爲淳。至百世之後。譽謝公者。不知於王何如也。

誌銘

余大家祔葬墓石記

余先世自黃移南郡。蓋武胄也。至王父左溪公行而族始著。課子弟章句業。冠里中。至余大人行。始文冠諸生。至余兄弟輩而魁海內者一。籍金閨者二。擧賢書者一。遊槐門黌舍之間者幾四十餘人。計高祖有倫公至余輩凡五世。族指幾三千許。族兄弟子姪或不能字。驕而遇道上。不能貌。或不下亦下。里之冠族也。先世闕記載。大王父至遺其字。其遺行逸事。惟王母余大姑能道其略。余嘗問大姑。『大王父何如人。』大姑曰。『聞之先姑言。隱而豪擧者也。出入必帶劍。馳怒馬。著蘇鞈衣。嘗遊柞林雙田之間。遇魁盜數十人。怒領家僮格鬬。立磔之。遇歲殣則煮糜以飼饑者。所活不可計。』問王父。則曰。『余不知其他。記嘉靖之廿三四年間。出母金以千計。出穀以萬計。時鄉邑饑甚。王父取其劵盡焚之。蒼頭輩扃而飼。恐其責負也。是年而父生。生平不識邑大夫門。所交爲而外大父龔公。作吾曹公時爲貧諸生。困甚。延之讀書。傾肝膽交焉。龔公後擧進士。官至河南左轄。曹公擧歲進士。其豁達知人多此類。』余私嘆曰。『是袁氏所以盛也。』欲爲家乘未果。去歲使回。大姑耄矣。欲就枕蓐間詳而私志之。會卒。噫夫。大姑生於邑之先主營。爲正德之乙亥歲十月廿日。長而歸於袁。嫡姑邱嚴栗。艱難辛楚備嘗之矣。大姑怡然不色忤也。戊戌擧長姑。已亥邱亦擧二姑。甫數月耳。釋長姑乳乳之。癸卯擧余父。甲辰邱亦擧余叔。甫數月耳。釋余父乳乳之。庚戌邱大姑卒。王父委之家政。撫二孩絕痛。歸二姑也。先

於長。倍其奩。二姑所歸家儒而貧。姑資給之十餘年。後二姑病。姑念之至絕食。一日晨起。有鳥投姑懷。宛轉而死。姑慟哭未絕聲而訃至。其至性如此。戊午王父卽死。二姑煢然。家益落。大姑起之如王父時。課余父舉子業。令之就學。不復干生產事。余父以是爲諸生有聲。歲乙亥。余母卒。所以撫余兄弟姊者。如余叔與姑也。噫。姑之矣。復母之矣。尙何言哉。歲乙卯。余兄舉于鄉。大姑爲一開顏。丙戌試南宮第一。戊子不肖孫宏繼舉於鄉。壬辰復得雋。大姑乃輾然喜曰。『袁氏二世無冢婦矣。余畢世爲袁氏勞薪攻苦茹蘗。不遺餘力。天高地遠。以有今日。他日見先府君地下有詞矣。』甲午余謁選。大姑執余手而哭曰。『爾有王事。八九十老人豈能待爾耶。去有爾父在。莫念我也。』余時感傷甚。庚子。長兄與余及三弟皆留京邸。大人書來云。『大姑病。痛念兒輩。前者靡簪數日。爾妹冠進賢拜牀下曰。兒病矣。大家喜見齒。遂進食。』余兄弟把書。腸爲之裂。時伯修直東華日講。國本未定。侍講筵者纔三人。何忍言退。小修試事迫。余方官太學。例不得請。每相對而泣。無何。余轉春曹郎。私喜曰。『是有間可以見大姑矣。』遂以秋試終之月。挾弟南歸。歸而拜王母於牀下。則猶喜也。至仲冬之廿五日病革。遂不起。時亡兄訃亦至。嗚呼痛哉。嗟乎。計袁氏三世子孫。寸靡而尺揹之。皆大姑也。山之毛。地之產。坵之塊。皆姑積之筐箱。而納之辟絖者也。今長安數十里外。見豐林茂竹。蒼秀如山。松栗槐柏。干霄翳日者。皆姑之手植也。姑性好施。非知有施之義與其報。貧則憫之而已。性忘人過。非知有捐忿之義與市德。怨則消之而已。噫。此聖賢也。冰霜以厲之。陽溫以發之。日星以照之。欲不發生可得乎。欲長子若孫者。但觀大姑之行。及先世之所以盛。雖百世茂可也。將以辛丑年十月三十日祔葬王父左溪公鳳山之原。孫不敏。敬書其事於石。以告後人。左溪公諱大化。年四十六卒。大姑子一。爲余父。勅封翰林院編修。孫男五。長卽余兄宗道。官至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次宏道。次中道。國子生。次安道寧道。俱邑諸生。曾孫四。嗣宗道者祈年。中道子也。宏道子曰彭年。安道子曰椿年。邱大姑子一。爲余叔士玉。女一。適太守王公弟檠。早卒。孫男四。馬鬣而封者三。中郎王父。其西則邱大姑也。

少溪袁公墓石銘

叔少溪公諱士玉。與余父封公同出王父左溪公而母別。七歲失家母邸。母於封公母余大家。弱好弄。挾瓦注走里閈。酒後耳熱。出所彈雀炙之。遍啖諸年少。王父愛憐之不之禁。十五歲孤。封公止長一歲。任家政。而公嬉俠如故。性癖馬。廄中皆良駒。懸高貲不肯售。不致遠。但日馳湖莽間。風鬃露鬣。望若龍種。觀其蹴踏嚙脊驕嘶鼻語以爲快。未雞鳴輒起。櫛沐衣冠而立庭中。命臧獲牽駒出。然松而照之。視其饑飽芻秣而後放。晚則從山頭望歸塵。掀齒而笑。爲人魁梧長悍。善飲食。口攜橡罫偏提五木。挾諸客走馬雙田孟溪間。劇飲撤晝夜。四十年如一日。未嘗一刻奔走公私。作人間勞薪事也。公生於嘉靖甲辰。享年六十。子四人。孫十一人。以癸卯十一月二十日。附葬鳳山之原。分邸姑之鬣而封之。左則先王父與余大姑也。將終。以銘屬余姪宏道。乃搦管歔欷而爲之銘。

銘曰。『支公神駿。武子馬語。癖則癖矣。猶勝孫子荊之嗜黠技。』

詹大家壙銘

余在抱卽多病。母不忍自育。託於詹大姑。恩倍母。甫六歲。卽失母。時中道弟方四歲。皆育於大姑。以是余等至成人無失母憂。往余令吳。大姑年七十有五。會小病。余爲之乞休者三。語在去吳牘中。時吳中數百萬人相率散緡飯緇爲大姑求福。冀以留余。余不許。則又竊其名請命於城隍。願各捐其壽十日以壽姑。余不忍竟留。然胸中自是鬱鬱。不半載。遂病。乞歸益力。閱六月乃得請。大人書來云。『詹姑方健。兒謁部得改歸未遲。』遂入改京兆授。又不獲歸。然大姑益善飯。閱二歲。由國子教除儀曹。始乞差還。大姑白髮鬖鬖。扶鳩杖出勞。余泣且喜。旣事竣。余遂乞病。杜門侍姑。二年乃卒。享年八十一餘一月又七日。時萬曆壬寅十月之廿五日也。卒之日。家大人對公哭之慟。謂余曰。『兒但知母若等。不知實母余也。余生。值嫡嚴厲。姑穉已女以乳。左手襁。右執衣褥浣焉。艱辛百倍。無弗恬也。頃之余出就僮舍。凡餅餌果炙之屬。昏而出。朝而餉焉。朝而出。昏而餉焉。問之則皆大姑百計以具者也。汝王父見背時。姑年纔三十餘。族長者憐其少且無子女。强之改適。姑以死自誓。與余大姑共持家政。余時弱冠就外傳。所以督余者甚力。甫成立而汝母卽世。二十年勞瘁。汝所見也。及汝兄登賢書。

汝姊嫁。汝二人始束髮而冢婦曹復去世。三在抱男女復託命焉。嗟夫。袁氏三世。皆姑懷中物也。』言已復哭。諸孫及諸眷屬皆慟哭。不肖孫宏道哭而勒諸石。且系以銘。

銘曰。『荷葉山之蓊蓊。三官塚之童童。協余夢是惟淨土之近封。女禪兒海嬉以從。』

勅封孺人廖氏墓石銘

孺人廖氏。爲先庶子伯修兄繼室。少庶子七歲。年十八乃歸。時伯修方爲孝廉。既官翰苑。遂封孺人。隨伯修燕邸者十二載。家居前後凡五載。稱未亡四載。得年三十八。以萬曆甲辰八月十八日卒於寢。孺人性醇和貞粹。相夫子以義。畜妾媵以恩。伯修亡。意緒殆不欲生。持齋繡佛。日夜期地下。伯修甫襄事。遂命斲棺治鬼衣。若遠行裝束。恬然安之。未及二年而逝。嗣子祈年。將以是年十一月一日安葬於先庶子墓旁。相距丈許。遂爲之銘。

銘曰。『原之右爲姑若夫。原之左爲子若姪。夜臺之聚首。勝白日之歔泣。性溫而貞。不愧姑也。操嚴而潔。不愧夫也。惟其不愧。是以含笑而歸。願佐夫子於黃壚。』

夷陵羅子華墓石銘

羅公諱文彩。字子華。先世隱居蘇之洞庭山。祖欽賈往來楚蜀間。愛夷陵樸雅。遂家焉。欽生怡。是爲懷湖公。怡生三子。伯文錦。季文鑑。公其仲也。生而穎異。日記數千言。爲偶聲。輒隨口應。而公以近籍。恐爲里閈所欺。遂罷習舉子業。與伯同賈。私攜古文詞讀之。遇山水佳處。乃流連忘返。伯叱之曰。『世豈有牙籤籌子。青山賈兒耶。』公謝之不顧也。已乃獨賈。日則散緡。夜則鉛槧如初。利輒倍他人。橐中不遺一錢。伯乃嘆服。伯蚤逝。去懷湖公沒纔三年。公慟哭曰。『天乎。奪吾父兄之速耶。』撫伯子如所生。擇里中英妙爲之庭課。後皆有聲諸生間。未幾。公亦三舉子。遂去賈業。以詩書爲專門。性好施予。嘗有婦垢面而呼。問其故。則鬻身以償其夫貸者也。公憫之。遂爲代償。又買一姬。納幣矣。已乃聞其故夫不能成禮改而別字者。公乃資之合歡。幣帛一無所問。有貸其貲以賈者。日走青樓中。貲蕩盡。以居求償。公憐之曰。『少年幸莫入輕肥場。吾不汝迫也。』遂焚其劵。公嗜琴。晚年好益甚。嘗曰。『袁孝尼不傳廣陵散。世豈遂無音耶。吾性在山水。指間勃勃。常有流泉遠澗。不顧聞人

間鶡絃鐵撥聲也。峽州之解琴自公始。少時嘗與客弈。客先一道不能勝。公忿而歸。取局譜觀之。精思半月。遂兩先客人以是服其敏。居家務爲儉素淳樸。所餘輒施。修刹造梁無虛歲。再飲於鄉。後輒辭。暮年皈心蓮邦。課誦至忘寢食。既病。不服藥。惟誦極樂如常。一日呼洗浴甚急。諸子泣曰。『陰陽家言時日不利。奈何。』公輪指曰。『明旦當利。爲汝等一日留。』至期乃合掌曰。『門外有高袖。攜我入七寶池矣。』遂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二歲。配王氏。卽少宰兄柳溪公女。賢淑聞於鄉黨。先公二十六年卒。子三。長冠。國子生。次冕。廩諸生。次旒。州庠生。皆以文藻知名於時。而冕留柳浪湖一月。與余倡和最久。異日不愧木天石渠之選者也。孫男十。繼室盧氏。撫育諸子無異已出。先公十年而卒。卒之歲。公長女夢其先叔文鑑謂曰。『汝父母數俱盡。汝父以陰德當延一紀。』至是始驗。於是冠等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河西之後莊。而乞銘於余。

銘曰。『是以菩薩檀度。莊嚴其身者也。是以周孔禮樂。訓其子若孫者也。是支那國之善士。而蓮花七寶土之氓也。』

司馬孺人墓銘

孺人司馬氏。邑之谷昇里人。年十六而歸余同高祖叔冰壺公。逮事舅姑若干年。克盡婦道。舅卽德與縣貳龍潭翁也。翁甫得官。卽解綬歸。優游田里間。稱善士。村故多盜。翁世雄於貲。徙避不常。孺人佐叔爲層樓。居翁姑其上。翁喜謂里人曰。『吾今日始覺高枕之爲甘也。』翁晚歲獲享耄期。壺觴嘯詠。比於陶白者。叔與孺人之力也。叔有隱德。損己之急以卹困。至於橋梁舟楫。見卽施之。以故家遂貧。孺人安之。督課僮力。嚴慈有方。家無羨財。而佐夫子以行德者。行之終身不厭。迨庚子秋。伯子宗郢舉於鄉。里人乃竊嘆曰。『是乃若夫婦所爲封殖者也。』次子宗成。邑庠生。子某某甫弱冠。皆有雋才。伯子得雋之三年而孺人卒。是爲甲辰春。年若干歲。窆於先姑之右。宏道曰。『谷昇世出賢女。庚子之捷三人。余家兄弟先後得雋五人。皆甥於谷者也。偶然耶。抑地靈耶。兩村相隔一帶水。當爲將來佳話。』

銘曰。『其婦也範。其母也式。胡不耀之三光。而襲之九地。是宜隆其封。傑其制。去此三年。天語將至。』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墓石銘

壬寅冬十二月望。駕部龔公偕余往二聖禪林。是夕建三聖閣。寒月燭林如洗。夜半。公呼余出。笑曰。『此坡公承天院舊寀也。吾兩人乃復繼也。』呼同事數少年不應。苦邀之。以霜威辭。公曰。『少年何衰憊甚。豈若老健耶。』徘徊霜月下。余體栗慚不支。而公愈勃勃。余私念曰。『是壽者相也。』後四日丙夜。忽有叩門聲甚急。余披衣起問之。則曰。『公暴卒。』余不襪而馳。至則公瞑目數刻矣。公精研性命。至晚乃逼釋氏。不葷血者三年。高才博學。於書無所不窺。每得異典。躬自讎校。蓄書至萬餘軸。邑人士稍知慕古者。公與兄先大父之力也。性寬厚。恥談人過。人有挾械以弄公者。公佯若墮之。而實了了。後雖負公。公亦竟不發。好古圖畫及鐘鼎。五畝之宅。花竹居半。怪石枯松。纍纍几席間。亭臺軒楯。小不當意。輒毀去。踰日更作。疏題未竟。榱棟已移。公竟以此貧。然公不屑也。嘗從河北使還。見道上柳條嫋嫋。公愛不已。呼役夫伐數枝。縛置輿旁。問之。則曰。『江南無此佳柳。持歸樹之。』聞者匿笑。及至家。僅得枯株數條而已。公猶令置水邊。其韻致高遠皆此類。噫。此可與齷齪俗兒道耶。政使道。亦當不解也。公晚歲與余最契。所可言者。公之粗跡。至公之自得處。雖公亦不能言也。公諱仲慶存惟長方伯公季子。而太原令之弟也。母曰趙夫人。生嘉靖庚戌歲。萬歷己卯舉於鄉。名第三。時先兄宗道第八。里中以為美談。庚辰成進士。授行人。乙酉改福建道御史。甫再月。出為磁州判。以疏論權黨也。未幾陞汝寧推官。丁亥轉南戶部主事。戊子調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頃之以內艱歸。旣而方伯公亦卒。公遂無經世意。自稱遯菴居士。角巾散帶之朋。赤髭白足之侶。優游茂林。晤言終日者十餘年。竟若坐脫以去。雖世壽僅五十三。然彈指拂石。於公何別。公之學何學也哉。公卒之三年。繹服僅踰月。公之妻安人陳氏。以病瘍亦卒。時乙巳之九月十有三日也。安人慈慧恭謹。事姑嫜以孝。育妾媵以恩。撫諸庶踰己出。好施樂善。與駕部同之。封安人。邑中呼為女聖。先是安人持五十三佛名號甚謹。委家童善書者另錄一紙。僮書未半。而所置案稍不潔。其人復嗜飲。是日午猛風捲地。一黑衣神擁而入。拔是經至安人所居樓前。已排空直上。霹靂大作。市中人見若匹練。後有人自城外來。云十餘里尚見之。竟不知墮處。余聞之嘆曰。『此精誠之感也。雖然安人恐將厭世。』已而果

逝。余兄弟幼失母。安人待之若所生。安人之亡也。余與中道弟及諸婦皆哭之慟。安人生乙酉。壽踰公四年。安人事公若干歲。委曲以怡公者無所不至。公甚敬禮之。長子炳闇及女適鄭氏者安人出。子某及女適李氏者皆庶出。而次子某早卒。炳闇子三。以丙午正月二日合葬特坵東山之原。而余泣爲之銘。此公志亦余責也。

銘曰。『公歸之日。釋者竇方夢一大士。飄然而南翔。云有善人結伴以行。已復有逝而更生者云。「見公於琉璃之堂。公之侍姬明眉鬒髮。仙袂揚揚。笑公之旁。」儒者曰。「此荒唐之言也。」以問袁生。生笑而不答。既而告曰。「俟見夫鑿空而直上者。誰之主張耶。」』

舒大家誌石銘

家崇陽舒氏女。生嘉靖之壬午。家貧。父憐其慧。敎之新聲。走荆郢間。未幾至余里。見王公左溪。公慈而俠。委身。年三十餘而王父卽世。家了然一身。無他男女。族長者以其穠李。恐不當霜雪。家以死自矢。朝絣暮織。爲余叔督家政。甚勤苦。叔諸子宗正等家皆母之。推乾就溼。倍于所生。閨操之嚴。凜若寒玉。稱未亡者五十年。壽八十有四歲。噫。是可銘也矣。

銘曰。『貪泉之水。不變廉士之腸。蘭生叢棘中。不敗其芳。惟橘與枳。何其易徙。聞家之風。可以愧死。』

慈谿錢君墓石銘

慈谿錢侯令余邑。朞年而政成。以取考闈于朝。鄉大夫畢賀。侯泣謝曰。『是先子敎也。先子居常誨不肖曰。「而知物情乎。衡之所以適者平也。水之所以鑑者澄也。春之所以暢者溫也。霜之所以厲者潔也。」命不肖勒諸佩。不肖兢兢龜蔡之。下車以來。惟恐一朝戾先子敎。以爲諸大夫辱。其敢言最。』鄉大夫曰。『是也。是乃侯之所以福我民者。先公持矩平。侯規之以程物。居心淨。侯規之以用照。溫然而煦育耶。惟先公之膏液也。皎然而冰雪耶。不可犯者色耶。惟先公之凜冽也。民等不獲事先公。猶幸沐先公之敎以生。敢不下拜。』侯起謝。未幾。侯持先公狀一通。乞銘于余。余惟執役之榮。故不敢以不文辭。公諱艮臣。字顯君。其先家於鄞。勝國時有均一解元者。始徙慈。三傳而爲滇少參森。正統壬戌進士也。森生珪。珪生鈇。鈇生儀。卽公之父。公生而穎異。失怙

早。能自得師。弱冠有倍年之知。所與交。多名士。如侍御向公某。太史王公某。文學桂公某。孝廉張公某。雅以文行推重公。稱素心交。及桂公早世。向王諸公先後起家。而公屢蹶場屋。諸公每以石交援公。弗屑也。壯年讀書雲間。豪傑多從之遊。如唐君某。鍾君某。皆出公門下。及鍾宦括蒼。遣使迎公。公至彼。爲條利病。及諸曹吏不職狀。鍾嘆曰。『始余從先生學。謂章句恆事耳。今乃知學之所以仕也。余不足以盡先生。是數端者又安足以盡先生學。余負愧多矣。』鍾卒。內召爲時名臣云。公有至性。自以奉養不逮。居恆抑抑。卽年當耆艾。每一道及。則淚涔涔下。嘗收邑子羨金。有孔姓者力不及。將鬻妻以償。公聞之。大驚。急寘不問。數年後。過市闤。有婦人抱嬰拜公前者。公驚問故。泣謝曰。『此乃向者君所寬也。余夫婦幸得瓦全。遂有子。此一瓣香爲君子若孫燒也。』公佯爲不知者而避之。其既以振人之急。不自爲德。皆此類。晚年自號層峯居士。志入山之傑也。公強仕始生邑侯。故侯每曰。『先子盛年多奇行。生也晚。遂不及聞。傷哉。』余曰。『公之學不可見。見於門牆及哲嗣者。皆公學之餘也。不朽者三。公有其二。何憾也。昔楊王孫以羸葬而傳。劉伶以酒頌而傳。士之垂譽。豈必在多哉。』公生于嘉靖丁亥九月十六日。卒以萬曆戊子四月九日。逝後三年。而邑侯舉于鄉。邑侯母沈。以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生。萬曆甲午三月十二日卒。子三。長卽邑侯。名胤選。娶趙氏。繼娶向氏。仲奇選。娶應氏。季龍選。邑諸生。娶鄭氏。女一。適諸生羅雲鳳。孫男六。名標。邑諸生。名東。名籍。俱長出。名科。名桂。名柱。俱仲出。孫女三。亦長出也。孫以某年月日合葬於邑東之鄭山。乃爲之銘。其碣曰。

『其身之不試。而試諸子。涓涓者液。如波方駛。近則四明。遠惟苕水。畢萬之後必大。請誓諸砥。』

四樂精舍銘有序

四樂精舍者。總戎村君日章宴坐處也。君介胄士。而法喜自娛。蕭然塵外。化叱咤爲嘯歌。收檀串爲禪板。刻胡頭爲戒珠。驪大黃爲鎢管。身處絕塞。而君樂之若花林胥國。此其中必有得也。抑龐公有言。『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而阿羅漢一名殺賊。夫烟霾未有不風而歛。太平未有不戈而定。故夫收根塵之賊者。亦礪吾般若之刃而已矣。精舍標目。君所爲題辭甚是。余茲不贅。聊述君之意而爲之銘。

銘曰。『鐵劍利。倡優詘。胡沙平。花鳥出。錢朽貫。介生蝨。左匣龍辱右獻蛈。昆邪居士老無疾。眉如劍豎髭捲漆。雪兒微笑呵銀筆。口吐紅霞光照室。長箋短幅搜隱逸。氍毹帳曉忘梳櫛。畫倚枯松抱昏膝。』

張元平小像贊

和焉而披春雲。秀焉而立遠嶠。蕭然頤頫者如俯石之疎竹。而漫焉筆端者如冷風之號萬竅。客見而問曰。『此江左之士歟。抑山䀒而雲鈎者也。』曰。『非也。有其調。』

疏

聖母塔院疏

荊州碑云。『智者禪師辭親出家。母以甘旨爲言。師遂指茅爲穗。』其說頗不經。然邑中茅穗村名始此。今聖母塔卽其故封也。邑自漢唐來無文士。故舊事多略。而塔碑剝蝕盡。逸事僅見統記中。所謂荊州碑乃統記夾註所拾耳。亦不知碑爲何人作也。嘆先蹟之久湮。悲文獻之殘闕。後來者彌永彌徹。他日摩耶藏骨地。焉知不爲卜兆者所奪略也。夫中國之有智者。猶西土之有釋迦也。以藏通別圓判一代時教而教意盡。以空假中三觀發明眞諦而禪那啓。以十疑釋西方淨土之旨而往生決。夫四字盡四十九年之微言。則馬鳴龍勝所未發也。三觀眞指心宗。攝無量義海。則惠安生什所未詮也。約十六觀門而皆歸之第一義。則永明天衣諸大師所共祖述也。蕞爾小邑。生此大聖。辟彼盲龜。值浮木孔。而鄉里後生至不聞其名。遺文闕略。抑至於此。余友崔生。去塔五里近。欲募修一院。以永此塔。牆宇堂廚之類。費青銅將八十千。合衆佛子之力。而供一佛母。計當不難。生第勉爲之。惟漸而恒乃可成。

板橋施茶疏

繁熱隆寒。九十者半。渴饑奔泉。行人在道。當其炎則餤在喉。當其寒則冰在腹。取之杯杓之間。而所活者至不可計。至若春暖秋明。解裝釋馱。遊人踏沙而過。羈轘之客。傷風煙之頓異。而流光之爲塵足也。頰獮之時。忽咽

一杯。眼若開而心若釋。亦足以少舒其困頓之苦。而發泄其羈旅無聊之況也乎。此古人置郵傳餐之旨。王政之所先也。茶。夏費薪。冬費薑。其勞費等。計一月費不下二金。邑諸宰官主之。春秋之費當夏冬三之二。諸居士塞夷及往來客子主之。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僧供出自分衛。佛制也。後因乞者不勝煩。供者不勝數。而寺田之制始興。夫天下之官者商者工者皆待食於農。耕之者一而食之者十。農安得不厲。夫官爲民禦旱潦。正疆洫。是官未始不農也。夫商爲民以穀易錢。以舟車通器貨。是商未始不耒也。夫工爲民陶冶鼓鑄織紝創作。是工未始不耨也。今夫僧居則辦道。行則參禮。無銖兩之事及民。其眞能爲應供爲利生者。百不能一。而坐而蠹廋粟者。十人而九也。夫取百不能一者。而皆取給于農。則農困。監劣僧之皦而併廢福田。則僧困。此兩弊之道也。自隋以來。久而不弊者。惟寺田一法。計僧而田之。計田而夫之。一畝之入可供一僧。一畝之力。常借二夫。是一畝而供一僧與二農也。以其二自給。其一以辦官稅。坐而食之。不爲蠹國。使天下之爲僧者。皆借民力以辦禪。而其貧無田者。復得借僧畝以自食。此與官與商與工交相耨者同。比之方繼口最爲淨食。使瞿曇生中國。決當易分衛之制而爲田也。天界寺舊有田。今以供院僧。而四方行脚不粘盂粒。禪者某議買田以供禪衆。宰官居士有能共成此舉者。於國於農於僧皆有大饒益。此經世之畫也。

廬山募緣小引

匡廬之勝。峯爲五老。泉爲瀑布。巖爲獅子文殊。澗爲青玉峽。玉囦潭。至於幽林邃壑。迂回曲折。則天池獨臻其奧。余自丁酉來。入名山者五。五泄以瀑勝。天目齊雲以石勝。盤山紅螺奇嶮極矣。要以巖壑勝。而匡廬皆奄有之。所至之地。驚心駭目。計此山之石之瀑之巖壑煙巒。分身作千百山。猶當與天台雁宕爭勝也。天池僧某者。所往必向導余。一石一勺皆能言其目。詳其委。余往入山。有白首不能名一坵者。少年上人獨能耽心水石。此一快也。山中每年末。具合山供。禪者適隸其職。同行數衲爲余言。余囊適竭不能具檀。自惟蘄鄂去匡爲近。又

余及孟常兄弟及吳皐倩在焉。而禪者所職。得三十千青銅可辦。當不惜也。因爲述匡山之勝。併以此意達之。

甃路疏

從斗堤而來。傭而館者。行脚而菴也。傭而灌者。甕而汲者。皆道此巷。巷凹。雨則滯。久則泓。人趾之所踐。牛羊之所蹂踏。潰若膠沒脛。少者至臀。計紈其衣者。一春當費縵二緉。市人雖赤足。其褌襠衫裙汚浣之費一日工。色且脫。傭不灌則減其直。汲者迂道則饔飧不時。婦女跣至。見其皙則不雅。或傾仆。則費且譁。故議者欲甃此巷。以便往來。蓋非獨巾衫者當惜其履。至於閭里屠估。下逮賣菜傭兒女子。護其褌而醜見其脛者。亦當以數錢見與。是亦減費之道。是可施也已。

補藏疏

二聖寺藏經。余與龔惟學先生次其目。惟長先生補其亡。緇禪暨諸居士飾其櫝。而蝕蠹粉者尙十之五。失次者十之三。緇禪欲詮補之。資具闕。鄉之宰官長者。始困於造閣。既困於治櫝。其合力者不過三兩家。且貧。緇禪不欲重困諸窮宰官。謀爲遠募。而問策於余。余曰。「此鄉人之恥也。」東西南北。任錫所至。使其人皆笑鄉大夫之貧且慳。不能檀。而更布金錢以愧吾鄉大夫。是亦發露之一也。

衆香林疏

官有郵。旅有舍。僧有叢林。此卽次之地也。郵有宰。舍有主人。叢林有接待僧。此掌理之人也。郵廩於官。舍取辦於客。而僧孑然一錫。過傳舍則皂而挺者呵斥等於餓隸。投逆旅則囊惟一鉢。又以其緇而髡也。不祥。急叱之出。所謂叢林者復無所取。四方之人。非甚不急之緡。不投一縷。故接待之難。比置菴造像百倍。而行脚每至之處。不敢與挤癩爭席。至若一遇暴警。令首詰奸。而僧徒先遭其虐。三木扭鏈者。比比皆是。是皆叢林之不立。以至於此。昔石頭道盛時。每數十里置一僧郵。而荆最要。故叢林稱盛。今淨地與民居雜。而僧習爲市。已不復知薙髮爲何事。大士之堂。每以客豕。而客僧至者。不得取一粲。是何今昔之懸絕也。衆香林創始於念淨居士。而命名於黃太史。託於比來僧某。歛而粒之。以郵四方之行脚者。此盛舉也。敢以告今之宰官長者。與青原之道。

而繼劉虬羅含之業。此其時也。經曰：『客有往來。鄉常自若。』荆人勉之。

題供僧籍

有募米供僧者。有募檀越代供者。募米者某講席某期叢林某功德主某。此其施也。有據故人樂供募檀越代供者。發願供僧若干。今日遇一人募齋僧幾許。明日如之。有樂施者。即籍名簿上。其人為具供如法。畢其數而止。僧無貯糧之煩。轉輸之苦。主者信其無他。亦樂為之供。故行脚之人便之。明僧藩有是願。青平居士代為乞言。余謂若但欲備供僧之願而已。則如前所云募檀越代供者。其法備。其願易畢。明僧酌之。

募建青門菴疏

凡山川要會處。人士都雅。俗華而好義。則其間刹宇必多。故今京都吳越精藍棋置。而文章禮樂亦甲中夏。夫衣紈繡而過者。入村落則老稚聚而駭。過下邑則士竊議指其背。至通都則常。其習固也。往余為童子時。與諸巾冠者遊。見圓頂而緇者。則羣指曰：『楊墨。』稍長。讀子史書。旁及二氏。笑曰：『此何與子輿氏舌。』而是時士競操觚業。以諛時目。故亦習子史及釋老之淺易者。士之入伽藍者。揖必至踝。見僧乃不怒。迨先伯修既以中秘里旋。首倡性命之說。函蓋儒釋。時出其精語一二示人。人人以為大道可學。三聖人之大指如出一家。見行脚之稍能談者。揖而坐上座。事二氏先師有禮。而所謂精藍禪室者。遂亦數數修飾。浸循有大國風。青衿之士。口者什六。身者什三。惟一二老儒守陳編久者不復信。世稚不重之。故不勝也。況生從余講業。及熏聞貝典熟。世為瓜渚里人。渚中人士習為修雅。將葺闢舍以客桑門。余顏其楣曰：『青門。』志里也。且以識下邑之文儒埒上國也。夫不知有秋之穫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渚中人士業知之已。慎無惜種。語曰：『臨淵羨魚。不若結網。』

諸天寺募疏

平樂去余村二十里而近。平疇碧樹。與岡巒相錯。大約風景似余村也。去冬始一履其地。問所謂太歲岡者。村民皆曰不知。而諸天寺倚高阜。剝落荆杞中。寺雖敗落。而遺跡未朽。過此則為畦為澤。無復一巷。疑所倚即太

歲罔也。寺本供調御。而額以天。不稱。夫取祈年未央而省署之侗者。知其不合。民惑於福田。而躋竄於奧。此下凡之通病也。昔無盡居士問孔釋孰勝。妙喜曰。『孔氏師天。言必以天爲則。如來以天爲部辟。則臣妾臧獲也。』今故曰。『額以天。弗稱。』諸大檀信旣有意丹碧之矣。盍併其名正之。夫徼令長之福者。寬其稅額。復其身而已。徼天子之福。則爲通侯。爲卿貳。是在諸檀越取之。田子曰。『必也正名。敢爲福始。謹如所約以告里氓。』

田子名某。世爲里中望族。

題王路菴疏

往來衲子修談僧鄭者。曰丹陽。曰吳江。曰西興。而姑蘇之王路菴爲最。余友死心適從越來。談未合齒。而菴之鳩材者至。持余友錢叅山曹魯川書名一通爲質。以吳楚地遠。不得余一言。人未信也。余告之曰。『菴主之願。是余令吳時質諸目。山居時質諸耳。師來又復質諸兩宰官牘。余不敢爲妄語綠。庶幾檀那以信王路菴者信師。是在師深心與廣長舌而已。勉之。』

公安二聖寺重修天王殿疏

環荊州之精刹以千數。則二聖最古。見吳濟川居士載之碑甚具。邑中雖耆宿莫有知者。余童年過而讀之。駭以語吾兄。然未知濟川何等人也。後讀五燈。始知爲不動軒主人。妙喜所印可者。微斯人。則二大士之跡不傳。卽寺亦莫知所自始也。邑中文獻絕無可考。自有茲邑來。姓名一無見史冊者。流寓宦蹟。稍稍有之。而亦不詳。子史所載。至不能舉其名。至於子貞少陵之屬。稍名之已。而盆藻之義闕然。僅僅一智者禪師爲邑產。邑人多不知。記者述其所自。或曰潁川人。不知其先以公封邑而至也。獨荊州碑中載有蒡穗油河事。可爲的據。而蒡村之聖母塔石級如故。然邑人已不知爲誰家封纛。耕耨藝樵者。日侵削不止。其不爲鐮刃礪石者。或亦歸將軍阿持之耳。蓋邑人之不好事久矣。寺始末載碑中。故不贅。舊址爲江所齧。自椒園移來。三十餘年。去歲始新其垣。天王殿架朽而柴之。有其名耳。寺故以二大士現忿怒像。故置四天子貌而空其殿。夫空之是已。余意當範智者大士其中。益以遠上人寶珠之屬。併祀呂庾而下諸大宰官客子。及茲邑道德文行之超越者。使來者

一入斯堂。而文獻宛然在目。亦士林之一快也。夫四天子以護法著稱。諸禪伯天子之所禮也。王臣宰官遺敎之所屬累。所以助四天子於明明者也。諸君子悼文獻之久湮。思感事可以義起也。雖微福田。遽寧挈然已乎。靈公善語邑長者。於予言必有合也。

募作板橋

十一月杠。十二月梁。車蹄格格。以驅以行。維茲紅板。軌不得方。木槽塊圮。水遠道長。稽首哲人。開緡啓囊。無偏無頗。來者堂堂。題籍伊誰。曰東省郎。厥歲在寅。厥律始商。

題請藏疏引

雪浪之高足曰某。去秋謁余柳浪。遂入蜀謁傅大士。因得縱觀播形勝。還爲余言。余笑曰。『是昔爲無厭足王國土。今遂爲慈氏樓閣。煙水是同。願童子勿生二想也。』復窮其所之。曰。『將北入燕。遍叩諸大檀。乞靈文一藏。歸雲浮山。願居士爲引其端。』於是石公爲之說曰。『師遊雪浪。胸有全藏。欲楷後學。名言是仗。維雲浮山。徧吉所相。霞光煙靄。現六牙象。於赫天子。以慈德王。黃卷赤軸。施彼萬方。行矣善財。當仁不讓。如龍乘雲。如鳥入曠。白馬歸來。爲法中將。稽首大檀。歡喜是望。作智慧因。佛種無量。』

普光寺疏

茅穗佛所自出。震旦之法由之以興。荊州碑所載。與統紀雖不甚合。然覈其名。與其故蹟。智者爲里人。無疑也。今里中人指其近似。皆附會大師。或云智者於里中建名刹六。而普光報本南觀音皆是。智者嘗云『建寺三十六。』疑此亦在。大師以酬恩南還。此地乃其生緣。安得無刹。迨台敎東渡。中國之人。至不知有三觀。而錢氏王臨安。始還故物。大師之迹。晦而不章久矣。夫中國學者至并其敎而亡之。而何有於尺椽寸塊也。且孱陵自隋唐迄今。代人物寂寞。文采著聞。不得一指。中間闡宗乘者。亦纔得一二衲。要之門庭互異。則又非彼門下客也。普光寺頹久矣。近邑長者多談禪那。諸鄉落所謂藍舍者。皆雲興。而大師所創立尤屬意焉。里大姓競爲光復。且曰。『值今大有年。牛村落中可具無煩他營。』以告袁子。袁子曰。『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也。以其時考

之則可矣。』

菩提寺疏

菩提寺。余一再至其地。比他剎爲淨。今之所謂剎者。名雖精藍。實則禽檻豕柙也。又其上。則糟坵溷汁也。甚或靑豆之房。以貯黛綠。雨花之館。以奏淫哇。而菩提寺以少僻遠。遂無復此穢。然門殿皆不甚飾。寺僧以余舊遊。乞余爲引。余曰。『此淨地。諸檀那所習也。余言何足重。諸上人第以淨因感之。無弗得矣。』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

法處嚴寶池。瞿曇現穢方。惟有藏大士。刀火作家鄉。閻浮提衆生。念念廹炎湯。開眼與閉眼。俱仗大士光。動念卽泥犁。遠不隔尋常。以我念不淨。致彼劫茫茫。辟如四方空。因方作短長。窮方不可盡。空亦不銷亡。我來禮德山。金聚拜空王。渺渺白蓮社。莫莫靑豆房。靈鐘存古閣。騫舉若鳥翔。苔斑生繡題。溜雨蝕金牀。行道猶不忍。給孤豈相忘。稽首大檀那。丹碧借輝煌。露電理歸盡。繁華夢幾場。失足劍戟林。舉手得淸涼。

德山僧募裝毘盧像引

花藏無形段。毘盧亦不實。如塗粉虛空。如雕鏤雲物。云何雜花內。藏塵現尊特。德山妙嚴閣。名爲毘盧設。中實無毘盧。如舜若多質。舌相出風柯。慈容現沼月。蒼巒與秋渚。敷演無間歇。我以無眼觀。觀處雜林樾。衆生全眼塵。云何得超越。峨峨丈六像。金土委裝揑。花冠耀靑髻。寶衣披古褶。低頭及合掌。恆河沙功德。窮子背慈父。百城閒經歷。無實不由權。佛性緣可得。一彈指莊嚴。萬劫黃金色。他時見毘盧。莫道無交涉。

募修文村眞武廟引

文村沙嘴突江生。怒波直齧屛陵城。披髮大士仗劍行。盤渦臭出古蛟精。老涎入草沙石腥。靑獮猴鏁川波平。雕欞紅楯碧軒楹。鑄金冶鐵玄宮成。霜摧雨折歲屢庚。榱梁額上菌芝生。行道過者涕淚零。道人稽首叩階庭。靑錢赤仄出箱籯。綿絲一縷沙一星。毘沙天子作證明。紅髯碧眼靈官靈。

題光中塢材小冊

珊瑚爲堂木難室。荷葉山頭雲似壁。金色頭陀倚花立。番鐵柱杖靑皮笠。辭我遠入湖湘澤。杞梓楩楠被天黑。靑髭白面盡檀越。老去髡頭少作客。驀地相逢如舊識。

募修吳氏橋小引

澗如帶。旒且馱。杠梁不飭塗者死。舊鬼嗷嗷喚新鬼。小人無和君子恥。橋南橋北皆仁里。濟川題柱從此始。

題承天寺募冊

西風夜吼君章宅。蘭死叢枯覓不得。一丈草深欄楯塞。寶幢波旬車碾裂。勝蓮國土化如來。飛甍鐵面謦堆灰。試語王舍城長者。慚愧金銀佛寺開。

題龍堂寺僧募冊

龍堂飛雨鐵窗壓。苔紋斑斑生古壁。彫疏半毀柱蒿立。漏痕界徧黃金色。衲子欲言面羞澀。試介烏紗作檀越。積露爲波江可得。東鄰百里賢相識。山自銖忽大千伯。等一金田無差別。掃卻莓堦貯空月。琉璃地上光澄徹。

禪堂募麥引

綠疇初滿。黃雲甫截。浮空麥浪。如海斯漪。滿車汙邪。似雷之殷。當斯時也。折楊黃花之歌。徧於井閭。缸面甕頭之春。溢彼堂樹。而應供大士。腰懸空盎。赤髭淨侶。枵然盈塗。是可忍也。心實憫之。厥有白足。分衛諸方。寧餉余踵。塡彼饑壑。仁人之心。儒者所與。敢不圖之。用弁首簡。

書檀度和尙草菴引

檀度和尙告我曰。去邑百里爲坫。過五里爲黃鐘堡。有居士願捨地一區。以待去衲。不敢言僧鄰。僅可歇足。比于官舍。則無供具。比于店肆。則不取錢。當其至。則逆旅卽主人也。來若歸舍。當其代。則主人亦逆旅也。去若脫屣。不剪茅。粗備風雨而已。不塓飾。泥土而已。敢煩長者引其端。袁子聞而笑曰。『有是哉。明春入衡嶽。當借數衲過汝。且觀汝新政。又觀彼士居士信根生熟如何。若果善人多也。雖不佞亦願擔瓢敧笠。婆娑乎其間也。』

髯僧銅塔冊

胡僧碧眼鬚三尺。風吹冉冉掛金錫。黃金龕塔等山齊。走遍諸宮與湘潭。南中冠帶猴如雲。誰是堆沙老阿育。衲衣三度傲秋風。又踏峨眉千仞碧。蜀山銅鐵走華夷。高船林林同瓦礫。是中應有大心人。槖可傾翻手可擲。塵埃之內有鷲子。莫道分衛去如織。

衆香林冊

衆香國裏花深處。鷓鴣迦陵旃檀樹。子山樓北色堆嵐。中有峨眉大士路。禪關隘塞宇傾欹。金錫如雲掉臂去。幾人曾經落帽山。誰家不上龍洲渡。二十一萬肩摩國。揮汗成雨袂成霧。戶擲一錢丁一緡。楩梓豫章頃刻具。面赤修髯怒者誰。布金長者驀相遇。

雙田寺冊

雙田開山自李唐。雪焰摧爲瓦礫場。芟茆誅杞作雲堂。鏡水不波菱芡香。蘆荻花飛燐寺霜。刻株爲佛如人長。辟支羅漢儼成行。頸腮不辨臂怒張。腰弓背曲色沮藏。皴皮皺目苔蘚裝。黃面老子面不黃。雪山行苦骨羸尫。爰有大心檀越王。銅山金埒珠倉箱。入門四顧淚彷徨。融膏飴液告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槖囊。東村西社皆蓮鄉。

廣莊

逍遙遊

豎儒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大於我者。卽謂之大。是故言大山則信。大海則信。言鳥大於山。魚大於海。卽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小於我者。卽謂之小。是故言螻蟻則信。蟭螟則信。言蟻有國。國有君臣長少是非爭讓之事。蟭螟睫上。有無量蟲。蟲有無量郡邑都鄙。卽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嗟乎。一人身量。自頂至踵。五尺耳。三百六十骨節之中。三萬六千種尸蟲族焉。凡有目者。卽有明。是彼未嘗無晝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卽有地。是彼未嘗無山嶽河瀆也。有嗜欲者。卽有生聚。是彼未嘗無父子夫婦養生送死之具也。

齧而爲疥。彼知趨利。膚中之蟣。出之甲上。奔走如騖。彼知畏死。吾安知天地非一巨丈夫耶。娑婆世界。非其一骨節之虛空處耶。人物鳥獸。賢聖仙佛。非其三萬六千中之一種族耶。經曰。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於地。吾是以知地特髮毛之大者。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皆歸於水。吾是以知水特唾涕之大者。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吾是以知風火特喘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爲有餘。人得其小。不爲不足。蟲處其內。不爲逼狹。人據其外。不爲廣廓。天地以成住壞空爲劫。蟲以生老病死爲劫。肘間之蟲。笑指節爲夷狄。膚間之蟲。語以牙甲。叱爲怪誕。尙不信身外有人。又況人外之天地耶。由此推之。極情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闘天地之未曾見未曾聞者。以定法縛已。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之人。勒而爲書。文而成理。天下後世沉魅於五尺之中。炎炎塞塞。略無半罅可出頭處。一丘之貉。又惡足道聖人。知一已之情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於一切物。無巨細見。於古今世。無延促見。於衆生相。無彼我見。殤可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蜉蝣以暮死爲長年。故殤未始不壽也。牛大於豕。小於象。故巨未始不細也。夢十年者。不出一覺。故短未始不長也。魘者以手壓胸。手卽物。故我未始不彼也。聖不能見垣外。故智未始不蒙也。正倒由我。順逆自彼。游戲根塵。無罣礙。盡聖人者。豈有三頭九臂。迥然出於人與蟲之外哉。惟能安人蟲之分。而不以一已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而不逍遙矣。

齊物論

天地之間。無一物無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城也。身心。是非之舍也。知愚賢不肖。是非之果也。古往今來。是非之戰場壙壘也。天下之人。頭出頭沒於是是非非之中。倚枯附朽。如大末蟲之見物則緣。而狂犬之聞聲則吠。是故寄心於習。寄口於羣。人嗔則嗔。人譽則譽者。凡夫之是非也。援古證今。勘聖校愚。叱凡譽雅者。文士之是非也。投身幽谷。趨清避濁。潔士之是非也。課名實。黜浮譽。上省責。罪虛誕。法家之是非也。祖述仁義。分別堯桀。規思矩孟。馨王醜霸。儒生之是非也。惡盈善退。絕智棄聖。道家之是非也。趨寂滅。樂悲捨。贊歎戒律。呵斥貪嗔。釋氏之是非也。異途分門。爭道並出。海墨爲書。不可盡載。嗚呼。是非之銜。銜於六根。六根所常。執爲道理。諸儒墨

賢聖。詰其立論。皆准諸此。今夫不食煙火者。目見十里。短視隔尺。訓狐之島。夜察蚊蝱。晝不辨丘嶽。目果可常乎哉。跋難陀龍無耳而聞。虬聽以掌。牛以角耳。果可常乎哉。口司言也。而海外有形語之國。馬相謂以鼻。口果可常乎哉。足附地則行。欹側則蹶。此其職也。而蟻能倒行。蠅能仰棲。足果可常乎哉。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鋒借。肺中風借。舌顎聲無常。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人借。書冊想無常。夫不可常。卽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卽不可憑之爲是非明矣。槐葉之蟲。其身純青。見粉蠹之白者。笑之而不知青白之不由彼也。蜀犬見雪則吠。詫其所變。江魚入海則感。失其所常。生首子者烹而食之。以爲宜子。彼見夫中國之慶喜鄭重。以爲不慈矣。祝夫侖僧以貴其女。彼見夫中國之問名納采。從一字貞。以爲不令矣。死者棄骸野外。以施烏鳶。七日不盡。聚族而哭。彼見夫中國之素車黃碭。珠襦玉匣。以爲不仁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我憐彼。彼亦憐我。我詘彼。彼亦詘我。是非之質。惡從而辨之。是故以長非短者。是以髮之若斥。識髭之虬結也。以大識小者。是以瓶中之空。笑杯中之空也。以辨屈辨者。是以百舌之語。攻燕子之語也。以聖斥狂者。是以橫吹之聲。刺空谷之響也。以古折今者。是以北岡之舊壘。難南山之新壘也。以智譏愚者。是以機關之木人。悲土偶之無識也。以中國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士音。正閩甌之鄉語也。夢中之人物。有嗔我者。有罵我者。是我是人。夢中之榮瘁。醒時不相續。醒中之悲喜。夢時亦不相續。孰眞孰幻。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齊。非吾能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聖如可悟。不離是非。愚如可迷。是非是實。雖萬釋迦。何處着脚哉。

養生主

天下無一物不養生者。亦無一刻不養生者。貧賤之人。波波吒吒。槁形極慮。以養其生。富貴之人。營生路。曠奧室。以養體。淫妖以養目。絲肉以養耳。極羶醲以養口。窮嗜欲以養性。養之未久。病痾立至。伐生斧命。莫厲於此。賢知之人。惘其淫溺。是故執軌以範躬。收視却聽以衞耳目。恬淡虛無以葆神氣。夫執軌以範躬。躬之卷鞠者生。而躬之安逸者死矣。收視以衞目。目之幽隱者生。而目之奔色者死矣。却聽以防耳。耳之壅蔽者生。而耳之

納囂者死矣。恬淡以納口。口之淡薄者生。而口之愛濃厚者死矣。虛無以葆性。性之寂滅者生。而性之動盪周流。朋從往來者死矣。皆吾生卽皆吾養。不宜厚此薄彼。譬如半身不遂之人。雖復留形天地。半已枯朽。不得復名全人。故養生者。傷生者也。夫生非吾之所得養者也。天之生是人。旣有此生。卽有此養。草木無知。亦能養生。若必自養而後生。盡天地之夭喬枯死久矣。子待父而養者也。而少孤之子。不見夭絕於世。父母豈眞能養子哉。嬰兒之生也。卽知求乳。是嬰兒知養生也。三月之後。以手麾之。卽知閉目。見風則啼。是嬰兒亦知衞生也。嬰兒非眞有知也。養生之道。與生偕來。不待知而知者也。聖人之於生也。無安排。無取必。無徼倖。任天而行。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化者忤。是故其下無傷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肯爲益生葆命之行。古之善養生者。有三家。釋曰無生。儒曰立命。道曰外其身而身存。旣曰無生。卽非養之所能生也。旣非養之所能生。則不以不養而不生明矣。立命者。順受其正。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何也。命不待壽而立。壽何益。命不因殀而不立。殀何惡。殀不足惡。壽不足欣。故養生以益壽。皆妄之妄者也。外其身者。可以存身。則內其身。亦可以亡身。郭橐駝之種樹也。置之若棄。鄉人有病疽者。痛楚入骨。殆不欲生。一日聞其父有大獄。立起下牀。籌畫區置。旦日而病去。此外身身存之明效也。衆人以利生。故害生。聖人不利。故不害。衆人以得生。故失生。聖人不得。故不失。嗜鷄雛者。養以松子。灌以漿酪。鷄亦自幸與羣雛異。而不知鸞刀之先至也。西方有神女。相好光明。且謁主人於門。主人曰。『神何來。』女曰。『余功德天。凡余所至之家。求福者福。求慧者慧。乞男女者男女。諸所願欲。無不吉祥如意。』主人乃洗浴稽首。延之上座。頃之一醜女至。面若塗漆。髮若野蒿。主人曰。『若何來。』女曰。『余黑暗女。凡余所至之家。富者貧。貴者賤。幼者殤。壯者衰。男子晝哭。婦嫗夜啼。』主人乃奮臂挈杖。驅之出門。天曰。『不然。有事我者。亦當事彼。余與彼如形之影。如水之波。如車之輪。非我無彼。非彼無我。』主人大駭。揮手謝天。送之惟恐不速。聖人之養生。亦若是焉矣。嗟夫。養生之說。起於貪生。知生之不必貪。則養生之說荒已。今夫世之所謂殀折者。或三十二十。以至一周二周。所謂善攝養者。最多不過八十九十。或百餘歲。辟二蜉蝣。一死於午。一死於暮。諸水族蟲。皆弔午而慶暮。而不知時之頃刻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倏忽矣。試令一老

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少者本無。多者亦歸於無。其無正等。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烏有矣。天地如獄。入其中者。勞苦無量。年長獄長。有若老囚。纍不求脫。何至求繫。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勞碌矣。生有生可戀。死亦有生可戀。戀生之生者。既迷而畏死。戀死之生者。亦必迷而畏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兒戲矣。嗚呼。不知生之如戲。故養生之說行。不知生之本不待養。故傷生之類衆。非深達生死之理者。惡能養生哉。惡能養生哉。

人間世

衆人處人間世。如鰍如蟹。如蛇如蛙。鰍濁蟹橫。蛇毒蛙躁。同穴則爭。遇弱卽噉。此市井小民象也。賢人如鯉如鯨如蛟。鯉能神化。飛越江湖。而不能升天。鯨鼓鬣成雷。噴沫成雨。而不能處方池曲沼之中。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爲大鳥所啖。賢智能大而不能小。能實而不能虛。能出纏而不能入纏。是此象也。惟聖也如龍。屈伸不測。龍能爲鰍爲蟹爲蛇爲蛙。爲諸蟲蚓。故雖方丈涔蹄之中。龍未嘗不泝鱗濯羽也。龍能爲鯉爲鯨爲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龍未常不相噓相沫也。龍之爲龍。一神至此哉。是故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讚以猶龍。老子處人間世之第一人也。易之爲道。在於善藏其用。崇謙抑亢。老氏之學。源出於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黑。夫羣不藏毛。魚不隱鱗。尙能殺身。而況於人。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有滯。滯則礙。故古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也。如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愛。亦能使人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人以才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岊也。高也。氣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危。行太高則蹶。故古之人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見長於人。而據我於扃。我之爲我。其伏甚細。其害甚大。聰明我之伏於見聞者也。知解見覺我之伏於識種者也。古之聖人。能出世者。方能住世。我見不盡。而欲住世。辟如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堯無我故能因四岳。禹無我故能因江河。太伯無我故能因夷狄。迦文無我故能因人

天三乘。菩薩諸根。是故龍逢見戮。比干剖心。伍胥乘潮。靈均自沉者。事君之我未盡也。務光投河。夷齊叩馬。漆室自縊者。潔身之我未盡也。羑里被囚。居東見疑者。居聖之我未盡也。孔畏於匡。伐木於宋。絕糧於陳者。行道之我未盡也。孔子自言。六十耳順。是六十而我見方盡明矣。我見不盡。戮身之患且不保。何況治世。今夫父母之養嬰也。探其饑飽。逆其寒暑。啼者令嬉。嗔者令喜。兒口中一切喃喃不字之語。皆能識而句之。何則。無我故也。同舟而遇風也。十百人一心。惟三老所命。呼東則東。呼西則西。何則。無我故也。夫使事君者。而皆若父母之求其子。處世者。而皆若同舟之遇風。何暴不可事。何亂不可涉哉。古之至人。號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我根在。即見山林亦顯。何也。有可得而見者也。我根盡。即見朝廷亦隱。何也。無可得而見者也。無可得而見。是故親之不得。踈之不得。名之不得。毀之不得。倚無有福。何有於禍。處人間世之訣。微矣微矣。三代而下。亦有一二至人。與龍德相近者。漢之子房。東方朔。黃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人傑是也。子房當烹狗藏弓之世。時隱時見。託赤松以自保。方朔事殺人如蘼之主。玩弄兒戲。若在掌股。叔度居亂世。君公顧廚。皆其師友。而黨禁不及。嗣宗縱酒汙朝。口無臧否。梁公身事女主。與淫奴為伍。縱博褫褻。恬不知恥。使諸君子有一毫道理不盡。我根潛伏。惡能含垢包羞。與世委蛇若此。夫李泌亦似之矣。然高潔其行。至不能調伏一張良娣。我見尚在。處人間世之道未盡也。嗟乎。若胡廣之中庸。馮道之五代。似之而非。非之而似。噫。余不敢言之矣。

德充符

天下所寶者軀命也。所尊者面貌也。所倚者手足耳目也。軀命計其短長。面貌角其妍媸。手足料其強羸。耳目較其聰塞。一支不治。百里尋方。一夫抱痾。舉族奔走。至於覺明眞常。形神之蒂。聽其杌隉。恬不知怪。有言及者。互相嗔笑。指為異端。噫。何其頑鈍昏劣。抑至此耶。夫大地之長且久者。非以形氣也。草木之生生長長。非以枝葉也。人之視聽操履。含知秉耀。非以手足耳目心也。謂耳能聽。死者亦有耳。何不聞。謂目能視。死者亦有目。何不見。謂手持足行。死者亦有手足。何不起。謂心能思。死者七竅具在。何以都無知識。空俄而有氣。氣俄而有根。根俄而有識。根者諸塵之偶聚。如溼熱之蒸而成菌也。識者六緣之虛影。如芭蕉之卷而成心也。蕉落心空。緣

去識亡。熱謝菌枯。經盡形壞。向非覺明眞常。客於其中。一具白骨。立見僵仆。辟則無柱之宇。無根之樹。其能一日立於天地間哉。萬物皆可爲人。是故得水者知。得火者烈。得金者強。得水者理。人皆可爲萬物。是故値其生則生。値其尅則死。値其毆則愚。値其正則賢。草木一生尅也。人特草木之有知者也。瓦礫一水火也。人特瓦礫之能動作者也。嗟夫。知與動作。豈人之爲覺性也。今夫人之赴箕也。密語則聽。是有耳也。呈帖則知。是有目也。諮事則書。遇物則題。是有思慮也。夫其耳目思慮者。豈箕之爲哉。神也。神不以箕之成壞爲已之存亡。則人亦不當以殼之有無爲心之憂喜。明矣。楚俗尙鬼。其致鬼之物不一。推之皆有至理。肩挺之鬼。搖兀不休。所附者長而狹且直也。甕罌之鬼。聲如歌曲。所附者腹大而嗛細也。兀丫之鬼。剝喙如雷。所附者短身長味也。斛楅之鬼。厲聲疾呼。所附者闊口空腹也。覺之在人。如鬼附物。因形發識。虛實各異。是故附其卷而納者則爲聽。附其漏而光者則爲視。附其勁而節者則爲動履。附其竅而出入者則爲意識。一切衆生。不傑惟身心之所以百計愛惜。以愛惜故。牽纏糾縛。促局如繭中之蟲。煎喞如在釜之蟹。畜盜自劫。家貲日銷。至於寶盡囊空。猶愛惜不止。可不大哀。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眞心中物。』夫狂者尊古卑今。尙能眼空一世。糠粃形骸。至人脫却浮漚。通身是海。又惡有淨穢大小之見哉。齊有優蛾者。館於泰山之逆旅。龜蒙先生分室而寢。夜半聞蛾謂弟子曰。『余初入俳場。村叟有聚觀者。余面若塗血。心若累石。口噓噓不能終折。已遊三街六衢。與諸少年狎。視村叟之觀者蔑如也。已又過達官貴人之家。分杯連席。謔浪終日。歸而見市井少年。猶奴隸也。已而入京師。隸籍樂部。出入掖廷。聲遍長安。王侯公子。爭爲挾箏負琴。視達官貴人猶家騖庭鳥也。今余出京。又十餘年。高賢大士。游公猥賈。閱歷既多。處萬人場。有若幽室。籠撚指撥。隨手而應。歌喉盤旋。不拘本腔。人無不擊節者。何則。不見己焉耳。不見人焉耳。』龜蒙先生曰。『吾寤矣。夫某甲行道四十年。而惟恐置身之無所也。隘矣。』夫彭祖之神。與國殤相遇於道。殤曰。『兒來。』祖怒曰。『余壽過若倍蓰。何槩我。』殤曰。『兒所謂八百。形骸也。非兒也。夫人僞而鬼眞。今與若較。即眞之日。予壽先若久矣。』

大宗師

古今宗師。未有人言生死者。佛曰。『爲一大事出見於世。』孔曰。『朝聞夕死。』老曰。『死而不亡者壽。』夫釋老之爲生死。人皆知之。孔學之爲生死。雖鉅儒大賢。未有能遽知之者。嗟嗟。聖人之道。止於治世。即一修齊已足。而沾沾談性與天。窮極微眇。得無迂曲之甚。夫天命者。不生不死之本體也。何言天。非人是已。天與人對非人者。非耳非目非口鼻非心意識也。既已非耳非目非口鼻非心意識矣。我何在。我相盡即道。既已無耳無目無口鼻無心意識。即天下之耳目口鼻一時頓盡矣。人何在。人相盡即教。教之一字。尤爲喫緊。位天育物。總是教體。心靜土靜。曰位。胎卵濕度。曰育。性如是故。非是強爲。爾我生死。了不可得。噫。金口未宣。木鐸先啓。涅槃妙路。實譬數仭。天人導師。非孔誰歸。莊去孔聖未遠。七篇之中。半引孔語。語語破生死之的。倘謂蒙莊不實。則中庸亦僞書矣。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囫圇之人。一陷大戮。寤寤寐寐。惟脫死是求。是故有一罅可直。不惜營營也。有賄可脫。居間可解。不惜傾囊橐鬻子女赴之也。何則。信已之必死故也。茫茫衆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死案已立。趨名騖利。惟日不足。頭白面焦。如慮銅鐵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耶。文章之士。以立言爲不死。是故著書垂訓。舐毫吮墨。仰面觀屋。神僊之士。以留形爲不死。是故鍛精鍊氣。留心龍虎坎離及諸大丹藥物之術。二乘之士。以寂滅爲不死。是故耽心禪觀。趨向虛無。遠離一切。幻垢無明。夫文章之士。無足論矣。十種大仙。壽千萬歲。報盡還墮二乘。雖受三界外變易之身。終屬有爲。捨此趨生。焉知大道。嗟夫。道何物也。而可以已意趨捨之哉。夫道天也。趨捨人也。天地之間。無物非人。即無物可與道湊合者。道若可聽。是聲非道。道若不可聽。是塞非道。道若可見。是相非道。道若不可見。是暗非道。道若可言。是響非道。道若不可言。是瘖非道。道若可思。是憶非道。道若不可思。是忘非道。道若可得。是法非道。道若不可得。是空非道。可聽可見可言等即生。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即死。可聽可見可言等即死。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即生。種種趨避。皆屬生死。迫道愈急。去道愈遠。夫惟聖人。即生無生。即生故不捨生。無生故不趨生。畢竟寂滅。而未嘗破壞有爲。常處一室。而普見十方空界。示與一切同行。而不與一切同報。尙無生死可了。又焉有生死可趨避哉。善我者無體。善行者無時。善因者無果。金之堅也。而火流之。水之輕淸也。而風日銷之。有體故也。聖無體。一株之桃

可分。而千松子飛山成林。蓮實墮泥成藕者。因能爲果。果亦能爲因也。聖無果。子生於亥。死於丑。此一時之生死也。日生於朝。死於昏。此一日之生死也。春生於冬。死於夏。此一季之生死也。時爲之也。聖無時。無時者古今一時。是故伏羲神農至今猶在。無果者無因非果。仲尼表高。子淵表深。杏壇陋巷本無是事。無體者諸法同體。三教聖人。末世衆生。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氣出入。此非識心分別。可知智證乃見。讀儒書者。倘以此意參之。庶幾聖門之嫡傳哉。

應帝王

矢不密。鳥不高。羅不繁。獸不深。法不多。民不譎。道不禁。士不岐。吾欲爲網罟。彼卽爲深穽。網罟者。深穽之始也。吾欲爲法律。彼卽爲舞文。法律者。舞文之始也。吾欲爲仁義。彼卽爲放弑。仁義者。放弑之始也。道而鬬者。彼日無禮。此亦日無禮。分辯不已。遂爲格鬥。僞盟誓者。亦假約束。何也。非約束無以爲局騙資也。嗟夫。此豈制作之初意哉。勢使然耳。文中子謂弟子曰。『余依先聖之言。教民慈。教民孝。教民睦。教民信。講業三十年。而民之厲滋甚者。今之人不逮古耶。何訓之難也。』弟子曰。『先生之教非也。非民之難訓也。先生言慈。而不類之子。始以慈望其父。先生言睦。而不肖之卑幼。始以厚責其長上。先生言信。而締盟要約者。始以信讓其朋友。故自先生立教以來。父見子過。子見父過。兄弟責望於家。朋友譏讓於野。先生之教則然。民之罪哉。』文中子愀然而退。屛居深山。終身不爲人師。邃古之初。民物雜處。有若族屬。患難不作。迨其後世。始有教民網罟漁獵者。於是獸相率入於山。魚相率入於淵。鳥相率入於深林。人與禽獸旣不相習。是故人之強有力者遇獸則殺。獸之強有力者遇人亦恣其食啖。故夫民之無辜而不免於齒角之禍者。智士之教也。文王謂鶡冠子曰。『敢問詐之所始。』鶡冠子對曰。『始於一二。』文王曰。『一二奇偶。自然之數也。惡乎詐。』鶡冠子曰。『有一二卽有千百。有千百卽有計算。有計算卽有文字。有文字而天下之機變不可勝窮也。』記曰。『蒼頡作字。天雨血。鬼聚哭。』憤大樸之漓。奸巧之生也。鬼神不得其所。獨人哉。舜南巡狩。至江漢之野。遇一丈人。披髮而泣。舜曰。『天下熙熙然樂。父老獨悲。何也。』丈人曰。『往者余釣於江。朝出夜沒。垂六十年。人無知者。今江濱之人。有以

余爲賢而親之者矣。是必上之人有以使之也。夫以爲賢而親之。不賢者將疎之矣。余將目擊夫百姓之相食。而此地之爲戰場也。是以泣也。』舜曰。『今天下何如放勳之時。』丈人曰。『嘻。安可比帝堯之世。九水溢。十口出。而民不爲災。今則壞定。日月調而民之繁庶不加於昔也。帝堯之世。四凶在位。三苗負固。頑嚚布野。而堯不以其故貶聖。今流者流。格者格。殛者殛。而昭宣平章。不倍於昔也。夫帝堯之德。去烈山氏一間耳。今奚得比哉。聖王之治何法。曰法天。天何法。曰法嬰兒。嬰兒何法。曰法鷇卵。天不以水之尩火而去水。天不以嚙人之故而絕虎狼蚊蚋。天不以地狹民貧而擢鎮海。聖王亦然。聖王者。覆智愚賢不肖。而因其自生自育者也。故法天也。嬰兒激之不喜。譽之不喜。太山擢於前而目不瞬。天之至也。故法嬰兒也。鷇卵無聞無見。冥冥漠漠。爍之不以爲熱。濡之不以爲寒。蒙之祖也。故法鷇卵。齊威王令於中國。有能善巧分別者賜千金。三日而應募者三人。一人曰。『臣能分別人之面貌。萬不失一。』齊王乃呼左右一色一衣者百人。遍令閱之。一閱而識其姓字。三覆不誤。一人曰。『臣之術有過於此者。臣能分別雞鶩野鵠。』齊王乃呼畜夫籠孔雀翡翠百餘。私識其左右前後。遍令閱之。頃之發籠。嘈啖庭下。雜問其處。一無所失。一人曰。『臣之術又有過於此者。臣能分別諸名花果。』齊王乃導入囿。令觀桃李諸花。觀畢。苑令摘花試之。枝葉柯亞。皆記其處。十問而十不失。齊王大喜。立賜千金。西郭先生進曰。『此小術也。奚足爲怪。臣之術有大異於此者。』因問首一人。爾一日能分別幾人。曰千餘人。次分別幾鳥。曰百餘。次分別幾花。曰不過六七樹。西郭先生笑曰。『陋哉。臣之術能一時知趙魏齊魯諸國雨點之數。飛禽走獸。皆洞得其情狀。臨淄之中七萬戶。起一心一念。臣能悉知。用臣之術。能撫四夷。』齊王大駭。齋戒七日。庭設九賓。進西郭先生於殿。王三環進食。跪而請曰。『先生之術。可得聞乎。』西郭先生曰。『可。霖雨臣知其可千里。猛雨知其不數十里。分龍之雨。塊雲之雨。知其不隔轍。臣是以知雨點之數也。翼者知其能飛。角者知其能觸。逸者知其善走。臣是以得鳥獸之情狀也。王之百姓。貧者知其欲粟。賤者知其欲爵。餧者知其欲婦。曉起知其營業。入夕知其晏眠。臣是以悉知其心之所念也。臣之術操者簡而用者博。故得之可撫四夷。』威王憮然自失曰。『先生休矣。』

袁中郎詩集

擬古樂府……一
五言古……一一
七言古……四六
五言排律……六七
五言律上……七四
五言律下……一〇七
七言律……一三七
五言絕……一八三
六言絕……一九〇
七言絕……一九〇

繪圖大字

真本金瓶梅

蘭陵・笑笑生撰

金瓶梅一書，久已膾炙人口之天下第一奇書也。文筆旣清麗，尤能曲盡人間醜態，它描寫西門慶之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禍因惡積，福緣善慶之理，以作世人之當頭棒喝；所以金瓶梅實一勸善懲淫，樂而不淫之奇書。市上頗多刻本，但皆刪改添補，失去原書本來面目，本局現獲得秘藏眞本，不敢自秘，亟將付梓，以供海外內之同好者。

本書揷圖之一

精裝一册　定價港幣十四元

平裝三册　定價港幣十元

備有樣本

承索即奉

袁中郎詩集

擬古樂府 附雜體

樂府之不相襲也。自魏晉已然。今之作者。無異拾唾。使李杜元白見之。不知何等呵笑也。舟中無事。漫擬數篇。詞雖不工。庶不失作者之意。具眼者辨之。

飲馬長城窟行

長城水嗚咽。夜夜作秦語。問子何代人。防胡舊軍旅。寃魄滯孤魂。不得歸鄉土。白水洗白骨。瘦盡水酸楚。洗多成黑流。水性毒於蠱。立馬古戰場。長嘶待天雨。

長安有狹斜行

按金駒。立長溝。枇杷落盡葉萸秋。山西女兒帕勒頭。面上堆粉鬢堆油。二十五絃彈箜篌。猩紅衫子葡萄紬。笑問南裴如此不。

結客少年場行

結交徧四海。鄉人無半識。恥納無意儒。寧結有心賊。白手一布衣。喜怒關通塞。將相每在門。望氣如望職。易卜天昏晴。難候君顏色。頭顱可擲人。一顧不可得。

釣竿行

嚴灘一絲名。渭水一竿勢。所釣非所求。巨鱗安得至。不如無名子。心胸少根蒂。朝隨鷗保歌。夜引魚蠻醉。探水如探甕。隨手得鯿鱵。鮮蔬煮活魚。無鹽亦有味。

秋胡行

堂上姑。待汝哺。袖中雖有金。不堪贈彼姝。妾懷如日。君情若泥。路旁之心不自保。安保他國無蛾眉。紗浩浩。水

咽咽。妾死情。不死節。河水如可竭。妾腸當再熱。

妾薄命

落花去故條。尙有根可依。婦人失夫心。含情欲告誰。燈光不到明。寵極心還變。只此雙蛾眉。供得幾迴盼。看多自成故。未必眞衰老。辟彼數開花。不若初生草。織髮爲君衣。君看不如紙。割腹爲君餐。君嫌不如水。舊人百宛順。不若新人罵。死若可回君。待君以長夜。

有所思

人生如驛騎。往復無停勒。胸懷無盡絲。漫天作虛織。秋霜與春風。乘間遞爲賊。衰老迫紅顏。白髭傳消息。積雪塡枯井。井深塡不得。眉棱萬斤重。白日沉幽墨。欲行戒嶮難。欲飛防繒弋。

善哉行

今日相樂。式舞且歌。鵾絃鐵板。白面靑娥。食魚以七。盛酒以盆。刀鱭亦厭。何必河豚。儒狂墨儉。跖非堯是。善哉諸君。請入禪裏。讀書不成。學仙寡效。腰腹鶴枝。從吾所好。

猛虎行

甲蟲蠹太平。搜利及邱空。板卒附中官。鑽簇如蜂蛹。撫按不敢問。州縣被訶斥。搥掠及平人。千里旱沙赤。兵衛與郵傳。供億不知幾。卽使沙沙金。官支已倍蓰。鑛徒多劇盜。嗜利深無底。一不酬所欲。忿佚如狠豕。三河及兩浙。在在竭膏髓。焉知疥癬憂。不延爲瘡痏。

相逢行

行行卽曲巷。曲巷多蒿草。臆路掠蛛絲。讀書歲月老。壁上棨啓圖。手裏黃石編。當盡三時衣。不直數緡錢。兒女無褌著。常時煨故紙。稅地植桃花。十樹九樹死。君莫悲腐草。腐草發光耀。元霜長冬青。白髮傲年少。

悲哉行

石馬立荆棘。荒城叫老貍。昔時冠帶人。唯有鶴來歸。宿志慕長生。朋黨盡刺譏。父母不我容。碧海三山飛。朝放

老君龍。莫守劉安雞。仙家歲月長。桃子三垂枝。歸來見荒塚。半是孫會碑。城池百易主。族里無從知。古人悲夜繐。今我亦似之。白骨不可語。鶴歸空爾爲。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錦襴烏紗巾。寒毛接短鬢。絲絲沙與塵。問子何勞勞。上書西入秦。八年始一命。官卑不救貧。冒霜揖槐柳。望灰拜車輪。一身百糾纏。形如一束薪。手纏不自解。利刃寄他人。蔗與蘗同餐。雖甘亦苦辛。

短歌行

酌君易州之清醖。被君吳閶之纖縞。男兒二十無所成。腰肢一半沒青草。趁輕健。買騕褭。哭聲多。笑聲少。黃金蕩盡君莫嗔。古來餓殺幾賢人。

京洛篇

煌煌京洛城。朱衣喧廣道。白首賤書生。驢韉掛詩草。懷刺謁恩門。門卒相輕眇。十上十不達。登街顏色槁。疊身事貴公。習諛苦不早。罩眼一寸紗。茫茫遮人老。

鰕䱇行

鰕䱇出潢潦。道逢東海使。魚服而介身。呷浪以相戲。物微恐見侵。跳波爭努臂。東陂招能兄。西谿喚螺弟。水蟲萬餘種。各各條兵識。聚族鼓鱗鬣。不能當一嚏。

升天行

乘赤霧。鞭鸞轍。路逢王子晉。玉簫已吹折。織女弄機絲。餘緯爛霄闕。下土蟣虱民。誤喚作雌霓。張翁老且耄。舉止多媟褻。侍仙三萬年。不會見隆準。眞人多竄左。天狐慘餘孽。羲御失長鞭。牽牛嘆河竭。

櫂歌行

妾家白蘋洲。隨風作鄉土。弄篙如弄鍼。不曾拈一縷。四月魚苗風。隨君到巴東。十月洗河水。送君發揚子。揚子波勢惡。無風浪亦作。江深得魚難。鸕鷀充餘臛。生子若鳧雛。穿江復入湖。長時剪荷葉。與兒作衣襦。（魚苗風。

洗河水。皆長年語。)

青驄馬

青驄馬。九尺强。百金買。千金裝。雙蹄不著地。影滅如飛翎。借問冶遊郎。何爲在他鄉。下馬立靑梧。手提碧珊瑚。千喚不知人。盡眼眄當壚。當壚豈不冶。褰衣愁曉露。五步一停驄。十步一回顧。客從遠道來。贈我靑鸞帶。交頸復同心。白石靑松在。東家好女秦羅敷。西家蕩兒馮子都。鴛鴦只愛毛翎好。那知水底有鵜鶘。

折楊柳

豔陽二三月。楊柳枝參差。每逢雙燕子。憶得別君時。憶得別君時。遺君珊瑚枕。君行佳麗地。何人薦君寢。越女性如綿。吳妓情似紙。夫君浪子心。吹作東西水。前月父書來。道君遊淮北。今月見君字。知作江南客。江水自淸流。照君不照妾。

紫騮馬

紫騮馬。行且嘶。願爲分背交頸之逸足。不願爲追風絕景之霜蹄。霜蹄滅沒邊城道。朔風一夜霜花老。縱使踏破天山雲。誰似華陰一寸草。紫騮馬。聽我歌。壯心耗不盡。奈爾四蹄何。

短歌燕中逢樂之律作

下馬一言。不及暄寒。昔年毛羽。今日肺肝。我懷如痗。君懷幾許。登堂直視。無心可舉。明月浮空。淸霜墮地。將軍北園。金吾西第。羅屛畫掩。金罍夜開。呼盧射覆。飛爵流杯。吾爲若舞。若爲吾歌。劍去龍沉。銜將奈何。情長刻短。爐寒火靑。歃尊亂飭。誰是主人。鵰飛九萬。爲鶯鳩笑。我欲攜君。連翩海嶠。

橫塘渡

橫塘渡。臨水步。郎西來。妾東去。妾非倡家人。紅樓大姓婦。吹花誤唾郎。感郎千金顧。妾家住虹橋。朱門十字路。認取辛夷花。莫過楊梅樹。

醉鄉調笑引

無懷十六傳。乃至酒聖人。其道尙淸淨。無爲而化成。周公作酒誥。流言幾禍身。宣王不得已。乃爲述酒經。經曰。天有酒。則不傾國有酒。則不爭。有王者起。必世而後仁。何用導以德。齊以刑。但當引酒爲河。𥻆麴爲城。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醉醒醒。死兮不知死。生兮不知生。沃殺知巧鬼。何愁不太平。

劍泉上

劍泉上。山如黛。劍泉下。水如佩。一片青。閱人代。鬼竊寃山毀𩐉。生公法。今何在。眞娘墓。遙相對。一日計千舟。一舟計萬錢。寧負公家稅。莫負少年年。女可鬻。妻可徙。石上歌。應不止。

逋賦謠

索逋賦。逋賦索不得。不是縣家甚催徵。朝廷新例除本色。東封西款邊功多。江淮陸地生洪波。內庫馬價支垂盡。民固無力官奈何。蘇州舊逋七十萬。漕折金花居其半。安得普天盡雨金。上爲明君舒宵旰。嗟乎民日難。官日苦。竹開花。鑛生土。

祝雨

雲縷縷。山絮絮。寒欲來。暖先據。洗山山骨新。洗花花色故。寄言行雨兒。莫下山頭去。

西陵橋

西陵橋。水長在。松葉細如鍼。不肯結羅帶。鶯如衫。燕如釵。油壁車。斫爲柴。靑驄馬。自西來。昨日樹頭花。今朝陌上土。恨血與啼魂。一半逐風雨。

宋帝六陵

冬青樹。在何許。人不知。鬼當語。杜鵑花。那忍折。魂雖去。終啼血。神靈死。天地聾。傷心事。犬兒年。錢塘江。不可渡。汴京水。終南去。縱使埋到厓山厓。白骨也知無避處。

西施山 一名土城西施教歌舞處

西施山。一片土。不惜金作城。貯此如花女。越王跪進衣。夫人親蹋鼓。見死傾城心。教出迷天舞。一舞金閶崩。再

舞蘇臺折。槌山作館娃。舞袖猶㩦窄。舞到夫差愁破時。越兵潛渡越來溪。

入青口

入青口。青口山何直。雲老玻璨天。鬼下空青壁。一絡罡風吹地起。神禹無功巨靈死。

二

入青口。青口山何仄。石人立而啼。雲吼吼相逼。紺巖開老沉香花。飛仙失路虎無家。

三

入青口。青口山何翠。碉色吠琉璃。山花紅玳瑁。天荒地窘無行處。山頭魍魎紛來去。

玉京洞

深如谷。高如屋。穴雲心。穿地腹。路荒唐。齒嶮巇。石如病。天似癡。黃者漿。白者髓。雲絮絮。出鞾底。白蝙蝠。大於雞。銜焰起。撲人飛。突而高嶺間之。忽而平谿限之。龍欲言。聞人止。涎沫流。腥風起。鬼邪仙。烟斂霧。炬無光。將安去。

海可逼。江可涉。靈威丈人難再得。

別石簣十首不容分析故總入雜體

別石簣。石簣何忍別。相知是相知。知處難容舌。一等是肝腸。輸君生死切。烈火燎虛空。火盡空不滅。

其二

古今只四倫。大抵缺朋友。誰識楚越人。萬里爲奇偶。我腸寄君心。君心出我口。覓同本自無。異於何處有。

其三

一葉隨東風。飄泊已半載。梯雪度深山。寒氣鑠孤拐。三入淨寺門。寺僧笑狂騃。欲得不相識。除非觀自在。是仙是凡人。請君是揮解。

其四

君攜我如頭。我從君若尾。不是西看山。便是東涉水。誰家薄福緣。生此兩狂子。受用能幾何。苦他雙脚底。

其五

學道不學禪。談是不談義。愛曲不愛音。讀書不讀字。人天收不得。賢智亦爲祟。不知何因緣。偏得同臭味。每笑儒生禪。顛倒若狂醉。除却袁中郎。天下盡兒戲。

其六

南山有禽。其字曰希有。北山有鳥。其名曰鳳凰。兩鳥排雲扶霧入虛空。虛空莽莽四顧絕稻粱。下界豈無七寸之粳米。爭奈網羅纈纈常高張。

其七

不即凡。不求聖。相依何。覓性命。三入湖。兩易令。無少長。知名姓。湖上花。作明證。別時衰。到時盛。後來期。不敢問。我好色。公多病。

其八

歸去尋阿賓。阿賓亦可人。公家廿一弟。超脫是其倫。天不孤生物。有轉必有輪。狂態誠可取。其若頭上巾。

其九

氣噓爲風。雲流爲水。人之小人。天之君子。鴨不能飛。蚓不能躍。梟哭非愁。鸞歌非樂。無日升天。天卑於淵。無日瞰淵。淵高於天。即佛即聖。非儒非禪。

其十

能再相從否。若駕相思車。當問白門柳。

酒正喧蕭君席上作

酒正喧。關吏言。請君秣馬飭歸轅。巴川健兒豕成羣。徵官挾吏逼州門。逐虎怯。逐飛蚊。倭刀吼室箭出韃。東坊西市榜明文。不嚴軍律嚴司閽。木門蒼琅根。日未昏。斷行人。

坐王官谷朋石館得石字

林家梅。米家石。荀家香。謝家屐。鶴瘦帶道容。松老入詩格。竹子一萬梢。十里屯秋碧。雜花四五種。聊作瑱玕役。貯雪點梅湯。和香燒筍炙。一分供調御。一分待幽客。

洋溪湖嘲沈青平

家湖頭。客湖尾。傑盎淺甕量魚子。大婦得白鰱。小婦得赤鯉。夭乾富馬勝富鮓。聽兒牧豕荻根下。

二

湖頭船。湖尾屋。丈人把叉壻收目。朝餔乾鱸裙。暮膾鮮鯽絲。螺頭蚌子送婦歸。

戲題道士泳小孤詩眞山翻作假山看

道士名。髠其顛。眞石壁。貌假山。陽戶開北面。東流水西還。采石蛾眉小姑鬟。蒼瘦爭似老黃冠。江漢手覆二迴乾。古鳳遺尾青闌干。

代青溪道士見招

青溪月。和霜和冰發。萬佩沁寒輝。洽盡玻璃骨。青溪花。傍水帶烟斜。東曲謝蘭香。西曲蕚綠華。青溪水。雲根洗淸泚。朝浸甪里芝。暮烹王烈髓。青溪雪。萬頂千峯徹。隔浦喚仙奴。夜舂雲母屑。君之來。猿鳥笑。雲爲舟。風爲棹。鬼谷罷談。孝先徙竈。驂鳳與駕鶴。知非君所好。吾爲君招赤城之化骨。及絕逸之髯。君爲我歎然而就道。君不來。雲山愼。

嘲王以明先生

王夫子。有書如郗隆。何緣阿堵堆青銅。君不見牀頭有心瘤夷甫。道上無人追楚弓。

雀勞利歌

雀勞利。雨雪至。大雀悲。小雀悸。黃鵠舉千里。大鵬搏九萬。鶻鳩與杜宇。聲聲來相勸。宇曰不如歸。鳩曰行不得。小大各有分。何用嘈嘈在我側。鸚鵡雖有舌。藏巧不如嘿。

採蓮歌

採蓮花。花開何鮮新。映月爲處子。隨風作舞人。深紅淺白問秋水。妬殺麻姑與洛神。採蓮葉。蓮葉連香楫。一片青花古玉盤。持贈秦娥與燕妾。採蓮子。蓮房劈破香且美。纖手分來顆顆勻。何事經年沉湖水。湖水深猶可。水濁情無那。試問南溪二月泥。妾心辛苦知不知。

戲別唐客客豐城人

年年爲客向瀟湘。楚澤烟雲拾滿囊。綿花如雪歸故鄉。歸故鄉。應知青雀臨流日。內人嬉子墜衣裳。

其二

年年爲客向章臺。面脂如珠紅滿鬢。裋褐行纏歸去來。歸去來。種得油麻如黍子。依舊風帆向楚開。

浩歌

雲作雨。不成歸。箭離弦。無還期。昨日犬。前日獅。一番花。一番泥。花有色。檻周之。人有容。鏡照之。鏡方新。容已非。檻未敝。花先飛。短可續。用何物。一曲歌。三杯醁。我欲長生天下人。拔刀斬斷金烏足。

諸衲送至江干自嘲

油江渡。二十年中五番去。餐雲醉石幾經春。畢竟驅上長安路。油江上。柳如雲。江若有知應移文。隔谿老衲笑且語。塞耳喧呼如不聞。

戲作三星行送曹子野歸楚時予亦將歸里

石公先生。汝生以鄭爲宅。以水爲度。眠龍癡蛟。輾其尾而不飛。唯有蟄龍聞雷而起。仰天淪淪如有訴。所樂者瘦壤清泉。所吟者溪風月露。有竅無心何所鬱以鳴。不過感時觸機。如風行於空而萬竅自怒。隱流緇客目爲山中之韶頀。識者又以爲偏枯冷淡。似於陵仲子之清。軒轅彌明之句。石公撫几而笑曰。曹君汝豈敦煌之索。平原之輅。長安冠帶隘巷陌而相求。胡爲乎逐西風而遠去。君旣脂車。余亦戒路。望江上之青峯。指湘皐之紅樹。漢沔相踞。一衣帶水。竢君於油口之渡。左公城外綠刺天。便是巨擘高吟處。（巨擘。蚓之大者。）

過中山見諸名蹟題清風店壁

中山酒可飲。塔可登。輞川翠竹風稜稜。東坡瘦墨如健鷹。唐封古蹟石崚嶒。刺史愛民慈且能。高看青山夜抱冰。

石公解嘲詩有序

客有嘲石公不能飲者。石公作詩解之。石公不知何許人。嘗吏吳。登石公山而樂之。因自命曰石公山人。

醉國之君臣。未必皆飲徒。石公西來時。會一造其廬。飲流相與言。不飲眞害馬。寧知醉國遙。不在杯與斝。辟如解琴人。非是用絃者。又知古董家。不必售陶冶。海闊酒池波。天限糟邱域。大有麯蘖郎。欲往不可得。於是石公乃攘袂而起。撫手按節而爲之歌。歌曰。昔者汝陽王。道逢麯車口流涎。醉鄉之日月不加延。後來蘇子瞻。望酒盞而醉。醉鄉之日月不加逝。又歌曰。信矣此土兮。樂而忘死。彼國之人兮。愛賢好士。彼國之王所與遊者何人兮。華胥之君臣。西方之父子。彼國無刼數等量兮。不知者以爲自酉而開。至卯而止。於是醉君聞石公名。乃召以爲客卿。

潼關題壁

官道上。塵昏昏。郵舍中。氣熅熅。夾道如火盆膏薪。枯魚失水噞其脣。華山君。豈不聞。濡筆雨。和墨雲。十丈蓮焦玉女嗔。乘風自振瀟湘裙。夜半澆我洗頭盆。

贈李醫者

秋橘綠成行。方書白滿架。君非韓伯休。胡乃不二價。去年裋褐辭鄉里。遊來半載聲名起。參苓如山信手空。門前冠帶若流水。長安醫士亂於麻。箇箇烏紗似老鴉。誰似豐城李公子。談笑直揖五侯家。朝賣藥。晚致身。大婦喜。小婦嗔。席未溫。呼先生。

哭臨漳令王子聲附

窮冬夜冷蘭烟黑。死字傳來聽不得。白日誰防鬼射人。昏荒頗怪天如墨。憶昨與君發長安。白齒青眉吐肺肝。小杯舉筑大杯舞。優兒牙板角盤盤。別來愁絕緗鱗字。蠟花篋子無高翅。銅雀臺邊萬縷腸。館娃宮裏千行淚。

麒麟蹶地青鸞叫。不得生書得死報。帝前金管豈無人。何必如花一年少。天公錯注不回頭。銀匣沉沉地下愁。
漳水萬年嘶石馬。虎號龍愁兩廢邱。

其二

垂頭再哭哭聲啞。長夜幽幽悲逝者。破玉錘珠可惜人。天何言哉無知也。三哭眼酸淚枯欲流不得流。焚香告天願天爲我開嚥喉。顏淵魯高士。胡爲三十二而死休。靈均楚直臣。云何枯槁江潭望君門而媒蹇修。秦何爲而投閣。賈何爲而賦樓。渴何爲而病馬。癲何爲而疾牛。龍何愚而觸網。鰲何細而隨鉤。山何卑而成水。海何升而爲邱。聖者不能言。愚者不能憂。釋迦與老子。睞矇雙白頭。卽如王子聲。高第十二秋。窮年只淹蹇。低眉拜督郵。讒言復間之。刺心如戈矛。纏棺布三尺。棲身土一坏。嗟乎子聲汝生不能一日牙牌黑鬢拱手長安道。又不能拂衣故園補綴先人草。萬里迢遙魄伴魂。一具瘦骨官途老。福君何其薄。奪君何其早。和氏空有泣。楚國無以寶。天不平。地不平。吁嗟乎王子聲。

湘湖蓴菜附

托根西湖。沉質湘水。鍊玉爲脂。熬冰出髓。松及蘇人皆云無此。盛春而生。方夏而止。何故季鷹。待秋風起。

五言古

出燕別大哥三哥

長安二月時。陽緩北風厲。霜刀劃地皮。古木領寒氣。紛紛驟馬塵。曉起如雲碎。置酒上南岡。別我好兄弟。一母生三人。頂踵皆相類。發願窮無生。百刼相砥礪。言前識鋒機。死裏尋關捩。居身如豎銅。蓄口唯談義。兄性溫而眞。弟性坦而毅。余性兼寬猛。弦韋時相濟。墮地便同根。飛天亦共翅。一旦忽分首。能不添憔悴。白馬望吳門。慘淡無邊際。畏路如畏虎。猜官如猜謎。長兄見老成。勸余勉爲吏。錢穀愼出入。上下忌同異。小弟發狂譚。兄言胡乃贅。胸臆自可行。榮枯安足計。縱使掛彈章。亦只數行字。八十日彭澤。獨非男兒事。言罷日西沉。強起各分袂。馬尾對馬尾。東西條異位。欲哭近婦人。一笑飛寒淚。

漸漸詩戲題壁上

明月漸漸高。青山漸漸卑。花枝漸漸紅。春色漸漸虧。祿食漸漸多。牙齒漸漸稀。姬妾漸漸廣。顏色漸漸衰。賤當壯盛日。歡非少年時。功德黑暗女。一步不相離。天地猶缺陷。人世總參差。何方尋至樂。稽首問仙師。

戲題齋壁

一作刀筆吏。通身埋故紙。鞭笞慘容顏。簿領枯心髓。奔走疲馬牛。跪拜羞奴婢。複衣炎日中。赤面霜風裏。心若捕鼠貓。身似近羶蟻。舉眼盡無懽。垂頭私自鄙。南山一頃豆。可以沒餘齒。千鍾麯與糟。百城經若史。結廬甑箪峯。繫艇東臺水。至理本無非。從心卽爲是。豈不愛熱官。思之爛熟爾。

贈汪咸池乃郎

不是干時客。零丁向吳越。家貧訪故人。吞聲學干謁。先鬼能文章。清新好氣骨。遺篇猶入梓。桂枝已摧折。不忍念姓名。逢君滋哽咽。哀哉勿復言。長風捲愁雪。

別龔散木

梅雨濯江干。江風細吐寒。紅亭一杯酒。慘無賓主歡。天風吹子墮。倏忽送子還。遊蹤如電影。閃爍太無端。子曰爲官苦。予嗟行路難。各自相慰勞。言言沁肺肝。與子如林鳥。升沉各羽翰。別子如湍水。東西異波瀾。何如一合併。白首臭春蘭。萍散有時聚。雲老終還山。江頭風日雨。容易彫朱顏。

陶石簣兄弟遠來見訪詩以別之

五步一花開。十步一花飛。不知誰中子。鬱鬱吐清姿。恬淡僧標格。瀟灑士威儀。手提白玉麈。身披淺色衣。徒步入閶門。揮羽上階墀。僮僕盡魁偉。一一皙而肥。或言是山人。或言星相師。或云鄉里子。聞聲始覺非。通刺無姓名。短紙摺不齊。一揖徑登牀。草草寒暄而執手不問病。捧腹但言饑。設黍呼兒子。蒸魚命小妻。廣長舌有象。突兀語難羈。欲窮人外理。先剖世間疑。五行何因起。天地何高卑。鵠烏何白黑。日月何盈虧。生胡然而至。死胡然而歸。天胡然而喜。鬼胡然而悲。事無微不究。語無響不奇。獨不及臧否。一切細碎詞。玄旨窮三日。清言暢四肢。

愛君深入理。恐我倦傷脾。未作經年別。先爲五日辭。入宮尋西子。涉水弔鴟夷。七十二螺髻。三萬六玻璃。山水既奇敵。相得永因依。有如重瞳郎。配合皇英妃。又如曹阿瞞。生逢大耳兒。石公貌高古。林屋洞傾欹。玉遮消夏灣。水齧千人磯。須頭懸閭里。屋底腥蛟螭。山鬼攀蘿出。鮫人傍檻睎。卑者如黿鼉。立者如象犀。幽者穿海底。高者躡雲梯。綠橘黃柑樹。青牛白馬祠。土人進新果。鄉女貢山雞。勝事紛難記。名山到始知。三朝盡縹緲。一雨負莫釐。婦來爲我言。山水見鬚眉。長公八九紀。叔子二十詩。字字傳實跡。語語發光輝。不獨作者難。讀者亦應稀。譚罷理前問。愁來申後期。還將赤金子。試我白綿鎚。拈花憐佛笑。摘葉止兒啼。驟殺紫胡犬。踢倒西河獅。轟石原無竹。悟桃空有枝。一番銅鐵語。萬仞箭鋒機。病得發而減。客以樂忘疲。流連十許日。情短六箇時。丈夫一滴淚。錯落貴珠璣。今日若爲別。相顧浩漣洏。去去復去去。吳江落日低。

戲題黃道元瓶花齋

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雖淺淡。幸可托貧家。一枝兩枝正。三枝四枝斜。宜直不宜曲。鬬清不鬬奢。傍佛楊枝水。入碗酪奴茶。以此顏君齋。一倍添妍華。

初度戲題

碌碌復碌碌。浮生如轉轂。帝宏匝地羅。人窘彌天獄。墮地三十載。強半是轗軻。算喜無十星。量愁有千斛。十五歲以前。師傅苦拘束。朝愁日上春。暮愁書難讀。十五歲以後。龜手事場屋。儒巾才去頭。宦網又纏足。千畮得一官。萬畮得微祿。誰知微五斗。妻子轉枵腹。顏色低上官。肝腸枯案牘。舉止動得過。憎恚若相觸。月不十回圓。酒無三朝熟。來者不可知。去者不可贖。欲留色枯槁。欲歸心彳亍。一病覺昨非。萬仞途黃鵠。勿以徑寸榮。易茲尋丈辱。

答江進之別詩

橫將一尺素。寫出消魂別。淚深筆波紅。情苦絹文裂。事君才兩載。相期礪高節。有過必直陳。無憂不共切。密意臭蘭旃。奇談飛金屑。案牘與文史。一一相商決。對客語如綿。當機鋒似鐵。喜怒性情眞。緩急肝腸熱。所以小修

言。江郎吳令傑。官雖暫時離。交豈中道輟。古井絕迴波。深山無化雪。

別江郎

江郎貌奇崛。文字多古質。十三讀父書。十五夢先筆。父母憐愛之。保護常在膝。何不從我遊。扁舟訪二室。

雪夜感懷同黃道元作

孤館寂無人。童僕三兩輩。白勢壓山來。雲冷天憔悴。燈寒字欲青。爐死灰相對。流火掣空飛。錯落如星碎。可惜行樂場。都被微官礙。歌喉絡飛蛛。誰家佳姊妹。

別黃道元信筆題扇上

千里負空囊。蹇足投吳令。客子既數奇。主人復善病。薄俗異臨邛。好事乏程鄭。逆居垂半載。無人知名姓。乞飯隨白足。傭經飯大聖。未免無魚歌。能不馴龍性。貧者士之常。達豈文章命。舌在即王侯。文成足歌詠。去矣莫徘徊。無官誰相敬。

豔歌

鵲尾唾蘭烟。灰冷烟不滅。東風多少愁。吹落謝豹血。郎寄鯧魚子。妾寄西施舌。花開不待人。青春恐相別。

仲春十八日宿上天竺

三步一號呼。十步一禮拜。萬人齊仰瞻。菩薩今何在。欲尋眞大士。當入衆生界。試觀海潮音。不離浙江外。

其二

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饒他紫金身。只是泥與草。朝來自照面。三十二種好。終日忙波波。忘卻自家寶。

山陰道

錢塘豔若花。山陰芊如草。六朝以上人。不聞西湖好。平生王獻之。酷愛山陰道。彼此俱清奇。輸他得名早。

霧中望山

霧是醒山酒。霧重山如醉。登高氣不清。萬象爭規避。日無光而毛。天不昏而睡。雲影疊飛沙。風花洒空淚。

賀家池

昔聞八百里。今來八百畝。爲問袁阿宏。何如賀監否。黃冠吾願學。其如多八口。形體作僕奴。禮法成枷鈕。幸爾略知識。效顰辭五斗。强作舒眉詩。學飲寬腸酒。所以不脫然。爲身非我有。恩愛毒其躬。父母掣其肘。未免愧古人。青山空矯首。

禹穴

空石立如人。鼻穿腰半折。不看碑頭字。那知是禹穴。欄楯半摧殘。古文盡磨滅。山高仰瘦容。松老添孫鬣。古屋閉狐妖。香臺蹲豹跡。

第一泄

路人肩而行。次第乃得過。射眼風絲飛。置足山毛破。蹋身縫草移。定踹盤泥坐。五水勢高低。千峯身頓挫。路荒用氣腥。樹老斑皮裹。度嶺羨猿輕。投崖愁虎餓。常恐決性命。歸來始相賀。

志別種山閣作

楚國一段雲。落地無根蒂。偶爾置朧風。吹作塵霾氣。道逢三鷓鴣。喞我入雲際。攜手上仙山。長嘯起天霽。作用笑三家。功德卑二帝。搖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東西南北人。恩情若兄弟。若不是前因。焉得此奇異。再會是何時。別後有何計。知心如冰焰。前程若神謎。君看露上枝。無心也垂淚。

湘湖

而我游湘湖。恰值湖水小。湘湖舊有名。敢道湖不好。辟彼如花人。必須眉黛姣。一旦決洪流。山寧不枯老。白鯉曝腮鱗。漁刀薇傑草。水少已不堪。何況酒更少。

姚叔父

昔我吏吳門。冠帶塡門闑。白髮老山人。聞名面不識。一朝棄官去。空山翻見跡。何不噓熱官。而煨寒灰客。

送王靜虛訪李卓師

天地愁結成。聖賢愁眷屬。舉眼皆鋮鋒。何處可容足。儒生有毛病。道理充窮腹。百慮堆作城。萬想鍛成獄。突有大妄人。手持無羽鏃。欲解大地羅。先肆彌天毒。扇海作洪鑪。燎山養精玉。何不觸其嗔。懸崖求所欲。

餘杭雨

不恨今日雨。卻恨前日晴。無端放隙光。誘我餘杭行。餘行有何趣。敗寺老和尚。若使在西湖。亦得閒眺望。出門無去處。袖手東西顧。桑下見蠶娘。泥滓沾衣袴。只是去臨安。已覺步步難。何況徑山路。千盤與萬盤。

其二

一心閒處忙。四體山行瘦。荒吹被夢斷。孤枕逼簷霤。山靈無好情。梅天多異候。主僧嗔客留。僕子呼天漏。雲不十丈高。泥凡尺餘厚。縱有健馬驢。揮鞭豈能驟。

於潛道中偶成

出門二三月。客行常踰質。問我亦不知。奔波為何物。越鳥也嘲人。解問爹歸弗。爹豈不思歸。山淫成痼疾。百里一名山。一山須十日。東南半壁地。十分未了一。雲霞朝到眉。魑鬼夜入室。遇伴覓定方。逢仙談飛術。形體節節勞。心神般般逸。名勝尚可窮。遊子與難畢。（歸讀作居。越人呼子規為爹歸弗。）

天目道中和陶石簣韻

萬嶺色嬌嫈。千松韻蒼老。溪錦新織成。雲文初脫稿。古屋繫龍兒。幽崖聚仙媼。淡冶天微醒。昏沉霧尚飽。山靈如有情。遊子暫舒惱。梯石路漸高。踰嶺天乍小。微茫一帶青。遠遠出山杪。白雲封其半。恍若衣輕縞。山僧向我言。此是諸山考。四顧盡兒孫。纍纍爭圍繞。一乳作鳳飛。一支學龍矯。萬絡與千支。支支相縈攪。山形雖渾成。石貌實姸巧。初視尚冥迷。策騎漸分曉。何況陟其顛。遙途亦已好。

天目書所見

菩薩與凡庸。不知誰正倒。牛馬若率眞。形貌亦自好。獨有知見人。不食本分草。拾他糞掃堆。認作無價寶。面上曲折多。腹內安穩少。坐立皆成文。閒話亦打稿。演出活法聰。難瞞俊闍老。

浩歌登天目峯頂

一笑廓天籠。邈矣何空曠。千山如藻荇。點點白波上。世界無安置。虛空有等量。茫茫蟣虱人。妍醜分何狀。印翟語曰知。舜喻禪爲讓。禪中閒是非。甕裏狂波浪。十年學貢高。一朝色沮喪。

宿幻住曉起戲題

幽哉袁中郎。胡不侵晨起。百千大世界。吹作瀛海水。披衣起視之。果然雲在底。彌天布琉璃。山神聖乃爾。

玉上人

山下逢老僧。爲我設齋供。生斷活埋關。醒卻高峯夢。空攄毛孔多。瘦覺數珠重。同首鴨子飛。歸來鼻頭痛。

雲上人

一喝二日聾。江西立宗派。師曠多少時。證得觀自在。不受喧寂塵。跳出聲聞界。笑殺觀世音。圓通卻成礙。

徽謠戲柬陳正甫

操履若雲青。肝腸如日杲。打臉坐黃堂。要把奸頑掃。披霜夜書僉。戴星朝晝卯。移文四五張。禁約三兩道。拊心談民窮。攢眉視金寶。夏衣半疋葛。冬穿一領襖。門子赤腳多。皂隸白牌少。世人眼如豆。便道太爺好。誰知大夫心。厭之如糞草。本是僞男兒。扮作酸寒老。慈悲心愈毒。麤豪胆乍小。閑門錄高士。留客抒愁抱。所事皆明暢。無法不精曉。只在一寸心。愈參愈不了。人品高難拚。佛法近難討。處脂不能潤。徒勞傷枯槁。

贈潘景升

彌天作旅人。著處爲眷屬。新知與舊歡。湊集如雲族。堂上羅楚盆。堂下度吳曲。東階串僕奴。西階懸馬轂。麯縷大如柱。盤鮮高於屋。轅車行酒杯。猶恐歡不足。咳吐寸寸腸。揮毫字字玉。不逼沈宋門。寧作李王役。世人眼如盲。相牽入穿獄。豈以甕中雞。而易雲外鵠。萬事無奈君。難君只有貧。轉貧客轉多。貧豈奈君何。

夢中題尊經閣醒後述之博笑閣在休寧儒學

壯哉尊經閣。縹緲入烟霧。千山列魯儒。拱揖不知數。俗競形家言。兩塔遙相顧。纍土作尖峯。上有參天樹。海陽

多賈人。纖嗇饒積聚。握算不十年。豐於大盈庫。富也而可求。執鞭所忻慕。金口親傳宣。語在述而處。師與商孰賢。賜與同孰富。多少窮烏紗。皆被子曰誤。

喜逢梅季豹

曠里少佁容。邯鄲無高步。萬耳同一瞶。活佛不能度。摹擬成鈍賊。士子遞相誤。羶骨蝕迴旋。驢脊蒼蠅聚。徐渭饒梟才。身卑道不遇。近來湯顯祖。淩厲有佳句。賓也曠蕩士。快若水東注。邱肥與播髯。俱置兄弟數。越中有二齡。解脫詩人趣。立意出新機。自佁自陶鑄。舉世盡奴兒。誰是開口處。我輩塗毒鼓。多君無恐怖。洗眼讀君詩。披天扶雲霧。不獨愛君詩。愛君心相顧。衆人嗔我喜。天下憎君慕。雞壇如可盟。旗幟爲君樹。

戒五老峯題石

嘗怪楊眞珈。作偪飛來峯。名山如有靈。請以一丸封。齊雲富奇壁。題識徧空翠。巻石亦不容。嶽神有何罪。碑文多諛辭。金壁增腐氣。所幸五老峯。筆災尙未至。珍重後來人。愼勿妄題字。山神巳證明。後生毋輕易。好事倘不然。頭骨隨鞭碎。

齊雲巖

江濱有異石。好事持作供。珊瑚木難珠。似者卽矜重。齊雲天下巖。傑壁連紺洞。山山瑪瑙紅。高古復飛動。只是作盆景。鮮妍巳堪弄。假饒置篋笥。豈不充奇貢。幽崖鬼斧窮。玄壑飛仙慟。簾雨萬絲飛。雲彩千年凍。

石橋巖

天門卽前闥。石橋卽後戶。兩門去幾何。五五二十五。石老易生雲。山髡不藏虎。嶽神饒客情。閣起千峯雨。

贈章子

越俗上形家。貴賤倚爲命。郭璞多於毛。譚者自神聖。近來陶石簣。頗不遵先令。獨喜令親章。議論能持正。楚人無遠謀。相地多任性。不識到頭龍。休貪書世盛。願得星如金。不願砂如印。

嚴子陵灘限韻同陶石簣方子公賦

一州數百里。山水半呼嚴。先生高潔人。取名胡不廉。宏也負奇氣。氣高心廉纖。空有如綿腰。了無似戟髯。稽首先生祠。自羞自棄嫌。高跡如可履。乞我上上籤。

其二

不是劉文叔。誑說嚴老子。羊裘釣灘下。一漁戶而已。無用合退藏。非是退藏是。誰知誤得名。來者趨如市。末世競聲稱。藏醜翻成美。與其作假龍。孰若眞蟲蟻。

其三

不肯助爲理。咄咄嚴子陵。臯夔與管商。問君能不能。衆狗逐羶羊。疾者業先登。我才不如狗。安用強奔騰。明月雖有照。終不笑孤燈。不見東陽殿。強出如凍蠅。積翮以自監。效鳩勿效鵬。

其四

因山以爲臺。因水以爲灘。因草以爲絲。因木以爲竿。因拙而辭世。因傲而棄官。嚴翁誠自知。劉叔亦難瞞。等有同肝膈。而不可羽翰。

贈李雲峯

西湖多奇山。其膚乃在水。杭人伴婦遊。嗜肉不嗜髓。先生每追隨。蒲足窮其底。何處識老髯。自虎跑泉始。

其二

追我於天目。因而上白嶽。葛衫芒草鞋。高坐享天樂。敗石齧鞋耳。罡風剪衣角。一味戀冥鴻。何曾伴鳩鷺。

孟生爲尊慈索詩信筆題四韻

少年讀孟書。長大更聰明。他日逢滕子。井田行不行。十年奉慈教。督子若先生。將萱比軻母。知君未嫌輕。

湖上別同方子公賦舞低楊柳樓心月爲韻

等作西湖奴。不作吳宮主。死亦當埋茲。粉香漬邱土。一住二三月。天食供窮饕。萬五千樹花。百二十回舞。花爲結子忙。人爲別花苦。辟彼一天雲。特地吹作雨。彼此俱黑頭。一夜添霜縷。

其二

望望鄂公墳。石龜與人齊。塚前方丈土。澆酒渥成泥。雖知生者樂。無益死者啼。如彼墳前馬。張吻不能嘶。天地入海劫。忠士合黨棲。曷爲近湯火。爲他牟與雞。孤山梅處士。事業未曾低。西陵倡家女。松柏夾廣蹊。紅粉是活計。山花足品題。笑折蘇公柳。策馬度花堤。

其三余家塚子山故云

一段青石堤。嬝娜千垂楊。十許種名花。紅紫白成行。借問此誰種。云是監中郎。紗紋織作浪。文玉砌爲堂。安得塚子山。吹來置此傍。醉中發狂思。醒後益周張。吾身自可移。何必移吾鄉。

其四

葛巾不束毛。紗袷常見肘。無日不醒花。有時坐枯柳。天地一排場。誰分旦與丑。神仙旣荒唐。富貴復難偶。杭人有諺言。言卑趣則有。雷峯變作糟。西湖化爲酒。藕花作美人。一歌了一口。三萬六千回。一回三百斗。

其五

天地如懸鶉。聖賢若藏鬮。萬古愁茫茫。誰是的路頭。官者爲利縛。隱者爲名囚。玄無點化術。禪有知見憂。欲滅身旁影。終迷水底樓。十年而一葉。枉自費雕鎪。

其六

年年負空債。滿貯不十金。自知荷葉命。蓄水終難任。抱牘苦不治。抱甕苦不深。安得倩神藥。止我狂華心。苦吟終爲病。不苦不成吟。飛思入九淵。攟拾到蟲禽。聞說三天頂。別有無憂林。何日陟其顚。洗耳聽仙琴。

其七

龍井饒甘泉。飛來富石骨。蘇橋十里風。勝果一天月。錢祠無佳處。一片好石碣。孤山舊亭子。涼蔭滿林樾。一年一桃花。一歲一白髮。南高看雲生。北高見日沒。楚人無羽毛。能得幾遊越。

舟中寄江進之得珠簾字

一月探會稽。二月了西湖。五日發西目。十日瞰天都。醉中逢山神。長笑捋其鬚。渴飲仙人漿。寒分玉女襦。奚囊雖小狹。所貯盡奇珠。世無售珠人。欲開復躊躇。前者道新安。有客貌類胡。發篋玩三日。略以賣其膚。具眼非無人。要與慧眼殊。持此試江郎。江郎售也無。

其二

一病袁小安。五載江猶淹。宦味朝朝盡。鄉思刻刻添。有愁到眉稜。無工削爪尖。枕書調倦眼。照影鑷霜髯。東齋草滿徑。西堂灰一簾。鼠子竊書篋。侍兒匿牙籤。少婦乞畫眉。雙腕搯花奩。管城頭轉禿。空關笑無鹽。俗吏貌態工。末世禮法嚴。饒他潘與陶。風流豈得兼。

過吳戲東江進之

少年作客時。浸浸慕若長。干旄絡長衢。一呵已神往。前者爲吳令。始復羨遊客。覺彼白衫寬。恨我腰帶窄。今日過吳下。客來官已了。從頭細忖量。客比官較好。客是一尺雪。官是一窟塵。欲得客兼勢。同年作主人。

答徐伯潤

客徑草許長。多君不忘故。珍重品字書。斜封三尺素。問我客何方。昨日西興渡。問我友朋誰。多半鷗與鷺。東西南北人。飄落等飛絮。一葉會銜風。再問知何處。

贈沈飛霞

江上逢老郎。六月雙重布。瞳人戢電光。飛白寫輕霧。口不絕吟哦。喃喃若有訴。不知腸幾寬。容得許佳句。黃金類餓人。抵死不相遇。文章如可典。爲君作詩庫。

聽朱生說水滸傳

少年工諧謔。頗溺滑稽傳。後來讀水滸。文字益奇變。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一雨快西風。聽君酣舌戰。

環翠樓曹平子吳平仲沈飛霞言別得送字

一別能幾何。花蹊密成衕。白石與朱欄。舉首即成夢。一種好心情。都爲愁所送。別意如水寒。六月溪雲凍。聚首

復何時。思來當一慟。

又

歸思如奔馬。千夫不能控。溪飛潮雨涼。柳絡烟條重。來時皂蓋迎。去惟白雲送。銅章聊一戲。已醒不重夢。莫以潛之龍。而易衰兮鳳。

潘景升穀日生同諸公小集得穀字

山雪泮冰鱗。江風起羅縠。十年九羈旅。萍海聚骨肉。白藕雪凍絲。紅魚剖腈腹。主人前置酒。醉語頗相屬。華髮不同根。羲規無返轂。只此七尺五。無兩三萬六。世儒習禮樂。爲我導君穀。豈惜一微言。爲君籌已熟。導君以達生。達是君所足。導君以憂生。憂非我所欲。潭廣定生龍。山高豈棲鵠。

過高郵

白浪先孤隍。萬室魚蝦氣。居民若水族。來往波間戲。曉風龍子鬬。夜雨蚌精至。壘石作湖堤。豎柵塘水勢。官家一丈石。民間一斛淚。治渠如治虜。智士無中計。千里築黃金。猶恐西風厲。

過露筋祠

鐵索界黃沙。石羊吹古道。下有露筋祠。荒蝸臥深草。夜月花水香。西風杉葉老。空房聚妝兒。蒿根食鄰媼。

過彭城弔西楚霸王

一雕渡江東。猛氣不可觸。隻手挈河山。英王盡奴伏。鴻門放亭長。肝腸何煜煜。猛虎快吞噬。終不噬伏肉。劉項敵道基。一先成隕覆。亞夫眞聖眼。西楚亦王局。

濟寧舟中

河口三十仞。懸水如橫嶂。一夜糧船風。送我至南旺。離家日幾何。倏忽易弦望。水鄉無定程。一閘隔天上。百里飛黃沙。乾風裂綿纊。蚤與人爭席。泥波充五臟。三十何所成。勞勞窃虛望。如彼上水船。進尺而失兩。

德州舟中清明

俯仰一小龍。焉知弦朔易。空裏躍紅粧。始覺清明至。杲杲烏角丸。燭香滿唐肆。麥苗鬣馬騣。高低疊青翠。柳嫩碧芽馨。泉煖土膏膩。空郊逢醉娘。鞦斷紅衫墜。客中覓舊題。開卷皆前事。夢裏別杭州。一枕西湖淚。

夜深同伯修月下觀梨花

涼月浸梨花。空庭雪數武。皓質而豐肌。有似京城女。物忌太鮮明。能保不風雨。一夕百晌望。眼中生芒鏤。薊酒瀉空罍。移榻坐階午。瓶甕臥樹根。兒童偃柱礎。天欹月漸沉。微微動街鼓。袖裏索講章。徘徊出亭戶。（時伯修爲文華日講。）

暮春同黃無淨曹季和黃昭質家伯修遊高梁橋

東風織溪面。細緯疊春羅。長波將人影。直直入宮河。一萬樹垂楊。無枝不繫珂。閹貴高嘶風。挾彈睫前過。精藍如兜率。朱碧鮮且多。微沙障西山。羅縠巾青娥。隨蔭即張席。禮法捐煩苛。高車載美酒。傾瀉若洪波。歸路及嚴更。門尉稍譏呵。憲令禁眉藍。醉卒控疲騾。

三月二十八日曹季和邀遊嶽祠置酒靈慧寺中

一縫納傾城。江河倒瓶甕。人肩承馬蹄。百里接飛甍。神粧金粉鮮。墳壁嵌飛棟。天家出名香。栴檀作薪用。掖廷千許人。緋羅刺文鳳。常年三月終。宮監恣獻貢。庭中百怪陳。歌呼殊萬衆。趨走稠人場。蒼荒如畫夢。禪寺稍空曠。置酒羅鮮供。塵埃不到唇。高議竅鴻洞。席終陳雅戲。鉤發每奇中。西日沉未魄。歸鞍肯不動。醉領踏高閣。俯視聽雷鬨。萬古同一禪。安問知與懵。

宿西山碧雲寺水亭上

涼夜水浸夢。枕上吹寒雨。屢變而失眞。江行聞篙艣。倏然聽松風。天目半山許。舉首見仙人。雲中捉松鼠。醒時月挂簾。窮階流一縷。石竇激寒淙。空水互吞吐。日日居朝市。合眼見塵土。始悟山中人。夢境亦清楚。

出城觀柰子花遇天風至韋公寺而還同遊為顧升伯李酉卿家伯修

終日惜柰花。一身苦牽羈。半月始得行。垂老翫姜姬。飛鞭出重城。修途會封姨。撲面吹砂礫。熟馬昏路岐。白日

恣狂靈。彌空塞琉璃。舉頭觸橫柳。烏紗罥高枝。一步一摧折。歇馬憩仁祠。山僧出慰勞。白水泛槍旗。諸餘小比邱。目腓心刺譏。未聞看花人。罩眼對春姿。馬疲人亦困。酌酒聊寬脾。不獨負花約。兼亦怖天威。自我入京來。無日不沙飛。四月雙重綿。立夏無春時。司尹省惟日。愚賤安敢知。長歌舉流水。驚起雙鷗鷀。

古樹

樹老亦如人。骨勁皮皺裂。百卉爭繁華。一枝冷坳鐵。強陽發空心。紅芽吐枯節。有若老翁醉。頹頤照頭雪。姿態雖寡妍。根株免摧折。百遍閱春風。冰淩傲石碣。不似夭桃花。容易與春別。

送劉都諫左遷遼東苑馬寺簿

三年憂國計。鬢髮飄霜嚴。世事閱飛波。揚偶觀時變。遼陽雖左謫。前箸可借便。昔時風聞者。眼可得而見。倭奴逼朝鮮。虛費百億萬。竭盡中國膏。不聞蹶隻箭。東人近乘勝。虛聲震京甸。我兵折大將。腹背兩受戰。辟如相撲人。舉手先救面。棄遠固不可。失近豈爲善。公宿負奇策。下馬可措辦。志士立功名。不在麒麟殿。卑官如治湯。英雄聽鍛鍊。奇謀若可展。簿尉何足厭。胸臆不得行。三公猶爲賤。

夏初黃無淨邀同項玄池諸公及家伯修泛舟三忠祠

京師百戲都。所少唯舟筏。御水落漕渠。淙淙流一髮。凡目未經先。雖少亦奇絕。何況集棠舟。遊遨似吳越。茭蒲得水長。鳧鴛避沙熱。朱碧好亭子。稀疎出林樾。雙航無定質。隨波作周折。遇樹即停帆。因風或同檝。鬧水高十仞。百斛量珠屑。駿馬下危坡。疾雷震空碣。西門亦有水。寬丈深寸尺。計較今昔遊。居然分勝劣。長跪謝主人。舉酒旌勞伐。朝日照來騎。歸途見微月。

貞壽詩爲馮太史母

寶髻暗塵灰。隻鳳啼曉額。舉眼望愁空。蒼蒼不如石。篋裝能幾何。典髮買書籍。孤燈瘦形影。寒幃風雨夕。廿年立孤成。名字照丹冊。宮錦到地紅。霜心與頭白。

古詩為楊中翰母中翰生十日而亡其母

十日無知識。那知有慈母。稍長聽人言。一言一酸楚。辟如少唐兒。原不知鄉土。從人問閭廬。悲咽淚如雨。哀然本由衷。焉知涕無從。一封黃紙詔。十里白楊風。

別方子公

霜天客病難。何況千里去。空囊唯敗錐。飢程如何度。客店指煤烟。窮烏啄氷樹。丁丁羸馬鈴。終夜相伴住。懷刺二十載。畢竟無一遇。寫淚憶黃金。相仇復何故。聰明百倍人。百算百成悞。日日扶搖風。不肯吹飛絮。天高晝戟門。誰是恩深處。

大人壽日戲作

堂前冬青樹。霜至葉婆娑。雞鳴起衣冠。兒郎盛綺羅。八十兩大家。鬢髮如鷺蓑。微笑動頰頰。鳩杖手摩挲。平明啓扉闥。戚黨相經過。白馬繫垂楊。雲冠高峨峨。或呈履與襦。或盛練與綃。紛紛貧族子。趨走供驚鵝。門下諸術人。諛口若懸河。命宮直田宅。晚子更高科。東隣老書塾。儒衫衣敗荷。方丈詩一篇。高聲自吟哦。社中諸法友。勉力事禪那。光陰如電掣。溫言相切磋。二婿白綢來。青衫夾雨騾。入門疾奔趨。不顧坎與坡。庖丁膾魚肉。蠻奴治酒醯。甕開一徑香。決口溜江波。金綠燦俳優。豔綺列青娥。開場演蟠桃。牙板隨高歌。袖錢出龔李。濃酒唾曹何。蘭膏盡一斛。上馬五更多。京華宦遊子。朝夕思舊窠。夢中聽笑聲。一痛出雲蘿。

冬夜集顧升伯齋中劇譚偶成

瓶火激焦聲。紅焰吐紅膩。吳酒貯楊妃。幽香寫荷芰。格外發狂譚。一呼醒羣睡。涼颸入檀林。敗葉皆香氣。人間塵土事。了不關腸胃。百年深障習。一分留文字。抽空出妙絲。劈天展高翅。碌碌彼人奴。餘糟蔽天地。鉛刀笑魚腸。梟毛遮翡翠。鑄金哭坡仙。百世想標幟。

戊戌除夕

余夕何所除。匝地除寒氣。除卻好年光。不會除世味。石小聚香多。罏焦聽酒沸。供佛洗頻婆。插瓶鮮老卉。脫儘理新裝。藤紙萬餘字。蠟火照鉛丹。如欲見腸胃。時事不堪書。下筆每驚悸。道書參謎機。禪理供嘲戲。

己亥元日晨起

雞鳴拜聖人。同官六七輩。絳衫如葛絺。鑪香起青藹。古柏老于儒。拱揖向庭內。花氣熏一域。沙嗀市茫昧。官卑心亦暇。騎馬看年對。

燈市和三弟鄭傞贊二音皆可讀漢書音贊

摩肩盡冠簪。呵呼接留鄭。空天蔽幃裳。高衢泥馬汗。古肆列商周。異物窮番漢。瞪目不能名。橫陳失眞贋。僻書與蠹蹟。種種覓心翫。突然發一編。如窮歸里閈。輕紗障朱樓。熠裏露微粲。笑韻自空飛。幽香度簾蒜。不覺履綦疲。唯愁眼光慢。衆中慮相失。一步幾回喚。

二月十一日崇國寺踏月

寒色浸精藍。光明見題額。踏月遍九衢。無此一方白。山僧盡掩扉。避月如避客。空階寫虬枝。格老健如石。霜吹透體寒。酒不煖胸膈。一身如數氈。天街斷行跡。雖有傳柝人。見慣少憐惜。惜或淸冷光。長夜照沙磧。

偶成

入秋寒已來。將夏春未至。煖氣與寒官。相値如相避。麥田無寸青。山容添老顇。古梅不敢開。何況桃李媚。京師重拜客。酬答有成例。強起出西街。天風吼濤勢。飛沙漩齒牙。霧眼揮酸淚。未必諸高官。不省塵霾氣。

看月

艮月下空牕。秋水浸緗裘。寒氣迫衣來。垂帷禦風入。驅風月亦驅。轉若麾舊識。端坐不可忍。強起下簷立。苦酒呼一杯。聊以寬風力。不惜待陽和。三春光景失。永夜伴淸暉。寒士寒亦得。

遊滿井

出東門子城。古道三五折。破石蹶荒邱。云是故元碣。燒柳發柔條。臥槎吐紅節。石溝注涓水。寒鏜瀉空㸑。燕女競遊驂。羅襪帶春雪。梅花堆髾髻。波影動文纈。青山酣遠客。新鳥困啼舌。紅塵視此地。如穢與迷迭。汲泉烹一杯。肺腑沁香冽。不惜看頻頻。可消奔競熱。

裕陵陪祀示潘尙寶王太學弟小修

長陵一聲鐘。百官雜草厲。雷鳴集簪裳。空山醒龍蛻。明月度欹巒。四影落虛砌。炬光爍松枝。千鳥展平翅。紅綬老中官。閑語先朝事。屈指鼎湖年。仙人幾回淚。

崇國寺葡萄園集黃平倩鍾君威謝在杭方子公伯修小修劇飲

入門似出門。莎畦布平遠。十畝蓄草龍。垂天禁蔓鬋。古根老蝸石。涼蔭厚深巇。茫茫三夏雲。有舒而無卷。分棟理孫枝。鑿泉通小畝。樹上酒提偏。波面流杯滿。榴花當觥籌。但訴花來緩。一呼百螺空。江湖決平衍。流水成糟醨。鬢髭沾苔蘚。侍立盡醺顛。不辨杯與醆。翹首望禪中。天地困沈湎。未覺七賢達。異乎三子撰。

端陽日集諸公葡萄社分得未字

榴花點清渠。瀲灩紅波沸。十里菖蒲風。一幄芰荷氣。行年三十餘。辟若午將未。樂事竟虛無。勞勞長世味。試把硃砂觴。一洗滯腸胃。野性登雲嵐。粲若新開卉。世事本閑閑。無端生怖畏。無論失算非。得算亦無謂。不有出世人。焉知酒杯貴。

和鍾君威花字

官貧僻佔游。僧貧僻種花。兩貧戲問取。身困意何奢。數畝葡萄棚。下馬如到家。良朋遞指引。佳會屢停車。竹石能幾何。使我心忽遐。自來慳飲者。嗛酒亦如茶。甕瓶高纍纍。腹罄臥平沙。歡呼達夜半。一里無棲鴉。藻文沾白帢。禪榻倒烏紗。衫襴沾酒盡。或恐到袈裟。

和黃平倩落字

諸君且停諠。聽我酒正約。禪客匏子巵。文士銀不落。酒人但盆飲。無得濫杯杓。痛飲勿移席。極歡勿嘲謔。當杯勿議酒。屈罰無過卻。種種皆歡候。違者三大爵。

和伯修家字

京師感重五。所在競繁華。空庭唯竹石。勝之以清嘉。藤陰代帷幄。禪板代笙笳。荷筒當酒盞。藥草當名花。栝柏

四五株。勝彼百髻丫。風篁數枝響。陋彼百窐哇。彼歌此嘔啞。質樸類田家。區區未免俗。白酒濆紅砂。

和方子公童字

方生老爲客。往往狎青童。下馬指平頭。興發如飆風。瘦骨載野心。一飲百餘鍾。微波照顧影。綠偶繫虛空。十圍七負餓。脫冠語篁藂。從君文字飲。辜負石榴紅。

和小修掃字

禪客惡花繁。引水植香草。迸階多子篁。棲樹無凡鳥。碎日搖空庭。波紋如何掃。鸛鵲與鳧鷺。自鄰自社保。客來非習靜。偶然合大道。一味出林風。銷盡諸塵抱。止酒但止甘。聚朋先聚老。

吳人求別詩

聞名不識面。勝於識面者。未晤先惜別。形骸豁是假。京師沙礫場。風光少秀冶。樂事盡輸吳。蘇酒獨難捨。空囊何所戀。身輕等飛瓦。夜雨踏河風。秋郊吳苑馬。

節壽篇爲蕭山沈令廣乘母夫人作

三十年藐諸。一顧一嗚咽。淚濕瑣牕花。紅紫也成雪。窮巷苦書聲。孤釭語寒鐵。做帙三五箱。字字殷痕血。垂老課兒官。霜花冷白髮。湘湖千頃蓴。不敢餉兒姪。母貞益子廉。源清者流潔。辟如千霄筠。稚筍亦高節。鞏錦落天花。萬古冰霜熱。鄉邦傳盛事。似作昔賢說。試檢媚娥編。女史難爲烈。

又代作

立孤丈夫難。何況婦也隻。裹淚看零丁。忍作山頭石。塵牕閉孤影。幾曾見天碧。夜雨絲絡聲。窮巷邱軻籍。尺楚起雛皇。長風老勁翮。五載蕭山令。空齋類禪客。近雪無緇流。何況霜自白。

七月二十一日有懷偶題

露月曉花啼。柳冷鶯夢怯。石枕刻相思。穠香散幽帖。清恩如靜水。紅從笑頰起。背燈換溽衣。情郎收璫珥。別淚浸蘭被。恩愛等蟬翅。銀鏑撥香灰。寫作夭長字。堵燈繞層椽。紅闌對大道。昔時合歡場。今見高塚草。楓根聞鬼

語。鄉音帶淮楚。悠悠女鬼神。吹作何山雨。

伯修齋中同汪參知諸兄共譚

石瘦盆地淸。竹冷秋牕蒨。只數本蓼花。亦復添幽豔。賢朋三五人。肝膽皆如面。寶月含琉璃。無心不可見。摩碧若許年。宦網增塵罥。學道不出纏。如以絁加茜。辟諸生礦金。澮汁少陶鍊。毛孔薰栴檀。龐公以爲鑑。

贈王以明納貲歸小竹林

讀書三十年。何曾效一字。九萬里銜風。不能起蟬翅。人間龍子藏。天上司文睡。貿書典青山。勉就冬官例。鳳老泣枯梧。強作迴翔計。低枝無偉巢。聊減銜雲氣。擲巾簪筍皮。脫衫買荷芰。萬竹中棲身。崖風吹遠唳。銷心白傳詩。遺老龐公僞。鐵錐題冷篁。畫破千竿翠。

十景園小集

一門復一門。牆屏多於地。侯家事整嚴。樹亦分行次。盆芳種種淸。金蛾及茉莉。蒼藤蔽檐楣。楚楚千雲勢。竹子千餘竿。叢梢減青翠。寒士依朱門。索然無偉氣。鶴翎片片黃。丹旗榜銀字。綈錦裹文石。翻作青山祟。兌酒向東籬。頹然索淸醉。

崇國寺同王章甫小修看月

涼月白霜階。光膩平於砥。古木坐寒禽。寫影空牕裏。牙刀劈沉心。雲母熏紅紙。茶罏藏古雲。一葉寒吹起。角燈抽紫焰。凍花老瓶水。滑波映琉璃。一片冷光死。灰心伴夜彈。寒猖吠行履。

宿千像寺柬鍾刺史詰曲欹嶇出李鼇玉皴秀透瘦出米元章

詰曲欹嶇路。皴秀透瘦石。飛巖繡鐵花。螺子點雲額。平生米南宮。耽幽窮鬼跡。石根搜古雲。踏遍秋空碧。谽眼見新巒。長笑落巾幘。貪看不知晚。懸石布茵席。回首神仙吏。青嶂逵門闕。侍史朝焚香。秋雲幾回白。稜稜怪石供。聊以施遊客。

盤山

分明眞山子。的的有畫意。風霜勻粉丹。雲霞綴錦地。一皴一百仞。雕鏤入空際。瘦骨間青脂。蒼勁有餘媚。天紳秣頂垂。偃藥披襤祓。虬松百萬株。粘石無根蒂。峯峯有活石。石石挾仙氣。一石置一山。一山一點翠。散作諸巒巘。分身可千計。

盤山頂

摩天抽碧簪。俯不見鳥背。西日照塔輪。影落重邊外。峨髻瘦仙人。玉冠蒼水佩。貌古骨奇痟。見者肅而拜。浮空日蹋雲。足底呈光怪。或聚或披絲。或舞或髿髵。千里聽風鈴。飛花落氈塞。一萍一青山。一點一人界。

遊天門開

發足自髻石。彎環可四里。一步一驚魂。路荒不容趾。粘壁行刀脊。下視深無底。狂鍔搆虛空。癭石綴癡痏。其沙生以墳。其骨圩而泚。其草油以絲。其樹槽而圮。忽然磽确巖。忽然崩騰水。忽而沒九天。忽而九淵起。健夫引長繩。半日一移趾。四肢互相用。臂行足以視。或如鶻折身。或如丁旋尾。或如鷇出㲉。或如蟹引跪。又如研古繪。蟲蠹蝕絲理。又如讀殷盤。聱軋飣奧詭。當其快心意。虛空躍繩妓。少焉筋力疲。蚊蚿摅犀兕。鬚髮生烟嵐。肌膚碎荆杞。百苦到天門。相對惟口哆。雙壁劖青銅。飛鳥不能止。一匣銜古光。方空如水洗。陰陽工刻鏤。霜雪恣摩砥。萬古貯雲霞。石紋繡青紫。敗桐蛇腹段。古鈕螭蟺螽。詰曲史籀畫。斑駁硃砂藥。僧言三十年。玆石未沾履。往時戚將軍。架空一遊此。長老傳白猿。今來猿亦死。是時七月初。寒肌如粟子。引指人人危。同身面面鬼。歸來問僮僕。髭鬚白餘幾。破網取珊瑚。判命競奇傀。

贈大宗長老

髭髮茁霜根。精神出骨上。能令見者心。自發幽巖想。西山萬螺青。得意即孤往。履嶮若平陂。寬衣不持杖。道逢破衲人。長跪必合掌。除卻身口外。一銖無餘鏹。經行達曙雞。念珠長五丈。淨月含寶瓶。徹底皆澄朗。

初入紅螺嶮

鑿天出古空。意匠窮刻露。贖取長吉魂。幻作鬼工賦。霜巖透斑鍔。石骨竦痟怒。歷刼至於今。彫鏤不會住。無石

不巧心。轉眄殊態度。一種老健中。自發嫵媚趣。陰巘夾琉璃。飛仄窘仙步。一死直青山。梯足於懸樹。

真定大悲閣同王六宇年兄及小修弟登覽有述

一盤三十級。低臆平鳥翅。空裏約數盤。始盡金色臂。碑文𢑁蘚痕。歷歷隋唐字。樹老北朝根。霜綉生古翠。飛題接綺疏。斑駁有奇緻。闘古不闘鮮。眞丹無兩寺。憑虛弔古人。觸眼傷新事。擁閫一談空。稍豁憂時淚。憶初直省時。把手青𨿅地。光華若春條。白面青絲髻。塵土十年餘。鬢毛添老額。面皮堆痕紋。陰憂如有帶。少年可喜譚。入口皆無味。相逢低兩眉。但訴歸林計。蓮花求主人。長誓作兄弟。沐猴暫衣冠。了卻開箱戲。

遊石洲

江神發幻思。十里金沙變。白波蕩琳球。雲爍復霞濺。頭頭螺甲青。點點妖脣茜。殷殷瑪瑙雲。絲絲交背面。風沙誰刻畫。霜雪幾陶煉。暴精萬餘年。今始歎光絢。鄉人陋莫知。騷客遠難見。付之蠻賈兒。鑿火激流電。辟如傾國人。埋沒在鄉縣。靈壁與將樂。下賈得高薦。荔枝未登科。百果爭嬌艷。開卷讀雲林。續作石譜傳。

和官谷館字

雲以竹爲鄰。雪以梅爲館。君看竹多處。無陰雲亦滿。將雪近柳條。柳意自疎緩。一種漠漠思。盡屬寒花管。儂與君亦然。氣味同老懶。冷澹足生活。不向晴處暖。

雨久初晴

梅花吐冷魄。竹子舒烟尾。晞影落寒簷。微微苔甲起。向虛置榻牀。臥聽鳩婦喜。發爐熨古灰。一片沉心死。乍聞隣塾言。兒童攤潤紙。乳鳥背臆啼。花間掠紅紫。

題伯修齋居

竹子居數楫。且有干雲勢。齋居足丈餘。迂迴有餘地。閒花不用多。一株兩株膩。閉戶炙沈心。石眼逼雲氣。卷中秋水波。書裏春山意。晞影生痕紋。衣光沈冷翠。

遊廬山初入東林雨中

竊天刻冷翠。濃雨洗幽青。爛雲坼西嶺。坐見武昌晴。遠公昔菴此。蓮花漏初成。巖竇刻宗雷。石梵徹天清。想像醉五柳。顛頹望釜鐺。曠心聞法語。啼兒畏錦綳。達哉遠師鑑。禮法憐裸裎。客兒雖百醒。不以易一酲。千二百歲後。白藕無根柴。蓮宗啓末社。唐子慚道盲。掬流浣塵貌。寒潭吹古腥。山僧如石瘦。蓮堂空幾楹。

天池寺

山以雲爲鄰。雲竊山身見。石貌呈巧心。瘦妍競奇變。暄涼隔下天。葛絺易柔練。一石一狂呼。前石翻爲殿。萬仞瞰畸雲。條縷條飛片。撫松坐枯巖。一往謝塵罥。

遊佛手巖至竹林寺

以手摩蒼霞。終古搏敎碧。掬取九江流。澆空洗雲魄。茫茫竹林人。斑花生古額。坐斷滄海烟。日月如窮客。引領見長眉。及至化苔石。一往號菁林。髭鬚如雲白。

途中懷大兄

十宵九入夢。明明知已逝。識得中陰來。未審寄何位。前者四月初。恍忽上忉利。光容若平昔。天服粲遊戲。伸紙與我讀。奇文千餘字。夢中了了知。醒後都不記。曾聞釋子言。天樂稍濃膩。若非道種深。未免天色醉。記兄初生時。大姑兆奇瑞。麗人躍空飛。姑也承以袂。苦旅思樂宅。返促亦何異。但恐冶心多。減卻道人氣。少日念權場。鳴泉奔渴驥。一臥三年茵。肌消如寒蝟。從玆稽譚仙。習靜學觀鼻。朝坐一絲香。暮禪半榻被。閤門杜色聲。精神轉強銳。蒙莊不去手。卓有出塵志。幾年客金馬。漸識宗門事。乞差旣里還。刻苦相摩礪。日尋復旨披。研惟空有諦。有如羣嬰兒。拱手量鵬翅。突聞物格言。石火掣飛燧。惑魔雖暫藏。狂使方爲厲。摯疑過龍湖。息求而得刺。一自直東華。先雞每戒睡。日夜抱一編。形神俱焦瘁。眼澀如有沙。舌乾無厚味。國本旣艱危。臣也難爲退。余時官閒局。弟也負書至。每當聚首時。言必窮幽邃。毒語攻沉痾。當機無廻避。俱悟昔時非。馳馬歇狂轡。淨侶偕數人。結期向北寺。下直卽停車。六時聲如沸。合掌化如來。白毫與青髻。東林十八賢。高舉標奇致。披此塵勞衣。縛人如鳥罿。便欲脫簪紱。指彼青山誓。或假或休沐。次第作歸計。余也先羣飛。入山選幽翠。結茆四五間。日日盼歸轡。

夢魂總不及。逝也一交臂。嚴親頭觸石。聚哭空里肆。海內學道人。千里緘酸淚。弟也冒雪行。十日走鼻騎。不忍見京華。何況舊邸第。寡婦一屋聲。天地爲陰噎。立後以祈年。殷哀方小替。傳聞四月終。白旐出淮泗。余也偕諸衲。奔帆如雲駛。念公聞我來。追至潯陽際。十日抵瓜儀。南北舟相次。肝腸慟一割。石火迸相謂。富貴竟何成。願毛不如薙。十載無生學。劈蓮微見意。痛呼隔闇塵。天高日西墜。前者播去華。夢中忽見示。生平四良友。君家得其二。賴茲切摩力。今亦生眷地。信我同心人。冥墨亦相締。祠之柳浪館。兄與白蘇四。天上雖酷樂。勉來一豎義。破礦出精金。刻卻知見祟。攜手入蓮邦。沙劫爲兄弟。

漢陽蕭仲子參知山亭清話

平平數點山。因水發妖倩。鱗鱗萬室瓦。以山增奇豔。簷際織波紋。盤裏落霞片。風檣對岸出。人影隔江見。是日雲態繁。薄陰與晴戰。漏光纈水花。淨眼生微眴。三山五湖舫。只此大江面。幾人厲霜刃。割盡閑塵罥。無髮可留青。何繩堪繫電。爲問橘皮仙。江渚幾迴變。

舟中偶成

何云賤勝貴。賤死悲易止。何云頑勝智。頑者多壽死。暗女與妍夫。相去不盈咫。欲得截憂愁。先須斷歡喜。行年三十餘。稍稍窺茲理。視官如舍郵。等子于衣履。舍郵非不佳。斷不悲移徙。衣履非不肴。無心計華侈。深谷既慳緣。闡途且停趾。出世我不能。免作勞薪爾。

二

冶婬豈不見。見之如青蠅。絲肉豈不聽。聽之如鳴湍。聽水無蕩思。愛山無熱顏。辟如懷抱兒。摯手弄金丸。山雞眩其影。竟死白波間。

人日同度門發足上玉泉

燒卻門符紙。匝地鏡如蟺。青眉稚齒兒。堂上誦夫子。余也亦皇皇。趁時治山水。瓢笠共山僧。緇衣附行李。是壑卽吾居。是雲卽吾市。逸思觸東風。吐若爭春蘂。冒霜遵修途。十里黃埃起。

二

西眉東衡匡。天公賜我屐。道遠不能從。玉泉且經始。幾年說堆藍。未語頰先起。夢中見青溪。石泉帶雪洗。疊身智者洞。扣我先鄉里。鄉人說鄉事。眞切彌可喜。問我氏伊何。作講堂者是。（隨天台講堂乃袁子雄作。）

自香山二十四歲作感時詩余今正其時矣仍次其韻

少年沐新髮。鬱若青莎地。一朝盆水中。霜縷忽三四。辟如百里途。行行半將至。視老猶壯容。比少已憔悴。是身如肉郵。皮毛聊客寄。微官復寄身。寄與寄爲二。浮雲畸太空。種種非作意。鱗鬣及鬟鬢。散時等一氣。爲樂供朱顏。及時勿同避。青山好景光。花木饒情致。我有戰老策。勝之以無累。胸中貯活春。不糟自然醉。虛舟蕩遠波。從天作升墜。

天柱峯謁帝

除卻畫法堂。人間無此麗。甍題鑄黃金。玉板花紋地。羲和曳長輪。銳碧返籠巒。霞裏召仙官。飛斷青溪翅。茫茫諸夏人。綃綺被山翠。號呼夾笙鏞。醒卻天娥睡。燔珠薪水沉。千里薰燎氣。長髯老眞人。曉暢天家事。逸典絕云亭。功高七十二。鞭山駕黿鼉。一笑秦皇帝。

南巖望絕頂及五龍諸宮有述

珠題嵌絕壁。人巧依天匠。峭綠壘頹嵐。青天怯磨盪。濛濛太始雲。曠劫相醞釀。一自闢玄宮。斧作仙家障。蒼巒夾歆竇。高天入盆盎。終古客凊虛。諸仙幾同喪。眞人將上升。先此規圖樣。十二樓五城。某天如某嶂。宮成付黃冠。仙郵侈供帳。道裝俗鬢眉。只此輪天上。

遊玉虛巖

一壁繡烟霜。石老敧嶔露。蛻骨留空巖。青山也仙去。或纖削而凊。或高古而怒。瘦過必成妍。喜極多由怖。咽者爲奔泉。古者爲杉樹。種種出天成。幽奇互遭遇。翹首告仙眞。此地好流寓。未必三神山。有此奇絕處。

月下

明月照我身。宿鷺熟吾貌。床几落柯文。踈風忽一笑。淨月貯空潭。如以照衡照。遞互發光明。幽陰洗晴耀。面石張枯桐。自發淒寒調。疾風傳遠林。萬類振清竅。

薙葦

柳塘三十畝。茭葦翳其半。寒毛與垢瘢。蝕却青娥面。童子厲鎌刃。飛光激流電。疾風卷殘枯。倏忽青天見。照我池上人。露髻白團扇。芰荷一簇風。碧水千丈練。迸能入東溪。招鷺過西堰。鱗介拔族行。知有蛟龍遁。

秋夜坐月水軒同龔散木劉繩之賦

一綫露雲棱。微光濛青樹。空翳與庭昏。總被風吹去。虛欄當水心。是月流連處。頻夜厭清光。衣衫浣花露。世間濃冶物。到眼即成故。無地不追隨。只似如今遇。空階欹瘦石。寒影清而怒。試問月中妃。雞皮凡幾度。拋却射烏兒。億載牧寒兔。

穀日小集五弟春草堂得穀字限韻

七尺捐酒杯。一笑三萬六。紅袖間緇衫。烟水疊絲肉。花光熏冷雲。溪紋縴春穀。寧爲去水鷗。不作在樊鵠。簾波捲青天。高空墮寒玉。鐵板鵾雞絃。長歌倚脩目。柳痕千本柳。腰肢舞不足。誕傲貽衆譏。達者以爲穀。

舟中望黄山

識面三十年。登臨纔半次。濡雨出層嵐。未曾留一字。青山笑主人。何事近相易。墨瀋汗巉岏。數盡他家事。主人忽沉想。爲君搆幽麗。几然三四峯。反覆無可記。孱陵一萬家。家家立生翠。倍遠倍高寒。淡冶如秋睡。昔我登郡樓。微茫見蔥髻。越三峽而南。千里盡平地。見培塿則喜。何況發姿媚。見色不見山。此是山三昧。

九日登高河洑山

高閣俯蒼崖。下有花源路。料得避秦人。入山從此去。潭水洗山膚。膚盡紅霞露。老蛟挾瘦石。千古盤渦怒。溪上盡漁郎。誰識花流處。事往白雲新。人去青山故。挂卻茱萸囊。長嘯倚丹樹。

穿石

溪上望穿石。欹懸如甕子。石底望溪山。山山如鏡裏。平平琴臺中。一峯夭矯起。綠與奇相值。幽豔忽無比。鬼斧鑿天眞。刻意出新詭。一處幻玲瓏。千崖爍花蘂。虛空不受雲。飛仙無停趾。唯有地籟風。終古來遊止。時時隨落花。飄渡秦人水。

水心崖

獰龍負巨山。一往冰潭睡。春沫與秋瀾。洗盡青山蛻。石膚鑑水光。遞互發倩麗。轉盼分瘦妍。生動各有意。我欲舉鐵網。拔出珊瑚翠。付與種桃人。置之花深地。他時攜杯來。石上聊一戲。

桃花源和靖節韻

一笑叩烟嵐。白雲今幾世。桃花不肯流。溪水無情逝。竅開渾沌亡。樸散羲黃廢。青山一舍鄰。仙家偶來憩。白頭老黃冠。繭手專耕藝。呵呼隨星胥。鞭笞了官稅。岫老鷓鴣斑。谿淺琉璃吠。日供冠裳翳。寗曉芰荷製。緬想紫芝人。驂雲幾相詣。洞府簾堂深。雲霞空凜厲。天人一昏旦。人間百餘歲。宇宙何不有。謾勞作聰慧。迂儒飽世情。俗腸非境界。紛紛辨僞眞。等爲方內蔽。常聞列子風。可以駕烟外。長驅入仙林。徧覓心所契。

集小修篔簹谷偶成

東家貸矮屛。西家貸華燭。髻鬟錯中冠。歡場稽禮縟。虛窗淅瀝風。四圍遮被襆。涼月蔭叢枝。十畝莎庭綠。主人季次貧。衣馬欣馳逐。三秋客渚宮。百金倚吳肉。歸來雙釜囊。風枝掃空屋。儆伎列樽罍。情侈歡不足。幸有萬竿篁。寒梢瀉春淥。蕩盡管絃心。谿開烟嵐目。何處覓清歌。微風戛修玉。

夜坐讀少陵詩偶成

嘗聞工書人。見書長一倍。每讀少陵詩。輒欲洗肝肺。體格備六經。古雅凌三代。武庫森戈戟。廟堂老冠佩。變幻風雲新。妖韶兒女黛。古鬼哭幽塚。羈遊感絕塞。古人道不及。公也補其廢。他工有遺巧。代之以覆載。僅僅蘇和仲。異世可相配。剪葉及綴花。諸餘多瑣碎。紛紛學杜兒。伺饗任鳴吠。入山不見瑤。何用拾瓊瑰。

十二月十七日五弟初度

任運閱年光。不識支干易。但聞蠟梅香。知弟生辰至。二十八番花。一開一回麗。讀盡古人書。識遍天下事。家世安國學。鐵硯工文字。無射不穿楊。一往看聯轡。屈指兎目花。黃時甫再歲。千里宿舂糧。餐就天池翅。

人日自笑

是官不垂紳。是農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隱不蒿萊。是貴着荷芰。是賤宛冠佩。是靜非杜門。是講非教誨。是釋長鬢鬚。是仙擁眉黛。倏而枯寂林。倏而喧囂闠。逢花即命歌。遇酒輒呼簺。一身等輕雲。飄然付大塊。試問空飛禽。澄潭影何在。曠哉龍屈伸。頹焉方外內。下惠本介和。夷逸乃清廢。

新晴

雞鳴聽遠鐘。淒清入寒嶠。曉枕氣微暄。紛紛簷鳥笑。花香乍襲人。窗罅一痕照。溫風弦露光。塵斂青天耀。逸思如縈縻。縈解心浩浩。出門見平湖。流水清面貌。村酤白壚杯。沿堤呼所好。

初春暴熱過靜者居限韻

花氣鬱春蒸。下馬脫吳綾。坐看緗格下。時有撲紗蠅。磬口與木筆。非時聯作朋。雛筍茁雁齒。冶葉被蒼藤。鬧蝶趁風廊。香鬚沾其膺。似彼青娥子。夢亦戀花繒。盆池供瘦石。斜幌隱龕燈。迴風送香縷。裊裊青烟騰。研丹寶今文。時軌裂輀會。雲山刻騷士。穠香惱定僧。

菴中閱經示諸開士

乘急參婬女。戒急怯聞薰。香象截河流。一非剡衆皆。悶覷百喻經。奇勝千齊諧。八十翁憐兒。莊語間詼俳。我願作書魚。死即藏經埋。勝彼火坑子。以身殉粉娃。

喜王以明自村中來同賓方官谷限韻

骨交削濃茜。氣交和水鹽。魂交破幽石。空天徹捲簾。十日九緘題。秋水扃方奩。銳毛刻雲山。巧鏤百戈銛。東風鼓蚓竅。發我小言詹。勉自角妍孅。青娥笑老髯。櫻桃本凡品。況乃經爐醃。高枝蔭寸毛。貞名艦宮閹。鑄銅哭瘦島。一往何李殲。搖頭鈍優孟。豎兒口可箝。女態非瘦肥。茶韻出香甜。瀉我傾腸波。蟯蛔如可拈。應能乘高雲。細

鬣舞盆噞。

別王以明用前韻

一室閉冷雲。花月擯無鹽。兀坐生泉石。榻風吹水簾。花斑繡青銅。夜夜吼紅奩。微言破塵縷。厲彼昆刀銛。野夢牽墟落。松寮麗省詹。空潭侶水影。垂竿揖枯髯。往往抽栗尾。拾鮮棄其醃。當其雋發時。叱旨排馬閹。秀句雋活水。死語遺夷殲。驪家心悦惘。玄子口吃籥。異物乖今直。時味飽軟甜。窮怪鑄九鼎。等以一毛拈。尺水昂巨鱗。吐沫聊自噞。

五弟新卜園居余笑曰柰物力不敷何社中遂以為韻作詩嘲之仍限四章各四韻

斫紅裁粉竿。作意綴春物。長短稱身難。貧兒貸朱紱。百畝貯虛空。買破秋烟鬱。莫似雜花林。卜菴與古佛。（官谷時以柳浪湖易余古佛。余遂菴之。名曰雜花林。）

二

鑿地出方空。日費十鐵力。東谿招鷺鷥。西谿捕錦鷸。東腹搆青畦。圖租雲母食。墻屏列胸中。日夜幾雕刻。

三

、螺子洗春雲。空塘繫瘦鶴。柳烟不蔽條。遮得鴉雛不。裁剪湘波紋。蒼根刪古于。附僧覓紫綿。筠籠客西蜀。

四

石鑰扃春風。籬棘森戈殳。閒雲不隸館。任意鏁門窬。天花爛僧衲。遥眼霞紋敷。縕衣裹小蠻。茆茨享湻母。（音模。）

迎春日舟中宴坐限韻

妖靚樂芒神。荆俗乃不典。縮頭亂牘中。遍身如蘊藹。面窗理瓶梅。幽香度前臙。野心似綠綈。一夜遍春畎。勁風破長雲。飛片落如剪。霜管刻春容。鐵心寄婉孌。信手抹溪藤。霞舒而雲卷。坐俟山翠濃。青天策疲蹇。花草與鈿蟲。作意爲敷演。夢裏題玉泉。枕上百迴輾。

入春屢作雪不見梅花仍用雪中韻作古詩悲之

寒花如古玉。未出屢遭刑。幽魂訴冷石。怨入楚騷經。置驛報花安。未曉心先聽。夢到訊不到。洗炙瘦園丁。雪心膠蠟蒂。亂結如頑硎。安得鶴膝枝。一洗龍腦腥。掃室待天女。傾水貯空瓶。枕上見羅浮。諸仙門反扃。菊格與蘭韻。於彷徨鶺鴒。紛紛鋪桃李。奚啻渭與涇。

採桑渡

姊妹行四五。朝朝行採桑。青絲絡籠底。光豔映道傍。去年採桑遲。今年採桑早。只愁蠶不熟。誤我嫁時襖。採桑復採芝。照水濕羅衣。歎自不吞華。牽儂百丈絲。

過二酉師舊齋

士老不曾官。女老不曾媒。無媒知貞性。不官見隱才。守道七十載。寂寞類寒灰。逢山遍琢句。得黍即啣杯。筆絕知麟獲。人亡爲國哀。科斗餘文字。殘書化草萊。馬鬣封三尺。文翁安在哉。空齋遺杖履。長嘆續歸來。

從軍行

百金裝寶刀。千金買駿馬。投鞭瀚海陲。繫馬陰山下。駱駝吼如雲。黃羊陣滿野。膠勁弩牙酸。霜重角聲啞。虜女貌如花。提刀向空耍。白乳滴葡萄。千鍾一時瀉。

道傍柳

濃葉藏曉鴉。青條挽遊騎。一株大道傍。閱盡行人淚。風攪玉蛾飛。烟彈長眉醉。本無別離心。行人自憔悴。

寄子髯

結髮治詩書。交情瀝肺肝。十年事熊膽。何止千餘丸。文字挾飛霜。千頃躍波瀾。白髮禿似塚。青雲路轉艱。舉網珊瑚易。投珠明月難。閒情寄魚鳥。小築避喧寒。過雨常移竹。當窗學種蘭。與來摹柳字。愁至裂囚冠。蹶足憐騏驥。冲天羨鳳鸞。願借扶搖力。爲君送羽翰。

過毛太初見二甥

朝見衛叔寶。明明來照人。鬢髮若青絲。楚楚足精神。作對才五字。遽有驚人辭。下籌讀左史。酌酒誦唐詩。阿舅無長處。素心差足師。居官萬不可。談藝一無知。爾父敦儉樸。山居伴麋鹿。鄒公誠晚令。育長恐情癡。似之非賢者。不肖乃佳兒。

述懷

少小讀詩書。得意常孤往。手提無孔鎚。擊破珊瑚網。香象絕衆流。俊鶻起秋莽。侄僻畏仁義。行止差罔兩。滅火事長途。何處稅歸鞅。

夢子髯

渺渺山行路。青石荷盤盤。男兒念同袍。訣絕傷肺肝。同袍入我夢。展轉忽無端。欲言不能陳。俛首但長嘆。踏雪穿松徑。長笑倚朱欄。四顧無僮僕。雲氣黑漫漫。揮手辭我去。突髮無巾冠。出門三兩犬。當道吠君還。前日送君行。君言舉體酸。今宵夢若此。得無小未安。覺來三嘆息。舉首淚闌干。

狂歌

六籍信芻狗。三皇爭紙上。猶龍以後人。嘶嘶陳伎倆。噓氣若雲烟。紅紫殊萬狀。醯鷄未發覆。甕裏天浩蕩。宿昔假孔勢。自云鐵步障。一聞至人言。垂頭色沮喪。

答李子髯

若問文章事。應須折此心。中原誰倔起。陸地看平沉。矯矯西京氣。洋洋大雅音。百年堪屈指。幾許在詞林。

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後來富文藻。詘理競修辭。揮斤薄大匠。裹足戒旁岐。模擬成險狹。莽蕩取世譏。直欲凌蘇柳。斯言無乃欺。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眞詩。卻沽一壺酒。攜君聽竹枝。

為官苦

白羽落青松。玄霜化秋草。燕市多衝飆。日暮紅沙道。男兒生世間。行樂苦不早。如何囚一官。萬里枯懷抱。出門逢故人。共說朱顏老。眼高如箒長。閒愁堆不掃。

麗陽驛題壁

近驛拼語聲。入驛知面貌。昔當歲祲時。驛人奔浩浩。牽爺負男女。南出荆門道。公安彈丸地。餓兒相號召，傭力及賃舂。經歷幾寒燥。幸爾值稔年。次第調井竈。鄉音半相雜。衣服宛然肖。道傍垂白翁。昔見年猶少。見我感且泣。壺漿相迎勞。垂頭語老翁。邑中今苦澇。窪田無寸收。高鄉有蟲耗。部符搜宿逋。縣家敢遲驁。嚮田田不售。兒女輸官鈔。壯者思逃移。溝壑生難料。此鄉小有年。敝邑敢相告。願作廡下兒。驛人勿嘲笑。

鄴郡夢中詩

枕上見青天。明月光流地。空水色相涵。千里無停翳。微雲起天末。繚繞忽成字。或散或披絲。或聚若椎髻。（以上夢中作。）屬思尚未竟。候人催解轡。攜夢入征途。馬上猶喃囈。翹首望漳河。停鞭思魏帝。

夏日過葡萄園賦得薰風自南來

移席就佳蔭。蕭散去巾帶。南風倏然來。令我意遍泰。是風如好語。妙契心所會。又如渴時泉。一吸沁肝肺。是風何所有。涼雲與清瀨。雖然經市囂。冷冷意自在。禪宮有廢圃。植槿以為柴。虛曠多容風。雨具不須貸。爾我雖云貧。尚能施掃灑。更施無繫心。鼾聲震地籟。

三教堂詩為杜總戎日章

支公好駿馬。俗以為不韻。頭陀手鋋戈。標格乃自儁。將軍起馬上。鐵腕風雷迅。朝踏雪山冰。夜眠青塚燐。豁然悟無生。心花見鋒刃。辟如擔夫爭。見者筆意進。關捩偶相觸。石火不容瞬。歸來讀詩書。如暗得燈燼。堂堂三聖人。同宗偶異胤。刻影求飛鴻。霧眼自生暈。白水湧冰輪。千江同一印。

方子公自真州入燕客死清源詩以哭之

貧死何足悲。所悲為貧死。奄奄一息身。奔馳二千里。泣辭鍾山雲。夢渡呂梁水。百死到清源。聞歌猶蹶起。新詩四五帙。函封寄楊子。蛇蚓不成書。獲麟止於此。世相簿屢空。冥官豈相禮。氣類自呼召。往見東野鬼。嬴博即故鄉。首邱端可已。肥馬輕裘魂。諒非君所喜。

秦中雜咏

荒草披秦殿。秋花綴漢城。我行南山道。如閱古圖經。遺跡依稀是。長老失其名。一步一佇思。斷壘誰締營。又如稽蠹簡。冥搜損心精。雖以意推求。邊傍非故形。西都賦所載。一一盡欹傾。飛燕舊舞處。田夫扶耒耕。宛香舊亭子。斷石倚娉婷。清風登虛竅。其中有性靈。

其二

弔古意不禁。披榛倚斷枝。道逢雪嶺叟。笑我眞情癡。爾從京師來。習見漢宮儀。未央卽宮闕。金馬卽銅墀。圓營卽細柳。綺陌卽莊逵。西山千萬髻。終南同崔巍。下有高粱河。卽古曲江池。瑤臺與金屋。所貯卽妖姬。殘棺斷火壟。卽今金紫兒。辟彼膏燭光。前者已灰飛。後火續新火。焰焰同一輝。若以天眼觀。青草生蛾眉。飄風遇輕雲。無事哭荒碑。

靳尙祠

骨髓猶可鑴。舌悍豈不悔。佞鬼亦相容。始知佛如海。至今籬落下。不忍種蘭茝。

別無念

五年一會面。一別一慘然。只消三回別。便是十四年。念我忘參學。黃楊木子禪。百遍聽師語。終不破糾纏。辟彼生盲人。生不識紫朱。告以朱何似。轉言轉模糊。別師旣不忍。留師復甚難。十月江風多。留毛蓋腦寒。

別邱大

世人等閒聚。亦復等閒別。我輩會非常。別寧不痛切。天荒古木寒。愁老石皮裂。十月江上風。酸卻行人轍。常年別妻兒。道我肝如鐵。今夕送君去。化作紅爐雪。荆樹掇皮眞。竹子到頭節。萬里黃州程。一步一心折。

白乳泉

一片青石稜。方長六大字。何人妄刻畫。減卻飛揚勢。泉久汙泥多。葉老鎗旗墜。縱有陸龜蒙。亦無茶可試。

送梅子馬督木北上

男兒但得志。何必知階級。往者三殿災。梓人進公秩。督木數萬里。杞梓被天黑。長年千許人。饔餐損鄉食。目今事戎馬。公私敝已極。減得一絲毫。便是竭心力。雀飛無勁毛。不若蛟有翼。愛君才調好。部署有規則。氣猛而腸剛。幕府中難得。此是有用人。終堪事絕域。

別袁中夫

梁鴻伯通橋。中夫陸家帶。都是失意人。一般滯吳會。漢水雖方廣。不能浮一芥。孤桐既已摧。窮鳳復何賴。回首吳松江。衝風折車蓋。

哀殤爲兒虎子作

弱腕繫金鈴。青絲綰偏髻。胸前兩繡囊。猶作長命字。欠爾三斗乳。償汝一升淚。稚魂半尺餘。荒荒投旅次。我嘗靜坐思。生死同一例。子既先我行。卽是鬼先輩。如彼排場人。尊卑乃相遞。一去與一來。孰知非天戲。

其二

逆旅投主人。不待卸鞭箠。顏塵尙未浣。已復向他之。來如風過林。去若鳥辭枝。細鬼勝巨人。量汝必有知。吾欲痛哭汝。恐汝笑吾癡。辟彼筵宴時。朱紫擲巾綦。一賓偶先去。諸客盡歔欷。去者固太早。歔者亦何迷。轉眼卽天明。請君聽雞啼。

夢詩

夢國不離枕。枕上覓不得。當其在夢時。有枕亦不識。醒裏夢元空。夢中醒亦滅。安知醒天地。無枕在其側。夢醒若循環。誰幻復誰實。

大遊仙詩有序

向余旣爲仲魚作遊仙詩。子公曰。余欲用莊生朝菌蟪蛄意。恨不能措詞。余信筆得數十字。子公以爲善。因書遺仲魚。目之曰大遊仙詩。

朝菌羨蟪蛄。旣爲物所誚。衆庶慕長生。道寧不竊笑。仙視人則長。道校仙則夭。長短理歸盡。計量抑何小。千秋

萬歲後。人事殊可曉。無非霜露代。及以日月杲。天如覆口鐺。民若浮根草。禮法廝牽纏。干戈壘攙攙。百年猶恨多。翻歌不衰老。所以過量人。希心無上道。不貪絕粒方。唯貴虛無實。外身而身存。此是長壽考。

經太華時以典試道華陰不及登山遂有此作

天地如文人。精華不可刊。而其秀傑氣。常在水與山。華山擧天表。五嶽讓高寒。當其匠意時。百靈窮肺肝。琢以月天斤。洗以銀浦瀾。抹以洪濛煙。照以日月丸。十二樓五城。處處映青鬟。嘗恐諸仙人。鶴轡憩此間。天風刷毛羽。千里珮珊珊。

二

昔聞華山名。今見華山貌。何時陟微茫。遍償宿所好。手搴青芙蓉。玉女隔花笑。數盡仙掌文。喚醒希夷覺。少時耽子墨。頗識徐熙妙。幅絹對青山。臨崖親寫照。不取色態妍。唯求神骨肖。俗黛與凡霞。無事點幽奧。斷岩看孫登。虛空發清嘯。

邢州道上大風

南風捲地昏。拗折道傍樹。吹面如有痕。欲拔髭鬚去。此地足黃沙。易作風神怒。岡陵忽變遷。老馬不知路。日暮憩郵亭。顏面都非故。盆水貯滲泥。雙眼出煙霧。詰旦過沙河。未至心先怖。何事太行山。酣沉了不寤。豈無一掬波。浣此秋空污。夢中排九閽。芒履沾雲絮。投箠轟眠龍。驚起如飛鷺。

飲方渭津齋中

山齋多快事。彈棋角盃斝。衞水醬牆流。瓶中見帆瀉。魚鷹窺筆牀。溪花亂秤馬。開籬餧新鷇。高吟對梧檟。

避俗

一朝見俗子。三日面生塵。所以薰修客。長年如畏人。買絲繡高士。栽松作比鄰。不有滄溟水。焉得橫海鱗。

送峨嵋僧清源時源請有檀香佛刻鏤甚精

師從峨嵋來。往返經幾宿。茲山聞最高。幾許到天竺。師行遍天下。無乃是神足。竦身入梵宮。鏤此旃檀佛。

黃粱祠

八番邯鄲道。半世盧生枕。痴痴枕中人。渴名如渴飲。羲皇北窗下。所樂唯甘寢。祇恐紛競多。做壞我席衽。

可道人影贊

生既將不來。滅豈將得去。欲識師眞身。問取階前樹。手中枯木枝。脚下芒草履。面皺而神淸。是師苦心處。

白鹿泉

方池二尺餘。池復深無幾。一雙金鯽魚。曠若遊海底。山骨凍秋雲。波面香石髓。但論活不活。安問淺深水。

戲題飛來峯

試問飛來峯。未飛在何處。人世多少塵。何事不飛去。高古而鮮妍。揚雄不能賦。

其二

白玉簇其巓。青蓮借其色。唯有虛空心。一片描不得。平生梅道人。丹青如不識。

感興

白日不可挽。黃金不可爲。夙心探玄理。幽與白雲期。衆芳經春歇。秋草過時萎。富貴非所欲。浮邱以爲師。

其二

貪夫競榮利。不顧頭上霜。書生談不朽。眉宇爭昂昂。生前秦項鹿。死後藏穀羊。所以逍遙叟。棲志沉墨鄉。

其三

道逢一古叟。開脣論紫朱。方上而銳下。將無是魯儒。魯國有微言。儒者竊其膚。家家饗五城。誰辨魚目珠。

其四

俗塵近不得。遠之亦爲塵。擾擾色界裏。具足淸淨人。何方超夢幻。無法過貪嗔。曹邱一滴水。自然智慧津。

別黃道元附

灞路柳條如織。江上奔帆似馬。西蕩聚首許時。與爾各自歸也。明春有事天台。便過龍湫度夏。公家半宦半儒。

上居在城在野。雁蕩或東或西。雙門之上之下。

七言古

嘆鏡

湖州鏡子開生練。昨日紅顏今皺面。只道鏡子不長情。誰知我面時時變。背文同合雙蛟戲。千鍾粟錦藏鴛翅。闊眼方鼻淺翠紋。古籀盤屈烏銀字。拂拭旋生縷縷烟。摩挲喜得重重翠。古往今來半尺銅。人間多少傷心淚。

東阿道中晚望

東風吹綻紅亭樹。獨上高原愁日暮。可憐驪馬蹄下塵。吹作遊人眼中霧。青山漸高日漸低。荒園凍雀一聲啼。三歸臺畔古碑沒。項羽墳頭石馬嘶。

少王郎為王幼度作

寒氣如山壓霜重。珠閣銀題連曉動。吹笙十五少王郎。手搦青梧拴綵鳳。禿衫淺揖無賓主。滿握青烟噴白塵。金爐矍矍獅子鳴。膩燭雙雙芙蓉吐。乳花如雪滴春香。百刻無多情則長。西施入越夷光死。鸚鵡無魂鴛斷腸。麗娃宮裏苔三尺。旋拂遺綦嗅香跡。古井晶瑩惱殺人。夢裏行雲誰到席。

惠山僧房短歌

山骨連牆粘碧篠。穴苔自種吉祥草。茶到三鍾也醉人。花無百枝亦藏鳥。少年長老姿格清。竹罏蓮卷古先生。東風不道禪心定。吹入山頭環珮聲。

迎春歌和江進之

東風吹暖婁江樹。三衢九陌凝曉霧。白馬如龍破雪飛。犢車碾水穿香度。鐃吹拍拍走烟塵。玄服靚粧十萬人。羅額鮮妍麥綵勝。社歌繚繞簇芒神。緋衣金帶印如斗。前列長官後太守。烏紗新縷漢宮花。青奴跪進屠蘇酒。採蓮舟上玉作幢。歌童毛女白雙雙。梨園舊樂三千部。蘇州新譜十三腔。假面胡頭跳如虎。窄衫繡袴搥大鼓。金蟒纏胸神鬼裝。白衣合掌觀音舞。觀者如山錦相屬。雜沓誰分絲與肉。一路香風吹笑聲。十里紅紗遮醉玉。

青紗衫子藕荷裳。透額垂髻淡淡粧。拾得春條夸姊妹。袖來瓜子擲兒郎。急管繁絃又一時。千門楊柳破青枝
獨有閉門袁大令。塵擁書床生網絲。

江南子

鸕鷀夢殘曉鴉起。女眼如秋面似水。皓腕生生白藕長。同身自約青鸞尾。不道別人看斷腸。鏡前每自銷魂死。
錦衣白馬阿誰哥。郎不如卿奈妾何。

其二

白玉蒙沙花出泥。東家老漢得嬌妻。少年不道妾心苦。夜夜門前亂烏啼。妾心甘作井底水。郎君錯走路旁蹊。
誰家門前無鴿子。歸去且自看家雞。

其三

蜘蛛生來解織羅。吳兒十五能嬌歌。舊曲嘹厲商聲緊。新腔嘽緩務頭多。一拍一篇一寸管。虎坵夜夜石苔暖。
家家宴喜串歌兒。紅女停梭田畯懶。

其四

湖蠶吐練光如水。桑娘夜織金閨裏。熟作綾絨生作紗。挑盡蟲魚無花蕊。年年宮樣換新機。一蟲能作幾般絲。
父當解戶兄塘長。官家頭運五月時。

其五

白面青髭美少年。朝投五木暮攤錢。百千一注不洗手。贏來賭取少娃眠。男兒作事勿偃蹇。黃金博盡終當轉。
莫道腰間無一文。閨中少婦猶堪典。(余在吳見博徒有典妻者。)

美人睡起詞

鶯舌殷殷學人語。隔溪喚醒厭春女。寶枕花酣龍腦雲。粉香暈透猩紅雨。花前輭步詢鸚鵡。歡醉歸來時幾許。
開粧重點聖檀心。夜明簾外金沙吐。

蘭舟引

東風染就藍花水。刀鑚十寸青帶子。鴐鵝啣母下灘眠。聞歌一翅銜烟起。入扇風香白芷苗。鈎衫刺短迷陽莖。畫船樓櫓壓波來。美人一笑蝦鬚裏。

西閭女兒歌爲吳郎姬再合賦

西閭女兒芳菲早。穠華一樹爲君老。根株憔悴可惜人。和枝生折鴛鴦草。東風一夜壓婁水。又逐三家雙燕子。莫道楊花無定蹤。吹來還入舊窠裏。

巷門歌

猫竹爲牆杉作城。白日赤丸盜公行。官軍防禦無計策。逐戶排門呼土兵。衛尉呵持急如虎。老弱十家充一伍。本是市上傭工兒。身無尺籍在官府。東家黃金高於天。食指盈千皆少年。朝朝門前科子母。何曾饒得半文錢。富兒積財貧兒守。父老呑聲嘆未有。

春江引

溪瀲瀲。草莪莪。野桃露滴珊瑚紅。花氣曉腥魚子痕。柳枝晴扇麥苗風。美人羅袖撲香莖。科斗旋旋丁子尾。百舌欲止復銜人。一聲滴溜芳蹊裏。

春曉曲

蘭燈莖綻白光殘。隔花呼起夜歌鸞。琵琶轉捩嬌無力。博山欲炷龍腦寒。眉梢散黛重重撥。額角輕黃正正安。侍兒不語流鶯語。海棠沉睡赤闌干。

述內

世人共道烏紗好。君獨垂頭思豐草。不能榮華豈大人。長伏蓬蒿總凡鳥。富貴欲來官巳休。兒女成行田又少。盈篋算無千箇銅。編衣那得一寸縞。陶潛未了乞兒緣。龐公不是治家寶。玉白冰清欲何爲。不記牛衣對泣時。

答內

少年讀書求富貴。白手青雲能自致。屈首空云事已成。到頭轉覺官無味。一尺剛腸五尺身。我非兒女寧拜人。萊子有妻終是隱。原憲無病莫憂貧。我腕如綿面似紙。未得一錢先羞死。書生無才不解貪。不是將身比秋水。

湖上

流鶯舌倦語初歇。畫巒微點梨花雪。茶槍白抽四五旗。竹孫斑裹雨三節。芳草如綿陷歸轍。花氣薰人醒不得。落紅雨過更愁人。六橋十里猩猩血。

五泄

銀河夜長天隄綻。空中現出琉璃變。電布雲奔一派垂。山都晝吼白龍戰。四壁陰陰吹雨足。畫巒活舞玲瓏玉。天孫夜夜踏歌來。一曲飛珠二萬斛。

贈模上人

頭髮如霜氣如虎。欄干十路撻生虜。手挈頭顱百顆歸。不會半粒食官府。而今老來無氣力。縣家明文防鑛賊。空房夜雨刀瘢寒。兒孫驕呆去不得。

沈母篇為蕭山令沈廣乘年兄賦

女羅五月流空檻。碧海無波白日斂。續得遺編苦教兒。淚作筆花血作點。頭白眼酸輒名立。部疏得報溫綸及。轉將深痛畏兒知。當面堆歡背面泣。湘湖水白蕭山青。花光雲片滿公庭。慚無一錢將供母。閉門親寫法王經。

過雲棲見蓮池上人有狗醜韭酒紐詩戲作

錢塘江上雲如狗。一片頑石露蠢醜。苦竹叢叢一嶺烟。毛松落落千行韭。道旁時榜趙州茶。室中不戒聲聞酒。更問如之與如何。便是頸上重加紐。

又用前韻

少年曾盜子胡狗。父母不容親戚醜。每到僧房索布衣。更向佛頭種葱韭。讀書十年未識字。持戒三生不斷酒。恁有一般可笑人。逢着師尼便解紐。

題潘生小像生嗜酒時將別

潘生肉頰權微起。面貌長在酒杯裏。何人傾出酒波來。灑向溪藤五尺紙。憶昨逢君黃山道。窄帽單衫立深草。江上追隨又一年。缸面甕頭幾回倒。殷勤留取鏡中身。別後看誰先瘦老。

漂母祠

劉宗火冷寒灰滅。浣衣墩上蘋花熱。一飯王孫直許錢。消得鑄刀幾廻血。荒街日夜走荒塵。西風酸斷石麒麟。笑他白手女天子。不及供頭愚婦人。

淮陰侯祠 淮陰云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秋郊兔盡韓盧窘。三尺青蛇捲鋒穎。到手山河擲與人。卻向雌雞納腰領。英雄桎足歸羅網。辯士舌端空來往。本將衣飯畜王孫。未許肝腸敵亭長。一局殘棋了項秦。五湖西子白綸巾。貪他一顆眞王印。賣卻淮陰跨下人。

燕子樓

空窗畫掩紅紗隔。一夕溫風長葵麥。秋去春來雙燕兒。年年啣粉拚粧額。芍藥死枝不死根。焉知黃土不青春。幽魂異日逢楊柳。應悔生前別舍人。

子房山謁子房

蓮花冠子紅犀導。雪面風鬟一年少。夢裏山河博幾場。抽身笑指長松道。英雄老盡故人稀。眼底修毛幾翅飛。功成辟穀或有以。未必神仙須布衣。

爲楊粉署題小像

鵝溪冷絹花紋纈。四尺春波吹粉墨。幼輿豈非邱壑人。筆底瀟疎誰貌得。高人氣韻不在似。如寫寒松與幽卉。寬眉廓額信手塗。疎淡只似鋪山水。馬遷文章杜公詩。此意卻許徐熙知。

花朝日伯修初度

紅花點點灼青樹。開尊正値花無數。不知庚甲是何年。但道桃花開幾度。玉堂署裏課葵蔬。鴛鴦池邊領鷗鷺。

新年詩興更勃勃。墨汁淋漓染絹素。驚雷忽發萬山芽。俊鷹陡落平原兎。一束牛腰足自驕。九陌飛塵何所慕。花下兄弟睦州禪。夢中烟月油江渡。擬把一竿隨丈人。不向天家作師傅。

長陵

長髯眞人別天上。鶬馭龍驂響千丈。颯颯風鬟滴烟香。空山夜語姚和尙。霜街寂歷吹松子。皂衣落落穿十里。小臣有語叩龍鱗。地老天荒呼不起。溪藤瘦石碧昂藏。馬蹄踏水炬煌煌。千年山骨憑搜取。當日龍沙戰幾場。

夏日同江進之邱長孺黃平倩方子公家伯修小修集蒲萄方丈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韻余得五字

落花點地成重五。香翠熏泥粉沾雨。買將安石伴炎官。鬼書未燥花先腐。當窗一榻卷琉璃。下方五月吹寒楚。姬公且自卻門櫓。茗椀傴花生白縷。

其二

下里詩人喚陽五。酒腸窄窄無一縷。空拳往往博歡場。如以孤羊角羣虎。一蕉入口卽嬰姍。浪言欲作糟坵主。天幸酒伯多知音。嵇阮賀李相推許。鄭留豈必解披堅。不飲何妨建旗鼓。

和邱長孺

藤蔭朵朵碎光白。古寺閒房坐佳月。白家（邱善歌白姬所授也）曲子規如珠。沉宮掉羽吹香雪。五言七言信手成。刻霧裁風好肌骨。笻根處處覓糟坵。逸思迸如春草發。世人三十進愁鄉。眼睛直視胸懷結。天生蕩子慣窮途。客囊冰冷心猶熱。官既無門名不有。爾縱不言我心折。眼中知已盡青雲。不能拔汝一毫髮。七尺身材五尺臂。雕弓往往穿金鐵。貧賤熬人亦自難。許身何苦太高潔。埋卻中山十斛毫。獵盡撩天千里鶻。射虎轟鷹一健兒。無成何用空吻舌。莫辭低頭拜大人。須問胯下眞豪傑。

和小修

薊州新酒白石缸。空雲影澄鵲頭江。露椅千縷撲斜窗。黃笙藤枕夢吳艭。葛絺小眼如雲凉。星河放敎萬尺長。

和方子公

酒困傷脾色昏沉。下馬呼水煎人參。皆云昨宵倦甚極。動以狂藥相規箴。須臾甕香撲鼻來。初猶矜持漸侵淫。尊隤壘決不可止。突若一羣狂猩猩。脫帽擲天呼石語。蒼昊不高海不深。至哉酒人天下樂。寧有醉死無醒生。

和江進之

一尊相對嘆枯老。出囚人逢他鄉道。但令脫梏即華津。寧論官高與官小。剡溪藤紙百匹長。渴驥驚蛇惟一掃。霜根忽地破東風。千山萬嶺生青草。閒水閒山處處行。刻盡雲烟與花鳥。娃宮胥廟武坵山。別後新函寄多少。

和伯修

西風罥藤如罥索。急雨穿棚如穿幕。樹梢投地水餓珠。葛衫吹上毗盧閣。乍黑乍丹雲態多。驟寒驟燠天公瘧。熱席得雨亦快人。愁殺山僧賣花蕚。

和黃平倩平倩有文君盤出以行酒

臨邛酒壚卓氏盤。攜向禪堂醉裏看。橘皮蟹爪未足云。分明遠山秋水寒。殘膏剩馥沾唇吻。引得青娥入肺肝。世遠物微不可知。且欲借此為樂端。百盤一吸無遺瀝。奔注有若順風湍。醉中逸思不可止。援卻老僧新竹竿。書空十丈作鳳字。平地躍躍飛生鸞。

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

仙人傑閣俯王城。西山見雨北山晴。高雲直接薰爐氣。去宮百里聞鈴聲。古栢石幹青虬枝。烟縮千尺屋十楹。東邊柰子結老友。卻憶往年梅客生。

其二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聽新朝事。邸報束作一筐灰。朝衣典與栽花市。新詩日日千餘言。詩中無一憂民字。旁人道我眞曠曠。口不能答指山翠。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言既無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濃濃一杯春。慟于洛陽年少淚。

其三

琳官高處見西山。濃翠隱約高低鬟。幾年桑孔算雲烟。人間巒石無蒼顏。白雲向我意𦢊𦢊。欲從平地乞休閒。
東郊西隴皆官畝。判取虛空任往還。

其四

松棚不闘濃濃陰。池沼不寬豔豔深。賓朋不衆盡同心。言語無多足知音。三伏自然消暑氣。何用深山嘉樹林。

顯靈宮夜歸

雲頭黯淡色如鐵。撲衣打面旱沙熱。六街潑墨氣騰騰。幾點風燈鬼明滅。鈴鐸當當辨古寺。走入衲僧霾紙被。
墮瓦拋椽雨閣眉。雷公腕脫車輪碎。長風捲地天吹坼。一星透出層雲額。馬蹄依舊逆街飆。炬火不光天路窄。
電光熠熠譜華繒。細如𢇁髮粗如繩。雲山花鳥各呈態。天女飛絲繡不成。人言閃電是天笑。天翁何事頻數叫。
嫦娥歸魄織女藏。頑墨昏盲有何好。北安門外水沉路。溜點在簷雨在樹。果然隔轍分晴陰。雨師似亦相回護。
歸來門巷無燈燭。叱奴鞭婢旋炊粥。墨花一寫滿吳箋。殘雨疏疏滴簷竹。

邱長孺醉歌和黃平倩

廣陵細酒眞珠沸。甕花泱泱倒河渭。研朱潑面火生肌。離身一里聞糟氣。初如渴驥奔鳴泉。嘶如怒虎吞齏截。
乍如山石壓一絲。又如雲絮泊空際。須臾變幻如偶兒。乍孤乍末恣俳戲。又如分身作數人。口耳心神不相制。
旋風着樹刺鉤藤。郭郎舞袖張顚字。口中牽絲舌力蹇。千言不能達一義。酒人諱醉強惺惺。容貌矜持禮法贅。
強將拜跪學常人。不覺欹身落崖砌。千扶萬擁不能支。吻中微聞呼白二。簷溜丁丁滴到昏。舉手推屋若辭醉。
一酣三日昏如泥。鼾聲吼若驚濤至。天然一幅渾沌圖。人間械路爭迴避。（白二。邱郎姬也。）

德勝橋水軒集諸公詩

西山去城三十里。紫巘青巒見湖底。一泓寒水半庭莎。賺得白雲到城裏。菱葉濃濃遮雉朵。野客登堂如登舸。
稻花水漬御池香。槐風陣陣宮雲涼。一番熱雨壓波沸。穿簷撲屋生荷氣。乍時潑墨乍倩澄。雲容閃爍螭蛟戲。
簾波斜帶水條烟。北窗雨後夢倩圓。兒將數斗薏仁酒。賃取山光不用錢。

避雨崇國寺三日紀事

濕雲擬山雨不止。一酣三日葡萄底。天公困雨如困醒。醉人渴飲似渴水。東市典書西典几。圍糟堆麴作城壘。明知無雨亦不行。權將雨作題目爾。僕夫安眠馬束尾。大甕小甕來日起。

戲贈死心和尚死心以秀才出家原名文煒

鐵城焰裏熱忙身。幾人能擲頭上巾。題將百八金剛子。辭卻東家老聖人。少年意氣非等閒。精悍之色在眉間。鎔取魚腸一匣水。鑄作胡僧雙耳環。往年湖上逢開士。藻月規烟說文煒。但知北海是大兒。誰識南宗印眞子。海內學士聞行履。半說顚狂半驚死。東方先生代解嘲。秀字何妨豎卻尾。瘦巖百尺突寒松。冰谷千年貯古水。落花紅流入溪瀾。請看風吹起不起。

月夜登艮鄉塔岡與子公諸友作別

秋水瀲瀲滴青霧。城外人家城裏樹。白埃一道銜紅亭。正是馬蹄離別處。荒垣殘葉幾家村。千匡洗盡月波痕。鄉關十路九貂虎。未知托鉢向何門。驚禽一羽分烟去。雲路沉沉安可論。

趙州觀水壁憶真際和尚

幻土幻入水三昧。搏取天河作手戲。跳珠迴沫五尺餘。一城草木掀濤勢。古佛堂前柏樹子。半裂空心半髡死。荒簷龍鍾幾病僧。日暮空垣拾菌耳。堂頭老像如冰冷。寒碑月寫風枝影。石欄獅子向東啼。夜深喚卻虛空醒。

賦得斜風細雨不須歸

莫釐山上亭如蓋。細取蒲梢作衣帶。絲烟細雨着羅窗。墨樹濃山寫生繪。農家閒記月毛生。買舟怕見江豬拜。是處皆將笭箵行。誰家不得刀鱭賣。雲脚纔封馬蹟山。輕雷忽過吳淞界。湖州萬戶入青煤。七十二峯如錢大。鋪糟一枕鈎沫眠。不覺風波在船外。派派煙嵐刺眼眉。折折雲山鎖心肺。誓將白水洗纓塵。何用浮雲生肌疥。爲君屈指開元年。高冠大纛幾人在。一灣艇子一竿絲。不學成都先生卦。

文殊臺

芙蓉萬尺花如鐵。秋窗畫洒紅霞屑。螺頂仙人騎杖來。天衣曉帶雪山雪。帝遣神丁量海洗。繡鍔斑稜生平砥。
一萍吹作潯陽城。牛七疏爲九江水。高青直上一萬重。綠瞳笑啓金泥封。煙重雲骨不可去。怒鞭白雀惱張公。

瀑布

寒空日夜磨幽綠。霧縠龍綃披幾束。銀彎截斷牽牛人。鞭起眠龍駕天纛。帝宮酒暖澆愁春。露汁茫茫瀉倩傺。
夜寒霜重玉女驕。袖裏金匜向地覆。湘娥手挈蕭湘來。雪魄雲魂鬬不足。炎官不到落星城。六月人間呵凍玉。

夜臥青玉峽看月

渴虹飲石夜蛟哭。寒屑霏霏灑蘄竹。一彎淨月趁斜巒。墮向龍宮寫幽獨。鷗絃斷盡鐵槽平。石韵高寒譜不足。
頭毛索索冐人長。幾時買斷青崖腹。五更涼夢泊孤雲。以手捫天如蒼玉。

出城至大別寺題壁

漢陽山上閒巒少。漢陽城中人又老。娟眉雪齒競浮榮。幾人頭上無青草。荒墳如粟秋山下。嗷嗷鬼母訴長夜。
山中老矣頭陀行。白骨堆中起精舍。漢陽城。如掌大。壯士激矢穿城過。試登高閣數行人。闘帽青衫凡幾箇。

舟中夜話贈馬元龍

十年不作沙頭客。舊時昵好頭盡白。偶然湖海訂新知。久語寒泉落幽石。白沙着月水溢天。一面吳綃滑洽碧。
罏聲沸盡火銷灰。不覺西窗墮寒魄。世兒啾啾弄吻舌。豆火不光他自窄。等閒擧手量青天。枉把虛空記尋尺。
天池九萬自乘風。不以蜩鳩損勁翮。

荊州前苦雪引

鮫民老困輸綃苦。私向龍宮販雲母。百斛夜經瞿唐門。峽鬼騎魚訴天府。鮫戶十竄九囚虜。淚不成珠天帝怒。
骨白粉焦委黃泥。至今荊州唯白土。

荊州後苦雪引

東皇放晴亦不惡。何事飛霙巧穿鑿。入市不塡萬井飢。積峽惟助江神虐。蔬盤日日嚼冰絲。豈有羊脂克饔膗。

撲窗打幔十日落。千門無路貸金錯。廚斷煙絹牙齒閣。下方自苦天自樂。玉娘斜坐抱雙脚。仙官雲吏供嘲謔。東海鹹鹵黃姑酌。天裡夜竊九關鑰。倒騎狰龍狸金絡。羲和上書翻見縛。丁令無官化飛鶴。吁嗟天公待民何其薄。野人扶白覓薵壑。

春江引

濃煙抹盡春沙暖。錦雲炙日鴛鴦滿。斜嵐撲地夜囊香。較取卓家黛深淺。苔光勻綠堆春簡。尺闌題盡折枝短。桂橈一劃破青天。擗取藤鞋踏山眼。

哭劉尚書晉川

記相識。相識黃鶴樓。當時椎齒青衿子。平揖方伯古諸侯。書司曹佐斂手愁。公也置几頭拄頭。飲我酒。庭幽幽。千秋如火燒紅榴。東眺晴川西鸚洲。少年挑達躁如猴。枕肱疊膝百自由。歃杯畫筯恣嘻咻。爾時山翁問余言。乘輿途作洪山遊。中間離合苦不定。長別已經十春秋。去年三弟山東來。道公貌腴骨力遒。百八串珠不離手言談清簡風颼颼。未幾傳公病。又傳已小瘳。昨者度門從雒返故里。親見白旐黃腸出濟州。使我淚眼如江流。三日欲語不得語。枯咽喉。海內學道幾人在。轉眼輒爲天所收。去年哭潘去華。又哭我先伯修。河枯岳折星辰死。鳳凰不鳴鳴鵂鶹。天公于世豈相讎。或者精光透泄不宜久。高賢大才理當歸一坵。嗚呼既知歸一坵。何爲銀章緋袍白頭戀着不得休。

和東坡梅花詩韻今年雪多梅開不甚暢為花解嘲復以自解云耳

世人鬭豐不鬭槁。瘦而能立勝肥倒。世人相喜不相愁。渴快豈若清煩惱。寒花逋逸花典刑。不與夭喬論繁早。根株虬曲幹橫斜。總令無花格也好。山茶肥膩蠻胭紅。蒲柳輕微娼黛掃。孤清妬月嫭春雲。白石蒼崖相對老。只將黃髮領芳菲。忍令高姿伴花草。山中夜逢萼綠華。騎着么鳳上青昊。

其二

花神一夜色枯槁。主人入門愁絕倒。夜深花嘆似人言。主人百事重花惱。一者庸工剪東繁。二者醜女折戴早。

三者頭上寥鬌老鴉啼。不顧俗子相憐好。晒褌遺矢主不知。花落青苔任箒掃。算緡立券坐花前。無酒無詩送花老。孤山事我若仙姝。君之視臣如芥草。主人百拜謝花神。過不即芟如春昊。

其三

主人被詭如摧槁。空庭百匝愁顛倒。抗顏也作花忠臣。摘葉披枝恐花惱。貯君玉照金谷之堂。山驕石佞君開早。既君和羹靡使之辭。調卑格弱君言好。我無紅碧爲君妍。莎臺莓榭躬除掃。宋硯蜀紙李廷珪。折枝貌得花韻老。榮枯開落等一觀。自覺與花非草草。月沉風止雨無言。一方積雪照冥昊。

虎耳巖逢不二和尚

幽巖匃出支公面。瘦壁玲瓏點葱蒨。百年一室鑠青煙。凋石霜松幾同變。師言少日住西山。南內風光眼曾見。武皇七年四月時。搭衣會上戒壇殿。白頭等死入名山。四十三年若流電。揶梅插得大十圍。又見曾孫頭似霰。夜深屈指數朝賢。青山閱人如郵傳。元美伯玉今在無。可惜聰明死編撰。

隆中偶述

蒼藤老蔽幽谿石。瘦鍔棱棱網苔迹。想得山中抱膝時。涼雲如水樹紋碧。山莎滿地刺花紅。草堂斜掩一池風。杖聲跕跕銜山鳥。道是鹿門龐德公。開尊疊唱梁甫吟。黃頭醜婦拔釵簪。踏花趁石窮幽嶮。行盡溪橋鬧怪禽。一朝龍甲騰巴水。盡瀉倩紅燒玉壘。西連鄴廣東狡吳。坐策行籌幾同死。晚年隻手扶庸主。文泣鬼神戰風雨。炎火不光漢數窮。消得英雄憤幾許。五丈原頭石蘵塵。煙霜蔽卻白綸巾。始知伊呂蕭曹輩。不及餐雲臥石人。

黃平倩至玉泉以書見要倍道趨之馬上感舊有作

曉枕濃和發清嚏。知是佳人呼我字。翩然一鶴自東飛。啣得巴江牋子至。蠟花滿幅堆明蠻。要我共踏青溪翠。怒帆一掣截長波。馬不待韉揺以轡。積藍疊綠瀉平田。纈林稠葉點倩膩。當時京國好兄弟。射堂佳月城西寺。幾年拋汲嘆吹雲。又作飛鴻留爪地。老去怕逢綠熟人。夢回每說金華事。欲知銷折幾番心。看我衣衫重疊淚。

贈陳正夫

學書不成去學劍。抛卻鉛丹買弓箭。六韜不直一文錢。襪苴總作灌園漢。稻黍不收收莠黄。勉將方口救窮賤。
古紙煙黄書一徧。赤日方街磨大硯。涔波尺沫濡枯魚。十年不識孔方面。記得魁梧美少年。手把牙籤頌書傳。
花前月下幾吟哦。顛書自掃白團扇。高冠大袖走文場。身經大小百餘戰。幾年面上堆紫煙。直腰曲背走鄉縣。
家園賣盡子依人。不及西家老曹掾。身宮磨蝎命驛馬。五行勞碌君自見。詩能窮人窮者工。瘦島寒郊無飽頓。
新詩字字挂人口。不與妻兒充饑嚥、如今貴者不讀書。腹中猶如酒食店。自來好語出饑腸。一字堪酬五十絹。
我亦辭官作乞兒。他時同入歌妓院。

和轂字韻

江波日夜鳴穨綠。眼底孱山青六六。荼花冷茜燒春雲。酒暈生腮紅照肉。先生吟詩新履道。兒童覓硯舊紗轂。
只覺鶯生讓怒鵰。未許卑飛奪倦鵠。水響風枝伴楚吟。濃煙淡月隨燕玉。競奇角險建騷場。徹夜燈花守魚目。
規紅縷碧推好手。入地搜天快神足。詩成佳惡自平章。除卻蕢稊留嘉轂。

看梅用前韻

海上佳人字蕚綠。一笑曾傾三十六。古來相女如相士。莫使精神掩豐肉。洗卻東家惡朱粉。不御人間閒綃轂。
一枝素豔倚蒼雲。夜夜諸仙返龍鵠。騷魂冒雪走三湘。客夢隨風墮羣玉。氣條繁蕋亂高濤。引得時流妄標目。
詠物寫生同一肯。不貌而工神已足。孤山昨歲附詩筒。千里函題寄不轂。

代廣陵姬用前韻爲崔生作

低鬟染就宮雲綠。麝裙曉展瀟湘六。楊子橋東梅嶺西。歸魂幾夜銷香肉。輕粧淡抹淺規眉。愛着生衣棄紈轂。
一身飄落等吹花。千里家鄉任白鵠。東鄰移去復西隣。那得王昌與宋玉。梅花總作處士妻。海棠暫試詩人目。
賣珠補屋是何人。方領長環窮也足。但得夫壻不從軍。同向沙田種麻轂。

偕崔晦之過二聖禪林時諸衲子出紙索書戲得猪字

柳瀾滴瀝溜春渠。牡丹已老木香初。黄蕉白紈薇香爐。唾雲沫月課空虛。剡溪十丈雪不如。長眉辟支手自舒。

波折瘦硬結淺疎。細如春蚓濃如豬。書成詰曲不能讀。牛鬼蛇神者誰歟。天竺胡兒解我書。

甲辰會榜題名至時舊友及諸弟在場屋者皆被落因及之

無翼而飛無脛走。辰發幽都巳南斗。一丸紅蠟半逼函。喧殺青童與白叟。珊瑚未盡鐵網愁。霜蹄暫蹶麒麟吼。了知妍醜任瞳人。未必烏盧眞好手。柳浪千頃雪粘天。月下窪尊花下臼。隔年兄弟校眉髭。面上浮紋添八九。南郭種蔬西郭田。山前看屐山後酒。少年愛惜等佛名。今日公然破敝帚。幽窗日上簟紋紅。絕勝朝參與卯酉。顛毛那許更烏紗。花鳥雲烟共白首。

聞省城急報

黃鵠磯頭紅染淚。手殺都堂如兒戲。飛甍疊騎塵碾塵。報書一夕三回至。天子聖明臣斂手。胸臆決盡天下事。二百年來好紀綱。辰裂星紛委平地。天長閶闔叫不聞。健馬那堪持朽轡。書生痛哭倚蒿籬。有錢難買青山翠。

和東坡聚星堂韻

凍鳥無語僵寒葉。曉起漫階五尺雪。穿簾撲幔綴斜風。楯碧紗紅景幽絕。罏膏乍溜紫煙生。研冷煤枯霜穎折。千槍擺壓鳳翅垂。萬瓦齊鋪鳥鱗滅。牙牆老鶴不知人。卻立氄毿如被掣。月團三百沸溫瓶。盈碗漚花瀉文纈。高禪滿坐氍毹床。佳言銜口旃檀屑。楊岐偈子再三題。龐老機鋒時一瞥。東坡先生寫雪眞。不用煩言與喻說。杜老梅花詩亦然。廣平空有心如鐵。

送惟長先生歸窆途中偶成

板橋絲柳黃泥路。曾是從公送人處。麻衫掃地額沾沙。萬里一聲公又去。長堤雨暗血滋衣。旛旐遙遙捲飛絮。白楊無數鬼啼風。三十六人唱烟霧。人生要死何用愁。白日紅輪攀不住。赤髭黃卷儻他生。皓齒清歌樂朝暮。薄留風雅駐歡場。高築糟坵驅大怖。一斗憨憨睡實㷟。大士心許佯顛怒。少日偏強老更顛。料公拍手菴羅樹。

午日沙市觀競渡感賦

金鱗坼日天搖波。壯士麾旄鳴大鼉。黃頭胡面錦袜額。疾風怒雨鬼神過。潟蛟飲壑猊觸石。健馬走坂丸注坡。

傾城出觀巷陌隘。紅霞如錦汗成河。妖鬟袖底出巾冠。白頰髯下立青娥。朱閣玲瓏窗窈窕。輕烟倩語隔紅羅。
北舟絲管南舟肉。情盤景促歡奈何。雲奔浪激爭撫掌。亦有父老淚滂沱。楮宮自昔稱繁盛。二十一萬肩相磨。
西酉中璫橫幾載。男不西成女廢梭。琵琶賣去了官稅。健兒牛負播州戈。楚歌滿天塵捲地。光華盛校十年多。
耳聞商禁漸弛緩。努力官長謁煩苛。太平難值時難待。千金莫惜買酒酡。君看至德中興後。幾人重唱天寶歌。

彭長卿自武陵至公安遊甚困便欲由梁之魯入都歌以送之

瘴雨谿烟痕滿面。去日北風打霜霰。青鞋踏遍武陵山。溪流不泛桃花片。千崖霞錯繡盤盤。自是飄人眼不見。
歸魂夜夜攪春雲。夢裏黃金醒後變。宵寒枕上疊征衫。曉雨街頭典行卷。囊空難買沙頭春。一騎秋風走淮汴。
袖裏慵開北海書。匣中自洗端溪研。杜甫南池李白樓。兔園臺館靈光殿。七十老翁健如鐵。騷場尙可背城戰。
大耳紅頰酒百盞。醉來猶枕桃花扇。朱家門外季布髠。信陵席上侯嬴賤。碣石天高曉月寒。踏河水滑秋雲饑。
幕府若逢裴相國。一字應償一匹絹。

古荆篇

年年三月飛桃花。楚王宮裏鬬繁華。雲連蜀道三千里。柳拂江堤十萬家。丹樓繡幌巢飛燕。青閣文牕起睡鴉。
鴉歸燕語等閒度。不記江城春早暮。東風香吐合歡花。落日烏啼相思樹。王孫挾彈郢門西。少年借客章臺路。
少年矯矯名都兒。雕鞍朱勒黃金羈。採桑陌上青絲籠。紅粉樓上白紵辭。白紵綠水爲君起。青春環珮如流水。
東城絲管接西城。相府豪華壓朱邸。俠客飛鷹古道傍。佳人賣笑垂楊裏。垂楊二月隱朱樓。家家宴喜樓上頭。
蓁鳥喧闐朝送酒。管絃嘈雜夜藏鉤。繁絃急管夜初闌。惜花少女怨春殘。桃花灩灩歌成血。蘭炷漫漫火送寒。
曉風楊柳菖蒲浦。秋月梧桐金井欄。秋月春花無斷絕。門前郁李九迴折。願作陽臺雨後雲。誰憐洛水風中雪。
陽臺洛水夢空長。郢似倡家玳瑁牀。選得東家佳姝妹。卻延西第好兒郎。織成錦席迷蝴蝶。種得青梧棲鳳凰。
遊人戀戀無窮已。踏遍城江春萬里。只解賓從集似雲。那惜年光去如矢。花開花落迴生愁。郢樹郢雲幾度秋。
霍氏功名成夢寐。梁王臺館空山坵。榮枯翻覆竟何言。昨宵弱水今崑崙。無人更哭西州路。有雀還登翟氏門。

漢恩何淺天何薄。百年冠帶坐蕭索。昔時噓氣成烟雲。今朝失勢委泥礫。青娥皓齒嫁何人。金牀玉几爲誰作。已矣哉。歸去來。楚國非無寶。荆山空有哀。君看白雪陽春調。千載還推作賦才。

病中短歌

吁嗟我生年十九。頭髮未長頰已朽。病寒三月苦沉吟。面貌如烟軟露肘。羸枯博得妻兒憐。七尺浪爲鬼神有。篋裏殘書別故人。几上龍鍾關老叟。無情莫問囊中錢。有秫還克牀下酒。蟲臂鼠肝彼何人。嗟來子桑眞吾友。

北邙

蒼松老鬣風獄舞。壘壘孤烟問無主。銅駝陌上舊王侯。吹作行人面上土。山頭白楊化爲姥。夜夜田中驅石虎。衣冠北向拜壽陵。樹上烏鴉能漢語。

自從行別袁水部

自從龍門稱千里。天下風流屬袁氏。以玆仙郎復擅名。依然彈冠粉署裏。我見行館沙市傍。市上桃花照春浪。章華繞路幽蘭笑。巫峽趨門玉練長。主人經年忽回首。父老相贈一巵酒。遊人爭勒羊公碑。商婦共挽遺愛柳。龍州江上一片石。髣髴留君向君揖。甲帳開時雲不流。錦帆過處香猶襲。傲然一舸下江浦。直到潯陽九折處。湘娥綠粉掃晴烟。小孤雲鬟逗秋雨。三湘九江昔所悲。長沙會此別東籬。我今與子忝同譜。別意悠悠誰與吐。君不見四世五公聲名極。青眼望君君努力。

長安秋月夜

長安城中秋月明。六街九陌無纖塵。先入樓臺喧戚里。次經池館趁遊人。遊人宛轉無窮已。千門萬戶秋如水。處處笙歌玉樹傍。家家簫管澄湖裏。漢家天子幸平陽。金蛾寶炬列成行。吹簫蹋鼓留天女。斫玉燒金養鳳凰。才子後庭競度曲。念奴別館伴諸郎。銅龍軋軋烏啼早。金屋沉沉秋漏長。秋漏漸深歌漸闌。感此如何不倚欄。願得長侍君王寵。願得長隨玉輦看。又願君心如月皎。那知妾貌比花老。玉盤難收覆地流。東風不着斷根草。可憐今夜長信殿。含酸飲泣悲圓扇。未買相如學阿嬌。難將赤鳳比飛燕。香銷金鴨妾自燒。淚破紅綃君不見。

十迴看月九迴攀。手把輕紈繞月行。盤花蜀錦傷心色。子夜吳歌斷腸聲。紅閨紫塞三秋恨。碣石瀟湘萬里情。年年先向離人滿。歲歲還依愁處生。年年歲歲秋自好。獨憐嬌黛無人掃。未有容顏闘月華。自分棄擲同秋草。桂魄有恨不長圓。嫦娥無藥應先老。願得秋光守翠幃。願隨流景送君衣。與君並蒂原並吐。與君雙鳳不雙飛。江南蕩子無消息。龍城征戍幾時歸。胡風刁斗愁聞雁。閨月簾櫳懶上機。亦有當壚飲青娥。授色留賓態轉多。雙燕有雛辭社去。孤鴛無偶奈秋何。已見迴文傳錦字。更聞尺素託流波。不道人間恨洛浦。定知天上隔銀河。愁來白帢連巾濕。泣罷青衫挾瑟歌。歌已闋。月西傾。一年看。一度新。漢武秦皇消不得。卻尋方士學仙人。

贈黃道元

海內奇士如君少。雙眼識君恨不早。紛紛俗士盡輕肥。嗟君裋褐長安道。男兒有骨不乘時。處處相逢薦福碑。請君試淬豐城劍。他年倘有張華知。

白銅兒

白銅兒。白銅兒。閉眼不觀書與詩。積玉輦金遊帝里。買得烏紗繡補衣。歸來白馬擁兒童。黑紵滿堂金字紅。灸牛鏈馬徽鄉里。青絲華館鬧春風。越女吳娃嬌侍側。又欲凌空生羽翼。房中素女術無成。汞裏金丹採不得。洪都老道術最奇。龍虎眞人張天師。賫籙一箱金百兩。牛頭可作門前廝。鼙大法鐃鳴大鼓。百餘道士揮白麈。門外擔幢引雷公。江上芙蓉燈競吐。後門逭債前門搶。乞兒歌郎趨滿野。方士行來眼欲穿。山僧醉後顏如赬。儒生讀書書總多。白髮無官可奈何。生乏白金獻天子。死無黃紙賂閻羅。

長卿內子無如氏繡佛及諸人物行楷精絕詩以記之

湖絲細嫩嬰兒髮。水光灩灩春雲潔。憑將聖手劈秋毛。巨斧劃開枯筒節。十日一眼九日眉。幻出白毫光滿月。衣摺瘦健貌清古。筆墨無功畦徑絕。白描設色種種工。活奪龍眠與松雪。橫見側出燈取影。有意無意鴻沒滅。絳州淳化老定武。針鋒摹出無差別。誰能紙上臥王濛。要使曆充走殿鐵。堂上傳視色生動。四坐欲言口無舌。唐鉤森緊損神情。宋繡阿娜無筋骨。長卿秀句奪雲烟。佳兒指上現青蓮。一家淨侶圓圖語。大勝詩人王輞川。

客有贈余宮燭者卽席同劉元定方子公邱長孺陶孝若賦之

刻鳳含魚吐春燄。只擬蓬萊天上見。綠綈方底散青烟。一朝別卻宮雲面。不照明璫翠步搖。書帷自剪讀離騷。捍撥春雷罷不聞。細雨珠花滴小槽。韓家燈檠夜相伴。離離朱粉烟黃卷。瓦瓶石臼竹方牀。上有羅文折角硯。莫道不如宮裏時。高齋守盡蘭心茜。邯鄲才人嫁廝養。猶勝閑置閑宮殿。柏梁宴罷霞成堆。昆明池底夜珠來。紅膏自膻不得近。阿監但掃沉香灰。汗花凝滴雪珠膩。蜀葵粉濕青蟲醉。一石酒盡尙留髡。扇婢甕兒爛漫睡。燭龍傳語九微光。輪盡婁杯老閑吏。

宮簟

幷刀剪出潎水紋。黃琉璃滑淨無塵。華淸日高海棠睡。一片溫玉沉秋雲。花房晝脫守宮的。珊瑚反掛瀟湘裙。掖庭展轉出坊肆。餘脂猶在香氤氳。腐儒白首青蒲薦。十度摩挲眼驚見。寒色平鋪四丈餘。虛堂盡斂白紈扇。骨冷魂淸抱雪眠。夢同每出松風院。少陵廣廈千萬楹。白家大被蓋徧洛陽城。安得此席如此被。眠盡西華道上塵土熱中人。肺腑如冰舌不鳴。三空九陌殿雷聲。

夏日劉元定邀同顧升伯沈仲潤李長卿邱長孺集城西荷亭是日熱甚得暴雨乃解

火龍吐燄燒青槐。繁鱗挾日戰雌雷。黑雲蟠墨濕崔嵬。雨頭未展風脚回。羊角直上旋飛灰。鳴階稀點大如杯。燚天猛溜破枯苔。千荷葉翻淨綠頮。跳珠排沫紛喧豗。飛瀑出匡車轟街。髯虬十部影鬖鬖。鱗甲鐵刃相摩推。匿牀抱柱走童孩。舌齶雖張耳不諧。破屛障身肌粟堆。半臂未到聲頻催。高堂虛冷無餘埃。蠅凍不飛棲梁煤。平頭次第陳罍罍。黑岑傘進羯鼓開。胡粉假姬上場來。宮紗淺袖雀頭釵。當筵一笑紅玫瑰。蓮花過酒香流顋。錯餁沓籌迭排詼。餘枝滴瀝落生梅。門外青波沒馬臺。

萬壽寺觀文皇舊鐘

先皇擧手移天轂。無冠少師鬢髮禿。已將周孔一齊州。更假釋梵庇冥族。鏈沙畫蠟十許年。冶出洪鐘二千斛。光如寒澗膩如肌。貝葉靈文滿胸腹。字畫生動筆簡古。矯若游龍與翔鵠。外書佛母萬眞言。內寫雜花八十軸。

金剛般若七千字。幾葉鐘唇塡不足。南山伐盡覓懸椎。諸葛廟前刈古木。震開舍法忉利宮。撼窮鐵網蓮花獄。
鼎湖龍去幾春秋。二百二回宮樹綠。蒸雲炙日臥九朝。監寺優官誰敢觸。大材無用且沉聲。吠蚓啼蟲滿山谷。
今皇好古錄斷溝。琬琰天球充黃屋。十龍不惜出禁林。萬牛回首移山麓。滄海老罷行舊令。洛陽還蓄開新目。
西山但覺神奸蟠。易水不聞金人哭。道旁觀者肩相摩。車騎數月猶馳逐。翠色蒼寒欲映人。當時良匠豈天竺。
萬事轟豗誰不然。今人不堪爲隸僕。與悲運慈又一朝。萬鬼如聞鞴械梏。幾時諫鼓似鐘懸。盡拔蒼生出溝瀆。

蛙飲歌

衆蛙強飲角雄雌。怒顋鼓腹入淸池。池面不減一涓滴。千衆蹣跚醉淋漓。學宮老儒課童子。長頭短項叫相隨。
蒲根荇底互嘲笑。我吻猶燥汝不支。白龍魚服過而語。汝輩雖飲奚以爲。衆蛙曹怒呼其侶。波心跳擲如熊羆。
前驅大腹後丁尾。鼓角雖雄劍戟疲。白龍一呷池水竭。諸蛙駭愕號且馳。聚族隱姓入汙泥。羞教東海見涔蹄。

賦得朱華冒綠池

曾見雲錦光明地。花朶雖繁無生氣。又見楊妃出浴圖。未離宮粉香奩意。花意高潔水淸冷。色態兩絕非濃膩。
坐看風曉月斜時。柳癸烟沉天欲醉。不放玻璃光斂灩。高窗低箔如茜染。辟如新晴水碧天。也要紅雲亂粧點。

雲起樓爲徹如賦

白雲縹緲如仙客。只其軒前人不識。高人與雲若故知。近固追隨遠亦得。鬒鬟人物偶爾成。豈有神情與香色。
泊然一以氣類從。如磁與鐵自相卽。主人玉女潭邊住。樓居正直高崖處。赤欄翠竹與山平。便是孤雲來去路。
朝隨馬跡渡頭風。暮宿罨畫溪上樹。雲耶君耶遞爲主。茶烟濕處飛泉怒。雨中自有徐熙山。秋來忽遇王維句。
只今長安浩浩塵。雲亦隨君馬上去。西山退眼萬螺青。是中應有雲流寓。東華擧首卽重霄。垂天漠漠如飛絮。

畢少參舟中見武錄知邱長孺被落詩以悲之

巇嶮麒麟柴車下。疾走不能先駑馬。客座見書身毛寒。瀉水高談爲君啞。穿楊萬輩豈易君。胸中奇麗如春冶。
早知大黃亦帙人。悔賣囊中未央瓦。嗟乎長孺臂在身。韜在腹。彈射百家蔑九流。驅使兔毫如箭鏃。

宿遷道中阻風和方子公

黃河水濁如泥注。曉起顛風欲斷渡。白頭舟子斂手愁。黑霧籠竿大王怒。黃熊廟傾庚辰死。潭底獼猴鎖不住。龍驤萬斛掀一毛。怪鴉作語彎頭樹。我告舟人亦偶然。神靈未必苦相怖。聽風走須乞羊豕。神若有知神亦惡。僧伽古塔向來靈。月下心香聊一炷。假寵乞憐非我心。何以供養唯無懼。人生禍福有前期。辟若古郵亭上路。

中山觀長公雪浪石

銀鉤錯落繞盆唇。遭時燬禁石僅存。峨嵋積雪裏玄雲。坐令靈壁羞季昆。黑山夜渡蛟波翻。飛濤挂壁天迷昏。旋流入眼風生痕。一洗河北印板紋。石中應有道子魂。

天開巖

不到天開巖。不見此山奇僻趣。辟如讀書不讀石鼓與邱墳。不知古人幻變突兀處。石下常生有蒂雲。石旁粘着無根樹。骨格遒勁毛爪塞。山鬼吞聲巨靈怖。靈隱寺前萬竅風。石公山上一方霧。

觀音菴為一心隱齋上人題

古鑊百斛沸春雪。衲子如雲謝不得。堂頭掛牌飯頭飢。軍持每注珠泉竭。室中夜語秋花墜。舉世三寫烏焉字。難將眞藥苦役人。衲衣偸裏菩薩淚。宴息六度萬行場。敷衍水月空花戲。觀音妙法最難思。山僧功德不可議。

千佛堂為玉輪上人題

千佛堂中千箇佛。眼底諸君皆髣髴。旁邊突立千佛巖。紺衣剝落千年物。寒風十月枯青嶂。短尾饑猴跳枝上。毘盧帽子茶褐衫。道是堂頭老和尙。

般若臺為無懷上人作

般若禪人曉禪味。辟如屋底看山翠。又如人持京師書。雖不是香有香氣。荒臺老骨一片青。風吹日炙石文腥。攜將三百溪藤紙。摩取四十二章經。

西林菴為從石上人題

西林禪人東林弟。朝作新詩暮作偈。將禪比詩不爭多。色裏膠青水中味。室中枯坐一繩牀。窗風吹出沈香氣。

集張園分得對字

秋芳老盡枯香在。缸花夜綴朱絲佩。洞庭橘子劈霜寒。碧椀青盤雅相對。鈎月半窗吐薄暉。長眉小史換宮衣。金爐火急焦聲碎。杯面魚珠點點飛。

步小修韻懷景升

江濤日夜銷梅治。長鬚仙人在其下。歌樓夜雨蠟燈紅。袖壓金巵點籌馬。篋中時有青銅淚。賓客無歡神色醉。欲將心腹苦千人。前門投刺後門避。世人眼塞開元錢。那能讀得貞觀字。百萬拋來李白窮。十千唾手袁羊戲。溝水至清河至濁。漢宮不重東方朔。天地老盡垂天翼。斥鷃公然乘羊角。

從軍行贈程生生善刻玉

留都十日九塘報。程生拍手向東笑。三百斤石一手提。自典冬衣買烏號。元霜十月道途難。雪花如石打馬鞍。敝衣三尺不掩體。尙說淮南氣不寒。自從和議成反復。正使羈囚尙書戮。天子咨嗟發帑金。經略提兵過鴨綠。材官猛士氣如雲。玉刻腰帶金麒麟。朝廷豈無胡都堂。人間不少戚將軍。往聞倭奴寇浙時。義烏貴者至千人。倭奴機關亦易與。結羊揮扇驅婦女。十步一伏九步連。八尺神刀吼秋雨。程君切玉如切肉。倭刀雖強不過玉。

達磨影石石影酷似人間所繪初祖像有大儒欲鬪異端刮其影不能盡乃止

禪月羅漢天下絕。螺烟滲石光不滅。面紋漆黑眼生稜。衲衣袖展秋雲潔。幅巾談道老先生。以刀劃影影愈徹。如蟲蝕木偶成文。鏡花豈必生枝節。中山廢圃石如鐵。白浪纏身捲飛雪。移向山中作一盆。飄然乘風華可折。

過斮脛河

北風浩浩吹酒池。萬娥夜舞糟邱堤。飛廉手把火旗麾。少師蹋天不敢啼。是時獨夫眼方纈。古鼎排庭瀝豹血。妲已顔紅倚曲欄。野人霜下踏冰裂。須臾縛致軒墀前。嫩肌凜凜顫垂雪。斮脛傳視血淋漓。仰天大笑瓔珠絕。已見愚臣心孔多。又見耄叟骨如鐵。殿外執圭聲唯唯。聖度如天鑑似水。西方罪臣老更眊。口啣枯草談陰陽。

朝披雨雪夜眠霜。哀覺癡朽目汪汪。何異燭火仰三光。

綠雲菴為蒼麓禪人題

天女乘空灑藍水。秋雲染就層山裏。寫地指天萬尺長。客霧鄧風二十里。篔簹谷前君山側。水冷山枯行不得。藤花格子竹方牀。眼裏叢棺如舊識。

河陽

潘郎種花如種麻。百里霜鉏耘錦霞。掃香少女紅綬丫。東渠西沚浮落花。潘郎去後委泥沙。春風如旅歸無家。道旁瘦樹怒槎牙。明星未出啼老鴉。烏鬢三尺衩襴斜。

驪山懷古

薄雲淺照玫瑰紅。一笑君王三舉烽。羯鼓樓頭鼓一通。霓裳夜舞玻璃風。豬山梁海老英雄。鑿地出天開幽宮。月珠如炬御雨龍。三泉照澈白日同。蓬萊方丈遠不逢。方士談仙如鏤空。賊舸滿載稚芙蓉。堆珠積玉海波中。千歲老狐穴深叢。陰厓占斷石巉巄。飛烏吐火燒青松。鳴雨鳴風怪哉蟲。

五言排律

涇陽驛見王子聲壁間韻愴然有述

只合臨漳死。曹家鬼好文。楓根猶有繡。夜壑豈無春。研乞銅臺瓦。姻求洛浦甄。歌遺塗粉客。衣逐賣香人。客鬼輕殘蛻。騷宮重楚魂。死生且晝理。夜樂勝朝羣。

賦得野竹上青霄拈三江韻

烟勢分層岫。寒梢瀉綠瀧。驚飆拔地洗。能羽撲天降。雨押釵頭重。飄同個字雙。隨根來北舍。遷影入西窗。翳日巢幽鳥。敲風吠小尨。簷頭懸滑水。屏裏繪湘江。曲路逼斜閣。交枝覆斷矼。微霜天女粉。幽語梵仙腔。椽笛知遺族。漁竿識舊樁。染成雲泛泛。帀以碧淙淙。自起操三弄。時來倒一缸。主人那得比。唯有鹿門龐。

和五弟韻

蹵地蒼雲濕。垂天綠幄濃。窗開生翠疊。箔卷膩烟重。委尾千椆鳳。拏空萬部龍。入風旗纛亂。敲月珮璫從。蠏谷追遺律。篔簹墨舊蹤。高寒排雨氣。瀟颯冷雲胸。濛壁稱藍水。遮門借碧峯。湘娥斑瀲灔。莊叟籟于喁。銅韻聲平欺柏。霜髯欲傲松。橫分淸偃蹇。側墀醉龍鍾。鐵畫唐鈎鎖。蟲村杜邛鋒。箒書豪蔡格。箭栝笑吳儂。碎影琉璃樑。鮮香琥珀鐘。他時裁箏籥。規製取芙蓉。

王同先一夕尙痛飲叫笑如常時侵曉三弟來云同病且革以為戲也急往觀之同奄然逝矣遂為長律哭之

道病猶疑謔。那知畢竟非。命輕殉粉黛。形老憊甘肥。事業憑唇立。家園信手揮。分身銜酒陣。一笑解愁圍。黑白人人是。恩仇面面輝。牢籠心入彀。輕巧語當機。望節朝圍社。聞歌夜款扉。乍來乾鵲喜。忽去鮑䴉飛。六月綾紋袴。三冬葛縷衣。預愁酤少値。不畏室啼饑。面古堪描畫。耳頑耐刺譏。甑中無糝粒。袖裏有珠璣。世法猿愁檻。歡場馬脫鞿。醉猶喧夜月。死不待朝曦。破屋遮遺鸛。寒蒿倚素幃。一城俄冷落。四衆半戲欷。在在盤飧減。門門笑語稀。襟懷詩客盡。氣運酒家微。貌熟人頻夢。名輕鬼不威。鴛亡魂宛變。蝶死蛻芳菲。猶勝西鄰叟。黃金帶不歸。

法雲菴同諸開士限韻

送雲歸老岫。荷蓧量幽潭。古榻連池損。凝禪着謎參。閒膠踏石屐。小立探春驂。竹路編龍子。花時過長男。草侵紅版谷。蕉短綠夭菴。角焰抽寒穗。鑪絲吐睡蠶。農人占九九。童子契三三。溪鳥藏深翳。澗毛露淺鬖。疏經過老衲。書額過精藍。欲訪東林去。陶家借竹籃。

又次前韻

怪石含斑蘚。幽雲抱古潭。茶勛憑水簇。詩理入禪參。白恰紛春社。紅衫過筱驂。紈書笎饋筍。紙筆付兒男。鼯鼠全河飲。蝸牛一殼菴。有冠徒似苑。自繭可悲蠶。瘦削山容獨。酣沉柳夢三。近烟紅淡泊。着雨綠鬖鬖。香膩煎雲母。溪光瀉蔚藍。僧來伸紙看。一幅古魚籃。

旃檀館雨中限十一韻

臥觀殘帖蠹。閒撥冷爐灰。洗碗供梨汁。分罏炙芋魁。雉班穿砌筝。兎目長宮槐。謝草吟三復。支堂看幾迴。思深
泉透石。吟苦將蚓枚。黴冊膠春鹵。花箋汗曉煤。鴞飛頻帶子。鳩雨不通媒。種藥愁沙澀。增欄值岸頹。茜衫官長
遣。小服野人推。木壁塗番像。丹房裂淨苔。松膏欲放滿。自起斲旁萊。

香光林即事用前韻

宦網弛三面。禪心積九灰。歲功聽瓦卜。天紐問杓魁。老蠹穿香節。寒蟲叫古槐。江花排岸出。絀水到門迴。割裂
窮巴術。俳優畜馬枚。沉思蝎廢井。久語墮梁煤。子鶴難爲父。妻梅不用媒。立窗石皴瘦。困雨竹懷頹。花社僧來
訊。鷗鄰長可推。附舟求洞藥。置檻養盆苔。作意爲農去。湖田怕長萊。

法華菴雨中諸公以詩相角限得六韻

苦發寒爐寂。閒書折股釵。琢雲裁月遍。儼白粲紅皆。筆悞翻缸落。金淸入梵諧。分闈時一賽。驅悶幾同徘。古硯
文全蝕。廢鐺耳半埋。毘耶多口老。閒引散花娃。

雪中限韻時寓沙市同度門作

天女呈新纈。寒梅著與刑。熨沙溫凍局。擁褐讀仙經。蒼跡紛殘篆。枝濤怒遠聽。鷺饑卷似蝟。蟲窘字如丁。一國
琉璃觀。千枝發亦硎。鏡開古水照。涎熱老龍腥。漏跡埋番夾。寒凘結膽瓶。禪心降槁木。僧夢怯巖扃。臥客全肯
蟄。寒姑早驗鴿。皓姿三十里。淸遠隔吳涇。

其二

蒼茫沉地魄。吼怒峭花刑。罏冷荒茶譜。年豐驗稻經。王正書法首。國令免庸聽。入樹占男女。候晴卜丙丁。凍毫
書破字。古繡結殘硎。岩圓魂先入。水窗夢亦腥。分箋疏白專。溫水護青缾。撥悶頻呵局。思山屢啓扃。歸令拯舊
圃。餒矣憶原鴒。欲訪佳人去。寒舟閣淺涇。

雪霽後仍用前韻

帝女傳花信。陽官布省刑。簾霜淋故額。窗彩爛殘經。軋軋聲初亂。烏烏樂可聽。題書邀賓月。祝面憶添丁。薰帖

防新澗。磨烟散古硎。茗花香後豔。艇子過時腥。老樹波千溜。寒梅月一缾。粉光勻水市。青黛撲門扃。珉瑁噞盆鯽。連錢玩小鴿。面暄酣白戰。決口瀉河涇。

舟中看月仍用前韻

陰靄如不掃。風伯有常刑。樓閣雲初坼。玻璃魄乍經。沙容兼雪看。鑪響入泉聽。近閣梅題遍。橫江鶴姓丁。詩魂將化石。霜頴發於硎。河鼓呈天練。鮫宮匝冷腥。夜光辭嶺蛤。舍利瀉吳缾。窈窕宮腰國。倉琅帝子扃。穿林眠凍兕。觸葦叫寒鴿。濯足求清瀨。剛腸惡濁涇。

舟中風雪遲蘇潛夫遊玉泉不至和客韻

立盡寒枝影。佳人杳不來。掀帷抛斷夢。撥筯寫殘灰。南郭頻愁鬢。東林每憶雷。樹髠啼穉狖。雲凍失邱魁。江渝奔瀾壘。山流膩綠頹。精靈憑化骨。神力假于鬣。一掃狂霾去。千峯萬嶺梅。

其二

積陰負故臘。莽莽壓天來。白馬酸冰渡。蒼猊死凍灰。祝晴頻夢火。詛雨孰鞭雷。撥悶憑毛氏。燒寒命草魁。垂頭花擁腫。裹絮衲臃頹。看帖遮愁眼。噓天鼓怒鬢。青娥隔帶水。負我一窗梅。

題曾太史退如憨齋用十三覃韻

底事欲名憨。百城臥老蟫。愚公谿正北。痴叔舍偏南。罔象珠懸驀。無懷籍滿函。花頭羞豔豔。燕口怯喃喃。庭帀空心樹。窗凝太古嵐。侍兒修渾沌。稚子學沉酣。杜口非無舌。忘情似不男。（佛經有謂五不男者。猶言無慾意也。）已甘中散七。未害虎頭三。乞巧樓全卸。辭鄉路可探。知亡如守墨。想盡類修曇。兀兀迦陵鷇。茫茫甕繭蠶。無絃琴亦弄。不語謎須參。一枕莊周化。多方惠子慚。盲方醫後見。黑味飽時甘。坐挈雲將去。神行不用驂。

小齋有隙地植花木數本同孝若寓庸賦得松字

一曲莓苔地。風光屬老慵。稍除疏冗蔓。略植典刑松。徙石雲紋出。移花月影從。買時纔數本。栽處已三重。紅葉剛遮砌。高枝未掩牕。幹唯求老健。姿不取纖濃。雛爭猶呼鳳。稚藤也學龍。夜增雲淰淰。晴檻雨淙淙。障日聊鋪

葦。防窊且益封。公然藏小鳥。亦自集閑蜂。分擧來屛扇。流香撲酒鍾。折攀愁楚女。燒剔倩吳儂。景入皐條畫。淸連怪石供。幽奇無大小。袖裏九華峯。

夏五望日與德寺紀遊得與字

趂侶爲前導。僧雛接後乘。城中十里水。世外一行朋。似眼初除翳。如禽忽去熁。摩苔因看碣。敲盞爲呼冰。松老前朝在。編遺手起會。倦來披數帙。與去躍孤藤。鄰竹幽堪借。古槐醉可登。溪光時載郭。杯影忽沉僧。雲片輕綃斂。天容定水澄。稚兒行趁蝶。髯客坐驅蠅。蒙密蒼枝覆。晶瑩皓魄升。甕開新易水。瓶蓄舊宜興。梵集諸方磬。波然萬室燈。月尤增瀲灩。風小露威稜。乍入宮荷氣。斜分霧樹層。涼衫輕魯縞。時品薦吳菱。互立談門戶。旋刊酒準繩。杜康將佛事。莊叟作魔徵。近水終憐鷺。飛槍且笑鵬。思光空任誕。求郡復求丞。

集元定行記齋再賦得原字

淨綠無餘地。鮮芳綴滿盆。風迴香出苑。雨洗碧澄軒。滿壁長林字。盈襟易水痕。客來談白傅。書去覓青原。托疾常燒藥。無憂亦樹萱。幽絃淸入潤。淡墨遠成村。見酒猩猩態。憐花栩栩魂。階前三石甕。座上五方言。難至窮仙朔。杯行詎贅髡。閒歌牛晷靜。得采一堂喧。怒若乘秋鶻。競如渴水猿。嗔朝時錯亂。醉醒客更番。戶小停詩罰。籌多訴酒寃。語深僮僕寐。觴苦敎條昏。入樹河垂沒。亞枝鳥漸飜。歸途傳遠炬。警衛已呵門。

元定齋不甚寬而布置有態器具亦精餘與末已仍用原韻賦贈兼訂後來之約

莎徑荒才翦。叢檜影漸繁。山苗分杞菊。鄉信覓蘭蓀。碧蓧蟠爲几。黃蕉揭作門。卷中流峽水。屛裏識湘源。引月來陽樹。邀風入淨軒。摩鐘絲蠹出。洗硯墨蛟飜。戶識王恭傳。家憐次道溫。淸談還正始。近體雜開元。問衲騎頻去。呼兒鳥忽言。蓮苞收茗葉。綺石養蒲根。官長銜參少。山林奏記煩。圖參充午飲。瑤柱出常飧。殊域皆鄰里。時賢盡弟昆。酒鎗貽子晳。石墨往平原。算口常先鶴。餔糟不忌豚。思光鷺羽扇。宏正犢皮褌。（周宏正夏日著犢皮褌。）庭卉非時爛。罏波徹夜喧。星飛銀碧落。灶老鐵崑崙。採藥朝朝舌。登山夜夜魂。易求王烈髓。漸了向平婚。會意成三笑。歸憐買一村。他時烟壑底。洗足聽淸猿。

夏日城西月張園看荷花得蓮字

曉起聞兒說。隔西已有蓮。犢猶懸壁上。屐已躍門前。樹接宮雲近。花藏廟市偏。魚行清冷澗。人語綠沉烟。露葉無多綻。風香繞一壘。偏呼倚蕙侶。聊與蠟紋箋。任意巾衫去。隨身酒盞傳。題詩新滌硯。煮茗自燒泉。有壘微添石。因窪小作田。涼風吹面盡。明月到堦全。鷗鷺搖閒地。梧棬屬冗員。聊爲避暑飲。拚了月支錢。

遊金山寺見舊作有述同遊者兩謝君方子公張明教及童子二仲也

壁上苔痕字。回頭十二年。方平猶眼底。江令是生前。童子來扶杖。山僧試煮泉。浪中鷲隼出。塔下古蛟眠。駭目洞心處。危藤峭石邊。無栽慈竹地。有縱怒鵰天。一壁雲皆碎。千帆瓦忽懸。波涵萬里月。石老六朝烟。楊子來歌吹。南徐閱井廛。萍飄建鄴鎮。豆許海門船。鯊鬣遮晴島。珠胎射綠淵。雲堂招賈客。鹽豉供朝賢。夜火朝嵐市。風枝水響禪。山中無印老。休舉帶因緣。

過三橋莊莊在真州城西余舊遊地也今屬潘稚恭

江上喧闐甚。城中乍解驂。坊趨芹社北。水過石橋南。丫路今猶識。栲楊舊亦諳。未曾添屋舍。稍覺足雲嵐。鶴立琴臺石。烏巢畫舫庵。長廊安棐几。斜幔隱書龕。碎影柯枝亂。疎行竹柏參。異花防鹿踐。細果畏禽含。弈客頻留勢。騷人每過譚。解空猶負墮。高戶也沉酣。幽意關魚鬣。新思類繭蠶。起居凭鄰架。來往借陶籃。地暖溪毛翠。日和林鳥喃。江南山信美。隔水看堆藍。

重九日登釣魚臺限韻

臥柳侵官道。長堤接古墟。宮斜十里粉。畫壁一枝蘆。白果將垂砌。紅蕉半掩廬。僧貧茶具廢。與發酒甌虛。怪鳥鳴空院。寒花伴野蔬。堦前雲沒岫。牀下水平渠。淨業蓮花社。鄰尼柳浪居。道玄唯有髮。中歡竟無書。去矣雲中鵠。知之濠上魚。

至日集山響齋送陶孝若諭祁門限韻

時節同燕谷。家山問渚宮。頭顱將化雪。腰領漸成弓。鄭草終爲帶。楊經竟是蟲。瓶無濡鬣水。筆有怒鵰風。古道

水添石。寒崖翠倚楓。門前端木過。瓢裏子淵空。白腊聊從俗。青襟解惱公。四箴書兩壁。三禮語諸蒙。皺瘦多盈袖。芎窮盡入籠。麋人供麝墨。月俸買肌紅。小史髭皆皓。隣齋耳未聰。蕭然心澹遠。自振乃孤蓬。

其二

夢同青草峽。人遠細腰宫。意氣爭新鍔。文章竇大弓。白頭耽月露。蒼僻註魚蟲。墨老研秦土。衣寬變魯風。苔文鐫翠壁。蘭楫繫丹楓。山市烟如滴。溪潭影似空。飲猿知接臂。言鳥解呼公。門下疑夫子。吳中怪阿蒙。異書搜古穴。珍茗出筠籠。北海杯中白。彭宣座上紅。拔釵妻子怒。識字小兒聰。著述門常掩。微風語斷蓬。

其三

馬上千盤嶺。中山數仞宫。詞場猶負弩。文戰忍弢弓。韻減石家醋。仙成脉望蟲。長官天子諺。鄉里大王風。水影皆涵岫。人家盡樹楓。燒松雲滿市。登閣翠流空。山鳥呼閑客。奇峯禮上公。魚胞眞自別。龍尾價相蒙。謝屐常移齒。張髯免入籠。夜泉頻點白。曉露自研紅。古鼎時留目。蠻音每塞聰。讀書師仲蔚。三徑任高蓬。

上元日同王遺狂過燈市得來字

無復他時意。春燈試一來。寒株陪豔蕋。老女上歌臺。疾雨檀欒鬧。溫風斗玉催。西隣波灩瀲。東市火崔嵬。絲竹情終在。樽彝眼乍開。梁國逢故侶。老矣舊鄉枚。

別恨篇為方子公賦附六言排

種得油麻未長。撇他李子何安。寶枕鴛鴦絲斷。金爐鴨死灰殘。忍啼一語兩語。纏腸千端萬端。總角癡兒騃女。接命朝饔晚餐。獨自弔形弔影。誰人知煖知寒。天上人間地下。死難鬼難妾難。

舟中與諸上人談亡友潘雪松事詩以記之附七言排

為向山僧述老狂。這番清淚又沾裳。薄紅腮頰秋生膩。湛碧瞳人夜有光。阮籍一杯澆磊塊。徵君千頃泛汪洋。方言故事閑編集。白水青霞洗肺腸。玄理每將參國是。冥譚直把作家常。終年問道忘人我。老去論交絕輩行。五十金閨纔挂籍。八年符璽尚稱郎。虛心聖主憚詞正。側目權臣避矩方。大易傳成王弼死。小桃園就洞仙亡。

葡萄方丈新蓮社。首帕街坊舊燕梁。司馬也須楊惲在。廣陵終作孝尼傷。極知賓落棲眞地。不是荒唐御嘿鄉。
魂魄若歸先洞府。平生開口說天堂。他年京國西州路。慟殺羊曇哭幾場。

五言律上

盧溝道中

驛路風塵甚。殊方伴侶稀。馬猶思並轡。鳥也厭孤飛。樹老春無態。雲生山有衣。紅亭拚一醉。留着闘寒威。

良鄉道中憶弟

同調古無有。相憐今亦稀。如何萬里去。又作兩行飛。孤塔銜人立。寒雲並馬歸。長安三月裏。好得看輕肥。

宿涿州

旅館侵霜氣。疎題度月明。侍兒偎火語。黠鼠背燈行。別弟心常楚。離家夢不淸。相去未半載。馬足幾千程。

河間逢北去人寄書口號

爲報東征使。行行路若干。長途雖厭倦。弱體幸平安。逆旅春無況。離亭夢亦寒。愁心揮不斷。日暮幾千端。

夜行

野暗毛精壘。天昏太史河。陰林晴見火。山屋夜聞鑼。濁樹疑人立。衝風似鬼過。僕夫前慰我。官路已無多。

鄚亭小餐

濁上江亭憩。溶溶水泊堤。庖人供薄餅。童子薦香梨。朱鬣魚三寸。白花酒半提。黃昏人欲去。窗外馬頻嘶。

高唐道中

好似蘇季子。辭燕又向齊。鄉心隨日暮。望眼盡天低。古道荒人影。寒沙重馬蹄。如何愧小鳥。不占一枝棲。

過滕贈縣尹趙年兄乾所

乘月過滕里。踏沙度薛城。山雲封去馬。野葛翳行旌。官舍栽花徧。民家種柳成。停車問父老。之子有能聲。

舟中

白鳥當窗坐。青山映水行。看雲諸態洽。弔古百愁生。近海魚爭大。隣淮酒欲清。長亭不可數。回首呂梁城。

舟中同黃綺石沈廣乘湯隕陸賦

天上飛王鳥。人間附郭舟。霞光晴入市。雲氣晚成樓。肝膽皆知盡。腰肢各未休。浮生命五斗。空腹念滄洲。

往有誤傳龍君御死者作詩哭之後讀塘報始知君御方立功塞上喜不自勝因并前詩存之以識交情

舌鋒分明巧。情鍾分外癡。傳君無妄死。累我斷腸詩。擲果嬌胡女。從軍小健兒。陰山三尺雪。千里白旄旗。

附哭詩

可憐千片玉。竟作一堆塵。住世爲前影。居官浪裏身。從來貪飲啖。頗亦健精神。會不得四十。傷哉如此人。

其二

不合成還客。那堪掩夜臺。人應銷朽骨。鬼亦溺寒灰。海闊羈魂度。天昏怪雨來。高堂懸愛子。早晚若爲哀。

其三

多少人間死。於君特愴神。玄言從此盡。白日奈何春。禮法饑狂士。乾坤侮儒人。再來如有意。莫見宰官身。

鶴林寺和尚

竹裏逢開士。花間覓著書。禪觀今果足。文字往因餘。聽雨知魚樂。開軒任柳疎。自憐嬰世網。敢復事空虛。

舟中

莫自夸強項。逢人且折腰。微生信坎止。作吏也逍遙。山月領歸棹。江雲湊晚潮。古來差快意。唯有一王喬。

同江進之登金山

白浪三千頃。蒼巖二十盤。鮫人分夜火。龍女給晨餐。潮漲天難定。地孤石也寒。由來多勝迹。草裏讀碑殘。

其二

寶楯千年碧。爐烟鎮日青。穿藤逢石怒。倚險嗅波腥。鼉過吞人影。潮來念佛經。幽期如可訂。住此學沉冥。

渡太湖

野樹澄秋氣。孤篷冒晚暉。漁舟懸網出。溪叟載鹽歸。山疊鷓哥翠。浪驅白鳥飛。暮來風轉急。吹水濺行衣。

泊西洞庭

白浪侵天冷。青山引黛長。朝童迷水怪。夜女出江黃。種橘皆成市。鑿山半作堂。路疑煩指點。洞口覓漁郎。

東山晚望

轉厭人間少。翻愁大地空。石枯山眼白。霞射水頭紅。浪惡驚三老。魚稀祭五風。奇峯探不盡。點點亂流中。

乞歸不得

不放陶潛去。空陳李密情。有懷慚狗馬。無路達神明。竹影交愁字。鶯啼作怨聲。但憑因果在。隕血誓來生。

紀官

薄宦經年許。心情好欲慵。詩書攻俗諱。耳目信塵封。生女從呼囡。學音慚是儂。令吳何所有。震澤兩高峯。

初杜門

一笑揮銅綬。高眠謝部民。放風疎垢髮。信懶着閑身。吏省公移字。堂清案牘塵。靜居堪養性。州郡但勞人。

齋居戲題

深入終防餌。高張遠避羅。課兒書上字。聽客唱吳歌。檢藥神方少。疎經悟語多。一枝生計足。五斗奈人何。

戲東江進之

作令眞成累。全身總是歸。道傍春自謔。人裏鬼相依。緩繫牛皮帶。寬披燕子衣。雲霄終有翼。舉取一行飛。

惜日

芳樹低簷淺。遊絲繞戶牽。閒情觀祕戲。消日坐枯禪。范蠡藏身險。莊周入夢顛。浮生如石火。何物可長年。

任意吟

解帶腰肢免。投閒意態疎。縱心搜樂事。信口釋羣書。萬物齊非馬。千仙飽壁魚。有名終是累。無用可還虛。

荒園獨步

寒食春猶爛。東風草自芊。花燃無焰火。柳吐不機綿。宦博人間累。貧遺妻子憐。一官如病旅。直得幾緡錢。

病起

病起心情太。閒來禮法疎。愁聽傳事板。懶答問安書。不去終慚鵠。無才合類樗。何如逃世網。髡髮事空虛。

夜起

涼月穿紗見。微風響樹來。夜蟲親火語。窗鼠觸明迴。坐臥憑書遣。行藏作謎猜。終宵眠不得。無計緩愁哀。

偶成

嵇叔終疑傲。陶潛總任眞。祇因圖事簡。不敢恨家貧。宦邸爲歡少。鄉書報死頻。彌天都是網。何處有閒身。

獨坐

胸臆知難盡。行藏未可陳。攤書嫌字小。烹水試茶新。撥悶占茅卜。祈歸拜土神。閒雲與倦鳥。終是一流人。

述懷

歲月無停晷。還旋快織梭。寐來趨夜壑。老去皺恆河。悟法東西祖。藏身大小何。一漚能幾許。枉自著愁多。

和江進之寒山寺之作

山寺依人境。乘閒且杖藜。好花營地種。熟鳥認枝棲。洗鉢防茶老。開軒礙竹低。西來空有義。記取鵓鳩啼。

其二

忍草侵堦徧。慈雲滿座飛。愛花僧是業。伺食鳥成機。一榻書和卷。三生鉢與衣。塵勞方未已。合掌願皈依。

初夏同江進之坐孫內使池臺感賦

竹隱千花徑。亭開卍字欄。銀塘驕水鴨。羅幄護風蘭。邸報傳來悶。民膏到處難。東南供費極。不忍更凋殘。

其二

細果亞枝重。垂藤拂幔低。檀煙薰睡犬。松子食雛雞。情鳥雄雌狎。名花姊妹齊。繁華終有氣。端不似山棲。

登陽山

嶮石蹲如象。枯松皺似鱗。鶴仙何處是。龍母果然神。穴有能言獸。巖多不語人。吳宮零落盡。蹤跡果誰眞。

飲徐參議園亭

古徑盤空出。危梁夾水行。藥欄斜布置。山子幻生成。畝仄天容破。玲瓏石貌清。游鱗與倦鳥。種種見幽情。

贈江進之

苑花經四果。門柳近千枝。年儉遲君俸。官貧獨我知。痛民心似病。感事淚成詩。不是催科拙。由來薄繭絲。

其二

數疊銅符篆。一揮案牘塵。賓朋嗔事簡。妻子怪官貧。德畏民無獄。道治鬼不神。知君本仙令。家世武陵人。

其三

窺銅憐貌減。裹鬢覺霜欺。鄉語青奴誤。宦情白鳥知。佳兒能問字。小婦與塡詞。解得庭中樂。閒官亦可爲。

其四

幾年名茂宰。豔治古長洲。霸氣吳宮盡。濤聲震澤秋。花深苑作國。人去館爲樓。簫管家家曲。那能不醉侯。

其五

端居持簡體。吏隱見仙才。案牘皆詩料。紛厖入酒杯。橫烏移卵去。靈鵲抱巢來。一見逍遙作。知君笑口開。

其六

債子今應長。錢兒久不神。簿書行流水。參佐擁空塵。蓄古頻分客。題詩每向人。退齋修竹裏。盆沼潑文鱗。

其七

嘗膽經時苦。勞薪幾日休。禿鬚黃印綬。芒履足平頭。簿領分從事。腰肢惱督郵。可憐人似玉。羸得髮如秋。

其八

專諸遺舊劍。西子變新娥。國大遊民聚。時清豔事多。炫城花似面。絡地水如羅。團扇前溪上。吳娘唱子歌。

邱長孺

不問南和北。都成故與新。放開雙孔眼。閱盡一時人。言語誰同味。肝腸孰最眞。金陵居可買。是否作佳鄰。

其二

橫金米如珠。洞庭春似雪。只恐君不來。君來我當設。酒可供千人。米亦勾三月。君來當即來。明日吳令發。

張伯起

兩年稀面見。一字到官疎。白石連雲養。青苓帶雨鋤。尊前紅拂傳。花下古釵書。兄弟多名理。何山故不如。

曹以新

蹤跡人間冷。生涯一世疎。近花安酒臼。避雨約牀書。文雅王元美。清夷孫太初。長慶名不死。有子亦爲餘。

張幼于

家貧因任俠。譽起爲顚狂。盛事追求點。高標屬李王。鹿皮充臥具。鵲尾薦經牀。不復呼名字。彌天說小張。

皇甫仲璋

愛客常投轄。登盤必市鮮。茶烹無色水。香煉不燃煙。高士披先傳。稽勳拾舊編。藤花繚閣子。點點綴青錢。

劉子威

盛事推宏正。高才足雁行。丹臺函姓字。石鼓篆文章。管庫名伊呂。閉門讀老莊。時賢零落盡。天壤一劉郎。

其二

山居忘甲子。玄想證無生。天意私高士。人間瑞老成。文章不死藥。形體歲星精。避世羞藜火。挑燈傳五行。

縣齋孤寂時曹以新王百穀黃道元方子公見過有賦

官向清時懶。囊添舊日貧。琴孤將贈客。鶴慣不疑人。怕死歸嫠子。休官謝鬼神。寒雲流日影。霞氣赤鱗鱗。

題方子公蓼莪館

卜築依蒿里。高篇寄蓼莪。天空猶墮雪。地苦不生蘿。夜月呼山鬼。秋墳咽楚歌。近軒多古柏。攀折淚如何。

歲暮卽事

蘭焰添燈重。花光襆夜紅。綠枝閒玉剪。金帖恰屛風。宦意如霜草。鄕心折晚鴻。誰能學少女。眉畫入時工。

除夕同王百穀皇甫仲璋方子公衙齋守歲

爛貼宜春字。聊爲卒歲歌。宦能容脫網。客喜不張羅。始覺門如謝。剛憐肉似何。江湖新管領。一徑白雲多。

元日述懷

客署閒花事。鄕心醉柳條。閉門春草長。高枕白雲驕。牛馬呼仍在。鵷鸝路已遙。有田堪種米。罄折笑前朝。

元日方子公對弈

三百爭馳道。十千計賭錢。屠蘇憐得後。弈品僭居前。花錦添新日。霜毛減少年。誰能黑白裏。悟得遠公禪。

述懷

種樹先芝桂。裁衣度薜蘿。做圖懸祖炳。敗絮擁妻羅。邱壑馳驅甚。玄虛色相多。市朝無拘管。何處不漁蓑。

病痊

病合當求去。宦情非是闌。與其官作病。寧可活無官。腰膝皆相賀。妻兒亦自讙。高堂垂萬里。誰與說平安。

苦雨

轉覺雲尻重。翻疑天苦辛。橫將無厭雨。淹殺有情春。山作龍鍾貌。花如失意人。百錢一斗米。誰與貸官貧。

宿惠山僧房

小閣塞灰火。清香古佛顏。嘲來吹雨葉。雲起壘山鬟。白髮隨人指。青峯送客還。紅塵觸處到。長日下幽關。

其二

排遣何曾達。思惟亦是塵。病翻爲樂果。髮在是愁因。松老皆成佛。花清亦避人。禪棲如寶許。色色可怡神。

初晴

暾日遲遲影。和風淡淡新。山微舒態度。柳小足精神。宗測當如祖。梁鴻竟傍人。欲從遊客飲。除袖覓紗巾。

偶成

世事憐貪餌。同羣怪獨翔。攤書時引夢。臨水或思鄉。兄弟皆年小。山林之日長。行藏細檢點。多半是襄陽。

其二

佛大剛盈尺。山高也避塵。時時聞戒定。法法遇貪嗔。竹粉遺天女。松脂食道人。南能休借問。即汝是前身。

其三

羈客胸懷少。天涯伴侶稀。未須愁獨立。終是念歸飛。雲來吹水葉。潮去落沙衣。酷憶湘江上。梅花伴釣磯。

寄江進之

吏老心尤苦。才清調轉孤。花飛常亂押。梅氣欲侵符。舊俸開來否。新糧勾也無。政成須勉強。尺步是巇途。

嘉興道上過古寺

金盡沙爲地。竹枯水過籬。龍池蛙帶子。佛頂雀啣泥。古迹錢王是。殘經宋代疑。道旁龜剝落。草裏臥豐碑。

嘉興道中

彌野桑成市。排溪柳作衙。菜香齊吐甲。樹煖欲蒸花。天色滑如卵。江容潤似紗。酒帘青帶上。三五聚郵家。

過龍井

數盤行井上。百計引泉飛。畫壁屯雲族。紅欄蝕水衣。路香茶葉長。畦少藥苗肥。宏也學蘇子。辨才君是非。

飲湖心亭

便可無方丈。何須說洞庭。雖云舊山水。終是活丹青。濃淡粧常變。天喬性亦靈。白波千丈許。最好湖心亭。

靈隱路上

柳縷時常罥。花溪不斷飛。因尋澗底水。忽過樹傍扉。面熟逢僧問。心閒數客歸。沿流多石趾。儘可作漁磯。

其二

柳光吹綠焰。溪雨作紅烟。花氣蒸雲熟。石紋帶乳鮮。聞香知草性。隨例與茶錢。淡冶應無比。幽奇亦可憐。

其三

細鳥傷心叫。閑花作意飛。芳蹊紅茜雨。古澗綠沈衣。豔女逢僧拜。遊人緩騎歸。幸隨眞實友。無復可忘機。

過靈峯

冥漠烟如醉。空濛日帶青。有山兼有澗。宜榭復宜亭。避客愁雲熱。拜僧怕佛靈。無心竪拂子。隨意舉蓮經。

過龍井

都說今龍井。幽奇踰昔時。路迂迷舊處。樹古失名兒。渴仰雞蘇佛。飢參玉版師。因循坐谷口。欲去復還疑。

去湖上

浪迹西湖上。兒童問總知。能言出入處。及與往來期。不忍題歸字。終難滯許時。眼前雖別去。只恐病相思。

天眞書院陽明講學處

百尺頹牆在。三千舊事聞。野花粘壁粉。山鳥煽爐烈。江亦學之字。田猶畫卦文。兒孫空滿眼。誰與薦荒芹。

初至紹興

聞說山陰縣。今來始一過。船方尖履小。士比鯽魚多。聚集山如市。交光水似羅。家家開老酒。只少唱吳歌。

吼山觀石壁

知不是天造。良工匠意成。千年雲氣老。七日渾沌生。精祟虛無出。猿猱嘆息行。道傍因借問。恐是越王城。

蘭亭

定武石空在。蘭亭蹟已譌。清流大概是。峻嶺果然多。古屋穿新霤。蒼松瘦老柯。墨池閒貯水。猶得放邨鵝。

諸曁縣

近水多魚稻。依山卽市廛。野人朝閉戶。溪女夜牽船。俗健惟貪訟。田寬務積錢。僻居饒轍少。客到也喧傳。

贈高峯

捉得松爲柄。粘來紙作衾。山雲嬌老態。谿水有無心。掛錫沉香樹。安禪天竹林。西來聞會取。空跡寄飛禽。

贈海禪

海公知道者。閑雅好威儀。餉客雲千斛。論心棒一枝。豈無眞法友。畢竟所依誰。余亦貪佛去。因君乞聖師。

宿雙清莊贈印上人

百折琉璃沸。千峯帝網羅。更憂塵界少。卻礙嶺雲多。說法烏成馬。窮源水是波。死關眞箇死。賺爾兒孫何。

贈蓮小師

解法生明本。登山熟導師。閉門常禮懺。會境也題詩。敲石分香草。煎花供茗糜。人天一雙眼。望汝小厮兒。

潘庚生館同諸公得錢字

山色重重冶。雲容片片鮮。花風香水氣。梅雨潤苔錢。茶別松蘿味。蘭銷鵲尾烟。每于詩外旨。悟得句中禪。

贈景升

麈柄韻如屑。匡牀味似禪。閑惟追酒伴。忙亦檢詩編。是客皆停轍。何人不道賢。聰明事事有。大抵只無錢。

宿落石臺山房

蒼翠垂三畝。涼陰可一庭。茶烟和霧出。燈影入流青。快眼山容熟。蒸巖雨氣腥。溪聲寒到枕。閉戶了遺經。

其二

不獨林園勝。居停更可兒。雲生臥地石。山壓傍牆枝。字母逢僧轉。文心問水知。看君舉業好。岐路不須疑。

泛溪

小筏平如舫。文紗蔽赤欄。只貪下水易。誰識上灘難。蕨粉和爲餌。石斑鱠作盤。梅天多驟雨。重衣晚亦寒。

新安江

一里垂千折。一山迮萬盤。草髡和尙嶺。石腐秀才灘。入峽逢天小。投厓嘆鳥難。輕舟薄似紙。未慣也心寒。

其二

咫尺愁溪盡。縈迴覺路疑。小舟尖似履。細纜密如絲。下水貪奇峻。歸舟嘆嶮巇。相逢不用羨。亦有放流時。

其三

怪石穿江出。江寒石亦寒。或從舟底見。或作假山看。聚客多茶店。逢人上米灘。溪流雖較險。下水也平安。

其四

浪惡石尤惡。膚青骨亦青。玄巖聽鬼語。野燒炙龍腥。樹古疑唐族。碑欹或宋銘。可知太白老。浪說有猩猩。

其五

市郭全然少。崖邨大抵同。谿雲千片黑。山火一絲紅。暴雨蒸沙氣。高巖返去風。驟來應驟解。昨夜月如弓。

其六

山都吟復笑。猩語是耶非。易黑江湖面。純青客旅衣。草根魚子長。沙末燕兒飛。家信雲捎去。郎歸計日歸。

其七

雲細蒸山出。溪澄見底空。買鹽多婦女。汲水盡兒童。江有往來浪。神無南北風。暴流皆石齒。得失在頭工。

其八

草豐不辨樹。山隱卻如烟。客舫因灘淺。牽夫傍兒眠。誰家朝奉去。幾得少年還。歷盡江兒水。贏來合子錢。

其九

浪子由來苦。行人大抵勞。山雲低壓帽。谿雨惡侵袍。欲得恣心意。除非伐頂毛。將鷗與鷺比。畢竟是誰高。

其十

涼風泌石骨。快雨過山頭。筏上行沙鼠。雲中嘯老猴。天長鴨綠水。斜許輸青舟。萬里遊垂盡。六體休未休。

贈心湛一小師

布衲裁烟霧。蒲團藉草莎。雷峯定裏火。湖水觀中波。剃髮嫌根在。忘言恨舌多。少年色力健。魔佛奈他何。

拜長耳和尚肉身

輪相居然定。鬆光與鬢新。神魂知也未。爪齒幻耶眞。一個莊嚴佛。千年骨董人。鐃他銅與鐵。到此亦成塵。

憩法相

峯脚微微仄。篁梢箇箇清。聽鐘龍懺悔。入室虎經行。轆爭和泥重。頭茶帶紙輕。山僧談往事。一倍惜塵情。

留别黃道元

踪跡頻頻至。鄰僧箇箇知。會多嫌話少。坐久畏饑。說虎歸途怯。懷鴛夜夢癡。一燈禪榻下。睡看小沙彌。

戊戌元日潘景升兄弟偕諸詞客邀余及洪子崖知縣踏青真州東郊以雲霞梅柳句為韻余得度字

一里一停艭。搖搖駐青霧。歌長牙板溫。酒響鐃簫度。雪盡露山身。沙平吞水步。凋冷鑼春泉。芽香吐枯樹。

淮安舟中

别思抽如緒。醒醒也不休。觸篷風自語。礙櫓浪相揉。野釣空舟側。荒窰古渡頭。微官眞可笑。諺語拾薹猴。

其二

兀兀嘆空滯。西風雨日餘。近牀鋪紙筆。研粉類方書。觸目無非網。登盤只是魚。荒村經水後。十屋九家虛。

其三

空郊不可行。積礫與蒿平。菌耳懸枯木。燒痕入古城。按圖知舊壘。認柳識郵程。一望淮陰墓。令人百感生。

其四

河堤千里道。柳縷萬條陽。客是粘愁蔕。禪爲治苦方。鄉思魚子飯。酒夢蛤蜊湯。漸覺讀書懶。游蛛網筆牀。

宿房村

野廊吹加勁。膏微影漸黃。殘爐煨糞火。敗絮擁蒿牀。結遠酸皮骨。沙飛澀胃腸。離魂相伴住。合眼見江鄉。（糞火。出涅槃經。）

徐州道中

西風吹日夜。千里旱沙黃。馬急知韁促。人疲覺路長。安心猶有法。醫懶卻無方。何不遂長往。俺俺名利場。

濟寧守邀飲南池

踏影入春叢。碑荒榻半空。樹分菱藻月。灘響鷺鷥風。落絮粘行牘。殘餅誑小童。夜深鈴卒語。窗外一枝紅。

青縣贈潘茂碩

竹葉遮人吏。公移只坐銷。印牀生木耳。廨舍長蔬苗。貧邑多詩料。閒官有醉僚。一城不斲武。容得幾科條。

入燕初遇伯兄述近事

撇卻閙囂究。殘書且自哦。官貧人事減。客久面紋多。壞壁塗僧像。高窗見鳥窠。詞曹雖冷秩。亦復愼風波。

尊經閣偶成

一月戶長扃。幽廊雨過腥。雲生山被酒。客去鳥聽經。碑古漏痕徧。槐高日影青。鄭家書帶草。隨意滿齋庭。

學齋留梅子馬

踏盡高槐影。青蟲落酒巾。袖攜三月草。衣浣一年塵。夢裏聽朝事。杯中覓聖人。貧廚非大祭。未有肉留賓。

送張西麓之任羅平

疋馬夜郎西。層山萬綠齊。空江行罔象。瘦嶺出偏蹄。番隸多如豢。蠻歌乍似啼。僻鄉名蹟少。愼勿壓標題。

遊滿井

怪我頻來去。無樽亦嘯歌。店荒酤酒濁。僧近施茶多。竹裏分黃鬬。波間語翠娥。溪光最勝處。高柳蔭長坡。

劉常侍水軒

入室翠層層。秋容分外澄。花分西內種。樹古北朝僧。波淨寒生簟。峯高夜見燈。墨光濃淡裏。山水趙吳興。

其二

隨意移牀枕。無窗不可眠。西山籬落下。流水釜鑪邊。葵葉遮城壘。荻花隱寺田。兒童私打網。時有白魚鮮。

其三

竹箭崩沙岸。槐根出釣磯。卷簾山放入。打菓雀驚飛。護藥添新幕。拋毬換短衣。倦來觀洗馬。幾絡盡珠璣。

其四

敞屋高臨水。卑垣奥作廬。山僧能咒樹。童子解醫魚。劍玦充文具。歌謠集古書。之乎亦不識。聽卻幾盈虛。

尊經閣偶題

長感慼何爲。曲肱愧孔尼。草髠留敗砌。樹老落乾枝。飛鳥啣殘字。園丁搨舊碑。鄰齋四五叟。日日染愁髭。

雙寺逢本上人

高僧如瘦鶴。懶得著袈裟。雪案堆莊子。花函藏內家。問方醫病竹。鄭水泛春茶。一室沉香氣。青烟吐白紗。

坐小修齋中

寒日籬花少。虛窗五尺餘。硯皴呵繡墨。壁老劇蟲書。定業詩調治。幽憂酒破除。家人攀釜看。綈錦當黃糈。

送白教諭之昌邑

依舊中山氏。長然即墨侯。衣寬存禮樂。篋傲裏陽秋。坳日流紅暈。鹽花上黑頭。到時圖海市。東去是登州。

送艾教諭之鎮安

一百二秦地。三千五去程。山鮮充豆品。野服禮諸生。把卷聽夷樂。開軒見虎行。猶將京國意。一洗近邊城。

冬日雜興

殘菊收新藥。丹書綴斷編。硯呵膠婢指。苔老夾冰錢。百衲支風慣。空杯見雪顛。緘書報知已。霜犢蠟花箋。

其二

瀉紙羅紋滑。飛枰石子寒。菊衰愁別蒂。鶴老夢歸灘。香重紅膏泣。粉粘白蠹殘。寄聲詢衲病。馳帖報花安。

其三

雪灶抽寒焰。辰香揭炙塵。譜詞分侍女。竇帖與門人。邊信封黃鼠。鄉心想白鱗。卑官與大吏。一種逐蹄輪。

其四

殘帙隨風卷。閑窗盡日哦。膽瓶青剝落。梵唄語殽吪。寒節逢人少。新詩說酒多。小蠻持管笑。呵墨寫長蛾。

美人臨鏡

一片湖州水。吹光到曉堂。暗挑時世樣。校取淺深粧。山髻平分疊。宮眉與鬭長。常時梳掠罷。背底立何郎。

其二

强起淹餘睡。柔多豔亦多。笑時添雨靨。恨至疊雙蛾。印指生寒暈。分釵割水波。休將明月比。仙子不如他。

其三

野豔雲爭出。幽閑蕚並頭。分明呈舞態。只是欠歌喉。西子不離水。綠珠長在樓。娥英若令見。匣取洞庭秋。

其四

百看百如意。隨他作笑顰。同釵生溜影。分耀及旁人。睡少添自重。思多理注頻。面光滑似水。脂粉不如塵。

送武岡州判張子之任

雉堞倚山郷。青蛾立曉堂。胥徒勤檢點。蠻語細參詳。湘竹裁荆杖。藤花上牘牀。荒衙通野落。士女半夷裝。

人日

旅況無些子。空扉閲廣輪。氣寒薪少力。客謝几生塵。心切投林羽。身悲貸沫鱗。滔滔人盡是。未始出非人。

穀日懷潘景升

西湖多少地。客信也難知。流落依何氏。巉岏歷幾支。吳娘嗔罄橐。杭粉上愁髭。記得拈杯處。題分穀字詩。

題龍騰山房

急雨朝飜綹。飛泉夏入廬。竹高遺鳳子。石長出雷書。山鳥啣雲語。園丁帶翠鋤。南岡北嶺草。枯卻幾年餘。

王氏雙節

玉折苦相仍。彤編合並稱。淚枯雙井水。心死萬年冰。惡粉常芟竹。凄花每避鐙。霜眉白似縷。閲盡幾衰興。

花朝日白蘇齋看梅

一倍惜花時。寒香滴酒巵。幸依無事客。且喜不蟠枝。近枕通幽夢。安禪伴淨尼。未知白蘇老。酬唱幾番詩。

昌平道中

柳條新婉孌。麥隴漸柔豐。閃日雲光薄。翻空旆影紅。馬嘶不見蠶。轂響但聞風。恰爲青山去。青山塵霧中。

謝在杭鍾樊桐諸兄集郊外

百晤百迴新。肝腸絕少塵。未言先側耳。每笑必傷神。落搴沾行帢。空罍惑醉人。石潭情到底。信手出纖鱗。

送李湘洲使浙

咫尺山東道。千艘與萬艫。郵樓常下鑰。驛飯且炊菰。閉口聽朝事。降心狙佛徒。不言知向越。面上有西湖。

其二

別路紅橋上。無情亦有歌。青山遮道石。流水拍雲波。北闕新知少。西湖熟夢多。向來題字處。墨瀋遍嵯峨。

秋日集江進之王以明方子公王章甫小修飲崇國寺

露葉滴秋窗。竹香人酒缸。嬌青槐子破。淺嫩菊丫雙。石火增茶韻。松音出梵腔。冥心真契理。甕裏有蓮邦。

九日大慧寺登高遲家伯修黃平倩不至

蒼色滿諸巒。如何獨自看。閒僧四五衆。丈石兩三盤。白額題高塚。紅衫度遠欄。北風侵骨冷。端不似秋殘。

過通州

白舫綠油扉。多時夢亦稀。浪中舟雉見。郭裏水禽飛。古寺荒何代。空楊瘦十圍。四年一帶水。三度斷腸歸。（時亡女附舟南歸先爲亡姪及姪女。）

寒溪道中

空巖著古花。石路水紋斜。瘦野多菰稾。桑門屢餉茶。逢人皆說旱。上馬但愁沙。匝地誅求盡。孤雲也失家。

叢臺

夢繞陌花薰。殘宮沒野蕪。秋空吡鳳淚。陰谷女龍雲。古水空沉照。飛蛾每化裙。苔封埋半碣。斑剝有遺文。

雨中過王官谷香光林

跣屐入春叢。拾芳攜畢籠。一番洗竹雨。幾陣報花風。薪老知茶忌。鬚長諳藥功。疎黃穠碧裏。一樹石榴紅。

其二

為藥常燒竹。貧僧每貯糧。觀心三點字。疊膝一繩牀。譜石增新樣。和香覓舊方。黃柑栽未幾。已得五拳長。

風柳

夏后傾城喜。伞家遍體腰。蝶魂拋冷絮。鶯夢惱娟條。幾日青門道。當時紅板橋。閒思與閒恨。種種逐煙銷。

和王以明山居韻

蠟屐先春試。新詩倍日吟。為花常駐馬。有字即題襟。竹老雲辭去。廊空月到深。將何伴幽冷。水響與柯音。

其二

自候烹茶火。閒開看竹窗。方情四五衆。花事兩三樁。古注多題什。鄰翁也姓龐。虛空繫得否。無起亦無降。

其三

小石含山意。柔風寫冶情。卷終香字損。禪起錦綿輕。第水兼新品。注花帶別名。晴沙看鷗母。引得小雛行。

其四

飽食長腰米。高撐過頂枝。閒尋施藥地。細剖訟花辭。霧眼添燈暈。雲瓢挂瘦師。山齋通夜雨。腸斷子瞻詩。

其五

細鳥藏窗葉。幽花綴靜枝。獵心生畢管。冶習露春詩。為髮添塵冒。因寒罷講期。貪嗔眞可去。何事併除癡。

其六

潔得如霜室。層層畫岳圖。僧貽少室屐。舶買嶺南盂。徑僻花爭發。林深鳥盡趨。趁時先貯釀。莫遣渴來沽。

其七

撥卻閒生事。孤清亦可風。半痕離樹月。一影沒池鴻。種菊防沙蝨。加綿濾水蟲。近郊多麥隴。青鬣好柔豐。

其八

幾日窮彫鏤。嗒然一遇之。辟如風與水。相識忽成漪。夢情雲入肺。吟定髮生岐。好挾飛仙去。深山伴種芝。

柳浪館月中泛舟

煙樹溼茷茷。殘缸細隱紅。池容通國水。柳散一城風。僧靜能消月。庭方好貯空。幽窗漁梵冷。童子印香終。

瀟湘舟中別某禪人

山深影獨翔。端月似冰涼。石入分泉鉢。莓生濾藥囊。樹頭懸笠子。經背寫花方。若遇湘君去。琅玕截許長。

岳陽舟中同諸上人語

棧子碧絲繩。官程亦伴僧。每聞靜者語。似飲熱時冰。隙月銜簾幌。高雲謝繳燈。七番經過地。話盡一窗燈。

漢陽嘆邱長孺

不是頻遊地。如何亦遇君。相看惟惜死。所問不離雲。白帢增官韻。黃蕉織水紋。怡心今較可。傲笈委緗裙。

其二時長孺將赴武場

解躍穿花轡。學披細葉衣。詩於七字長。面較別時肥。怒石當江立。腥鳶貼水飛。他時蒲社飲。倍感友朋稀。

舟中逢周行可

君是滕元發。長知破浪來。入羣瞻嶽嶽。顧水影鬖鬖。黃石會窺奧。稠林每亂才。通侯畫地取。筠管亦何哉。

登平山閣同江浦諸友論文

石路突寒松。柔嵐被遠封。白波千里舶。青靄六朝鐘。雲老蛟還窟。窗晴雨洗峯。文心喻煙水。吞吐幾重重。

將抵家園作

都說還家樂。今日無此情。稍稍親宿枲。漸漸入愁城。嶽月隨歸夢。蘆風作苦聲。令人仇鬢髮。遮我學無生。

其二

況是風吹旐。那能石作肝。一門冰水淚。十里路人寒。痛絕椿堂雪。孤他熊膽丸。郭西原上草。曾是繡歸看。

冬盡

怕見曆頭殘。窮年逼小寒。見人黑髮去。自檢白髭看。好句逢僧得。新懷語客難。雲山與烟水。夢着也成歡。

除夕觀諸公飲

剪卻殘膏穗。閒觀未了棋。角杯窮酒事。分帖記花時。白髮羞螺子。青溪訪釣絲。買櫻新作笠。江海任吾之。

雪霽看月和度門韻時將發玉泉

一片牙光地。南宮墨不成。近窗花淡泊。就枕夢孤清。弔古前朝淚。耽憂後夜行。刻期峯頂上。踏雪共題名。

舟中元夕偶談郡中舊事

又見一迴圓。長江淨可憐。稍談朝野事。遞語盛衰緣。萬井濃華歇。孤燈沙雪前。瓶梅香楚楚。似欲關枯禪。

元夕舟中同馬元龍夜話

夜深燈焰殘。月色淨諸巒。近水臨窗語。和烟帶樹看。貌兼杉影瘦。思入井冰寒。拚得一番死。參禪也不難。

荆門道中

山勢錯隆隆。斜曛若稼同。看人登迅坂。叱馬作聾蟲。廢驛崩橋石。閒花遠塢風。私營與公事。了不到心中。

其二

十度麥城道。三分漢壽侯。蠻鄉耘土瘦。鬼俗見殤愁。烈蹟窮諸夏。青山讓北坵。毘尼稱弟子。葷血可能休。

峴山道中聞頌汪使君德政詩以紀之

閒坐說循良。青槐古影涼。橫身遮數郡。一笑釋權璫。通國嫌稱戶。生男必字陽。小儒無大計。束手嘆非常。

入瓊臺觀

澗路曲盤盤。聞香又隔灘。巖欹天古拙。石瘦月高寒。屢共雲封事。曾聞鳥紀官。人間三萬日。洞裏不相干。

其二

一帕覆長眉。深夜大帶垂。無須名姓地。有駕鵠鸞時。爲客烹烏藥。教人悟白髭。聲名與榮利。膏火露花兒。

智者洞

其下有龍淵。潛通印度天。雲嘯螺子地。霧頂樹王年。就石爲君枕。迷津指我船。向來神怪事。勿爲小儒傳。

龍灣市

閒坐說諸宮。高臺集古楓。萬家寒鏡上。一國水輪中。遊蛤秋懷月。歸蛟夜戰風。楚天波捲去。魚鳥盡依空。

生女

聞啼知得雌。一笑慰衰羸。龜筴頻占鳳。家人屢夢絲。瓶花香孌孌。窗竹粉離離。從此添婚嫁。因名向累兒。

元日書懷

只合住烟雲。全家鷗鷺羣。軟黃將柳信。滑碧上溪紋。花榭因窗作。菰田帶水耘。湖塘三十頃。自看藕根分。

其二

商略正王事。更番作野遊。三童四冠者。西嶺北江頭。水巷連祠竹。沙村帶石洲。官私與禪講。一味勸心休。

偶成

閒坐閱年光。青陽倍倍長。漸匪貧等級。乍入老班行。僧說觀空法。道言續命方。酒人頻啓事。麴蘖供心王。

月下偶成

冗懶遂成性。人皆笑此翁。坐依藤架月。行傍藕塘風。萬事溪聲外。一生雲影中。自從甘曲枕。不復夢三公。

夏五雨不止

宴坐烏皮几。昏昏似苦禪。夜燒防水吏。街鼓送神船。野客圍茶社。山僧訪芋田。會曇那得滿。旋典葛衣錢。

賦得風雨亦來過

寤寐高齋柳。窮陰到亦多。雲齊千畝稻。雪捲四時波。竹裏爐烟出。花間艇子過。醉來即高枕。夢境也清和。

早秋曉行入寺

溪深菱芡香。花落讀經牀。露葉千嶂拭。風檐一院涼。白頭驚目子。玄飲烏梅湯。轉入村林去。瓶罍只自將。

秋夜獨坐看月

淨綠雲千樹。玲瓏月一池。就花來掃石。宿羽忽垂枝。嬾與烟霞稱。閑於水竹宜。山中招靜侶。幾客似鸕鷀。

柳浪雜詠

假寐日高春。青山落枕中。水含蒼蘚色。窗滿碧疇風。適性營花石。書方去鳥蟲。酒人多道侶。醉裏也談空。

其二

蕉衫烏角巾。半衲半村民。蒔藥常占日。燒花每刻辰。猬毛分淨侶。瀼水貸西隣。卒歲學爲稼。樊須也小人。

其三

得得尋花去。銜烟過柳居。見僧詢貫字。爲客檢方書。幽夢逼巢鶴。閒心繫沼魚。浮塵無可競。競得也空虛。

八月十二日同諸公看月水軒

掃却層雲去。無塵可翳空。鑿窗臨水上。引月到亭中。入座鷗鳧氣。吹衣荇藻風。開尊半白首。寧不惜脂紅。

柳浪雨中時親朋多自場中歸

自起約書牀。爐烟細細長。稍呼營酒客。新試焙茶方。夜雨花棚綻。朝盤豆角香。親朋遲來往。閒與校頭場。

兩弟自文戰歸

辭卻至公堂。飛翎出漢陽。新衣荷碧色。遠甕蟹黃香。牋牘頻頻出。文章字字商。家傳弧矢訣。箇箇解穿楊。

和散木韻

閒適也相宜。楸枰徹暮棋。晚花殘菡萏。古榻亂裝池。雲脚纔收雨。秋容漸上詩。家家貯新釀。等取菊開時。

其二

君豈馮敬通。休心壯歲中。治生菱浦月。送老石門風。每笑橫波目。閒憐戴屋蟲。禪鋒示妻子。輸我作龐公。

其三

只合臥雲休。閒聽款段遊。愁來鷗失渚。夢裏鹿尋坵。碧水青烟市。紅柑白果秋。斗欄新月裏。蕩箇小漁舟。

其四

老無出處累也欲趁些忙。月課修花戶。日攜看藥牀。曉風綃子落。村院瓦松香。遍郭謀新釀。空杯待夕陽。

其五

閒隨馬少游。鄉里度春秋。洗藥松根下。分花水市頭。請雲遮谷口。與俗劃鴻溝。一味鷗鷺去。長年百不憂。

其六

落葉蔽秋磯。殘霞雨洗暉。彈花蟬虎匿。掠竹水鷹飛。白足遺櫻屧。青娥送道衣。庖童覓鱠去。兼買紫蓴歸。

其七

遍識今朝士。無如隱者親。酒燒種柳客。圖寫姓龐人。鸚鵡司茶具。獼猴盜角巾。贈君柳湞水。堪浣胃中塵。

其八

空潭獨影誰。箇是好相知。每笑鵬心侈。閒憐鶴壘危。眼光常照綠。面貌日浮卮。一往青山去。還愁鶴不隨。

再和散木韻

平生四不宜。擔糞與圍棋。強捉山公畢。生塡逸少池。窗前微點石。花底小裁詩。稍欲裝風景。休推臨老時。

其二

藤紙書一通。裴詩王集中。時凊傳雅語。格婉變騷風。麗體收花露。方言辨鳥蟲。綠綈閒貯取。一一示諸公。

其三

顚毛老去休。擬伴赤松遊。盡室營新麓。全身觀古坵。雲巒閒品藻。花月小陽秋。欲作天台訊。東陽有便舟。

其四

山居饒水石。消得一生忙。夜雨沉丹竈。秋花蔽井牀。古苔頑樹瘦。乾蠹老魚香。夢裏匡山路。斜帆指漢陽。

其五

稼圃也優游。山莊又一秋。迎風收栗子。過雨剪花頭。自洗蒙苔石。聊通滯葉溝。閒中眞本草。獨忽與忘憂。

其六

夜雨水平磯。朝暾樹樹暉。籠中珍鳥語。天外拙鳩飛。古杖藤花笠。垂緌板摺衣。形容堪畫取。畫作虎溪歸。

其七

幽居長在定。直與僧緇親。東魯先夫子。西方古聖人。侍兒泉洗面。座客鳥啣巾。幾日僧寮去。山房一半塵。

其八

酒正合彈誰。醉鄉甲令知。睡魔擯五嶺。愁伯放三危。詞客花盈斗。錢奴醋滿巵。倩譚都撥去。只許雅歌隨。

九月二日盛集諸公郊遊至二聖寺仍用散木韻

瀟散與秋宜。枇杷樹下棋。衣紋粘草地。人影散花池。石望僧流梵。霞紅雁譜詩。空臺聊戲馬。預取茱萸時。

其二

莎徑許誰過。香寮紫翠中。窗啣半嶺日。院鎖一池風。認藥收花片。圖題得草蟲。玄言三五反。少欲困支公。

其三

折東召僧休。儒禪結伴遊。藻心遮戒律。觴政黜輞坵。壁冷啼蟲暮。雲盤怒隼秋。小童閒理櫂。歌板上漁舟。

其四

晴節一生懶。秋來有底忙。妻兒圃菊社。賓客守糟牀。西肆麃蹄熟。東鄰蟹甲香。山中無姓字。呼我作高陽。

其五

白馬紫韁遊。溪光湛碧秋。蛾眉司酒監。大鼻領曹頭。袖點蕎花雪。杯香芳葉瀟。山房閒料理。菊晚是吾憂。

其六

閒尋古釣磯。樹影與波暉。乾鵲一生喜。焦鷯半畝飛。奴囂亡酒具。客醉唾僧衣。又趁蘆花去。長歌緩棹歸。

其七

偶然傑樹裏。乍得野鷗親。蔓棘衣間路。松風聒靜人。橋邊紅梟子。花底碧紗巾。怕掠青苔去。空階不掃塵。

其八

獨樹扣鐶誰。幽人覓故知。斜簪溪女笑。中路板橋危。山戶蟲封蠟。花鄉果薦巵。白公君記取。是處有僧隨。

九月初五日得三弟京闈第三報志喜仍用散木韻踐前約也

高科晚最宜。先番是卑棋。燀躍新龍子。天還舊鳳池。恩門侵曉謁。秋卷早朝詩。一點射堂月。閑尋憶昔時。

其二

東華曉氣逼。南省謝班中。絕景霜蹄道。垂天老翮風。酒澆退筆塚。花熳蛀書蟲。更念同門友。藍衫待至公。

其三

磊塊破除休。幾年禽向遊。全家呼季子。舉國號糟坵。帝里雲霞爛。故山松桂秋。名成不受爵。同上五湖舟。

其四

讀書依梵侶。靜裏幾番忙。白骨通文字。青蒲作講牀。月花根幹老。天女鬘簪香。偶見題名處。挑燈感渭陽。（先侍御舅。鄉書亦中第三。）

其五

四海論交遊。文場二十秋。卷中生紫皺。鏡裏換霜頭。古寺鄰宮月。寒淙響御溝。高堂微啓齒。銷卻幾年憂。

其六

辭卻就花磯。紅塵踏曉暉。蠶心千葉老。蝶翅九衢飛。愛紐纏高士。濃竿餌布衣。賢昆得第日。走馬看山歸。

其七

慷慨歌燕市。依然屠狗親。遠山隨酒壚。胡粉抹天人。異服花紋褲。高風墊角巾。緋桃一夜雨。浣卻素衣塵。

其八

百畝青山誰。孤藤即舊知。閒雲投遠曠。倦羽避高危。重疊花前板。朋從几上巵。牆扳三五稔。季也獨冠隨。

舟行黃金口同散木王同飲

鄉落也陶然。籬花古岸邊。田翁捫蝨坐。溪女帶竿眠。小港蘆租戶。低倉米稅船。河刀與生酒。興劇不論錢。

又九日偕諸叔及諸季昆散木陳正夫王回登高孟溪劇飲

笑謔有卑尊。飛籌迭盎盆。一灣茶棗市。合族水雲村。小管吹蘆葉。魁壘臥柳根。未須量斗石。強飲倍齊髠。

和散木登高之作

落日度微岑。紅霞帶碧林。漁箱風卷目。客哨晚傳金。波疊勞魚尾。雲挑古鶴心。醉歸如夢裏。敲馬路昏沉。

村居雜題

古柳半心枯。樓臺瀉碧湖。山花權作侑。溪鳥乍名奴。鄰叟詢難字。田家掛曆圖。老松饒韻格。屋底近千株。

其二

余族自丙戌以來。大魁者一人。通籍者一人。鄉書者三人。入鄉校者幾四十人。村中業儒尤多。鄉書亦二人。

稍似朱衣巷。兒童問禮詩。一村垂大帶。十里望丹旗。小榜依鑾市。枯楊臥水祠。樹皮如薜石。老盡寄生枝。

散木和前詩仍用韻答

小雨潤苔枯。魚叉集曉湖。著書要惠子。作帖與官奴。夜雨天台約。秋山瀑布圖。霜花看漸老。著意養寒株。

其二

山居無可好。只是好吟詩。砌葉封蟲戶。罏花戰茗旗。魚鬲塡小市。狐粉聚空祠。偶到騎羊路。紅柑綴滿枝。

再和散木韻

空階銳草枯。山影落澄湖。花下春雲母。霜中課橘奴。移家求水石。拾宅事浮圖。一笑掀髯去。孤峯絕頂株。

其二

白石青烟夢。空花水月詩。禪鋒摧老敵。糟壘豎高旗。雲經篬筤嶺。江寒杜若祠。榔梅多手植。忽已見孫枝。

集沈青平齋限韻

霜月寒街瓦。松風夜入爐。麗歌飛楚雪。方語雜吳都。閣裏藏幽鳥。花間命女雛。一窗雲氣冷。白水對淸酤。

其二

角杯椰子釀。沈水博山爐。酒至申三令。詩成償五都。茶花披冷豔。筍竹放冬雛。痛飲何妨夜。西鄰有濁酤。

齋中閒夜小集

久語綠餻殘。重帷犯月寒。尋常杯酒事。動作歲年看。石眼穿花瓣。霜巖碎馬肝。靜思膏火理。一倍使心安。

其二

去去北山殘。塞灰決定寒。隨他花錦爛。只作水雲看。空月舒顏面。閒窗語肺肝。新居頻料理。最喜竹平安。

歲暮書懷得風字

指板付青童。衰顏一笑紅。斜波冰閃日。虛屋柳啼風。樹影溪紋路。鷗心鶴貌翁。顛毛雪種種。只合老牆東。

其二

衰至學無功。家鄉是醉中。更無催老曆。只有解酲風。日日添髭白。連連換頰紅。騰騰一枕去。直欲傲天工。

次峯字韻

平常心遠處。即是最高峯。小圃池三畝。橫開室幾重。花枝宜古瘦。酒味去甘濃。莫道追隨厭。讀書老亦慵。

其二時小修北書至

近沼添同道。當窗作小峯。書來燕雪滿。夢去越山重。谷水烹茶冽。螺烟滲紙濃。經冬人事減。多半爲花慵。

小竹林蠟梅盛開兼贈主人

頓覺水沉麤。幽香襲一湖。瘦枝梅韻格。鮮蕋桂肌膚。月下高眞夢。烟中靜女圖。主人無俗累。花性也清孤。

和僧韻因贈

山僧能險語。酷似李才江。坐久衣粘石。人歸雪滿窗。看雲開竹戶。會境寫花幢。手把枯藤去。孤清鶴一雙。

甲辰元旦飲劉繩之梅花下聽歌時一衲在側

小豔催花發。長眉帶柳來。醉憐迴雪舞。老怕失年杯。笑嚼生春韭。禪心試冷灰。一尊一板去。村舍幾題梅。

花朝月下泛舟限四韻

練水拍平橋。流連暮復朝。都將花歲月。收入酒科條。溪閣千場笑。風柯十里腰。玲瓏歌莫止。面上怕紅消。

清明

弱女紫絲筐。藤花刺路傍。柳繁風絮亂。波淺水茅香。老學耕田法。貧添省事方。頭茶與鮮筍。刻日待新嘗。

石馬莊夜集得封字

苦瘦角詩容。題函半尺封。夜沉歌板怯。窗冷印香慵。酴瀉杯光灩。燈分字影重。若非文戰苦。何以約談鋒。

竹林限四韻

百回經眼地。倍倍惜高寒。遶屋香成洞。摩天碧洗瀾。花頭豐似頰。枝底嶂如丸。總是酣名客。頻遊也挂冠。

其二

百畝亭亭綠。風梢作意寒。只如無市井。長似有波瀾。適性琴三疊。尊生藥一丸。蒼髯白麈尾。都學晉衣冠。

竹林為官谷物今屬小修四歲中凡三易主矣余頻年與作故後半以自箴仍用前韻

閱人如郵舍。旁觀意也寒。年年山易姓。事事水催瀾。免作勞生計。都無駐景丸。東移復西改。似沐猴而冠。

偶成

去去白雲層。空缸理釣罾。竹方曾受削。樽老不堪繩。靜悟競巢雀。閒觀撲紙蠅。辟纑聊易米。裂卻舊吳繒。

湖上碧酣樓落成

聊作棲身地。遂成隱者家。三面修閣子。四度看荷花。碎影方塘月。蒼烟活水茶。稚川徒自累。白首戀丹砂。

暑中舟行入村舍偕冷雲及明教居士

深林棗實紅。沙鳥立陰中。曠野雲燒日。平川雨洗風。酒香知社近。村靜識年豐。斜看河橋上。提攜有醉翁。

其二

拋卻舊衫紅。披蓑向此中。微雲縹碧水。深樹綠沉風。官稅租能給。山貲了不豐。撲頭隨衲子。猶可作龐翁。

初入村居

割愛聊芟竹。薙荒暫作橋。雲嵐披舊址。花鳥歷前朝。洞伏多年雪。山深太古條。南華志怪者。不違小逍遙。

其二

一派松篁路。聊逼曲木橋。山空狐女嘯。樹古鳥王朝。花入玲瓏榭。溪分婉孌條。不知鴻近遠。只覺去人遙。

七月六日

瞥眼花成實。驚心鳥作橋。婆娑巫覡笑。齋沐老僧朝。薄月疎烟竹。同風怒水條。餘生施靜蹻。轉覺世途遙。

山中

是處堪銷伏。深林半沼臺。水纔驅熱去。月適送風來。滴歷松間露。幽澄雨後苔。十年前後事。電火與飛埃。

山中限韻

山氣親藤杖。花光耀酒鐺。好風排日至。佳月徹旬明。僧院棊頻覆。田家座屢盈。騰騰淸睡裏。證得小無生。

中秋偕諸衲泛舟洞庭

市地雲銷盡。平湖絕點青。琉璃天子月。香水海王城。怒蛤排帆立。神魚挈練行。山僧精觀忍。一倍發光明。

秋夜宿德山絕頂翫月前此看月江上頂有善卷壇

江月峯頭月。淸光孰最多。稍能增瀲灧。總是讓嵯峨。深谷高巖在。蒼顏白髮何。古來師善卷。未必解塵羅。

龍君超邀余過新置山莊莊在翠微中甚幽僻

揭石移尊去。披雲曳杖行。岡巒頻轉換。邨郭偶生成。溪盡田家出。山迴仄路平。遠峯稠疊起。蒼翠撲軒楹。

其二

閒即攀羅上。倦來枕石眠。田廬陰翠壁。雞犬入層烟。竹院逼茶戶。山鄉近水廛。主人心但了。膀作苦形仙。

其三

買足青山地。幽同構屋居。暮烟慈竹嶺。秋水菊花渠。煉石爲方藥。磨嵐寫道書。丹砂如就得。拔去即仙廬。

其四

閉卻層崖道。人間了不知。漁樵分氏族。花果認干支。滴露新梧子。參雲老檜枝。龍髯曾此去。蟠壑也堪疑。

德山遍入諸巖壑

總被閒驅使。登臨也未閒。霞光紅漲壁。水氣綠浮山。遍入雲岐路。熟觀石面顏。似曾經眼過。想像不知還。

夜入桃源縣月中

深村杞菊香。壁影拂船涼。和月和烟市。全山全水鄉。高雲排鶴路。怒沫響魚梁。若箇垂綸客。溪頭舊姓黃。

望淥蘿山有懷江淥蘿

好在青谿曲。巖花石乳新。空聞流水引。不見淥蘿人。明月層層岫。烏紗面面塵。十年求道侶。能不憶仙鄰。

題桃源縣

鬧處雲常至。僮來鳥亦隨。仙人成邑里。烟水作城池。山有容空地。溪無不怒時。偶然嵐翠起。一縣綠離離。

入桃花源

溪雨濯雲根。花林水氣溫。睡鷺常守月。仙犬欲遮門。綠壁紅霞宅。丹砂石髓村。人中幾甲子。洞裏一黃昏。

其二

白頭丫髻子。花裏去如仙。鳥弄雲霞柵。人耕芝朮田。庚年看紅藥。生死在蒼烟。認着鑪香去。瞿童火尙然。

其三

花戶當雲闢。籬門臨水關。何年騎馬客。踏斷採芝山。古井沈烟霧。空潭洗面顏。坵陵一變海。一度到人間。

其四

洞外一長揖。人仙從此分。看君如水影。要我似谿雲。花氣薰崖戶。霞光繞茜裙。往來江海上。鸞鶴莫相聞。

九月二十九日同羅服卿及社中諸兄弟登高二聖寺

昔去逢秋至。今來送九歸。菊殘將入枕。綿老漸裝衣。定起書黃葉。杯闌語翠微。禪翁兼醉侶。一種不相違。

其二

竹裏將雲去。窗間看鳥歸。酒香沾淨具。花氣着僧衣。老圃推先達。星壇禮少微。塵勞君莫問。問着與心違。

服卿訪余柳湞不遇俟我沙頭既歸服卿再至遂用韻贈之

千里勞君至。三秋俟我歸。柳殘多葉字。蓮解一池衣。逸格臨杯見。新思入路微。雲山心總在。未與宿根違。

唐堯胤自貴竹過訪用君御韻奉贈

東馬向東馳。青袍儆許時。袖中三尺雪。夢裏一竿絲。泥酒呼鸚鵡。披詩想荔枝。武夷若再至。爲我道想思。

唐堯胤以詩見投用韻奉答

瀫瀫飛塵路。蹄輪相伴居。獨盃燒瘴月。顚草雜蠻書。弔古悲無忌。憂時托子虛。蕉衫涼似水。騎馬欲焉如。

閏九月一日羅服卿唐堯胤王以明劉繩之王連玉及方平無煩兩弟夜集齋頭得成字

竹外閒風雨。瀟瀟又滿城。杯行蘭炷落。話盡酒罏鳴。卷石欹窗瘦。寒花倍老成。喜逢嚴錄事。三五令申明。

燈下觀菊花影同社中諸友賦

淸媚知無敵。披麗實可憐。易方惟月裏。難寫是風前。才子影皆好。傾城背亦妍。趙昌眞粉本。一洗黛螺烟。

其二

一片籬花譜。吳綃墨未成。何人工點染。添我作淵明。月湏沉沉路。風香淡淡情。騷魂多念汝。夢裏屈先生。

其三

只與屛添豔。全憑幻寫眞。光光能取影。葉葉解分身。蘿月思前世。松風夢故人。黃筌信好手。沒骨有精神。

其四

淡月莪莪碎。微風翦翦疎。折從䜌大手。寄與他人居。藻葉菱文湏。雲官鳥紀書。烟光與焰水。一種繪空虛。

其五

舞影將旒𢓭。頽香乍可聞。玲瓏千朵月。碎鎖一窠雲。押以無絃韻。吟成沒字文。長時嗔罔兩。或恐近夫君。

其六

山中頗領略。得意是蕭疎。半𩬊佳人後。一簾濕語初。牆頹生畫意。蛇鬬悟顛書。離卽成三昧。超超實起余。

其七

靜語一堂熏。兒饒屢付君。窪窪捫水影。游戲寫風紋。倩女歸時魄。巫山嫁後雲。鼻根如滅卻。亦可嗅淸芬。

其八

變體初從墨。名家但姓黃。空花新女弟。烏有舊兒郎。匜作仙人謎。和成羽客方。浮生虛妄等。一倍感歡場。

五弟淸梵閣落成閏九月九日同鄒伯學王闇然王連玉劉繩之方平弟觴其上得淸字

隱几牙籤橫。蠹魚斷欠成。花枝合苑影。騷雅一樓聲。租薄盤餐瘦。人閒笑韻淸。籬東香未歇。展限與淵明。

過五弟天花館同郝公炎王尙父小酌

草草命窪罇。秋花瘦滿盆。題詩紅柏葉。坐語綠槐根。僧懶遲鳴磬。鴉昏不過村。開簾見樹影。月在槿籬門。

月下坐小閣

雛女笑咿啞。疎簾委委斜。酒燒淸苦月。詩慰寂寥花。影落同風雁。光分坐樹鴉。侍兒供茗碗。幽事在山家。

秋夜痛飲李上舍家和公炎韻

冠珥墮紛紜。淸言了不聞。鑪焦鳴暴雨。盃沓卷春雲。醉眼常疑柱。顛書亂掃裙。主人苛酒政。起立誦彈文。

郝公炎邀過禪堂訪諸高衲

白袷與烏藤。相邀訪定僧。君言未合齒。吾屐已先登。但省乾無事。何憂百不能。如臨幽澗水。雖小卻淸澄。

其二

幽院日淸和。牆苔與徑莎。到來聞罣少。始覺頂毛多。病亦強人健。愁猶勝客歌。且休談出世。入世又如何。（時寒灰抱病。）

過法華練若

瘦柏多連架。寒花半入瓶。山僧輪指語。幽客倚窗聽。苔壁三年墨。蔬園十畝青。茶烟細細起。竟日鑠柴扃。

夜話清梵閣限韻

蕭騷葉滿窗。楓落話吳江。坐久枯蘭燼。言深倒酒缸。寒泉鳴廢圃。鄰月影高幢。碧楯方塘曲。昂藏老鶴雙。

看諸友弈

竹影風軒外。楸枰石子聲。暫憑閒調度。消卻苦經營。烏續連花壘。紅雲發面生。旁觀亦自喜。賴是學無成。

其二

窗下斂襟坐。無人不看來。時聞飛似雨。忽有笑如雷。得意天山捷。沈思槁木灰。經營定何許。九地九天回。

風林纖月落

瑟瑟殘規吐。泠泠小籟吹。偶然低遠碧。恰好透疏枝。冒藻勾蘋去。籠烟壓露垂。歸樵與去艇。處處杜陵詩。

其二

輪淺虛籠樹。弓斜乍避驚。一痕光淺豔。萬井氣森寒。恥作粧奩喻。聊爲烟水看。江湖多釣侶。時與校魚竿。

其三

碎影平侵檻。寒梢半委輪。裴幽來隱舍。布景與詞人。只在風篁曲。長依水石鄰。東郊西浦上。不信有飛塵。

其四

簾卷烟條重。窗分翠疊澄。詩要林處士。圖請趙吳興。活景逼千壑。閒觀倚一藤。匡牀諧對語。合有韻高僧。

畫有工似。有工意。工似者。親而近俗。工意者。遠而近雅。作詩亦然。余此詩從似而入意者也。何遜之題梅也。似而意者也。子美之幸不折來。意而意者也。李羣玉之玉鱗寂寂。可謂工似。然亦不俗。如林處士之霜禽粉蝶。俗矣。至云疏影橫斜。水邊籬落。可謂意中之似。若李錦瑟輩。直謎而已。如雪詩。則云欲舞定隨曹植馬。人日。則云舜格有苗。周稱流火。此可與工意者道哉。謂之似。亦未也。唐人詠月多矣。如云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深沉古雅。非子美不能。至公暫將弓并曲。番與扇俱圓。此惡道語也。似而俗者也。

夜話春草堂限韻

刻日春杯釃。消時筠管纖。問風傳巷語。備體雜香奩。山水堆唇角。烟雲上指尖。世緣如骰子。遇着偶然拈。

其二

螺子春生黯。蛾眉老避纖。衹宜供翦尺。不可更粧奩。時纈抽絲嫩。新花出㯓尖。隴西見弓矢。一見一回拈。

其三

陶令情非治。廣平賦偶纖。鸞臺朝洗硯。春草夜收奩。倦翮猶思獵。村眉也效尖。白髮伴毛穎。溜上一時拈。

喜蘇潛夫至柳浪座上限韻

入門簷鳥亂。紅葉照青衫。童子初弛笈。花驄乍解銜。甕頭傾灧瀲。巷裏出巉巖。屢晒跫音至。秋來信幾緘。

其二

側帽花垂鬢。翻杯酒汚衫。騷壇爲佐領。麯部是兼銜。話久風掀席。思奇筍出巖。牛宵酬和語。題滿一封緘。

其三

下仄呼藤杖。微喧去皂衫。花頭當檻落。鳥影入盃銜。對日浮三爵。他時老一巖。暫來猶有禁。佛語口須緘。

集方平弟綠蔭堂古槐下即事限韻

率爾生幽意。非關對水山。苔枝垂酒盞。蟲葉墮烟鬟。只此雙眉黛。舒開一座顏。婆娑醉老叟。項領曲如彎。

小修久住沙市蘇潛夫邇之十餘日矣雨中集劉繩之高齋小修忽至賦得十灰

百里三回約。無朝不晒來。未曾離口齒。忽已到尥臺。酒病花銷去。詩心竹引開。算當舊老圃。芟草去塵灰。

賦得裙拖六幅瀟湘水

細簡勻勻疊。長牆靡靡瀾。風回千皺亂。花逸一拖寒。洛水羅呈出。謝家練比看。兩般俱死水。爭解舞鸞鸞。

賦得歡場害馬

惡態頻來見。淸談事每差。杯徽合券客。庭老晒禪花。遇月長扃戶。登山屢憶家。每當歡飲夕。三五散如鴉。

乍寒集王連玉宅小飲

淺屋低簷下。春花摘小槽。箸闌思蟹足。話久覓鐵袍。竹語調刁切。雲啼獨狖高。等閒歷寒暑。頭裏換斑毛。

文石居小集送潛夫

底事心難盡。窮宵說未終。半槽平口水。一葉打霜風。寒月銜煤焰。枯株照粉紅。別來元白語。多分在詩筒。

代

隨例東門柳。那堪折贈行。早知雲易散。何忍夢難成。小玉終無匠。狂倫只有情。別來林處士。賣鶴買新聲。

送郝公炎南下

雪子落紛紛。鴻濤遠送君。夢同牛渚月。書達敬亭雲。俗薄休懷刺。交浮莫定文。王充如有論。應使蔡邕聞。

外甥毛雲花燭詩

王立映澄壺。兒郎洵美都。香含新荳蔻。花引嫩鵷雛。案小頻過額。烟輕欲散爐。韋門素業好。付與外甥盧。

夜起同廖道人扣王生門索酒酒行而雷電大作衆皆辟易余與益豪至子夜乃休

夜暖不成寐。披衣聊起行。一街絲雨暗。半隙幌燈明。壁上烟黃字。甕頭點滴聲。乾薑與烘筍。倍覺有心情。

其二

天意蒼茫惡。奔雷駕雨風。書翻入甕內。兒走匿牀中。拍案山公叫。霑脣兕盞空。歸途那用燭。電火照人紅。

曾長石詩來約以寒食見過用韻答之

湖上腰如許。那能不繫人。到門青李帖。屈指永和辰。筍簇抽蔘嫩。旗槍戰火新。雲山無處少。只少自由身。

五言律下

苦雨

且莫問提壺。春風一半孤。暮雲啼滑滑。曉樹語呱呱。夢繞飛花社。思牽線柳湖。無方可醉得。獨酒坐灰爐。

曾退如太史返棹江干雨甚宿楊上舍家令門僧持卷來觀夜坐有懷敬題其末

闌莚坐鎗紅。長吟短嚏中。潑天車軸雨。撼地石郵風。夢去雲連峽。詩來翠掃空。習家池上酒。何事外山公。

其二

山鬼莫吹燈。羈心感少陵。話中江渺渺。卷裏岫層層。嵐重千畦袖。雲開九節藤。聯牀今夜雨。空對嶺南僧。

泛舟便河

一棹碧蒼茫。蕉衫碎影涼。風音和鳥語。水色與天光。岸老蒲根出。沙平荻筍香。蹄輪何㨗㨗。對面即滄浪。

其二

禪板佐尊罍。青溪曲曲迴。魚閒知浪靜。鳥喜覺風來。漠漠新雲樹。荒荒舊沼臺。一番見高塚。一度使眉開。

送蘇潛夫北上

去去日華東。晴霞似火紅。好辭杯底月。莫畏馬頭風。謝客休耽屐。張融且竪銅。緋袍白手板。勉矣偶場中。

遊章臺寺和小修韻

飛塵冷冷消。人語隔煙遙。雨洗青畦道。風薰白芷苗。竹傑存廢碣。僧老話前朝。霸業荒殘盡。虛名只細腰。

其二

碧水鎘忙去。紅葩引笑開。兔葵傷故國。狐粉嘯空臺。古屋晴生菌。傑房晝鏁苔。松音與梵響。一洗大夫哀。

其三

雲捲三分地。塵飛六國王。自然歸滅刦。不必問巫陽。古壘荒遺構。澄波照冷篁。廿年雙屈指。頭白話兒郎。

其四

碧堵新琅玕。入門碎影寒。么絃將水聽。青黛作煙看。且樂時花豔。休悲故壘殘。南威他自美。與廢豈相干。

夏日同龍君超傳中執蕭季星龔散木彭長卿崔晦之小修王小白泛舟便河得橋字

好作煙林醑。微霞帶水條。平平鋪碎浪。遠遠出紅橋。天坼雲鮮見。紅燈暑路消。山光與粉黛。一種是逍遙。

又和龍君超韻

白板赤欄橋。石根繫小艇。風傳初稻信。雨應熟梅潮。柳密兼煙重。槎枯帶薜凋。洄沿無定止。只似野雲飄。

劉元質宅宴得金字

遠水輕雲意。孤桐鄉鶴心。消磨歸酒政。游戲入華林。趙姊雙名燕。盧郎一字琛。龐公見亦悔。湘水錯沉金。

龍君超徽集章臺以看花臺爲韻

碧篠當煙出。朱華帶渚看。佳人吳笑語。公子晉衣冠。始覺歡場盛。爭言雅道難。經時覓快友。纔得許如蘭。

其二

一笑爛雲霞。青娥麗法華。章臺新馬足。洞口舊魚槎。秋水人人月。春風面面花。不同愁宋玉。蕭瑟對東家。

其三

天際颯輕雷。濃陰縱地來。叢中避粉黛。樹底臥罇罍。數點將穿屋。移時忽泛臺。只疑舊歌舞。化作雨雲回。

病起新霽見月

病起初逢月。雲開笑亦開。雲隨殘悶去。月逐好懷來。墜葉凝清露。新香瀉綠醅。治心雖校淺。仍是欲然灰。

林蘭閣同王以明先生及尙父謝道人小集偶成

涼月下空疏。蕭蕭靜者居。休心花事斷。忌藥酒船虛。竹外披烟鶴。尊前帶子魚。盤飧聊復爾。商略古人書。

醉歸示凡公響泉道人

不寐即狂歌。蓮花漏水多。醉來尋白足。定起喚青娥。梵唱嗔吳肉。荷衣翦越羅。亦知風景煞。爭奈老顚何。

當陽僧來邀遊青溪紫蓋諸勝

十載青山約。今番始赴期。如雲投舊嶺。似鳥念高枝。藍壓仙翁井。苔深鬼谷祠。卓將一喝去。穽取布袍師。

其二

一潤珠翻處。千山玉照時。東衝西鑿酒。橫版側厓時。僧老扶雛至。鶴驕帶子隨。掌茶與谷水。宿世也相知。

登遨遊塚有感示凡公響泉道人

古塜新新道。荒原漠漠楓。荷衣蕙帶鬼。燕麥兎葵風。頽疊高陵變。分趨逝水東。莫言空不得。何事不成空。

將入青溪值雨雪凡公有詩見促用韻答之

童子語喃喃。雪花打皂衫。雲低天慘淡。霜老石巉巖。怪鳥鳴枯葉。空江立瘦杉。青溪騎鶴叟。聊且附書緘。

送雪照還吳

洗鉢焚鈔去。瞻雲倚棹歌。離鄉吳語變。入咏楚騷多。五老峯頭瀑。三江雪後波。蜀衣襏笠子。袖手看嵯峨。

又代作

四載椒林社。精研只有君。高談排嘿照。獨往賤多聞。江面瓶心月。山南嶺北雲。逆風香自遠。無路襲芳芬。

暮鳥投林和張明教

霧卷復烟披。嘈嘈話許時。大都尋故侶。莫是揀高枝。半嶺雲千態。疎林月一規。夜寒風梟梟。歸夢在天池。

其二

霞碧與山紅。煙林繪譜中。年啼綠見月。半妥爲檣風。萬點鋪沙異。千畦帶犢同。莫愁三匝苦。猶勝在金籠。

其三

渺渺辭沙嶼。嘹嘹帶遠空。分行來樹裏。送影入池中。小艇烟江月。高樓晚箔風。佳人天未許。同此晒歸鴻。

乙巳除夕

十畝負江田。歸耕已七年。稚松雲偃地。雛女髮垂肩。貝葉翻將綻。荷衣着屢穿。貧鄉何可戀。大抵爲林泉。

春日同謝于楚周觀國小修李澄之王尙夫崔晦之劉繩之過智者堂訪度門法師

數里碧陰森。高禪靜亦吟。趁花來遠澗。聽鳥入平林。歷盡摧車坂。稍存繞指金。浮塵都歇盡。未歇唾壺心。

諸衲見過

閒即過東皋。衲衣對酒槽。袖中懷米帖。花底讀離騷。箔卷爐烟細。窗寒石壘高。貧家無可供。祉水與谿毛。

哭江進之

乙巳秋，聞進之兄卒于蜀。余時伏枕慟幾絕。嗟乎。余與進之之交，豈復在口舌間哉。進之死，世誰復有定中郎文者。已矣。猶記令吳之日，與兄商證此道。初猶不甚信。弟謂兄曰，果若今人所著萬口一聲，兄何以區別其高下也。且古人之詩，歷千百年讀之如初出口，而今人一詩甫就，已若紅朽之粟，何也。進之躍然起曰，是已。後爲余敍敝篋，遂述此意，蓋實語也。進之之才俊逸爽朗，務爲新切，嘉隆以來所稱大家者，未見其比。但其中尙有矯枉之過，爲薄俗所檢點者。往時曾欲與進之言，而竟未及，是余之不忠也。然余所病，正與進之同證。亦不意進之之去，若是速也。慟哉。郎君幸盡以諸藁屬我，我當爲進之删定，藏諸名山，以俟後世子雲也。往弟有錦帆解脫諸集，皆屬進之爲序，甚獲我心。然彼時詩不遒，而文亦散緩。今弟刻瓶花瀟碧二集，安能使兄快讀一過，爲弟敍而傳也。慟哉。弟交遊徧海內，而性命文章，十居其九，至如寒潭皎月，透徹底裏，如吾進之者，指不一二屈也。進之有佳兒，能讀父書，可以自慰。知進之所未了者，高堂白髮，然曾孫滿前，老伯無大苦也。中懷作惡，甚不得佳語。欲躬致束芻，値有邑乘之役。素車白馬，未卜何日。挽章十篇，郎君爲我朗吟進之靈前，或墓前亦可。鬼未必卽遁，爲讀數十周可也。

石火乍飄紅。匆匆四閏中。才名巴子國。吏蹟館娃宮。洗海澄天月。催芳爛惹風。不留長把玩。收拾與虛空。

其二

案有君遺蹟。時時動我悲。夢中呼白也。卷裏哭微之。骨似凝冰石。心如靜水池。太玄那得比。獨果有佳兒。

其三

一笑淩雲去。高寒自少塵。騷魂皆楚鬼。弔客盡秦人。作誄傾南國。移書詛北辰。斯文凋喪盡。何用死麒麟。

其四

偏是佳人少。鵂鶹日日鳴。應劉皆早世。晁賈竟虛生。雪凋寒當戶。漁梁怒滿城。憐才與惜寶。天似未分明。

其五

蜀魄悲鳴後。巫猿叫嘯初。峨嵋徒有黛。巴水不成書。女鬼行雲侍。仙鄉賣卜居。浣花溪上叟。情切舊鄉廬。

其六

好手經爐冶。匡時正老成。文通才未盡。元靜職猶輕。妖作長沙鵩。帳空灃水螢。花源留蹟處。莎草背階生。

其七

節節來余夢。溪雲湖柳邊。浪仙神尙瘦。米芾鬼猶顛。花國恣題品。珠宮任纂編。閒時出諧史。一笑謔諸天。

其八

湘水濯魂清。紛紛蘭芷生。桃花仙路黯。薜荔鬼衣輕。喜去朝虞帝。悲來過屈平。沙蘿村口上。夜引瞿童行。

其九

作者心良苦。悠悠世豈知。近俳緣矯激。取態任斜欹。江闊無澄浪。林深有贅枝。向人言似夢。無計解愚癡。

其十

薄俗好檢點。因循愧少箴。只疑如豆目。未達似空心。琴敗孤音絕。林荒破宅深。期君一百載。隻字雙南金。

送周觀國還會稽兼寄陶周望兄弟

江流澎湃處。一曲是官衙。小邑城三里。荒垣市幾家。斗湖曾載月。浪柳也吹花。躑躅眞如繭。能禁念若耶。

其二

且莫聽啼魂。烟嵐路亦昏。山連內史宅。水到賀公門。曉月蘭橈市。春風黛綠村。箇年題壁處。霜洗舊苔痕。

會雷二太史過柳浪用杜韻

雲嵐深幾曲。五月氣猶寒。月下兼花下。林端更水端。愁來詩監押。老至道遮闌。識得藏身計。塵勞也自安。

其二

勸我早經營。三山海上城。亦如憐素女。其那忤方平。青鳥曾經約。丹臺也注名。竹枝江上雨。難道是無情。

黃平倩久無書有僧自蜀來傳其厭世余不信數日後陶周望書來云聞平倩有疾且求消息于余余謂小修曰必無他詩以志之

積雪峨嵋路。三年夢去鴻。岷江惟有浪。巫峽秪聞風。驚絕西僧語。愁深太史筒。子瞻定不死。吾已料天公。

西來僧云平倩初病痺今已痊復志喜

西望嘉陵信。迢迢牛影鴻。黃州元不死。白傳已無風。小近臨邛黛。新聞郫酒筒。僧言眞實否。吾欲讓龐公。（後二事皆來僧語。）

夏日同龔散木能者崔晦之鄒伯學李子髯攜妓泛舟和尙橋

白舫形如鵠。青娥姓是盧。衣香泥翡翠。扇影怯鵜鶘。石竹和人鬢。山花爇野爐。遙看十里水。一片芙蓉湖。

其二

試說鴛鴦侶。何如鷗鷺羣。溪光描翠黛。竹影寫羅裙。雲日魚鱗氣。霞波雉尾文。鶴飛銜樹起。天半一聲聞。

病起獨坐

荒草綠如烟。何秋不可憐。病家無客至。小犬亦高眠。開帙尋詩料。添衣缺酒錢。閉門讀莊子。秋水馬蹄篇。

病起偶題

對客心如怯。窺銅只自憐。負暄梳敗髮。發篋理殘篇。名豈儒冠誤。病因濁酒痊。浮生喻泡影。何以樂青年。

其二

獨坐眞成悶。孤砧急暮聲。乾坤偏惡道。世路幾狂生。騷雅原無命。湖山賸有情。一坵何不可。身外即浮萍。

其三

强欲親曦日。無那怯曉風。纏綿悲二豎。坐起仗雙童。世路他如夢。浮名我失弓。一番三徑裏。秋菊又成空。

其四

不斷靑雲夢。難堪白髮情。跳梁山鬼妬。落莫酒人輕。色界身終苦。無生學未成。浮漚能幾許。枉自覓枯榮。

花朝即事

雨過庭花好。開尊亦自幽。不知今夕醉。消得幾年愁。一朵新紅甲。四筵半白頭。久知行樂是。老矣復何求。

江漲

灩澦三冬雪。瀟湘五月波。疾流蘇地轉。遠勢觸雲過。縣尉臨江祭。巴人下水歌。世平無孟珙。父老恨如何。

即事

俗態有如此。誰云道不貧。黃金貴賤士。烏帽是非人。公叔絕交甚。東方漫世眞。浮雲看物理。痕跡混風塵。

秋扇

濯濯齊紈素。團團明月輝。含羞王氏女。失寵漢宮妃。出入心猶在。炎涼態已非。自甘藏篋笥。不敢觸寒威。

夏日泛舟

泛泛鳧鷗近。傞傞雀鷃聞。空潭不受暑。野竹半搘雲。公子收行蓋。佳人曬舞裙。垂楊亂荇藻。日色冷紛紛。

得李宏甫先生書

似此瑤華色。何殊空谷音。悲哉擊筑淚。已矣唾壺心。跡豈焚書白。病因老苦侵。有文焉用隱。無水若爲沉。

冬菊

衆芳無不改。籬菊晚猶開。護葉多編竹。憐香自剪萊。驚心寒節破。載酒故人來。忽憶東籬叟。狂歌試舉杯。

江行

霞彩收晴色。澄波媚夕暉。飢鷹奔樹冷。沙鵲觸人飛。墩叟迎兒出。鄉童負犬歸。少年饒酒力。何事怯寒威。

登臺

登臺當此日。潦倒盡餘驩。古木何年有。林花盡日寒。霞來鱗作市。山晚氣成瀾。去去滄江暝。狂歌興未闌。

除夕前八日

每恨年光駛。東風又一時。入門花自媚。出谷鳥先知。宦去嵇康懶。情來育長癡。無爲愁暮景。幽意在南枝。

夜坐別彭子

寂歷嚴更漏。淒其旅客情。傾腸談近事。屈指數遊程。寒氣衝筵入。鄉心冒酒生。經年事奔走。名利一無成。

社中

宿昔城南約。蒼茫十載情。交遊悲喜盡。文字揣摩成。古屋繁陰入。空階凍鳥行。終年惟搦管。辛苦是書生。

小齋

情至觀無始。愁來實奈何。蠹行粘敗粉。燕起觸簷羅。往事惟長嘯。新知一放歌。嬌雛雖餓死。不與雀爭多。

迎九

節物何堪問。流光轉自哀。世情搔首過。秋色閉門來。才子新開社。參軍舊有臺。菊花才作蘂。遲爾共啣杯。

憶蟹

鄂州爲客處。紫蟹最堪憐。朱邸爭先買。青樓不計錢。昔年桐乳下。今日菊花前。咫尺晴川水。無由見爾鮮。

夏日同龍君超君善家伯修郊外小集

避卻紅塵子。晴郊共舉杯。踏雲穿寶閣。立馬問金臺。古木無心長。雜花不定開。東南饒勝友。喜與二郎來。

宿村中

古木攢幽壑。叢篁蔽小祠。籃輿村犬吠。羅服野人疑。稻熟家家釀。山香處處詩。田翁強解事。款款具威儀。

示社友

所至成三笑。居然似七賢。社開正始後。詩數中興年。一代稱同軌。千秋欣執鞭。古來藏二酉。不必大都傳。

秋日同鄉伯學過崔晦之村莊

攜得城中友。聯鑣把臂來。探園人踴躍。問姓俗疑猜。鄰酒無因至。霜花有限開。一坵荒楚裏。門戶蔽蒿萊。

送周尙寶左遷海澄與史代作

羇虜終無賴。餘波橫及人。清時驕魍魎。平地蹶麒麟。去國寧辭謗。投荒幸有身。邊籌終及爾。勿復嘆沉淪。

其二

幾度青門柳。榮枯送爾行。廟謀何日定。邊事仗誰成。名以批鱗重。恩因市虎輕。知君心獨苦。萬死亦關情。

其三

十年聲藉甚。一日去長安。作賦元投楚。爲文欲弔韓。雲開龍首出。雨過蠡溪寒。到處青山好。何憂行路難。

九日江上小集

物色千林換。江聲四面瀾。脫冠酬勝節。呼酒賀新寒。童子攜方罫。庖人進飽盤。秋郊如醉裏。瀟灑一憑欄。

偶成

塵世無暇日。孤館有餘情。黃金鑄知己。青緺列友生。事佛心難定。學仙道不成。去去雙田下。兄弟事偶耕。

郊行同龔散木能者鄒伯學

高柳藏山寺。雜花綴水濱。青溪六七里。白帢兩三人。鍾釜蚊虻過。烟霞鹿豕鄰。箕踞亦是禮。何必取冠巾。

嘉魚李太清書齋

尙有青雲舊。誰云白首新。孤尊相對日。萬死可憐身。曝衲驚黃鳥。開軒眺紫鱗。名臣何必貴。衰腐據要津。

夏日鄒伯學園亭

兀坐無儔侶。觀空絕想塵。牀頭高士傳。花下上皇人。養鶴移茶竈。憐魚輟釣綸。蒙莊去已久。斯意竟誰陳。

夏日即事

一官因懶廢。萬事得禪逃。歲月談空老。風塵拂袖高。貧交殊面背。薄俗厚皮毛。不解和光指。空齋坐鬱陶。

其二

悶即攤書讀。長年一腐儒。開門殘雨過。攲枕片雲孤。世事輸棊局。人情轉轆轤。浮生寧曳尾。斷不悔江湖。

夏日同龔能者崔晦之鄒伯學納涼李子髯齋中高柳下

高柳看溪烟。園圍翠可憐。空街搖白水。疎日冷青錢。原憲貧非病。維摩疾是禪。居然城郭裏。一種小林泉。

偶題

得句題蕉葉。裁冠費筍皮。宦情三不可。禪理百無知。野館繁梔子。晴窗語燕兒。謝安何小草。相業僅能棊。

寄沈介庵

不謂晴川閣。同時失此人。龍門吾有意。魚服爾何神。封事驚來草。除書怪積薪。和光古有語。好得耐風塵。

初秋

負俗將無傲。閑居合有秋。驕陽猶避鵲。小雨亦呼鳩。中散交多絕。司空宦總休。明知悲冉冉。何苦不滄洲。

秋閨

秋色透羅幃。寒芳片片飛。蛩吟生暗壁。螢火度空機。閨月新流照。簾霜換故衣。征鴻與蕩子。同去不同歸。

漫興

少年多浪跡。老大合幽棲。事業卑牛口。生涯尚馬蹄。避人嘲自解。隱几物難齊。每憶山中友。秋來好杖藜。

其二

獨往吾何有。狂癡世所憐。一身書蠹後。萬事酒杯前。禮樂從先進。交游附少年。昨來益自喜。信口野狐禪。

江崩及城

城郭荒如許。遷來得幾時。江漏夔子國。潮打武侯祠。六代餘封在。三分故里疑。焉知深谷底。不有萬山碑。

寄散木

只覺秋悲苦。那堪別賦工。予瞻南去雁。爾望北來風。寒日疎籬菊。清霜落井桐。江湖夕照裏。登眺許誰同。

寄楊敦初

野樹吟利日。江雲送目初。百年誰命駕。兩地且傳書。潘岳功名薄。莊生吏體疎。禪心知不減。揮麈近何如。

其二

萬事傳經嬾。官閑且自由。閉門無不可。得秫更何求。玄草楊雲宅。清吟王粲樓。莫言工作賦。此地易悲秋。

憶弟

萬里南征路。扁舟去不來。賦投鸚鵡水。詩上鳳凰臺。天地窮相傍。雲霄蹇自哀。千秋無漢武。司馬一庸才。

其二

驟傳伏枕去。轉覺淚沾巾。短髮三江棹。孤蓬四海人。文章妻子怪。姓字友朋嗔。兄弟皆衣紫。君胡命苦辛。

其三

去住非無謂。蹉跎似不羈。親朋盡欲殺。知己半相疑。獨我能青眼。因君是白眉。東來書一紙。讀罷淚如絲。

登高有懷

秋菊開誰對。寒郊望更新。乾坤東逝水。車馬北來塵。屈指悲時事。停杯憶遠人。汀花與岸草。何處不傷神。

過古寺

紅橋過雨潤。黃葉會霜稀。古殿摧金榜。空塘落水衣。畏人寒鳥竄。護法老龍飢。醉語兼禪語。都非第二機。

宿僧房

夜雨沉清磬。霜林起暮鴉。蓮臺三品葉。佛果一時花。覺路昏羅縠。禪燈黑絳紗。早知嬰世網。悔不事袈裟。

憶弟

尙有他鄉客。那堪兩地春。文章聊玩世。儒墨竟疑人。別後山川換。愁來歲月新。滄江一萬里。濁酒向誰陳。

其二

東去交多少。南詢與有無。高天鴻鵠舉。世路馬牛呼。騷雅命難達。江湖迹易孤。步兵雖嗜酒。倘亦恨窮途。

異僧

貝印支公僻。輪瓶座首能。咒言聽似鳥。梵字寫如藤。托鉢施仙飯。支牀面佛燈。一身猶不用。何處有三乘。

出郭

稻熟村村酒。魚肥處處家。輕刀粘水去。獨鳥會風斜。落日流紅浪。長江徙白沙。山僧迎客喜。顛倒著袈裟。

江上

白露迷荒楚。青流帶遠空。沙平晴獻雪。樹老夜屯風。曠野眠飢兕。孤洲落晚鴻。布帆如屋裏。何處有城中。

郊外小集

頗有滄洲意。聊行濁酒杯。白波吹日上。粉堞映江開。米穀舟中市。人烟水面來。息機吾已久。鷗鳥莫相猜。

其二

浪跡眞無賴。狂心今若何。一尊聊對酒。萬事且狂歌。稚子矜黃葉。漁人語白波。蘆花青裊裊。秋意滿溪蓑。

三弟同志喜

送汝才三月。那知西復東。客中何地返。橐裏幾時空。世事窮來見。文章病後工。浮湘而涉海。司馬之遺風。

其二

突兀英雄氣。飄零病苦身。黃金憎賦客。青眼謝時人。按劍投珠恨。呼牛應馬眞。無錢覓知己。到底白頭新。

其三

萬里將孤舫。長江與太湖。山川幾盡越。文字恥爲吳。見我古人否。識君高義無。土安交不薄。珍重序三都。

其四

東去人人叩。西來事事疑。苦心眞學者。出世好男兒。消息蘄州得。機緣老宿知。何人皮相士。道爾定狂癡。

花朝日呈伯修

壚氣薰高閣。歌聲繞細廚。桂尊清且滿。坐客美而都。共唱三婦豔。同開百子圖。主人將夜飲。傍晚禁啼烏。

其二

宛轉花如結。差池燕似知。佳人炊壽餅。童子按新辭。珠履散還聚。蘭膏盡復炊。青軒紅麗蕋。第一好天時。

京師夜坐

兀坐醒醒悶。讀書字字難。竹枯知鳳餓。蚓躍驗天寒。往事心方省。窮來交漸寬。微官猶窘我。羸馬日長安。

北行道中示弟

惜別無多日。驅馳看逼年。客愁繁似雨。官路遠如天。凍磧酸車轂。嚴霜齧馬鞭。流光付行旅。爾我鑑相憐。

挽蘇母

喜得全歸日。郎君已致身。德將萬死事。泣報九原人。野氣迷丹旐。秋風冷石麟。但留天語在。一紙夜臺新。

秋夜感懷

莫以千人和。從輕白雪歌。支離常調失。突兀此生過。薄俗論交盡。秋風閱世多。媾離終葛似。嗟我待如何。

余山居六年矣丙午秋復北上臨發偶賦

又被閑驢出。冥鴻那可飛。添多新蒜髮。典盡舊荷衣。柳密雲侵郭。荷長水漫磯。鷗鳧爭作語。客子幾年歸。

過荆門觀蒙惠泉

雲過山城沒。谿回磴道平。一漚淙石底。萬戶枕泉聲。童子將茶去。僧雛負鉢行。居人傳好語。得似長官清。（時州人爲言雷守甚清。）

石橋道中

上上仄岩顛。清溪落馬前。陂陀聊作館。磽确以爲田。人出斜山照。雞鳴廢寺烟。亭翁顏半赭。知得有豐年。

襄陽道中逢龍君御君御節鎮西寧便道省太夫人

征馬隔林鳴。雙旌忽背行。白頭撩遠夢。紅樹促歸程。銀管書生去。鐵衣老將迎。羌胡知姓字。撒草在邊城。（君御舊曾守此地。）

壬辰秋日余與伯修兄先後出都門至鄭相及同宿州署今相去十五年伯修厭世亦六年矣電火驚心山川觸目因書數語兼示小修方平兩弟

十五度春秋。漚花轉眼休。含悲上東里。無路避西州。孤月傷鴻陣。寒雲障馬頭。對牀今夜雨。清淚幾行流。

鄴城道

何處魏離宮。荒烟斷草中。獵蹄晴捲雪。高隼怒盤風。苑古梧桐禿。牆崩枸杞紅。空臺與流水。想像舊簾櫳。（梧桐禿出白香山。）

其二

白日悲難駐。英雄誰不然。魚膏焚地底。蛾黛哭生前。南國香成霧。西山石作烟。人間絕快事。天子作神僊。

其三

碧草漲寒塘。菖蒲花下香。山禽偷翠羽。野果侑丹房。殘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曹家兄弟好。無那太淫荒。

其四

且著雙眉目。休隨俗笑嚬。簾前撾鼓吏。牀上捉刀人。胡粉裝尤怪。蕉竿舞入神。精光如可畫。寧與魄俱塵。

其五

那得長無語。無情淚亦垂。碑餘漢歲月。水洗鄴城池。樓外羌雛嘯。宮中寡婦悲。好還不再世。兒狡亦何爲。

其六

近得銅臺瓦。重來五十鍰。無方貰白髮。空自治青山。上馬蒐才藻。橫戈按鬢鬟。霸圖今已矣。文采照人間。

其七

仆去前王碣。耕來故國墳。蜂巢無雨大。兎窟有三分。夜火生空樹。陰龍戰野雲。美人何處所。試與定遺文。

其八

且勿度前村。白楊路漸昏。一坵文字鬼。千古戰爭魂。歷數孫曹鬪。風流魏晉繁。成蹊人自省。桃李不須言。

其九

謀士虎兼龍。三家霸局同。文章分鼎足。才品第英雄。離亂司徒後。昏頑鐵錫公。陳琳檄自有。誰可愈頭風。

其十

校盡中原土。初逢國手棋。孫郎爭一道。劉胄僅雙持。石悍刀方利。風高海始奇。唐宗與宋祖。應悔不同時。

遊崇國寺得明字有序

往與家伯修潘去華江進之黃平倩劉明自吳本如段徵之諸公。結社於崇國葡萄方丈。相去七年。存亡出

處。途如隔世。丁未春暮。與龍君超陶孝若邱長孺李元善劉元質重經此地。泣下不能自止。聊述數語。以志今昔。

入寺稀人識。僧雛盡老成。花猶香廢苑。石莫話前生。壁上苔棲墨。廊間雨壞楹。春衣能幾日。又復過清明。

又

只作幽探計。如來與證明。出門皆黛色。入寺有泉聲。酒似溪光嫩。身如雲影輕。閒官無別侶。頭白舊方情。

惠安伯園亭同顧升伯李長卿湯嘉賓看牡丹

古樹暗房櫳。登樓只辨紅。分畦將匝地。含豔欲焚空。蝶醉輕綃日。鶯捎緩絮風。主人營一世。身老衆香中。

又

通國皆狂死。誰家解滿欄。徑須一石醉。消得幾生看。小榭迎初月。層嵐作曉寒。攜歸纔數朵。掩盡百羅紈。

浴佛日劉元定邀諸公偕游高梁橋得為字

節是祇園會。譁同曲水池。妖童歌串亂。天女鬢華隨。是樹皆停蓋。無波不泛卮。魚龍與角觝。樂事看君爲。

又

萬隊千騎出。燕遊第一時。繁華雖有態。烟水未曾知。西去層層岫。東來面面池。胸中好坵壑。借與主人爲。

月夜歸來與長孺道舊仍用前韻

感事那堪記。衰來亦自悲。看窮烟柳地。老盡露桃枝。算酒休論石。稅花莫計池。平生心種種。難及壯時爲。（都人市花者。以一方爲一池。）

偕曾退如過淨土菴

像設都非麗。疏題亦不紅。花移半檻日。槐老一庭風。寓目皆成淡。諸方敢鬬空。到門有醉客。鄉里舊山公。

湯嘉賓以使事入江西將遍遊諸名勝詩以送之

碧渚蒼雲路。長帆幾葉還。趁秋行九子。攜屐看廬山。採藥靈溪見。映花石戶關。孤藤雙竹屧。聽盡水潺湲。

其二

亦解驚人語。于君數倍難。片鱗猶變化。尺水尙波瀾。萬卉經春爛。千山過月寒。欲知才大小。試取昔賢看。

其三

九派潯陽地。寒潮一葉通。少年姑狡獪。太古石玲瓏。觸路飛泉雨。捫碑怪穴風。到時秋正老。紅景繪丹楓。

其四

攜去山盈袖。書來墨滿巖。嵐光疲瘦僕。泉水洗塵衫。識徧金仙侶。搜殘玉簡函。楚雲青咫尺。漢水莫停颿。（時嘉賓將入漢陽。弔蕭仲子。）

早起入朝書冊午間衝暑走城外別湯嘉賓晚赴劉元定飲時諸公已半酣賦得原字

曉出銅龍署。暮歸曲水村。座涼心乍貼。餅亂飲初喧。委尾鴉侵閣。長頭客在門。公然去巾屣。奴態亦堪原。

夏日城西園亭聞蟬得陰字

清響徹平林。雲深樹亦深。乍聞心爽豁。竭盡午昏沉。琴裏高山韻。詩中瘦島吟。鄉園頻夢爾。十里柳湖陰。

其二

未曾離溽暑。亦不到雲林。坐覺喧涼變。遂令院舍深。聲來如遠壑。宿處必層陰。燕子與黃鳥。難除闤闠音。

其三

雖在高雲地。長懷冷石心。羽流分體魄。騷客與聲音。竹柏風相亂。笙歌耳可箴。如何君與我。俱不守長林。

苦雨吟和曾退如

陵雨無朝夕。呻吟益病妻。牀頭新墁落。竈下老婢啼。一室坳堂芥。千家亂水畦。侍兒持茗語。滿褶褲花泥。

其二

舊勢將排砌。新痕又沒花。街頭眠野鶩。窗上語池蛙。古佛龕生菌。嬌兒面有沙。東齋無額字。便可喚浮槎。

其三

似道雷焚火。又聞水決牆。哭聲來遠巷。昏火照方牀。小屋葦簾破。鄰家蒼朮香。兒童猶驚喜。簷底有微光。

其四

莫是天家樂。輕聞下土哀。九州吹立水。萬部役雕雷。地遠聲難徹。閶高喚不回。巢居與穴處。曾見有唐來。

中秋泊潞河看月同子公雲影賦

秋樹冷冷白。添衣也覺寒。如何今夜月。不共昔人看。客路風停閣。民居水破殘。那堪更值比。衰草漫流灘。

其二

萬水千山路。羈魂來不來。雙籤題姓字。雨處送錢財。風葉牽鈎幔。寒光背鏡臺。思量具杯酒。有口向誰開。

其三

亦欲消孤悶。其如不去心。稚兒神慘淡。病客語呻吟。野戍風傳柝。空艙火隔林。更憐明月裏。尚有獨飛禽。

其四

道侶前寬解。君深天竺書。我心自檢點。試比毘耶盧。法喜妻辭世。散花天巽居。任他金粟老。亦有淚漣如。

潞河舟中和小修別詩

鶴老翻辭侶。松寒乍剪蘿。孤舟將幼累。北海望南訛。亂葦藏村社。枯槎臥古河。所嗟人異路。不畏客程多。

其二

昔日饑寒伴。淒涼無一存。去花難返樹。好月不留軒。龜手衣猶在。齊眉案尚溫。一門新舊鬼。強半北方魂。

其三

一慟出雲堂。秋高雁影涼。容顏觸朽謝。恩愛日銷亡。竹老湘君廟。花深洛水陽。解君舊篋笥。擬買白蘋莊。

其四

欲覓藏身處。瞿童路上尋。魚寧愁水闊。鳥豈畏山深。秋葉紅霜寺。春苞紫筍林。辟如綠鸚鵡。未有戀籠心。

其五

少謝人間事。歌壇與舞筵。有山皆種竹。無水不栽蓮。見死知生苦。因緣識道緣。一杯從惠遠。白社問諸賢。

其六

江柳江楓道。秋來倍損神。瓊花撩怨客。香草夢離人。白鳥誰非故。青山不厭貧。陶朱吾可學。鑿水養鯢鱗。

其七

客路誰云苦。烟波亦自情。雲開九子近。月上五湖明。石壁同僧看。花坊信馬行。家緣無十口。少累省憂生。

其八

弟也檀州去。征南尙可依。青油塞夜醉。畫戟曉風威。塞草韉縻疾。胡天字鳥飛。吾廬行信矣。鄉社幾時歸。

其九

小艇烟江雨。長堤柿葉霜。一洲魚子市。千樹木奴鄉。客去尋空谷。書來話酉陽。繁華銷枕上。家近呂仙堂。

其十

禪味爭如醉。無何卽是鄉。休心爲麴蘖。省事作資糧。慢世嵇同阮。絕交亦似康。東皐猶滯酒。余乃醒而狂。

滄洲逢瞿太虛運使問及近事偶題

問我京華事。動君一日愁。添多新世態。無復舊交遊。北寺旅陰盡。西堂講席收。烟光逐日改。那不念歸休。

其二

白帢生蕉履。知君亦悼亡。憂時心耿耿。學道鬢蒼蒼。老衲同三昧。稚兒守一牀。所慚不共隱。魂魄滯他方。

德州舟中逢沈何山

鬢上微添雪。衣間亦有塵。俱爲行役客。孰是自由身。處世眞妨達。歸山無那貧。且收魚鳥韻。檢點作時人。

其二

敢謂馮唐老。爲郎十五年。不因君濡滯。那與我周旋。歷歷分行樹。匆匆雨去船。此心無近遠。月在浩絶邊。

偶作

爲道知難道。求閒亦未成。憑將無益事。娛此有涯生。見水移舷去。聞山背襆行。感時多長語。虛竅偶然鳴。

下邳舟中和子公

飛雨饑窗濕。衣寒擁敝褌。所憂惟顯近。最苦是茶渾。只有飛沙市。更無啼鳥村。雨漁相對語。舟繫古槐根。

集平山堂用平山字為韻偕遊者方子兩謝生也

衰草亂畦平。長江一綫明。雲開智者寺。山表潤州城。萬井晴霞氣。千檣晚吹聲。隋宮何處問。荆杞傍牆生。

其二

大業空遺事。披圖咫尺間。斜橋與廢水。餘墨有無山。野老畔香澤。妖狐學黛鬟。荒亭猶故井。馬上挈泉還。

鄒子尹偕僧秋水見訪門者不知卻之相見乃一笑

幾失孔文舉。驚逢禰正平。雲盤天自織。月上海先明。渴驥聞泉喜。孤鴻見侶鳴。昭文琴自好。無那有虧成。

雪中投宿棲隱寺寺去大冶五十里在亂山中

下馬歷巑岏。晶晶四壁寒。山門雲占斷。佛舍雨澆殘。茶好臨泉試。（寺有棲隱泉。）松宜帶雪看。軒窗無一可。孤負此峯巒。

其二

岩戶何人啓。泉聲只自聞。夜澆盈衲雨。曉耨一犂雲。野筍呼雛伐。山苗帶子分。會須知此意。禪講也輸君。

其三

細數高低嶺。閒詢遠近鄉。山烟隨澗出。松火隔林香。雲冷莓苔殿。雪封薜荔牆。里門通德近。誰與闘荒涼。（寺近余司徒家。）

立春日金牛道中

田夫輟耒耜。紅女停機梭。士人廢簡編。官吏罷征科。商賈撤廛肆。漁家收釣羅。余獨何人者。峻嶺與危坡。

漢陽過王章甫葵園和二仲韻

戶外即遙岑。寒香漸出林。增池緣畝闊。疎竹為庭陰。烟雪裁為句。風泉寫入琴。欲知桐性老。火裏試焦音.

舟中除夕憶李安人

客裏逢除夕。燈前少故人。乍如雲沒海。忽似影離身。滿褶衣衫淚。半年河渚塵。井枯泉脈在。樑老燕巢新。

王章甫送余石頭口因共遊赤壁章甫將歸讀書九峯山

小舫沙棠檝。磯頭試一遊。偶然偕郭李。不是弔曹劉。山色當陲出。江波載世流。沉沙無折戟。應已化漁鈎。

其二

晴柳烟江路。幽探喜共君。暮風歌鳥亂。春水玩魚紋。石老猶含態。蛟閒不起雲。沙頭尋鷺侶。且莫話三分。

其三

一棹別烏林。高雲去去深。易銷惟黑髮。未了是名心。洗墨桐花下。讀書石壁陰。明年定傳寫。千紙滿璆琳。

柳浪館雜韻

柳匝層層水。花紛曲曲堤。古藤隨意拙。熟鳥任情啼。寄客詩題嶽。招僧語隔溪。菱蒲分外長。漸與竹欄齊。

其二

偶然修竹裏。新鳥一回聞。鶴下翻盆石。僧歸語嶠雲。縱風生水態。任月織波文。莫遣鷗鳧去。頻來只有君。

其三

饒水饒烟地。臨花臨柳居。經營成淨社。穿鑿架僧廬。小作番唐像。閒堆農圃書。主人葷血斷。鶴亦念溪魚。

其四

齋閣行將近。紆回又隔蹊。八窗中遠水。萬柳外長堤。鑿曲添魚舍。芟枝減鶴棲。無人殘暴汝。宜近亦宜低。

過藕花莊

深院竹編牆。叢梢若箇長。入門溪雨濺。滿路麥風香。好夢因涼得。閒愁到水忘。因循二十載。未到藕花莊。

夏日同顧朗哉居士王遺狂游謝公岩主人于野宗侯留飲

只有烟林在。王家一事無。到門惟薜石。對語畫山臞。路失雲相引。厓欹行可扶。看人車馬去。塵起是修塗。

其二

莫損莓苔壁。長留翠倚空。雲能供點綴。石自解玲瓏。泉落當窗逕。香生渡澗風。樓臺杳何許。樹影有無中。

登定州開元寺塔

孤塔三千級。俯身見鳥過。但知天闊遠。未許岫嵯峨。鈴語聞沙塞。燈光射虜河。昔賢誰眺此。韓宋與東坡。

其二

我醉中山酒。興衰鄴莽間。宋家遺塞壘。唐典舊河山。破壁風雷出。空堂燕雀還。莫言無外警。西去即層關。

黃竹石入都作別

壯闕何曾過。西山亦未登。袖中無半刺。鬢上有層冰。夢入冲烟鶴。書詢過海僧。省廬眞似水。知汝不求丞。

殘冬還曹乏人戴星出入不覺過春感而賦此

若問曹中事。但觀鬢上絲。經年未見水。初度也無詩。夜月閒杯子。春光惱侍兒。西郊有遊騎。唯汝不相宜。

初授司功副郎

舍鍛來爲吏。嵇康也未慵。帶猶懸素鋏。銜得比青松。案牘心先碎。疏題手自封。何年挂神武。買斷紫芝峯。

寒食高梁橋

簿領送春光。鬢眉分外蒼。僧猶憐我老。水亦怪人忙。雨作青山色。風吹翠袖香。醉中如有憶。艇子上餘杭。

暮春偕蘇潛夫邱長孺李茂實僧寶方雪照出郭

且復須臾坐。夕陽山氣佳。人歸烟雨寺。春到海棠花。茜甲緣畦吐。青溪帶郭斜。樓臺深隱隱。種竹定誰家。

暮春同王以明邱長孺蘇潛夫魏二方遊韋氏莊得寬字

幾葉葵蒲水。微風亦起瀾。如何尋丈地。綽有江湖寬。種果栽花易。招鷗引鷺難。輞川如具禮。畫裏試思看。

其二

樹壓高雲老。門臨細水寒。亂中時有整。幽處偶然寬。蘆筍芽將茁。檳榔蕊漸殘。遊鱗眞可喜。夢不到漁竿。

其三

徑路微微折。亭軒倍倍寬。經營百事會。物力屢朝看。果稅分時斂。茶坊湊水安。袈裟幸自樂。何苦戀神冠。

飲渭南郭外水亭

淸響落銀塘。崖高瀑自長。晴飛半院雨。暑洗一山涼。竹石江南夢。雲泉逸士腸。長安十日飲。金紫照壺觴。

喜小修至

疋馬西風客。靑衫遠道人。傾觴三日語。洗面一升塵。發篋探家信。呼兒換葛巾。顏肥兼耳闊。失意幾曾嗔。

其二

家事若蠶絲。細聽無了期。某山今曠廢。何僕最頑癡。驗貌爭肥瘦。譚心校髓皮。因勘對病藥。第一是隨時。

其三

俱言三歲苦。握得幾番虛。鍊就玉珪字。磨穿鐵板書。莫非頭罪過。儻亦臆乘除。知汝能排遣。高譚且自如。

其四

買米錢都盡。裝衣絮亦無。奴顏愀失路。馬尾禿長途。沙哭終雛楚。梁春已去吳。彌天布鐵網。不肯拔珊瑚。

與小修夜話憶伯修

羈客觀人世。孤雲信此生。長兄官自達。小弟學無成。買酒思燈市。踏花憶貫城。飛沙沒馬首。怕不御街行。

百六詩為邱大賦

血蝕靑銅照。魂牽白玉環。人間窕女塚。地下望夫山。肴土淚猶碧。瀟湘草亦斑。至今西陵月。不忍向南灣。

其二

一夕歸茲路。三生惜此人。死無長負債。恨是不銷塵。小玉終爲厲。蘇卿必有神。泱猊與怒蟒。無以喩吾嗔。

其三

愳雨催蘭桂。饑梟啄鳳凰。埋憂覺地小。量恨與天長。萬爇難焦淚。千生不化腸。明當告世主。幽合詛城隍。

其四

怪事幽如許。禪官見亦稀。若無親口語。定道客傳非。始覺生爲債。誰言鬼是歸。長時檢遺篋。不忍觸歌衣。

其五

寃訴知無已。冥司可奈何。只愁女鬼弱。不怕俗錢多。雙陸因名廢。新聲只是歌。唯當仗佛力。救汝出幽羅。

赴棲霞

黃葉三秋後。青烟一派中。天寒蟲蟄雨。江闊鯉魚風。鶴瘦行藏勁。鷗閒飲啄工。舟迂迷去處。小立問漁翁。

攝山紀遊

黃葉旋空下。凊泉作雨飛。苔毛青佛面。石色老天衣。僧靜廚蔬少。山寒野雀稀。自然消萬慮。不是學忘機。

其二

山色重重怪。高譚事事新。荒松吹老鬣。古石長斑鱗。入室尋僧夢。飜經悟客塵。禪兄兼酒弟。傲殺世間人。

小集張伯賓齋頭

白菊顏將赭。蒼原木漸黃。蟹匡行酒至。梧子作圖藏。鈎月分蘭焰。玄霜打橘房。主人紅韎韐。一笑上排場。

問方子公病

落盡梧桐葉。蕭騷滿一庭。當書裁枕被。減食買參苓。壁暗秋蟲泣。爐欹夜火青。病來曾幾日。疎髮冷星星。

其二

貧病知何極。高天也不原。愁聲徹曉夜。藥氣滿楹軒。夢惡憑奴解。衣單借手溫。空堂懸一榻。黃葉自封門。

送李季宣北上

長短丹楓道。高低白雪枝。奚奴肩古帙。駿尾束紅絲。閨月能編夢。邊烽易入詩。因思誇官日。是我見朝時。

其二

策蹇迎霜去。銜風送雁行。夢中呼小玉。甕底拜荆卿。驛路聽塘報。寒冬怯水程。預知廷對策。多半是談兵。

日暮

蒼茫山幾處。高下鳥千枝。野火烘雲腳。霜風老地皮。安心權在酒。長日困於詩。除卻閒居外。朝昏總不知。

望鄉

無日無鄉夢。空街與大堤。白長香米熟。青淺麥芽齊。荻月鋪雙寺。漁霜冷孟溪。長江無盡處。漸覺雁飛低。

偶成

擲卻顛毛去。百無一事齊。客中稀信至。夢裏別家啼。野店胡桃小。山房枸杞低。慇懃託鶴鳥。借取半枝棲。

送蘊璞之通州

敝衲纔三尺。羞囊無數錢。譚詩宗島瘦。運筆想璩顛。白果行廚飯。枯株半夜禪。天涯青點點。一派海門船。

憶潘景升

赤仄何年至。青娥幾日休。當衣歸楚子。兌酒賣吳鉤。凍雨江豚泣。黴風海若秋。相思無寄處。獨上縣西樓。（楚子指邱大。）

寄伯修

次第逢京使。皆言鬢有華。廊餐傳白餅。宮雪打烏紗。夜起先雞唱。朝歸必日斜。倦來呼侍史。石水試煎茶。

卽事

越錦刺吳女。桐絃命小妻。鑪鳴茶已罷。香散日初低。近火觀猫戲。開窗聽鳥啼。鄉書修總懶。笑作兩行題。

揚州曉泊

薄霧隨風盡。寒霜對酒銷。芋魁騰曉市。蟹子趁歸潮。往事瓊花觀。新粧揚子橋。雖然富羅綺。未必似前朝。

卽事

野樹凋青葉。寒江搖白波。訛音東事變。重語北船過。僧橘連霜買。盧姬盡日歌。揚州饒嫁娶。簫鼓夜來多。

賦得迷樓

古寺行宮是。荒臺跡近眞。楓枯能作語。釵老化爲人。夜蠟燒天淚。秋娥幻月新。當年倘不樂。難道不成塵。

小集吳嗣仙齋頭

寒月銜簾薄。空階似水涼。橘皮消酒氣。栗尾亂書牀。校拇人高下。踏歌調短長。自知非飲客。亦不害歡場。

集喬光祿齋頭

燭氣烘人煖。簾絲透月來。近花安飲几。分篠出重臺。細曲龍香撥。淸酣鶴卵杯。徹明尙不去。安肯見燈迴。

飯王太古館中

萬事無如靜。浮雲他自飛。身心全白業。行止半緇衣。山藥和霜薦。園禽帶雪饑。忘名兼去欲。學道古人稀。

偶成

貧色杯中減。衰音鏡裏知。青山千里屐。白髮滿頭詩。夜雪烹朝水。鮮花勒凍枝。同身笑罔兩。爾我共支離。

感懷作

閒適魚歸水。孤羈鳥怯飛。寒江粘戍艘。賈俗厭儒衣。失路千人左。貪生學道非。無才甘自棄。不是怨知希。

雪中

蓋膝衣三襯。充脾飯一匙。長貧商賈貴。久客保傭知。開帖臨黃字。關門變黑髭。飛篷逐流水。何日是休時。

閒行

入肆添紅暈。出門換白衣。雉驚過水去。雀恰近倉飛。古木半身死。鄰僧一箇歸。客中無舊識。遠望卻依稀。

雪中看月

強起持杯酒。長歌命小鬟。一重兩重白。千里萬里山。凍鶴偃孤影。窮霜益老顏。客思只如此。漸覺別離頑。

無題

富貴豈非情。榮枯未必平。破籠麾鳥去。斷竹放雲行。窮骨耽書傲。寒毛看劍生。東方唇自腐。執戟竟何成。

讀書

拭卻韋編塵。衣冠對古人。著來皆肺腑。道破益精神。把斧樵珠玉。恢網網鳳麟。擬將牛尺帚。匝地掃荆蓁。

閒居

只對陳編坐。閒將稚子行。筆罷書將老。瓶響茶初成。餓鵲窺冰凋。窮鴉話夕城。江烟同照裏。轉徑轉鮮明。

乍晴即事

寒日回霜薄。天風扇雪晴。山紋斜界路。樹影拗枝橫。海客鬚眉凍。門賓姓字生。下牀忘櫛洗。抛卷上西楹。

偶成

寒日拋殘曆。冬風迫小年。霸圖虛盃尺。貧策付邱鞭。釋悶多談史。贏歡少破錢。不簪復不履。隨意但高眠。

劉侯宴

滿斗撒珠璣。窗風射蠟暉。樂從三奏罷。酒看十分飛。參佐分山果。優人撒地衣。爲貪文字飲。少減邑侯威。

陶石簣書至

不復言餘事。唯云了即休。山川鎖斷案。花鳥罷春秋。定後窗行鼠。餐時壁下猴。自無求相意。焉用鉤文鉤。

何茂倩索遊吳詩

莫漫談吳事。吳中佳事多。天高震澤網。髮細虎坵歌。只是官無那。由來客喜過。莫釐與縹緲。雙峯孰嵯峨。

子公貧病口占乞笑

病閱冬秋盡。方窮內外科。夢來牽母泣。愁覺此身多。愳涸魚求水。翎單雀窘羅。傷心談往事。悔作戀燈蛾。

揚州舟中晨起

薄月層冰上。飛飛叫去鴻。夢寒孤渚雪。茶響一鑪風。凍網懸枯木。荒崖依病楓。繁華無用處。陡覺戀虛空。

送洪子崖之歸化縣

小邑無官長。登臨費履綦。方言從事譯。山景隸人知。廨舍巢鸚鵡。鄉田貢荔枝。嵐光侵簿牘。長日但圍碁。

丁酉除夕

得意人間事。經年作旅人。愁因山水減。蕩免父兄嗔。蠟屐千鄉雪。公衣幾摺塵。瓜洲波起處。長日望垂綸。

登蘇門山泛舟百泉

食罷共成飯。來觀泌水泉。廢橋穿竹嶼。小舫載茶烟。方外清溪寺。人間好時田。那能營二頃。風雨嘯臺眠。

其二

一葉寒塘上。孤雲信所如。東亭觀美箭。西址訪幽居。靜玩涵波羽。幽憐避餌魚。未容狂阮籍。沉湎污清虛。

和朱非二山間之作

入谷非無路。鑿空尙有痕。勢危攀棘杪。力盡憩松根。天上雲烟市。仙家水石村。悠然見邃古。夢裏亦羲軒。

其二

愁絕蒼龍嶺。苔青萬古銅。巉巖憑頫瞰。棧絕賴枝通。洞隔寒溪雪。僧歸石壘風。半巻輕四岳。一笑傲三公。

其三

只覺川原變。寧知七曜同。按圖窮大地。卓笏量虛空。霞過遺仙影。雲歸識海風。人間三不朽。塵裏一微蟲。

其四

極態窮工出。摩天插地孤。平開東震旦。坐想北俱盧。白石鑑何在。青溪鶴也無。浩歌中夜月。萬里湛冰壺。

其五

雲懶飛難上。龍癡臥不醒。巴江寒蕩日。鄭火夜飛星。爐淪千年液。松留太古青。綠霞封石鎖。應是護仙經。

偕朱非二入少林至初祖洞

宿世同來否。青山記夢登。雲分新壑石。樹老舊扶藤。古番文蘚印。胡鬚壁影僧。摩公眞狡獪。隻履去何曾。

話無言上人方丈

杖子擬秋烟。堂頭二十年。還君半面識。乞我一龕禪。石壁分窗看。松風對榻眠。浮生成泛泛。俱有雪毛懸。

山中逢老衲少時從征有功者

頭髮遮眉白。歸來五乳峯。夢中聞虜笑。定起看經慵。戒鐵支爲枕。衲衣挂在松。閑時穿洞壁。欲去縛獰龍。

次良鄉

勞碌豈堪憐。心情亦自偏。閒中長似鬱。途裏卻翛然。草履多生業。名山老去緣。雲嵐成妄想。渴夢走鳴泉。

次定州和壁間韻

歲歲疲車馬。勞勞憩此州。精神漸耗減。名字益虛浮。斜月微茫岫。平河散漫流。西溪蓮在否。持語去年鷗。（昨年六月。飲于西溪。）

定州見拙詩揭戲題

塔上烟煤句。何人勒此中。鳴虛聊以蚓。篆壁偶如蟲。蝕去宜苔蘚。鎖來仗雨風。而今眞入石。泥土被丹紅。

宿趙州是日立秋

入市不聞囂。殘陽半麗譙。人家多畫水。買肆尙依橋。禪夢來清磬。秋心動夜條。柏林如見語。還汝舊詩瓢。

曉出柏鄉

未曉巳先輿。軒車帶睡登。官程膠齒飯。鄉思折腰菱。野店欹鬟女。孤菴瀹鼎僧。不酲亦不醒。沙裏鼓鼕鼕。

書所見

落日澹秋容。游雲忽自重。斜披四五樹。亂點兩三峯。馬顧橫橋水。僧歸別路松。岩深不見寺。烟裏忽聞鐘。

崤陵壁間見黃平倩詩悵然有懷和韻

角聲催曉關。雲冷夢初還。秋是王維句。月如李白顏。涸泉長念雨。籠鳥豈忘山。擬把一竿去。相從水石間。

潼關題壁

是日。至子夜果雨。涼風襲肌。甚快。但雨不暢。夢中聞書記與快雪語。主公所乞者。洗頭盆水耳。何其慳也。不覺大笑。口占四十字爲謝。

一枕簟花涼。魂清夢亦長。雌雷方喚醒。女魃乍迷藏。雲識釁鬟氣。風知菡萏香。那能倦膏沐。千里濯蘭湯。

偕朱非二汪以虛段徽之雨中投興教寺望南山

樹古積苔痕。山高晝易昏。袖中雲氣出。階下水聲喧。斷鼎殘碑寺。青螺紫澗村。倚闌叩京尹。還我玉峯軒。

其二

迹往休尋記。臺傾莫問年。風香來韋曲。雪色照樊川。野寺遮紅葉。人家住翠蓮。隔溪山更好。驅馬入蒼烟。

其三

檻外卽危嶺。烟中跨楚秦。石留前刼字。洞老別朝人。夏月蓮花雪。冬風暖谷春。雲深無際地。千里瘦龍鱗。

過華清宮浴湯泉

鏡澈古苔光。溪風湛碧香。花猶知世代。水不解興亡。粉黛山川俗。烟泉歲月長。而今正好景。石骨照蒼涼。

其二

十六長湯院。阿誰似玉環。故宮秋草裏。小邑水聲間。童子驅羊去。村姑賽廟還。教他楊貴笑。破國只驪山。（今官池。乃玉環池。）

其三

過鳥烟中迹。回風水上痕。欲知天寶事。喚起石苔言。蘭乳飛千殿。宮雲遶數村。太眞方病齒。歌拍且停翻。

其四

錫鼓弄伊涼。露花石火光。山餘繡領字。雲染碧螺香。芍藥留妃子。鸚哥說上皇。難將脂粉水。傲我白雲鄉。

其五

鳳靡鸞吪易。王圖霸業輕。仙靈祠後見。笙柷夜深鳴。野火燒連理。（泉上有連理槐。燬於火。）秋風薦側生。遙知石鏡月。恨不照傾城。

其六

東嶺復西嶺。秦鄉與漢鄉。市城雲淡淡。今古水湯湯。廢址耕斜坂。歸樵話夕陽。亂亡猶有等。最劣是幽王。

再泛百泉

欲去復停橈。瓶甌尙在船。異沙千種色。密雨一湖泉。有鑄山中夢。無人池上絃。醉歸旋就枕。帶卻澗聲眠。

泿歌附

朝入朱門大道。暮遊綠水橋邊。歌樓少醉十日。舞女一破千錢。鵾鵲睡殘欲語。花驄蹄健無鞭。願爲巫峯一夜。不願緱嶺千年。

澠池和黃平倩壁間詩

落日疎林澗水。秋風匹馬咸秦。南北陵收過雨。東西崤起飛塵。龍鎖幽崖翠乳。雷燒古樹蒼藤。穴處巢居誰氏。斷轅折軫何人。

其二

四顧陂陀無地。一螺鄉井有君。百二崤函天險。五千道德靈文。驛路屛遮障掩。谿田錯繡羅文。思歸枕邊流水。夢牽嶠外孤雲。

七言律

登焦山

海門一帶霧初收。碧樹丹崖小十洲。山擁雲帆浮水上。江盤螺髻出潮頭。經堂晝寂眠蒼兕。石壁晴空挂野猴。白首閉關僧自苦。花開花落也春秋。

病中和黃道元至日禪寺夢愁詩

一番花信又成春。百結枯腸萬轉輪。鈴下久停辰後版。功曹空閣案間塵。消愁莫問弓蛇影。對境聊觀夢幻身。宮縷添來非我有。祗應添得與遊人。

別王百穀

河上青霜雁字斜。西風匹馬又天涯。錦帆涇遶郎官舍。冠子橋邊處士家。好事每揮林下麈。清齋長試穀前茶。東鄰不是無姝子。眼底何人解浣紗。

閑居雜題

樹老無花也自新。山茶紅似女兒脣。數莖白髮春前長。一點青鑾雨後眞。鶯欲下枝先作語。鵲能占歲亦如人。錦韉金絡紛紛去。飛盡晴郊十里塵。

其二

儒衣脫卻禮金仙。三十偷閒也少年。芊草如氈花欲舞。淡烟垂幙柳高眠。與來學作春山畫。病起重箋秋水篇。酒障詩魔都不減。何曾參得老龐禪。

其三

晴日園林放好春。館娃宮裏拾香塵。癡心未了鴛鴦債。宿命多嘶鷓鴣身。柳愛風流因病睡。鵲貪歡喜也嗔人。桃花不識潘郎去。又逐東君一面新。

其四

一番丹莟一番泥。何處垂楊無馬嘶。芍藥有香兼有態。山雞能舞亦能啼。陰晴雨旱勞占問。雲月風花細品題。十分漆園學得五。逍遙猶可物難齊。

其五

幽窗重疊鬢邊絲。贏得青鬟諫少時。鑪合博山烟吐篆。紗烘石子煖圍棊。靚粧卻念畫眉鳥。佞巧愁聽百舌兒。笑殺陶家五楊柳。春來依舊折腰肢。

其六

縱多桃李也無言。可是緣籬與映門。暖日護將鷓鴣瘴。和風吹卻鶺鴒瘟。鄉書題就雙重疊。鑪氣薰殘一縷溫。夢裏明明渡湘水。不知若箇似仙源。

皇甫仲璋邀飲惠山上

東風吹水浴平沙。鸊鷉鵁鶄滿釣槎。去日翟公猶有客。到來潘岳已無花。谿鱗呷雨層層浪。水碓舂雲處處家。
白石青松如畫裏。臨流乞得惠泉茶。

其二

萍跡猶憐沸水鄉。濯纓滿地是滄浪。罷來僊縣郎官綬。扮作青谿道士裝。沙鳥傍人眠不醒。岸花經雨折還香。
相思別後知無益。爛向春風醉一場。

元宵飲華中秘宅上

青絲華管夜從容。客正闌時酒正濃。堂上觀燈蓮品品。尊前顧影面重重。博他鏡月千迴醉。假我雲山第幾峯。
麈尾奮來毛欲盡。當筵風雨約譚鋒。

其二

長竿百尺擁燈輪。濁酒千巡意轉眞。霜亞殘枝花片老。雲拖輕影月痕新。訂將白石成知己。擲卻烏紗是野人。
漏水銷來杯不盡。當軒鸛鵲亦留賓。

飲華中秘園亭上

東風揚柳濯青枝。暖日池臺豔豔姿。巧石疎花宜對酒。文窗香閣好彈棋。餓來野鶴如人瘦。飲去河豚亦自疑。
竹里辛夷差得似。天然一幅輞川詩。

得罷官報

擬將心事寄烏藤。料得前身是老僧。病裏望歸如望赦。客中聞去似聞陞。尊前濁酒憨憨醉。飽後青山漫漫登。
南北宗乘參取盡。龐家別有一枝燈。

遊惠山作

柳色漸舒枝漸齊。流鶯澀澀弄春啼。花溪水赤香魚子。荒草芽青倦馬蹄。鷗鳥不行終戀侶。㲉鳩無屋懶呼妻。

一瓶煖貯惠泉酒。過得層巒日又低。

其二

雪後青山暖復鮮。疎黃淺綠也堪憐。高僧執卷供談柄。少婦明粧送佛錢。向子無端兒與女。華陽多事道兼禪。浮生早被微名誤。遲向人間醉五年。

和沈飛霞代老姬別用原韻

雙龍毛羽若爲乖。銷盡琵琶十里街。燕子有情終戀主。雞皮無色強名娃。愁同班氏秋來扇。願作楊家多後釵。桃葉桃根君記否。當年親指帶如淮。

踏堤曲

濃綠疎黃總占新。六橋風日更精神。柳腰似欲爭遊妓。鶯舌分明喚醉人。暖谷蒸香疑作雨。芳蹊吹汗不沾塵。洛妃謾欲淩波出。曹植荒唐恐未眞。

其二

畫閣層層出曉波。東風湖面軟於羅。佳人穠李山花髻。蕩子垂楊水調歌。蝴蝶意閒隨夢去。鴛鴦情熱奈春何。蘇公雅亦稱相識。痕比西施媿已多。

其三

桃葉成蹊柳作行。東風吹熱少年場。趙家姊妹皆端正。謝族兒郎有短長。陌上口聲多汴語。壚頭結束盡唐裝。吳歌越舞顚如夢。不是湖山也斷腸。

其四

亭亭如月婉如春。堤上樓邊總麗人。柳汁染將袍色嫩。梨花吹落粉痕新。珠簾欲度聞仙語。寶屐初移拾翠塵。宋玉也知空作賦。越姬十倍勝東鄰。

飲第六橋酒壚上

流芳亭畔草如油。墮紛吹香歷幾秋。鄂國有祠爭下馬。西陵無主漫登樓。玉龍釀熟多酬直。土哺魚肥易上鉤。南北諸峯收不盡。朝朝放艇過蹊頭。

遊虎跑泉

竹牀松澗淨無塵。僧老當知寺亦貧。飢鳥共分香積米。落花常足道人薪。碑頭字識開山偈。罏裏灰寒護法神。汲取清泉三四盞。芽茶烹得與嘗新。

贈虞德園兄弟

霜庭五葉晚抽枝。喜得猶留一線兒。持戒每嘗無味水。閒情多賦落花詩。台宗賢教誰能識。何肉周妻到底疑。若使相逢不吐膽。更於何處覓相知。

雨中過蘇

二年前事似前朝。記得朱顏箇裏銷。雨雨風風新震澤。車車馬馬舊虹橋。塵來不上雙行脚。病後猶存一捻腰。是我萬般辛苦地。如今閒話儘逍遙。

其二

無官有客尙留吳。難道陶潛不腐儒。魂亦尋花如蛺蝶。夢惟逐浪似鵜鶘。孤燈影瘦寒山寺。荒草流青夏駕湖。學道參禪都未徹。一毛聊得比楊朱。

廣陵別景升小修

搔頭幾日見新絲。二月河橋上馬時。長短官街驚夢鼓。高低楊柳罥腸枝。江烟一擔充行李。流水三叉各路岐。北地南天千萬里。青巾白帢幾人知。

秋日同梅子馬方子公飲北安門

閒對枯槎與釣緡。暮雲斑駁似龍鱗。青山不許談新事。白鳥如會狎故人。宮閣參差十里水。衣冠包裹一生塵。西門車馬東門月。冷熱從誰問假眞。

伯修齋中

幾點秋毛染鬢斑。深衣長褐古銅鐶。榻邊石骨抽枯筍。盆裏松根露淺山。霜月麗來如白酒。菊花老去變紅顏。雞聲未動聽宮板。已在車塵馬足間。

齋中偶題

凍風吹落壁間塵。溫閣投花養瘦鱗。山水情多長愛畫。旃蘭氣少亦倩人。鐺壘側畔觀時變。冠帶場中看偶新。野語街談隨意取。懶將文字擬先秦。

閒居

藤帶絲袍強束身。北風雖厲不吹塵。軒窗盡日閒諸史。省屬經年斷五辛。官牒往來呈府吏。俸錢支得與門人。牀頭一夜西湖語。霜色蕭條上角巾。

其二

空街羸馬有何榮。寂寞繁華兩不成。破懶始知經有味。送眠微覺酒多情。腮毛未老隨霜換。肺病無根見臘生。收拾閒烟與閒水。憑將筠管作干城。

其三

幽房睡足簟紋紅。香鴨灰烟喚小童。絃裏亂流崩谷水。瓶中微帶入松風。身心何處謀長策。鬢髮而今漸老翁。淨榻如綿窗似洗。明眸皓齒話虛空。

其四

百衲層層煖蔽身。道書觀了且存神。懶心不慣思朝事。法服無端裹野人。芡葉箋中書小偈。柘枝風裏拾陳薪。江湖凍裂冰皮老。霜郭時時有巨鱗。

其五

空齋獨坐擁殘薪。筆有枯芒研有鱗。夢裏風窗聽似語。山中烟樹念如人。兒童也解談東事。簫鼓何因動北隣。

竟日飛鑼無卻處。一層吹了一層塵。（時東議紛紛。）

其六

霜鶴啣冰且忍飢。窮沙休憶稻粱肥。低碁動欲求先著。鈍鳥焉能不早飛。身分無多難了事。酸迂那得濟時機。
長安未有膠粘脚。日日開門放客歸。

戊戌初度

卑官自覺與心安。五畝無家去亦難。氈榻所親唯老易。儒衫相對幾孤寒。香茶每供鄰僧去。院樹時同小弟看。
雪色照簷花颭水。濁尊聊復對空盤。

其二

禪燈瀟瀟雪玻璃。貝典將來戒小妻。客裏羈情籠野鴿。鄉中春夢閱山雞。灰心竟日疎莊子。彈舌清晨誦準提。
無限長林無限羽。一枝那復計高低。

其三

閒居心似夾冰魚。雪裏輪蹄亦自疎。研酒和來香泛帖。瓶花吹落溼沾書。艱深乍覺詩如讖。消散方知道是虛。
一卷雜華誦未了。被人邀得過僧廬。

其四

清溪曲曲幾千松。夢裏開門看鶴蹤。鄉計久要桃葉渡。客程長念北高峯。笙歌漸漸于人懶。山水時時覺話重。
六載牽羈成底事。不如瀟灑學爲農。

贈黃平倩編修

窗前獨種菴婆羅。石火風燈不須過。宿帙夜繙塵牘少。客衣春覽衲頭多。毫端漭漭書巴水。枕上巉巉夢小峨。
詩有餘師禪有友。前希李白後東坡。

十六夜和三弟

涼月如霜鑒薄帷。空杯無計覓糟醨。貝鐙聊復歡兒女。弄筆粗能遣歲時。花火每攢騎馬客。蠟光先照走橋姬。少年樂事今無幾。近老方知此興衰。

和陸放翁初春遣興

疎散庸庸寄一官。匡牀趺坐覺身安。聊將古道酬賓客。免把閒思累腎肝。螢火幾時能脫腐。醯雞無日得辭酸。東風已放西門柳。凍水泳絛亦解歡。

游高粱橋

花時晴色釀芳原。出郭猶如出檻猿。霧質風綃新柳縷。皴皮瘦骨老藤根。紅雲尾變知魚熱。碧縠紋繁覺水溫。耳聽碧流心翠嶺。閒談恰已到山門。

暮春同謝生汪生小修遊北城臨水諸寺至德勝橋水軒待月

一曲池臺半畝花。遠山如髻隔層紗。南人作客多親水。北地無春不苦沙。熟馬慣行溪柳路。山僧解點密雲茶。滿川澄月千條縷。踏踏蒼波過幾家。

其二

無才終是樂官閒。何地何賓不解顏。乍疊乍鋪風裏水。半酣半醒霧中山。御溝板落金鱗出。宮樹花繁乳燕還。淺綠疎黃是處有。泥人眞自勝姬鬟。

和韻贈黃平倩

逍遙未必是無官。割累忘情夢也安。入室秪容金相好。伴身唯有鐵腸肝。蓬萊監裏眞先輩。冠帶場中老細酸。一帙維摩三斗酒。孤燈寒雨亦歡歡。

即事和韻

柳下何曾耐小官。青氊綠簡且偸安。空窗淨閣銷塵眼。時草新花養病肝。廟市客來詢古字。糧船僧至餉吳酸。蠹函怪牒閒搜取。鈔得仙方寄所歡。

送顧升伯出使還吳

四月西山雨過時。簫吹關道沸旌旗。痛憐知己他鄉別。爛作諸王奉使詩。繞驛青蘆呼水鶴。渡江白箬薦冰鮮。雕窗畫舸堂堂去。閒解言綳看小兒。

其二

青巒生色水生波。處處吳姬餉酒醒。震澤有山皆樹橘。虎坵無月不聽歌。潮田役去春畦少。儂語訛時怪事多。近日押衙知不免。閶門風景看如何。

送夾山舅令太原

路盡層巖見稔畬。烟巒雖大若仙家。公亭客過開生釀。石室僧來判種花。竹下簿書閑草偈。山中人吏學烹砂。高槐影靜莎庭裏。香散屏空放早衙。

其二

閒將公事了尊罍。郭外青山探幾廻。從事也因流水出。長官多爲踏花來。印文長日封蒼蘚。簿筴經年長蠹灰。身是嘉祥舊令尹。東西歷盡始知才。

送黃貞父令進賢

撇卻孤山舊葛巾。暫時朱紫縛閒身。高才正不須違俗。七尺何妨也拜人。花裏課書分小吏。山中留偈謝高眞。直將數斗西湖水。一洗南州案牘塵。

邱長孺自塞上來

百錢買得梨花春。洗卻幷州面上塵。萬里買田無售主。一生知己是貧人。扶搖不肯吹飛絮。尺水如何縱巨鱗。醉起彎弓猶一石。清時羈紲老麒麟。

和江進之雜詠

山亭處處挈胡牀。不獨游忙睡亦忙。官況易消如暴水。癡兒難長似黃楊。巖花威日求長假。石榻開時見古方。

擲卻儒紳與巾子。添將冰水注茶湯。

其二

盆池清淺薄苔封。弱竹叢叢箇影重。殘帙有芸猶被蠹。空闌無藥亦招蜂。西山鬱鬱蓁蓁氣。講閣朝朝暮暮鐘。箬葉數篋書五尺。芥茶新寄自吳儂。

其三

藤葉常懸四五葩。閒隨方罫過鄰家。西廂託疾東廂假。南寺聽經北寺茶。蝶老花闌如倦客。天清雲薄似飛紗。姬衫典盡瓶猶餒。學把緡錢托畫叉。

其四

六尺莎階九尺廬。玄毫白楮任生疎。花前屢泛擯愁酒。架上聊存引睡書。蘄竹細紋如浪滑。吳綃寒緯似雲舒。幽窗一枕騰騰去。煉佛求仙事總虛。

繁臺張昭甫給諫竹居王孫邀飲留別

白果青蔬勞遠程。高臺傾矣曲池平。沙田似雪耘枯塚。柿子如丹綴土城。古瀆有無遺宋嶽。監門應否識侯生。欲知別後愁多少。試檢霜毛添幾莖。

柳浪館

徧將藍瀋浸春顏。風柳鬖鬖九尺鬟。鶴過幾迴沉影去。僧來時復帶雲還。閒疏滯葉通鄰水。擬典荒居作小山。欲住維摩容得否。湖亭纔得兩三間。

其二

一春博得幾開顏。欲買湖居先買閒。鶴有累心猶被斥。梅無高韻也遭刪。鑿窗每欲當流水。詠物長如畫遠山。客霧屯烟青篋裏。不知僧在那溪灣。

雨中坐方平弟旃檀館即事

柏屏藤格徑森疎。闌外蔬畦十畝餘。坐客始聞烹水法。高人時有乞花書。瓶中熟結香尤老。用後山茶韻不如。
本欲死心無可死。爛紅堆裏話淸虛。

伯學齋中話舊感賦

相逢各自嘆秋姿。長憶春郊走馬時。細竹也來成老節。稚松何意見霜皮。眼中幾度消寒水。鬢脚公然長禿髭。
十五歲年看又過。不知誰是蠟梅枝。（時蠟梅盛開。）

別程彥之歸吳

無成何用出昭關。眼底濃華閱幾般。陸品攜來尋白水。謝家將去入名山。緇寮乞作分桃饌。練帨羞歸擲果彎。
七十二峯青朶朶。嵐光只在屋楣間。

夢中得詩醒記中二聯足成之

散髮長吟縠水邊。吹烟唾月小遊仙。也知紫閣雙扉夢。不破靑溪半枕眠。避客偶然拋竹屐。邀僧時一上花船。
無心更着紅衫去。學得寒灰古木禪。

坐王章甫水明樓

巒光設色淺深間。萬瓦鱗鱗鑑碧灣。孤塔自來當汭口。高僧相過說廬山。常時杯底沈黃鶴。每就堂中乳白鷴。
南北精藍靑比比。蒲團纔得箇人閒。

赤壁懷子瞻

夜深淸拍鬧楊枝。驚起澄江白鷺鷥。過客爭澆赤壁酒。幾人曾和雪堂詩。山民自種元修菜。石榻剛存乳母碑。
見欲鑄金範老子。柳湞湖上拜新祠。

寒香

寒香寘寘上屏紗。活火烹泉石碾茶。溪翠柳烟爭壓疊。雪條風幹互欹斜。旋開燕社還蓮社。竊飲南家又北家。
禪榻歸來淸似洗。醉看紅燄吐膏花。

無念同余迎先伯修賦此為別

瘦石如何比老顏。纔留筋骨在人間。一舟破衲慈明哭。幾葉寒帆學士還。病久思歸黃竹嶺。衰來夢上戒壇山。江西湖北頻來往。學得心閒似水閒。

寄黃諭德平倩兼申玉泉之約

宦情擬上武牙灘。世味眞吞栗棘丸。腕上千珠胡語熟。秋來一影射堂寒。面慈每覺違心易。肌疥當思忍癢難。楊木如菴茶似掌。藍堆山色借誰看。

初正偶題

慣懶無心更出關。淸時夢亦趁人閒。幾同寺裏尋花去。獨自江頭看水還。處世漸同栗子堅。全家擬住玉泉山。千谿萬碧何由見。只是蒼枝也破顏。

久不到沙市矣感賦

斑髮今來是老成。緇衣聊復大堤行。見僧每憶年多少。覩水因悲物變更。率爾扣門常悞姓。偶然題壁不書名。章臺寺裏會遊處。古棘叢篁遶地生。

久雪忽晴喜而有作

殘花殘木總精神。纔見寅年一日春。柳態美如新櫛髮。山容親似遠歸人。閒追老衲三餘輩。更踏冰泥五六巡。江郭早須騎馬出。旋呼稚子覓頭巾。

示度門

北平會記寫疏時。黃帕親封下赤墀。三十四年藏宦客。一千七衆講經師。藍堆山續開皇詔。仙掌茶抽轂雨旗。鬼斧神工仍七日。直教重勒玉泉碑。

放言效白

掉頭誰擬作公卿。只合林間樵下行。撼是轂非憑耳過。元輕白俗任詩成。有身秖作他人看。無事休將造物爭。

夜踏芒鞋深雪裏。自呼東郭冷先生。

其二

賢愚富貴且憑他。山上髻鬟柳上娥。鐵網試撈穿海月。漁舟任截過頭波。齊肩大士辭章久。禿髮中書感事多。船上老郎江上女。咿啞容易得成歌。

其三

鸞靴爭說上場難。衫袖郎當且自看。世路雨平三仄嶺。人情八折九迴灘。胸中毛女霞千片。石上王喬藥一丸。夢去幾番登岳頂。扶桑清水浴頳盤。

其四

高人竊欲比無功。閑把心情託去鴻。易象有時輪瓦卜。騷材兼不廢遲風。謀生拙似啣冰鶴。觸事剛如蝕木蟲。莫放大鵬天上去。恐遮白日駭愚蒙。

其五

抹卻濃嵐作羽衫。撫松終日坐枯巖。盜悲老氏折衡斗。馬謝莊生税轡銜。青鳳下來傳古字。白雲飛去護仙緘。芝田數畝那耕得。收拾山中木柄欃。

卷中見亡友王官谷姓字感賦

殘墨猶香落姓名。孤缸清夜淚交橫。公然黑髮人將去。畢竟青山約未成。心事如冰見底裏。交遊於我快平生。柳浪湖上深更月。料得詩魂近水行。

其二

雲霞擬置別堂春。其奈些兒露水身。碧柳典來求古佛。青鬟嫁去事高眞。一生書畫皆償債。數畝琅玕也賣人。湖石逈南梔子北。哭君此地最傷神。

苦雪戲作

十日不曾開木扉。強風苦欲弄殘威。辜他媚媚明明節。只作團團絮絮飛。琴客已聞將鶴羨。詩翁又訴打花稀。山人欲取畫中意。故著紅衫戴笠歸。

新買得畫舫將以為菴因作舟居詩

擬將船舫作安居。載月凭風信所如。魚鳥教他爲侍史。雲烟呼我作尙書。居如老蠹身藏木。行似蝸牛首戴廬。下無卓錐上片瓦。致身今日在空虛。

其二

囊中隨意貯青蚨。歌吹雖喧不可無。隱逸也須添故事。江山眞合點狂夫。隨身恰似天宮殿。寓目皆披水畫圖。甲子不須頒鳳曆。但看蓮發與蓮枯。

其三

五湖不是學玄眞。且喜素衣不上塵。家移碧瀲綾中住。身是屏風畫裏人。閒追船子杳行脚。老倩中蜂作近鄰。一衲蒙頭萬事已。無懷民與葛天民。

其四

鷗鄰魚社作新知。纔唱楊枝又竹枝。風打白蘋來夏口。雨深斑竹過湘祠。不愁入目山無態。只怕磨心景要詩。喚作朱公些子似。當窗秖是欠西施。

其五

峯巒曲折水灣環。時與遊僧作往還。暫爲書碑來禹廟。纔因買橘上包山。心關網罟聊成嘆。夢裏雲臺偶不閑。愼勿誇張笮水過。惹他桑孔算魚蠻。（末句見坡公魚蠻詩。）

其六

絲烟絲雨潤江湄。又到花嬌鳥嫩時。杜宇一身皆口頰。垂楊遍體是腰肢。閒觀水態思吳壁。暗記方言證楚辭。鶺鴒太文鳧太野。就中潔白是銀鷥。

其七

更無他物作遮闌。但得心忘夢亦安。渭水一竿猶有待。嚴灘百尺也無端。魚龍直作雞豚狎。荇藻卻如葭菼看。
莫把古人來比我。同牀各夢不相干。（末句用陳同甫。）

其八

舟居元不即田功。稍與農家節令同。縱小也妨月額雨。雖暄不用卯頭風。纔聞攤稅征漁戶。又說抽丁報老翁。
每被山民來借問。今年湖北幾都豐。

其九

全家相次入烟雲。老鶴稚鷗共一羣。便與青山堅作誓。免勞白水更移文。澄江夜月連天泛。古澗寒聲徹歲聞。
欲把姓名通遠嶠。函書先達武夷君。

其十

聊將幽思託芳菲。閒月閒花總息機。青草蓋蹄黃犢喜。白波點尾翠禽飛。江籬不作牢騷詠。神女全拋豔粉衣。
縱有志和難比我。我能容得鱖魚肥。

期蘇潛夫遊玉泉竟月不至及至而余復以大人病瘡歸于其行也以訊之

江程纔隔一牛鳴。人事參差奈此行。枉把青山來作夢。孤他白石上題名。花間廢巷查遺跡。雪後崩崖戰水聲。
到日天台應寄訊。講堂久矣待袁生。

花朝和坡公韻

絲絲新柳颺堤門。早晚南村又北村。風信煖寒覷樹色。藥苗深淺記竿痕。行來漸覺姑絨重。靜裏頻將炧火溫。
是物逢春皆作語。子規未必是啼魂。

是日新晴

一泓幽碧照籬門。偶爲題名過遠村。愁去東風消凍液。喜來春草迸苔痕。鶯花又作新晴看。山水聞將舊譜溫。

東野浪仙誰在者。苦吟淸句當招魂。

述舊西山下有門頭村多精藍

探春猶記出靑門。先問門頭第幾村。近水只觀娥散影。匝堤唯見酒淋痕。花時乞假朝參少。醉後聯鞭笑語溫。是日把杯人已往。雛鶯新柳也傷魂。

習池道中

深岩寂寂石花斑。完卻塵沙車馬顏。是客競來嘗白水。幾人休去伴靑山。雲泉到眼無多熱。金紫蒙頭第一關。三尺磨崖書大字。人生到此是淸閒。

七眞洞贈道者

雲烟同合薇仙關。萬仞斜飛一橘山。事往已迷新甲子。洞深忘卻舊人間。橘皮鶴下遺雛去。萼綠花來採藥還。白日餌將三五斗。方瞳如水照丹顏。

長生巖逢休糧道者

只將空榻伴嶙峋。踏遍桃花洞底春。一口也擯爲長物。諸緣皆可作飛塵。施來白粲都飼鶴。種得黃精每寄人。留卻石爐烟少許。深山遙夜禮高眞。

秋日柳浪館雨中王以明劉繩之見過

西風索莫午烟遲。一萬垂楊裊裊絲。夢裏也隨僧入社。閒中多以頌爲詩。遊鱗翕處常分藻。情羽棲時不論枝。沙碧水淸雲瀲瀲。禾花將綻藕花衰。

館中再用前字寄王以明

閒丹閒碧長秋思。水榭風軒分外宜。老衲寄書離岳久。田家留語赴齋遲。楓堤北枕西湖廟。瀼水斜飛濯足池。免使韓公嗤糞壤。園亭是處有新詩。

藕塘

藕塘風起散花鱗。踏徧溪橋不上塵。餓鵲偶來添半口。浮雲忽破現分身。每嫌蕉葉遮簾子。爲鬮番書置淨巾
自起澆莎沃白石。清閒賴是不如人。

山居

山居只索任天眞。無作無營自在身。青葉髻呼雛弟子。白蓮湖老惰耕人。偶逢上座學觀骨。免與東方難廣脣。
一笑蒙城門下士。幾歸滄海幾飛塵。

九日偕諸弟及僧泛舟至和尚橋

蘆花風起雪平川。數畝荒洲倚廢蓮。小艓乍依沙子岸。驚禽忽破水條烟。閒移竹影莓苔地。坐愛溪文荇藻天。
且與鷺鷗相伴着。平分僧月載歸船。

玉泉寺

藍堆翠撲幾千年。銀浦何人也覆船。龍伯徙來方鬪地。蠶叢緣此遂登天。紅霞抹額將軍拜。白石橫烟幼婦眠。
閒與故人池上語。摘將仙掌試清泉。

哭夾由先生時先伯修歸窆

河陽三度放花春。畢竟拋他鳥鳥身。左手直敎持老子。空閨斷不哭佳人。苔深舊竈丹池冷。（先生好服食。）
胞發金臺白朵新。淚眼一絲能幾許。那堪分灑兩家塵。

余蔬食三年矣偶因口饞遂復動葷輒爾有作用呈諸衲不獨解嘲兼亦志愧云爾

愛持空鉢嚼花寒。白水青鹽也自安。山色每呼蓑笠去。月光只付橘皮看。偶逢白社新開釀。又學山公倒着冠。
珍重往年趙閱道。略將飣餖間蔬盤。

柳浪初正

旋踪白髮號衰翁。舊業今緣次第空。山鳥乍聞新格磔。峽僧遙寄小玲瓏。坐消纖雨輕陰日。閒踏疎黃淺碧風。
收拾方橋與蘭槳。待看紅萼慢流中

舊太守徐濱岳觀察岳陽偶道敝邑詩以送之

江風灩灩綠條絲。父老爭來拜轂支。門外熊轓攀處子。掌中貂虎弄嬰兒。肝腸似月冰皆徹。惠澤如春草不知。一片酒香湖上石。摩苔重寫洞庭碑。

代送徐觀察

章臺春嫩碧芽肥。又見陽和使者歸。南紀霜崖留政蹟。洞庭波月澹容輝。弱蘿有寄千尋直。狐鶚乘吹萬里飛。三載少林門下士。謬持空鉢乞傳衣。

和萃芳館主人魯印山韻

乍雨乍烟作豔陽。高齋幾度角杯觴。偶逢竹谷溪幽處。只覺山心水味長。松下壓槽經月醉。花間彈局一枰香。主人恰似玄眞子。細雨斜風載滿航。

其二

愛看幽鳥曝新陽。每遇嘉陰卽倒觴。盡日竹烟消酒去。有時鶯語入簾長。春塘雨過波紋亂。花塢風回蝶翅香。行到碧橋深柳處。一帆涼月滿吳航。

其三

蘿石森疎倚夕陽。主人投轄客傳觴。天高未覺鵬鶯曠。松老方知鶴夢長。山雨山烟濃淡着。溪紅溪碧淺深香。醉來一覺雲門路。藤枕桃笙泛越航。

其四

幾回傍檻折迷陽。流盡春槽曲水觴。竹色淺分溪浪滑。花枝斜照夜囊長。清言屢射當場覆。豔語頻勾隔座香。皂帽靑鞋從此始。敢將瓢笠附輕航。

其五

幾番對酒惜頹陽。聊爲飛英送一觴。竹裏葵蔬尼客久。山中甲乙倍人長。仙畦屢衍新分藥。道帙獨薰舊賜香。

上馬揖來無別語。米家會乞載書航。

柳浪偕諸客偶題時午節將至

榴花歷歷爛青枝。又到分絲剪艾時。布穀語乾辭社老。寒皐舌長畏童兒。酒人每自欺新戶。驄客頻來競險詩。花路柳關閒不啓。免將肉面照清池。

題澧州沈大夫加恩冊

碧水青崖戀主人。呼他魚鳥作齊民。山中不問栽蘭戶。庭外長留駕鶴賓。林舍有時推洗石。印牀無事只生塵。渚宮巴國爭傳語。看取天花暈錦新。

謝魯印山惠舟兼答來什

白鷗飛來油口濱。尺書啣得自修鱗。憑將貯月籠烟水。泛我輕雲冷石身。濯足且呼同道士。浣花先約杜詩人。鑑湖一曲幽如許。賀老終當作近鄰。

書尾以濟川見期非所望也因述鄙懷以報

巨川舟楫竟如何。不那湖湘烟水多。荇藻自然生遠沚。鳧鷗終是樂清波。環池匝木仲長統。細雨斜風張志和。白日黃雞底相惱。玲瓏爭不爲君歌。

湖亭對月述懷同散木賦

竹氣荷烟冷不分。石泉汩汩夜深聞。每隨流去呼杯子。但覺風來掃樹紋。百畝池臺唯貯月。一家生事只依雲。廢菴枵木頻棲止。慚喜從鷗不亂羣。

中秋對月同散木作

百年看月幾迴盈。那得中秋度度明。縱使清光常滿滿。若無勝地也平平。朱樹碧樹垂千畝。白水青霞過一生。醒即抱鑪眠即枕。腮毛斷斷有霜莖。

偶成

自將白水照衰顏。出合長林豐草間。便欲易名辭故國。只愁借姓與青山。溪邊酌月傾高戶。花下題詩嫁小蠻。海錯一筐書半紙。門生新自浙東還。

寄小修

鄉園是處有花芳。不敵深山老蕚香。十載交遊塡上國。一朝文字榜都堂。玉因刖足多酬價。砂到飛身始驗方。社曲城南饒古寺。休將名姓語支郎。

山中舊齋

山禽漠漠墮霜翎。戶外長搜老茯苓。蒲柳根中抽夏筍。桃花枝上寄冬青。竹蜂入壁垂千穴。天棘縈絲滿一庭。猶有數行殘粉字。古槐西角舊傳經。

答魯印山見賀新居之作

東亭故宅昔曾過。旋着新花剪舊莎。簾遠頗宜低度曲。門寬兼得大張羅。鳩巢喚婦眞成拙。蝸屋隨身也覺多。試問柳浪湖上柳。幾回秋草幾春波。

癸卯初度筵中示社友及兩弟

抛他銀綬去躬耕。半踏鄉村半市城。竹大許年成老友。梅開是度作同庚。但憑髭髮稱前輩。轉覺聰明畏後生。紫鳳檀槽香拍板。聽來都肖水泉聲。

集五弟春草堂

草堂紅碧盡離離。輕熱輕寒正好時。種藥且收曾效子。修花惟去最低枝。窗間番舌聽言鳥。堤外風鳶看小兒。欲與少陵添故事。入春新作海棠詩。

浣溪莊落成同社中諸友賦

一灣澄碧一絲緡。洗卻平泉草木塵。溪上唱歌隨孺子。樓頭作客盡仙人。鴛鴦帶月移西瀼。蛺蝶分花過北鄰。白石青山從此始。不將簪帶惱居民。

其二

溪光桃餤媛紛紛。漸遠喧囂漸不聞。堦下每流無械水。窗間時有不歸雲。糟壇屢建三章約。花社新頒九錫文。一曲垂楊十里板。醉中偏倚石榴裙。

賦得溪上落花

碧溪香重水鱗鱗。飄雪回風舞最新。欲止又飛如照影。乍開忽亂似分身。愁傑孝女江頭月。夢逐陳王枕裏人。欲把遺芳付仙子。任他楊柳六街塵。

余友黃鵠生與所暱相去二舍為置符以召各藏其半題曰花信風社中雅其事作詩詠之

剖得銅符與小鸞。一回和肴一開顏。香封字字花題驛。錦騎程程月作關。雲裏快呼王母使。雪中愁上藁砧山。劉郎謾恨仙途遠。流水桃源咫尺間。

其二

蘂珠新節出仙官。使雨召雲也不難。油壁車中呼小小。善和坊裏取端端。江頭作押逢青鯉。花下移文付彩鸞。縱使黃河如帶水。雙鴛依舊碧琅玕。

雨中集龔名世平遠樓

江干絲雨洗殘春。瘦朵濃條取次新。桐葉烟中遮去艇。麥苗風裏數行人。鐘彝屢辨商周識。絹帖閒翻晉宋塵。碧草青畦煩指點。尙書高壘臥麒麟。（樓近王襄簡墓。）

四弟旃檀館即事

淙淙石脉溜春渠。長日關門掃地居。蓮葉帰中傾研汁。木香花底讀方書。叢篁傍屋多藏鳥。小市逼江易得魚。洗墨焚香幽事了。庭莎階草任澆鋤。

和散木韻

暖風吹雨溉花畦。榮辱何勞問木雞。窗下止容三畝月。門前新肴一丸泥。功名且自輸諸弟。家政都將付老妻。

碧水丹崖身自領。黃柑斗酒伴鶯啼。

其二

廢垣耘得作春畦。幽客時來載黍雞。蜀葛細裁三尺雪。吳瓶遠餉一封泥。全家錫末封胡弟。半百高柔萊子妻。蔬水雖貧聊自解。幸無飢苦使兒啼。

集子靜水明樓聽歌仍和散木韻

百畝春臺蓋碧畦。玲瓏且莫唱黃雞。青絲縷買鴛紋水。紅袖頻麾燕嘴泥。峴石坡前山簡客。天花場上淨名妻。千枝萬朵黃家去。聽取嬌鶯恰恰啼。

散木方鰥誓不娶詩以嘲之仍用前韻

漢陰無侶灌蔬畦。枯枕寒缸坐曉雞。未許少陽能沃雪。也知狂絮不粘泥。家昆自伴龜蒙語。野雉聊為牧犢妻。劃袖分桃聽懺悔。辟將黃葉止兒啼。

偶成示衛道人用前韻

丹爐成砌藥成畦。枉把刀圭事犬雞。料得此身雖暫毀。辟如土偶乍漂泥。寒山宛爾稱兄弟。龐叟隨緣示女妻。未轉枕來殘夢了。晨光又動曉鴉啼。

竹香

溟雨拖烟逕幾叢。空階十畝月玲瓏。但憑一抹高寒氣。洗盡千楷豔粉風。傑院鶴醒人去後。孤雲僧老鼻觀中。松花柏子差相得。纔有微芬也不同。

其二

刪盡穠華是此君。碧欄銀沼醉氤氳。全憑出格幽微韻。體出無聲太古文。定裏只消風引月。夢來唯覺水依雲。裁材寫盡湖州派。清冷知他聞不聞。

喜小修至自燕

藍衫脫卻乍歸鄉。心了無官也不妨。客過試開陳白釀。病餘聊復地黃湯。謾追舌底新朝事。且覓山中舊睡方。拚取大觥與長管。一齊闌入少年場。

碧鮮樓小集談養生

浮榮歷盡嘆膏花。曉起方知鬢有華。宏景道成矜白日。樂天老去事丹砂。聊開小閣延方士。拚取深閨鎖夜叉。雲外鬟眉烟外語。一瓶相對社前茶。

偶成

白頭學得一無成。倦卽抛書飽卽行。漸老始知窮本草。多閒方喜讀淵明。東家流水傾莊買。西角叢楷遶屋生。擬與樂天爲近舍。借他歌板佐鶯聲。

入德山舟中偕寒灰冷雲雪照諸衲子及雲影居士月中有述

一帆斜月墮澄川。似有人呼鐵笛仙。老至青山爲眷屬。生來白社有因緣。幽探處處書成卷。淨侶年年載滿船。料得浮蹤無定止。住如牢影去時烟。

龍君御載酒過德山見訪一別十三年矣感念存歿不覺悽然已復自笑舉觥相樂遂大醉

十年一瞥意蒼茫。話到青山且盡觴。免與泡漚愁起滅。聊從烟水決行藏。閒吹玉笛翻新曲。醉倚天花入道場。試去武陵谿上照。頭毛白盡老蕭郎。

德山簡劉憲使

碧渚蒼烟分外奇。浪中丹雉影離離。雲開絕壁趨庭吏。溪盡春杯見戟枝。暇日山臞多對語。清時苗部也傳詩。南陽子驥今誰是。正好從君覓路岐。

其二

雲潭秋水碧鱗鱗。好向桃源去問津。雲裏高牙如洞府。花間生齒類仙人。嗟他畚卷非同世。記取金剛是故鄰。爲語殿西三桂子。青蓮今已悟前身。

別龍君超君御兄弟

青鞋不破武陵春。歸去西風一面塵。荷葉山頭聞杜宇。（余村居名荷葉山。）桃花源上別秦人。傑村稻熟泉當戶。廢苑茶香寺作鄰。可是無花無地主。祗緣無計得分身。

託龍君超爲覓仙源隱居詩以寄之

雲石村中且卜廬。憑君爲買一峯餘。全栽芝菊爲疆界。盡寫雲嵐入劵書。門對仙童燒藥地。巷通毛女浣花渠。閒中每愛天台去。好與劉晨間屋居。

篔簹谷七夕露坐

山亭漠漠冷秋烟。只在懸藤古石邊。眼裏何曾離好竹。耳中恰似有鳴泉。稍開僻徑通斜月。坐看明河憶去年。巴水正長天正闊。綠楊門外有酤船。

送唐堯肩北上

蒼顏白髮竟何成。醉裏酣歌指帝京。喜與中郎分姓字。羞從桃館覓公卿。健鷹每欲辭韝去。俊馬唯須帶骨行。君過酒人爐上看。荊高到底氣如生。

送羅服卿還夷陵兼柬陶孝若年兄

缸花吐盡醱杯重。惜別綿綿話曉鐘。雙髻奚奴肩繡褭。一鞭驄馬出芙蓉。但知作敍干皇甫。未覺籠鬚笑士龍。寄語歐公門下士。青鞋將過紫芝峯。

閏九月菊

殘黃疎白也堪憐。舞向先生屋角邊。一與淸閒爲伴侶。幾番瀟散歷風烟。霜林巳是呼先輩。秋蝶無因識暮年。拚取家醪三百盞。葛巾狼藉枕花眠。

過田我在鶴墅

小窗低檻綠氤氳。門外車騎了不聞。五畝池臺三畝宅。一亭花竹兩亭雲。蠻姬借引鐏前笑。蜀婢催舒面上紋。

爲語窮顚王老子。幾人開口得如君。

初冬夜同郝公炎龔散木閒談

雲樹蕭然丈石居。清罍遙夜薦霜蔬。佳言屢似飛香屑。往事眞如繹故書。窗外影閒雙睡鶴。鐙前手冷一編魚。寒花瘦竹差相得。白首承明夢亦疎。

郡人來言楚事久未得旨感賦

皂囊飛羽犨風馳。不道天閽叫亦遲。漢法自應裁大尾。淮南何意袖金鎚。黃蒿野望千家哭。白髮心傷一路危。王業艱辛二百載。漫將九鼎綴輕絲。

其二

塵頭飛騎竟茫然。望盡雲棱口角邊。稅使逐來纔兩載。楚人機動已三年。從知鹿死非陰地。轉恐鳥橫欲暮天。國體藩規俱莫論。老臣塗血也堪憐。

月下過小修淨綠堂試吳客所餉松蘿茶

碧芽拈試火前新。洗卻詩腸數斗塵。江水又逢眞陸羽。吳瓶重瀉舊翁春。和雲題去連筐葉。與月同來醉道人。竹影一堂修碧冷。乳花浮動雪鱗鱗。

甲辰初度

偶然臨水見蒼顏。且喜安身紫翠間。老去無心防白髮。衆中開口問青山。文書狼藉恣情看。賓客逢迎學語閒。三十七年恆河眼。試觀那似舊潺湲。

其二

閒花閒石伴疎慵。鏡掃湖光屋幾重。勸我爲官知未穩。便令遺世亦難從。樂天可學無楊柳。元亮差同有菊松。一盞春芽融雪水。坐聽遊衲數青峯。

其三

弟兄相對黑盈顛。便是逍遙地上仙。蕭碧堂中雲委地。柳痕湖上雪翻天。長絲古褶緇黃隊。皓齒修眉水石邊。
不道爲官無一可。爲官無此日高眠。

其四

溪流疊疊遶山扉。手植欅楊許大圍。夢裏不思龍尾道。閒中聊葺鹿皮衣。要圖麴蘖千回醉。且作槍榆數步飛。
濯足亭中人姓吕。踏花時過釣魚磯。

五弟生日同諸公集春草堂得文字

寒月高齋子鶴聞。竹烟梅雪冷紛紛。偶然筆落珠成字。慢被人呼鳳作羣。萬石廁臉香史冊。八荀杯杓走天文。
眼中鬈鬣聯翩去。任我南山北嶺雲。

又次三弟韻

文藻於今更老成。風流人識小馮名。胸中早有吞牛氣。卷上時聞擲地聲。五字詩催筠管亂。一簾香散酒籌橫。
他時得第煩天語。幸免鞭笞及老兄。

立春日偶題

秋來喜遇雙重九。歲裏重逢兩立春。重疊也知天好事。流連無過老閒人。山茶吐暈紅侵肉。窨酒吹香白到脣。
水榭一區微料理。湖光趁取玻璃新。

梅花

空階綠淨影疎斜。戲把清枝壓鬢華。老去已無兒女態。春來猶愛典刑花。蒼雲白石長相對。明月寒塘自作家。
擯去罏香與尊酒。幅巾聊試武夷茶。

其二

瘦枝逸格總天眞。不屬東風旖旎塵。尙有蠟梅爲倿倖。可無修竹作同人。花前乍許孫登嘯。座上唯容靖節巾。
國豔名葩世豈少。秖緣無此秀豐神。

乙巳元日

湖柳侵街水接門。東風續續澹微溫。久乘下澤無官韻。乍著紅衫有褶痕。皓首頹顏俱入市。碧芽新鳥又成村。歸來且坐梅花下。倒卻鵝黃四五罇。

寄黃平倩庶子

任他吹霧唾青天。劃水求脂也可憐。謗讒祇堪助道品。羞囊休問買山錢。金華直冷披霜入。瑞草談深枕麴眠。一靜一忙閒比較。試思誰是地行仙。

其二

百年身世付疎頑。只在溪花浪柳間。已分髮毛捐白足。但憑牙頰佞青山。夢同巴國雲千里。書到峨眉翠幾彎。龍不隱鱗眞可恥。漢陰甕裏省機關。

寄曾長石太史

天祿歸來具道裝。高齋八九瞰瀟湘。花前白帢新雲氣。枕底青山舊日光。竹影侵溪朝洗研。柳梢披雨夜焚香。故應禪味如鹽水。宿世曾爲青草堂。

春分忽大雪同小修賦

湖光搖碧柳拖黃。青帝如何尙縞裝。似與夭桃添粉澤。聊同飛絮鬬輕揚。斜穿霧縷霑鶯翼。亂捲風鬟誑蝶忙。擬寫爛蕉深雪裏。怕人喚作輞川莊。

乍晴述懷

竹裏新啼喚羽雛。幽人情絮遶江湖。偶因訪藥偕緇侶。久不吟花長白鬚。社日雞豚誰北里。醉鬬筍蕨夢東吳。春來背癢誰搔得。方外閒尋狡獪姑。

長石過訪共宿二聖禪林次日至柳浪遂有三峽之約

寒潭冰月澹鬚眉。話到鐘沉唄冷時。綠水攜來尋和者。白雲收去贈相知。閒枕碧柳新莎地。認取長林倦鳥枝。

謝客已墜雙屐齒。峽猿巫雨任追隨。

陶不退以容城諭丁內艱歸滇中至敝邑殤其令子遂瘞焉於其行也詩以送之

麻衫如葦別芹宮。那復哀殤客路中。幸免西河夫子慟。稍存嬴博古人風。愿毛換去三停白。柏葉歸來十度紅。富貴幾何愁苦劇。令人翹首眄飛鴻。

其二

十年塵土做衣裳。曾見昆池舊景光。無佛稱尊雞足老。與天執大夜郎王。蠻娘乍隱溪花笑。番客遙傳瘴草香。秘藥如山砂似鐵。試探何處有仙方。

送君超兄還武陵

碧江波疊曉霜肥。換盡生蕉細縷衣。榴火爛時諸彥集。蠟梅香裏一騎歸。精壇博社輕揚入。鶴侶鷗羣自在飛。枉渚陽山憑寄語。道人魂夢久相依。

其二

山水心情謝永嘉。斷碑殘石漸盈車。高齋是處稱樓墨。娃閣頻分燕作家。袖裏新書鸞惠子。卷中逸事困張華。烏藤白帢仙仙去。知入桃源幾樹花。

龍堂招提觀影戲精緻妙解前此未有汪師中龍君超皆有作

筵前百戲總逡巡。角底魚龍且讓新。逆往順來吳道子。乍非忽是李夫人。宮城隱約瑠璃國。冠帶飄颻魍魎身。水沫乾坤成壞等。空中風籥火中輪。

其二

華燈膏燭月玲瓏。聖手當場欲繪空。出像楚騷兼爾雅。返魂班巧與斤風。絲規縷析塵三昧。萬臂千頭小六通。喚醒人間石火夢。無情悲喜片時中。

其三

造物聊憑意匠成。縱無筋骨有神情。木人自覺機關少。粉本輪他笑語生。世界總依陽燄海。鄰封如近闥婆城。
南詢童子參何晚。烟水風光第一程。

謝于楚陶孝若見訪柳浪得風字

交游南北總成翁。忽地相逢柳浪中。細雨小添澆藥水。落花時逐渡溪風。長堤雲卷千絲碧。高閣霞舒十里紅。
七載東皐唯頌酒。知君猶念老無功。

謝于楚由川入楚將東歸歛復北上有姬在燕也

蹄輪汩汩幾會閒。鬢髮蕭騷塵滿顏。卷裏攜來三峽水。夢中吟去九華山。一江春月浮輕舸。萬樹濃花念小鬟。
世態飽經鹹苦盡。爭如歸臥酒罏間。

雁字

幾回聯絡幾回分。整整斜斜自作羣。龍女波中呈椽帖。天孫機上出迴文。長戈偶散平沙月。春蚓時盤塞北雲。
翔鶴鶖鴻徒有語。家雞那得健如君。

其二

長鋒短折布空輪。筆勢蕭疎絕點塵。萬轉豈能無別意。千行何事只書人。青腰玉女霜前牘。大蹋先生化後身。
浙水巴江從此去。漫將老健敵清新。

其三

常時風卷復霞舒。萬叠勻勻點點疎。雲裏豈煩蒼頡氏。空中誰讀典墳書。鵝溪展去緗千丈。榆塞同時載幾車。
毛穎禿來今在否。月天試問老蟾蜍。

其四

絹素無功法不傳。幾將封事達天邊。青山卓似含鋒筆。碧霧濃如滲紙烟。體勢已超鸞翥上。契書知在鳥官前。
明霞淡月疎疎見。染取成都十樣箋。

其五

瘦畫娟娟半欲欹。分如釵股絡如絲。千行寫盡黃姑練。一字題成碧落碑。南浦逆風文破碎。西江披雨墨淋漓。
斜騫蔓引黃沙去。譜出胡笳出塞詩。

其六

篆烟劃月過瀟湘。旒麗森疏綴幾行。禪客辨來知半滿。儒生記去識邊傍。回波影出雙鉤搨。暮雨催成急就章。
鳳鳥不來河洛隱。年年編錄爲誰忙。

其七

秋風漠漠散毫端。漫道迷烟逗浦難。細去雲棱如界墨。密來星點似鉛丹。纔從夢筆驛前過。又向造書臺上看。
入夜幾聲嘹喨去。梧桐枝上一鉤寒。

其八

輕飄亂灑入纖濃。掛角羯羊那有蹤。碼點紛紜呈惡札。厲蟠險怒出狂鋒。征圖每暗蓬婆雪。退墨虛留石廩峯。
我亦頻年有蠹癖。扶搖猶可一相從。

其九

一行行起布青天。只在明沙遠水邊。孤點乍隨如帶墨。數羣中斷似殘箋。鶯簧借與塡新曲。鳳史煩爲記往年。
莫道書成無雪餘。江南洲渚有秦烟。

其十

儒生習氣總難除。萬轉千番楮墨餘。入地也應爲帶草。化蟲依舊作蟫魚。江南塞北難移性。兄弟妻孥總解書。
一掃人間狂讀去。研光千尺展空虛。

送王以明先生赴南都試

把酒新聽百舌鳴。蒼烟盡處看君行。梨花雨漲春流疾。柳絮風香畫槳輕。寶劍危冠眞國士。高牙大纛盡門生。

秋來怒翻天做老。不怕垂天化不成。

曾退如雷何思柳浪湖時退如初度有詩見示次韻答之

醉裏烏藤手自扶。閒隨鷗鷺過澄湖。一江浩雪浮箕舌。千畝深篁露頂顱。且與青娥刪白髮。休將五嶽換三孤。烟巒好住逍遙侶。慚愧虛名老顧廚。（虞翻謂公安地形如箕舌。）

和退如舟中韻退如訪道回家有新姬併以爲嘲

霞光猶繞芰荷衣。紅袖前迎遠客歸。玄鬢返來猶可辨。丹砂健後卻疑非。三山誓許鸞臺入。一鶴終隨弄玉飛。雲作風神花作語。看君戰勝幾多肥。

初夏同惟學惟長舅尊遊二聖禪林檢藏有述

一尊高閣許從容。眺盡南湖與北峯。青葉黃衣餘碣在。玉函珠匣總塵封。空江隱隱流清梵。別壁沉沉起暮鐘。昏黑談經人不去。知君學佛意初濃。

其二

丈六空傳草一莖。蓮臺肅肅古先生。夜深虛閣聽龍語。世遠枯松讚佛名。蒲榻參來知行淺。稻田栽就覺身輕。等閒法法都如夢。眼底何勞覓化城。

其三

禪關避客晝常扃。竹樹陰森可一庭。野雀半銜天女粉。梁塵漸汚佛頭青。六時僧禮蓮花漏。三教人翻貝葉經。衣下有珠君識否。竊來如欲睹明星。

其四

蒼枝矯矯欲盤空。高閣泠泠受遠風。怪石枯藤隨意古。砌花畦草自然工。六朝遺事殘鐘外。千佛生涯曉籟中。我亦冥心求聖果。十年夢落虎溪東。

萬二酉老師有垂老之疾感而賦此萬里中老儒余家父子兄弟祖孫皆從之遊其人可知

白首爲儒未厭貧。布袍落落傲風塵。百年偃蹇窮途事。一榻艱難老病人。楚客由來衰鳳鳥。漢郊何日狩麒麟。勸君恁學無生忍。猶有金剛不壞身。

其二

青袍橫着世途欺。百歲蕭條只故籬。吾道春秋生死在。世情天地古今疑。五男差得如陶令。一女何曾有蔡姬。楚士從來多寂寞。爲君揮袖淚成絲。

傷周生

溪頭曾見浣春紗。珠絡於今天一涯。紫陌重徵千寶騎。青樓無復七香車。夫人南國空湘水。處子東鄰是宋家。記得西廊香閣裏。瓶花長插一枝斜。

送鄒金吾遊白下時寓武昌

將軍此日驅征輪。楓葉蕭蕭漢水濱。我已銷魂千里外。那堪重別故鄉人。西風馬度離亭柳。落日衣吹客舍塵。莫向勞勞亭上望。秋江容易得沾巾。

飲彭山人

疎竹蕭蕭晝掩扉。一樽潦倒世情微。三湘蹤跡枯藤杖。二岳烟霞老布衣。夜雨階心桐子滴。秋齋簷面菊花飛。卻憐太史周南滯。鄉國凄涼久未歸。

寄贈

莫向南枝問舊棲。花開如笑復如啼。空憐夜月刀環夢。猶記東風桃李蹊。遊子贈無青玉案。佳人歌有白銅鞮。殷勤爲念章臺草。幾度春郊散馬蹄。

偶成

誰是乾坤獨往來。浪隨歡喜浪悲哀。世情到口居然俗。狂語何人了不猜。彭澤去官非爲酒。漆園曳尾豈無才。百年倏忽如彈指。昨見庭花爛熳開。

即事

箇是春江舊舞樓。海棠花下小梁州。柳因有絮絲還在。蓮到無心苦始休。浪子燒燈齊射覆。美人越席與藏鉤。東風何意催桃李。多少西郊南陌頭。

辛卯元日

滿城佳氣鬱玄霄。海日如規上海潮。率土再新宏治朔。百年三倍穆宗朝。柳含初綠風前舞。梅帶殘香雪裏飄。笑我疎愚非董子。太平猶頌不鳴條。

感王翳庚

翩翩衣馬與何殊。醉擁陽昌舊酒壚。傲骨終然遭白眼。窮途無計覓青蚨。牀頭氣沮金平脫。袖裏顏催玉唾壺。安得再逢龍準叟。爲吾輟洗溺諸儒。

贈李子髯

一尊相看意蒼茫。布置鬚眉到爾長。作字喜臨王氏帖。箋經常駁宋儒章。銜茅坐接高人笑。僮僕都無俗子腸。傲睨南冠還楚楚。男兒那復困詞場。

送莊冲虛使粤

青郊垂柳綠依依。一片仙帆帶月飛。蠻曲聽來醒暮酒。瘴烟行處溼征衣。荔濱草送王孫遠。梅嶺花逢漢使稀。總爲浮名淹此地。江南江北看君歸。

江上送別

颯颯征鴻帶雨飛。孤帆無計駐斜暉。西風蘭杜香流水。落日雲霞浣客衣。野店無人花自發。秋江有路夢先歸。年來贈別傷同調。郢曲如君和者稀。

龔惟長侍御舅初度

青春花鳥共爲歌。兩歲山居長薜蘿。彊仕古人元不忝。知非蘧伯定如何。百年日月徒婚嫁。萬里雲霄有網羅。

荏苒風塵能得幾。人生七十總無多。

贈散木和小修韻

逢君今日又春殘。對我高歌來日難。一字懶操鸚鵡賦。十年空戴沐猴冠。愁來斗酒且爲樂。淚到窮途未可乾。寂寞雙田烟水裏。何人道有子陵竿。

其二

腐儒偃蹇鬢毛殘。三十身聞衆所難。向客不題俗姓字。避人眞著古衣冠。寶刀入匣心猶俠。老馬憐途淚未乾。學道莫須占影草。只應行出盡頭竿。

別閩人王生

青草紅亭萬里塵。送君那得不沾巾。孤峯過雨梅花碧。野店逢秋荔子新。江鶴嶺猿頻弔客。澧蘭湘芷總關人。武夷山上仙蹤在。何日尋眞共卜鄰。

感事

湘山晴色遠微微。盡日江頭獨醉歸。不見兩關傳露布。尙聞一殿未垂衣。邊籌自古無中下。朝論於今有是非。日暮平沙秋草亂。一雙白鳥避人飛。

歸來

歸來兄弟對門居。石浦河邊兩結廬。可比維摩方丈地。不妨揚子一牀書。蔬園有處皆添甲。花雨無多亦溜渠。野服科頭常聚首。阮家禮法向來疏。

哭兆孺

高城秋笛夜微微。滿目西風捲素幃。四海有心隨短杖。三湘無處覓荷衣。劍空孤匣聽龍泣。客弔寒山有鶴歸。今日哭君騷雅盡。東南泉石少光輝。

其二